武俠世界

最後的一夜（金不換俠情傳奇故事）隆中客・著

本故事敘述一對爲報恩而介入武林糾紛中之父女的歷程。報恩方式奇特，佈局別出心裁，人物刻劃突出，兒女柔情，英雄豪氣，躍現紙上，不失爲溽暑期間消閑消暑的清涼劑。



$3.50

1115

編者話

神州奇俠故事集我們一口氣連續刋出了八個，今期該故事已告終結了。作者溫涼玉君，在本故事第一部開始時，已把人物、背景和構思，都用盡了腦汁，因而才能一氣呵成的描敍下去，深獲讀者好評。作者並承應允將另有新作推出，以謝讀者捧場雅意，敬希留意刋出日期。

＊＊　　＊＊　　＊＊

「最後的一夜」巨型故事今期刋出，是篇爲隆中客新作，故事敍述一對爲報恩而介入武林糾紛中之父女的過程，題材脫俗新穎，佈局別出心裁，人物刻劃入微，眞個是盡把兒女柔情，英雄豪氣栩栩如生活然紙上，誠屬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本刋配合時代所需，今期開始按期刋出「科技武器」專欄，報導世界最新科技武器之發展和秘密，圖文並茂，資料翔實，愛好科技的讀者們，請千萬留意本刋今期的刋出。

＊＊　　＊＊　　＊＊

雪刀浪子又來了。下期龍乘風君貢獻給各位的「決戰九紋龍」，將會給各位高度性的閱讀享受。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1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報恩手法 獨創一格

不換俠義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盧　令·圖

最後的一夜

雪夜。

岳陽樓旁，湖濱別館。

夜並不算深，才初更將盡，但天氣可實在太冷。

也由于天氣實在太冷，使得湖濱別舘的生意，格外的清冷。

生意清冷，所有的執事人員，也自然只好圍爐取暖「閑磕牙」。

櫃枱前，木炭火盆中爐火正旺，胖掌櫃于志中斜倚一張木椅上，翹着二郞腿，口中啣着一根旱烟桿，有一搭，沒一搭地在吞雲吐霧，狀極悠閑。

三個店小二，則圍坐火盆旁，天南地北的胡扯。

「于爺，你的龍井。」

說話的是小虎子，正笑容可掬，雙手捧着一杯熱騰騰的香茗，遞了過去。

小虎子是湖濱別館新雇的店小二，才十六歲。

由于他聰明伶俐，長得短小精悍，經常笑口常開，咀巴又甜，因此，湖濱別館的上上下下，沒有一個是不喜歡他的。

于志中接過香茗，笑問道：「又想聽故事？」

小虎子傻笑道：「是啊……」

于志中道：「我又不是說書的，哪來那麼多的故事。」

「昨天的故事還沒說完呀！」

「昨天？昨天我說甚麼故事啊？」

「就是三年以前，君山總寨金總寨主金不換，金人俊父子團聚，跟北六省武林盟主『至尊寶』楊柳兒聯手消滅公冶仲那批壞人的故事呀！」

「那不是巳經說完了嗎！」

小虎子抬手搔了一下頭皮，道：「可是……可是，以後呢？」

于志中笑了笑道：「以後的事誰知道哩！但現在的事，倒可以告訴你。」

小虎子苦笑道：「好吧！」

于志中神色一正，道：「現在，統率南七省水陸兩道英豪的君山總寨總寨主，是三年以前金總寨主的副手帥振川。」

「那……金總寨主呢？」

「你是問他們現在在哪兒？」

「是啊……」

「不知道，儘管這三年以來，金家父子夫婦都巳成了仁俠廣被的大俠，也成了南七省的萬家生佛，但他們却都是閑雲野鶴之身，俠踪不定，誰也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在哪兒。」

小虎子那稚氣未脫的俊臉上，掠過一抹濃濃的失望，並輕輕地嘆了一聲。

于志中拈鬚笑問：「怎麼啦！聽故事聽出心事來了？」

小虎子苦笑一下，道：「沒有啊！」

于志中道：「既然沒心事，為何又嘆氣？」

小虎子似笑非笑地，道：「我，好像有點兒失望。」

「爲何會失望？」

「這個……」

小虎子還沒「這個」出一個所以然來，大門上巳傳出打雷也似地擂門聲。

小虎子不待于志中吩咐，立即三步併作兩步地趕去將大門打開。

一陣刺骨寒風，送進來一個肩插長劍全身黑色勁裝，外罩黑色披風的美姑娘。

不！應該說是一個俏姑娘才對。

因爲，她不能算很美，最多只能算是中上之姿，但却有一股莫可言宣而只能意會的俏勁。

她，約莫十八九歲的年紀，不高不矮，不瘦不肥的身裁，嫩細而又雪白的皮膚，襯托上那黑色勁裝，更顯得黑白分明，格外醒目。

最動人、也最具俏勁的，還是那微微翹起的櫻唇，下顎，和那雙眼角雙挑的鳳目。

× × ×

小虎子目光爲之一亮，張咀傻笑，忘了招呼，也忘了讓路——他，正擋着俏姑

娘的進路。

對客棧方面來說，小虎子這種傻態，是非常失禮的。

但那位俏姑娘却好像一點不愉快的表情也沒有，只是似笑非笑地，睜着一雙鳳目，滿堂環掃。

俏姑娘沒甚麼不愉快，胖掌櫃于志中却生氣了。

只見他沉喝一聲：「小虎子，你發甚麼呆？」

小虎子如夢初醒，身軀一顫，向俏姑娘笑問道：「這位姑娘要住宿？」

「不住宿。」

俏姑娘這一意外的答覆，小虎子又爲之楞住了。

本來嘛！風雪載途的深夜，一個單身姑娘家，跑到客棧中來，不投宿，所爲何來？

于志中也楞了一下，才接問道：「那……姑娘是——？」

俏姑娘的回答既簡短，又乾脆，嗓音也格外的嬌甜：「找人。」

說着，逕自走向火盆旁，其餘的三個店小二連忙起立讓座。

俏姑娘一點也不客氣，逕自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

也直到這時，小虎子才有機會將那猛灌寒風的大門重新關上。

于志中又含笑問道：「不知姑娘要找的是甚麼人？」

俏姑娘也含笑答道：「一個大大有名的人。」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反問道：「掌

櫃的，這湖濱別館，也就是君山總寨的賓館，對不對？」

「對！」

「你于大掌櫃，曾經是君山總寨的一位堂主？」

「不錯。」

「以一位領導南七省水陸兩道綠林豪傑的君山總寨堂主的身份，屈就這個賓館的掌櫃，足以證明這個賓館的地位也很重要？」

「這是事實。」

「那麼，我總算找對地方了。」

于志中苦笑了一下，道：「姑娘還沒說明要找甚麼人呢？」

俏姑娘漫應道：「金不換。」

于志中身軀一震，道：「金不換？」

「你耳朶有毛病？」

俏姑娘的話雖然不好聽，却還是一臉的嬌笑。

「姑娘要找的是前任總寨主？」

「你說，在江湖上有沒有兩個金不換呢？」

「姑娘尊姓芳名？」

「敝姓于，名含笑，很榮幸跟你是同宗。」

這位于姑娘笑口常開，芳名居然也叫「含笑」，倒眞算是「名副其實」了。

于志中注目笑問：「于姑娘跟金前總寨主是——」

「寃家。」

「寃家」二字雖然更不好聽，但她的俏臉上，却仍然是一臉的甜笑。

于志中可笑不出來了，只見他胖臉一沉，道：「于姑娘不是開玩笑？」

于含笑漫應道：「我才沒工夫開玩笑哩！」

「那麼，于姑娘跟金前總寨主，有何過節？」

「你不必過問，你只要告訴我，在哪兒可以找到金不換？」

「不知道。」

「我相信你說的是眞話，但我希望你能再說一句眞話……」

于志中冷然截口道：「在下一向不說假話。」

「很好。」于含笑含笑接問：「那麼，金人俊的行踪，你知不知道呢？」

「妳問的是金前總寨主的公子？」

「廢話！」

于志中哼了一聲。

「說呀！」

「我不告訴妳。」

「你不告訴我，讓我來告訴你也一樣。」于含笑仍然是一臉甜笑，道：「你們這賓館後面，有兩幢獨立的精舍，那是特別貴賓室，現在，金人俊就住在左邊那一幢精舍中，他是今天傍晚時分到的，改裝易容，成了一個中年商人，對不對？」

于志中臉色一變，道：「既然知道，又何必明知故問！」

金人俊住在自己人的賓館中，爲何要改裝易容？

他的行踪如此隱秘，于含笑又是如何察覺的？

這情況，自然相當嚴重，也就怪不得于志中要爲之變顏變色啦！

于含笑掩口媚笑道：「吃吃你這位同宗的老豆腐呀！」

于志中的涵養功夫很不錯，此情此景之下，居然一點也沒生氣，只是冷冷地一笑，說道：「妳跟咱們金前總寨主有何過節？」

于含笑道：「這問題，你最好不要再問。」

「爲甚麼？」

「如果我說你不配問，你不生氣？」

「那很難說。」

「所以，你最好是不要問。」

她，一頓話鋒，又道：「其實，你不問也該心中有數，如所週知，金不換在所謂改邪歸正之前，是怎樣的一塊料，他的對頭寃家，究竟有多少，恐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于志中笑了笑道：「妳，就是那衆多寃家對頭中的一位？」

于含笑道：「不錯，本姑娘就是金不換生平最大的一位債主。」

「那妳就應該直接找金前總寨主，不該找他的兒子算賬。」

「虧你還是老江湖，竟然連父債子還的道理也不懂得。」

「我懂得，但他本人還健在，父債子還的道理說不通。」

「先由他兒子付點利息不行嗎？」

于志中雙眉一揚，道：「行，但妳必須先通過我這一關，才可見到金公子。」

「那還不簡單。」于含笑嬌笑道：「一個人要跟自己過不去，那是我佛如來也教不了他，于大掌櫃，請！」

于志中含笑而起，沉聲說道：「那妳還不站起來！」

眞絕！于含笑雖然已經口中說「請」，但她的人却仍然是大馬金刀地，端坐火盆旁，就好像她是一個局外人一樣。

所謂泥人也有三分土氣，于志中涵養功夫再好也不由爲之怒火高漲地，冷笑一聲：「看妳有多狂！」

話落，踏中宮，走洪門，揚掌抓向于含笑的前胸。

他這一抓的力道極猛，如鈎的五指帶着「嘶嘶」的勁氣，手未沾衣，勁力已强烈逼人。

很顯然，于志中並未辱沒他那曾爲君山總寨中的堂主的身份，一身功夫，確不等閑。

于含笑臉色一沉，端坐的姿勢未變，右手飛起一指，點向對方的掌心。

于志中也是臉色一變，立即變招沉腕，身形也隨之向左側橫飄。

但于含笑已不容他變招閃避，右手疾進，食、姆二指閃電般搭上他的腕脈，一鬆一緊又一放，使得于志中悶哼聲中，踉蹌後退，兩眼射出駭芒，臉都嚇白了。

于含笑還是端坐原地，淡淡地一笑道：「我不殺你，只讓你吃點小小的苦頭，爲甚麼，你想不想知道？」

于志中苦笑着，沒接腔。

于含笑道：「方才，你比我更狂，踏中宮，走洪門，已經犯了忌，一出手就抓向女人的前胸，更是武林中的大忌，招出一半，又想改變，可算是忌上加忌，如果換上一個功力跟我相當的對手，就算你有

十條命，也已經完蛋了，但我不殺你，因爲……」

她，略頓話鋒，又道：「我了解，你之所以踏中宮，走洪門，是氣不過我的狂態，出手抓向我的前胸，也是氣令智昏，並非存心輕薄，這一點，可以由你那招出一半，又立即沉腕變招的行動上獲得證明，所以，我沒殺你，只讓你吃點小小的苦頭，此外，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也是不殺你的原因之一。」

話鋒再度一頓，又笑問道：「現在，你這一關，算不算是已經通過了？」

于志中以點頭代替回答。

于含笑道：「那麼，勞駕你給我將金人俊請出來。」

「不用請，我已經來了。」

接口的就是金人俊。

在金人俊的身邊，還俏立着一位美艷如花的紅衣少婦——「笑羅刹」呼延小鳳。

現在出現的金人俊，是本來面目，比三年以前顯得成熟，岸然卓立，有如玉樹臨風。

至于呼延小鳳，也還是老樣子，三年的時間不算短，但在這不算短的歲月中，却並未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跡。

她的臉蛋還是那麼嬌美細嫩，也還保持着少女的美妙身裁。

當然！她的笑容也還是那麼俏，那麼甜，也那麼令人莫測高深。

× × ×

于含笑含笑點首道：「很好。」

她那雙會說話的鳳眼，在對方兩人身上來回一掃，又立即接道：「這位夫人，想必就是金不換的夫人，有『笑羅刹』之稱的呼延小鳳了？」

呼延小鳳也含笑點首道：「不錯。」

于含笑忽然帶笑一嘆，道：「老天爺也未免太混帳了。」

呼延小鳳一怔，道：「此話怎講？」

于含笑道：「因爲，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金不換都不配有妳這樣的既年輕，又美艷的一位夫人……」

呼延小鳳截口笑道：「妳又不是男人，幹嗎吃這種飛醋？」

于含笑道：「我代表天下所有的臭男人作不平之鳴。」

金人俊冷笑道：「于姑娘，妳該不是前來發表高論的吧？」

于含笑點首笑道：「對，我是前來討債的。」

金人俊劍眉一揚問，于含笑又立即接問道：「方才，我跟于大掌櫃的對話，金公子都已經聽到了？」

金人俊道：「不錯。」

于含笑道：「那麼，咱們不必再說廢話，請！」

話落，她徐徐地站了起來，並扭頭向一旁的于志中笑道：「于大掌櫃，現在，才是我該站起來的時候了。」

于志中只有苦笑的份兒。

金人俊淡然一笑，道：「于姑娘，既然要我先付利息，總該讓我知道妳跟家嚴結怨的經過吧？」

于含笑道：「等我收到利息之後，自然會讓你知道，現在我再說一遍，請！」

金人俊道：「好！恭敬不如從命，在下有僭了……」

話落，也跟方才的于志中一樣，踏中宮，走洪門，右手五指箕張，電掣而出。

所不同的是：同樣的招式，在金人俊使起來，比于志中快速得太多，勁力也强勁得太多。

另一不同的是：金人俊不是抓向對方的前胸，而是抓向左肩。

結果却跟于志中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

相同的是：也是一招分勝負。

不同的是：這回落敗的是于含笑——金人俊一下子就抓到對方那飛指點上的右手腕脈。

于含笑俏臉爲之一變。

金人俊冷笑一聲，道：「憑這樣的身手，也敢前來討債。」

于含笑含笑反問道：「這一招又如何呢？」

這下子輪到金人俊爲之臉色一變，而且是大變而特變。

不但是金人俊的臉色爲之大變特變，連一旁的呼延小鳳也爲之俏臉一變，而于清叱聲中揮劍疾撲上來。

原來金人俊方才雖然抓住于含笑的腕脈，但于含笑却並未因之受制。

因此，金人俊話聲未落，于含笑的右手已滑如泥鰍似地掙脫開去，而且，疾逾電掣地，一下子點了金人俊前胸的「上坎」、「巨闕」、「乳根」等三大要穴。

× × ×

于含笑左手將金人俊摟入懷中，右臂卸橫肘架住呼延小鳳的長劍，並嬌笑道：「笑羅刹，莫逼我……」

于含笑表現得實在太神奇了。

按常情來說，一個人的右手腕脈被扣住，至少也該是右半身眞力沒法運行，而暫時只有任由對方宰割的份兒。

但事實上，方才，于含笑在右手腕脈被扣之下，不但沒受制，而且還能反擊奏功。

還有，她以手肘架住呼延小鳳情急之下所攻出的一劍，而能毫髮無損，也是大違武林常軌，而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因此，呼延小鳳一怔之下，才冷笑道：「放開俊哥兒，我就不逼妳。」

于含笑道：「如果我不放呢？」

呼延小鳳道：「那是妳要跟自己過不去。」

于含笑道：「笑羅刹，我特別提醒妳一聲，別人怕妳，我可不怕……」

呼延小鳳冷笑道：「妳以爲身上穿着寶衣，我就沒法殺妳？」

于含笑反問道：「難道眼前的事實，還不足以證明？」

于含笑這兩句話，等于是已承認她身上穿有不畏刀劍的寶衣了。

呼延小鳳還沒答話，于含笑又道：「我還可以告訴妳，我本來沒有殺金人俊的意思，但如果妳逼急了，那麼，金人俊那花不溜丟的小媳婦，從此就會變成小寡婦了哩！」

呼延小鳳怒叱一聲：「妳敢！」

于含笑漫應道：「妳以爲呢？」

金人俊苦笑一下，插口問道：「妳方

才掙脫我的控制，使的是武林中失傳巳久的『九天玄震』神功？」

于含笑媚笑道：「對！你很有點兒見識。」

金人俊苦笑如故地，道：「既然不殺我，又爲何要刦持我？」

于含笑也仍然是一臉媚笑，道：「有兩句很老套的話：抓住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懂了吧？」

呼延小鳳道：「他老子在岳陽……」

「我知道。」于含笑道：「所以，我鐵定妳在三個月之內，將金不換找回來，只要金不換親自前來，我會將金人俊毫髮無損的交還給他，過了三個月，我就不負責金人俊的安全了。」

呼延小鳳笑問道：「看情形，妳刦持俊哥兒的主意，是不會改變的了？」

「不錯。」

「妳認爲，妳這如意算盤打得通？」

「當然！我再說句很老套的話，投鼠忌器，目前這情況，不是很適當嗎？」

「笑羅剎」呼延小鳳這下子可笑不出來了。

因爲，于含笑說的是實情。

于含笑又道：「其實即使妳不顧慮金人俊的生死，妳也不一定能留得下我。」

呼延小鳳又笑了笑：「妳够狂，但狂得不够澈底。」

于含笑道：「是不是由于我那句『不一定能留得下我』的話而言？」

「不錯。」

「錯了！那不是我狂得不澈底，而是特別給妳一點面子……」

「此話怎講？」

「因爲，儘管妳的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但畢竟是前輩人物，何況，咱們還是女人，而綽號上，也同樣的有『羅剎』二字……」

呼延小鳳截口笑問道：「妳叫甚麼羅剎？」

于含笑道：「俏羅剎，這是我自己封的。」

「那就怪不得啦！」

「怪不得妳以前沒聽說過？」

「是啊……」

「現在，妳已經聽說過了，『俏羅剎』對『笑羅剎』，倒是滿有意思的，要不要試一試？」

呼延小鳳笑了一下，道：「算了，且留待異日吧！」

于含笑道：「是了，這才是最明智的抉擇。」

一頓說鋒，又道：「那我要走啦！」

呼延小鳳道：「可以，但妳必須善待俊哥兒。」

于含笑道：「妳儘管放心，在三個月的期限之內，金人俊是我貴賓，決不會苛待他。」

「對了，如果他老子回來了，如何跟妳聯絡？」

「那很簡單，只要在湖濱別館的大門旁貼上一張字條，我自然會找上門來。」

說完，順手點了金人俊的昏穴，將其向肩頭一搭，打開大門，揚長而去。

一陣寒風送進來一串銀鈴似的笑聲，道：「笑羅剎，俏羅剎告辭啦……」

也直到這時，于志中才搓手苦笑道：「夫……夫人，咱們怎麼辦？」

呼延小鳳沉思着道：「且等他老子回來再說吧！」

于志中道：「夫人不打算追截？」

呼延小鳳道：「追截有甚麼用，你試過，我也試過，咱們都不是那丫頭的敵手，而且，俊哥兒，你也明白，他比我高明得多，連他都一招受制，你該可以想見，那丫頭的身手有多高。」

「咱們還可以調集其他的高手。」

「你忘了，俊哥兒還在她的手中？」

「唉……」

「別唉聲嘆氣的，好在三個月之內，俊哥兒不會有危險，目前當務之急，還是快點把他老子找回來。」

她邊說邊向側門走去。

× × ×

于含笑挾持金人俊一出大門即登上一輛事先停在門口的雙套馬車，疾馳而去。

一直到馬車出了南門，冒着狂風大雪在南下的官道上疾馳時，于含笑才貼着金人俊的耳朵，悄聲媚笑道：「金人俊，這輛馬車的車把式是敵人所喬裝，所以，你必須乖一點，咱們的談話，也不能讓他聽到。」

馬車的車廂很小，兩個人坐在一起，擠得緊緊的。

何況，金人俊還被點了昏穴，他不乖還行嗎！

對了，金人俊昏穴未解，于含笑跟他說「悄悄話」，怎能聽到？

于含笑這麼精明的人，此刻，怎會這麼迷糊？

是被勝利冲昏了頭腦？還是別有原因呢？

還有，她口中的「敵人」又是甚麼意思？

× × ×

金人俊好像「好夢方酣」，沒任何反應。

于含笑又道：「別裝蒜了，我知道你事先施展過『移經易穴』的功夫，所以，你的受制，是『心懷鬼胎』的假受制。」

金人俊昏睡如故，仍沒任何反應。

于含笑又媚笑道：「要不要我先將你的『鬼胎』掏出來？」

金人俊還是沒任何反應。

于含笑道：「對了，我想，我還是先將我的立場說明白的好，要不然，我雖然不怕你暗算，但那畢竟是一件很是尷尬的事。」

她，一頓話鋒，又道：「其實，我不是討債的，是報恩而來。」

這回，金人俊有反應了。

他，微睜雙目，也悄聲問道：「報恩？報甚麼恩？向誰報恩？」

于含笑道：「當然是向令尊報恩，至于是報甚麼恩，告訴你也不懂，且等以後見到令尊再說。」

金人俊苦笑道：「世間竟然有這種報恩的方式。」

于含笑也苦笑道：「爲了擾亂敵人的耳目，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說着，並向車廂外的車把式指了指。

金人俊道：「那是哪一方面的人？」

于含笑道：「那還不是令尊的對頭寃家。」

金人俊沉思未語。

于含笑又道：「最近，不是有人向令尊下戰書，君山總寨中，也不是接連發生強敵入侵的事嗎？」

「妳知道的可眞不少。」

「知道這些，算得了甚麼，方才，我不是說過，我還可以掏出你心中的『鬼胎』麼！」

「好！掏掏看。」

「你，將我當作跟令尊作對的神秘敵人，所以才將計就計僞裝受制，以便由我身上查出那幕後敵人的來歷，對不對？」

「高明。」

「高明的還不止這一點哩！」

「啊……」

「方才，你那呼延阿姨爲何那麼好說話，也那麼放心讓我將你帶走？」

「妳也知道其中原因？」

「不錯，那是你們兩個事先計劃好了的。」

金人俊苦笑道：「那麼對于咱們那神秘的敵人，想必妳也知道他們的來歷？」

于含笑道：「很抱歉，只有這一點，目前我還沒法讓你滿意。」

「這是說，妳巳經知道一部份？」

「是的，也許，今宵我們會另有收穫的。」

「我怎能相信妳說的都是實情呢？」

「這個……我可沒法子將心掏出來給你瞧，不過，你可以冷靜的想一想，方才，儘管你是假裝受制，也儘管你是南七省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但如果我是敵人，方才，還多的是殺死你的機會，是不是？」

「好像有點道理……」

「不是『好像有點道理』，是的的確確地大有道理。」

金人俊苦笑道：「看情形，我是非信不可了。」

「本來就是，」于含笑媚笑道：「來，乖一點，聽我的吩咐……」

他們本來是貼着耳根悄聲說的，現在，于含笑更是以手臂緊摟金人俊的腰肢，使那本來就擠得緊緊的他們的身軀，更緊密、也更踏實了。

由于車廂實在太小，金人俊即使要退避也避不了，此情此景他能「不乖」嗎！

好在金人俊是巳婚的「大丈夫」了，對于這種旖旎風光，是過來人，不會感到緊張。

但儘管他是過來人，在耳鬢厮磨，玉人「在抱」的情況之下，還是禁不住爲之怦然心動。

其實，這也難怪，金人俊雖然是巳婚的「大丈夫」，而實際年齡才不過是十九足歲的「血氣方剛」之年哩！

× × ×

他們的悄悄話說了約莫一袋烟的工夫之久，然後，于含笑「嘖」地一聲，在他俊臉上親了一下，道：「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了。」

「也記下了？」

「是的。」

「你，是否覺得我很輕賤？」

金人俊反客爲主，輕伸猿臂，將她的嬌摟軀入懷中，道：「不！我只覺得受寵若驚，艷福不淺。」

于含笑像一隻溫馴的小貓，蜷伏在他的懷中，媚笑道：「原來你並不老實。」

金人俊吻了她一下，道：「如果我再要老實，豈非成了不解風情的木頭人。」

不等她接腔，又道：「再說，像目前這情形，就算是柳下惠重生，也老實不起來的。」

于含笑道：「你雖然不老實，說話却相當的誠實。」

金人俊道：「不是相當的誠實，是非常的誠實。」

「別忘了，你還有一位花不溜丢的小媳婦？」

「我沒忘記。」

「她，是不是醋罎子？」

「不知道，像現在這種艷遇，以往，我還沒遇上過。」

于含笑忽然幽幽地嘆了一聲。

金人俊訝問道：「你幹嗎忽然嘆起氣來？」

于含笑欲言又止，又嘆了一聲。

馬車戛然而止。

于含笑雙手環住他的頸項，吻了他一下，說道：「記住，你是一個穴道被制的人……」

金人俊苦笑一下，道：「我知道。」

于含笑坐正身子，一面整理鬢邊亂髮，一面沉聲喝問：「爲何停車？」

車廂外傳來一串蒼勁語聲，道：「于姑娘，打開門兒瞧瞧，就知道啦！」

是的，打開門兒瞧瞧就知道了。

馬車是停在一片茂密的竹林前。

竹林前，一字橫排，站着三位不速之客。

當中那位，年約二十出頭，身裁頎長，勁裝佩劍，長得相當清秀，令人詫異的是，他的面孔竟然跟湖濱別館中的店小二小虎子有着七成近似。

他的左邊，是一個外表看來約莫三十五、六、美而且艷的中年紅衣婦人，右邊是一個約莫六旬上下的灰衫老人。

至于那個車把式，則巳取下那頂本來戴得很低的斗笠，站在車邊向她邪笑着。

于含笑鳳目一掃，目光停在車把式臉上，沉聲問道：「原來你這個車把式是假的。」

那車把式露齒笑道：「如果不是假的，又怎會將妳于姑娘載到這兒來。」

「那原來的車把式呢？」

「死了！」

「是你殺的？」

「不錯。……」

「那你得替他償命！」

話聲未落，左臂一揚，寒芒閃處，那車把式的人頭也滾落一旁，那鮮血激噴的無頭屍身，却是停了一下才砰然倒地。

她那殺人的手法，乾淨、俐落，而又快速之至，不但竹林前那三個來不及搶救，而爲之當場楞住，連在車廂中「裝胡羊」的金人俊也爲之直皺眉頭。

更絕的是：包括金人俊在內，都沒看清楚她左手中飛出的是甚麼兵刄。

剎時間，現場中，除了雪在飛舞，風

在怒號之外，顯得一片寂靜。

雪地上，白的積雪，紅的鮮血，身首異地的屍體，令人觸目驚心。

沉寂了少頃，那灰衫老人才拈鬚微笑道：「于姑娘好俐落的殺人手法。」

按說，那車把式應該是灰衫老人那邊的人。

自己人被人家殺死了，不但不生氣，不動惱，反而含笑稱讚對方的殺人手法，這是很令人費解的事。

更令人費解的是：于含笑居然一點也不感到詫異，只是淡淡地一笑，說道：「過獎。」

灰衫老人道：「老夫決不是故意奉承妳，像妳方才那種殺人手法，老夫絕對可以肯定，當代武林中找不出三五個來。」

「是嗎？」

「于姑娘好像不相信老夫的話？」

「我相信，就像相信我自己的身手一樣。」

「于姑娘知不知道，方才被妳殺死的人，是甚麼身份？」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老夫必須告訴妳，他是我們的堂主。」

「憑這樣的料，也够資格當堂主？」

「他這塊料並不差，是妳的身手太高明了。」

不等她接腔又道：「其實，他載妳到這兒來，是好意，所以，老夫認為，他死得太寃枉了，至少，妳該先問問他的。」

于含笑披唇一哂，道：「我已經問過了，他殺了那個無辜而完全不相干的車把式，就該償命了。」

「于姑娘一向如此嗜殺？」

「也不一定，但對於該死的人，下手絕不留情。」

「好一個下手絕不留情，看來，妳這個俏羅剎，眞是名副其實了。」

「你將我請到這兒來，該不是為了說這些不相干的話吧？」

「是是……這是老夫的不是。」灰衫老人含笑接道：「方才，老夫已經說過，請妳于姑娘來，是一番好意。」

「甚麼好意？」

「談一筆交易。」

「我不是生意人。」

「老夫知道。」

「我也沒甚貨色可以交易。」

「有，妳車上載的那個人，就是很珍貴的貨色。」

于含笑「哦」了一聲，嬌笑道：「原來你們的目的是金公子。」

灰衣老人道：「不錯。」

「你打算如何交易法？」

「本來是打算以金錢交易的，但現在由於情況變更，咱們的計劃也改變了。」

「如何改變法？」

「辦法很簡單，由老夫向妳領教十招不傳絕學，如果老夫僥倖獲勝，那就得委屈妳補充那位已死的堂主的遺缺。」

「如果你敗了呢？」

「如果老夫敗了，妳就是老夫的上司，成為本總寨的副總寨主。」

于含笑嬌笑道：「照你這辦法，我是佔盡了便宜，對你們來說，不是太不公平嗎？」

灰衣老人含笑反問道：「于姑娘已經同意這辦法了？」

「我不同意。」

「為甚麼？」

「我這個人，做事有一定的原則，那就是：不讓別人佔我的便宜，我也不佔別人的便宜……」

「這一點，倒是值得欽佩。」

「再說，對於幹副差使，我也沒有興趣。」

灰衣老人啞然失笑道：「妳認為，妳已經贏定了？」

「當然！」于含笑接道：「我俏羅剎自出道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還沒遇到十招以上的對手。」

灰衣老人道：「這些，老夫了解，妳一招制住金人俊，就是最好的證明。」

「看情形，你對我曾經下過了不少工夫。」

「不錯，要不然，老夫又怎會提出方才那樣的辦法來，妳也該明白，不論是副總寨主也好，堂主也好，都是核心人物，任何組織都不可輕易給予一個來歷不明的人。」

「你也已經知道我的來歷？」

「不！但由於妳是金不換的對頭，所以，儘管咱們還不知道妳的來歷，在同仇敵愾的原則之下，也敢大胆的重用妳。」

于含笑鳳目在對方三人週身上下掃視着，沒接腔。

灰衣老人又道：「就算妳贏定了，幹副差使又有甚麼不好。」

于含笑道：「你老兒也該懂得，寧為鷄口，勿為牛後的道理。」

灰衣老人道：「年紀輕輕，就當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總寨主，老夫認為，已經算是平步青雲了……」

于含笑截口笑着說道：「可惜我不是你。」

灰衣老人注目問道：「對於老夫所提的辦法，妳絕對不予攷慮？」

于含笑沉思着道：「也不是絕對不予攷慮，也許我已經有了變通的辦法……」

「如何變通呢？」

「這個，我先要了解，你們是甚麼組織？」

够絕！雙方交談了半天，于含笑竟然還不知道對方是甚麼組織。

灰衣老人也為之啞然失笑道：「抱歉，老夫理當先來個自我介紹的。」

于含笑道：「現在才自我介紹，也不算太遲。」

「是的。」灰衣老人抬手一指那勁裝佩劍的年輕人，道：「這是咱們的總寨主公冶子都。」

于含笑道：「年紀輕輕，就當上總寨主，好教人羨煞。」

灰衣老人又一指那紅衣美婦，道：「左護法胡四娘。」

于含笑反問道：「就是名震雲貴地區的『九尾仙狐』胡四娘？」

灰衣老人道：「不錯。」

于含笑道：「久仰。」

胡四娘掩口媚笑道：「大妹子，不是『九尾仙狐』，是『九尾妖狐』。」

于含笑道：「一樣，一樣，仙與妖，不過是一念之間的分別而已。」

接着，又向那灰衣老人笑問道：「你老兒呢？」

灰衣老人苦笑道：「老夫右護法朱明，是道地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于含笑道：「你老兒太謙虛啦……」

這個朱明朱老頭，可眞够意思，他，一直都是滿口「老夫長，老夫短」的，從來沒用過「老朽」二字，這會兒居然又謙稱起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來。

倒是于含笑，一直保持她的狂傲本色，而且一口一聲「你老兒」，好像越來越狂。

朱明拈鬚微笑道：「不是謙虛，老夫是老實人說的老實話。」

于含笑道：「一個人的成名與否，是眞本領與機緣各佔一半，你老兒還沒成名，可能是以往沒碰到成名的機會。」

「正是，正是……」

「比較起來，我比你幸運得多，在當代武林中，儘管我也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由於今宵一招制服金人俊，可以想見，『俏羅刹』三字，一定不脛而走，很快就會轟動整個江湖。」

「一定，一定……」

「現在，」于含笑沉思着道：「好像只差那個甚麼總寨還沒有介紹了。」

朱明道：「不是『那個甚麼總寨』，是領袖南七省黑白兩道的君山總寨。」

于含笑一怔，道：「君山總寨？」

「不錯。」

「你老兒沒吃錯藥？」

「沒有。」

「如所週知，君山總寨的總寨主，不是帥振川嗎？」

「是帥振川，但帥振川這個總寨主的寶座，馬上就會被咱們的公冶總寨主所取代……」

「哦……我有點明白了。」

朱明口沫四濺地道：「現在，老夫索性說得更明白一點，爭取君山總寨主的寶座，還不過是過渡時期的一個手段。」

于含笑道：「這是說，還另有更大的目的？」

「不錯。」

「難道說，你們還想要稱霸整個武林嗎？」

「是的，妳也該明白，北六省的武林盟主『至尊寶』楊柳兒，跟金不換的淵源不淺。」

「我知道，金不換的兒子金人俊，是楊五郎楊延德的徒弟，當然也是楊柳兒的師弟。」

「所以，妳今宵刦持了金人俊，不但是跟金不換過不去，也等於跟楊柳兒過不去。」

「我知道。」

朱明臉色一怔道：「現在，妳對於屈就副總寨主的辦法，是否可以攷慮了？」

于含笑笑道：「不用攷慮，我沒有興趣。」

朱明道：「妳，要以一個人的力量，去跟當代武林中的二霸對抗？」

于含笑道：「我不是跟他們對抗，是討債，他們勢力雖大，總不能不講理。」

「妳太天眞了。」朱明含笑接道：「于姑娘，現在，整個情況，妳已大致明瞭，妳是聰明人，應當明白，咱們之間，合則兩利，老夫不妨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們這方面，沒有妳于姑娘，雖然多費點精神，照樣可以達到目的，但妳于姑娘如果單獨行動，不但不能完成討債的心願，今後，也勢將寸步難行。」

「我承認你說的，是有點道理……」

「不是有點道理，是大有道理。」

「就算是大有道理吧！」

「那麼，妳必須對老夫的建議，多加攷慮了。」

于含笑一臉似笑的表情，沒接腔。

朱明又道：「南七省方面，咱們最難纏的對頭是金不換，只要殺掉金不換，君山總寨的帥振川，就可以傳檄而定。」

于含笑道：「這一點，我同意。」

朱明道：「然後，咱們集中全力，揮軍北上，解決楊柳兒，整個武林霸業，就可完成，想想看，那是多麼風光的事？」

「還有沒有？」

「有！老夫知道，到目前為止，妳還是小姑獨處，咱們總寨主也還是『待字閨中』，如果結為夫婦，不但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以二位的無敵武功來說，在夫唱婦隨之下，更是前途似錦後福無窮。」

于含笑媚笑道：「你老兒這一說，我眞有點兒『怦然心動』了哩！」

朱明笑問道：「現在可以攷慮了？」

于含笑道：「我還是不攷慮，因為，我有自知之明，高攀不上。」

朱明苦笑道：「怎麼忽然間謙虛起來呢？」

「不是謙虛，是老實話。」

「妳看……咱們總寨主，是不是一表人才？」

「是一表人才。」

「武功也已出神入化。」

「我相信，如果武功不好，不會居此高位。」

「那……于姑娘為甚麼不對老夫的建議加以攷慮呢？」

于含笑嬌笑道：「我雖然對你老頭兒的建議不予攷慮，但却已有一個變通的辦法，愛不愛聽？」

朱明笑道：「愛聽，不但愛聽，而且是洗耳恭聽。」

「不必那麼隆重，」于含笑含笑接道：「我的變通辦法很簡單，以朋友的身份跟你們合作。」

「很好……」

「別答應得這麼爽快我還有條件。」

「好，請說。」

「第一，我只跟你們合作對付金不換，其他的事情，不過問。」

「可以。」

「第二，我的行動，絕對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或命令我，而只能作情商。」

「當然，當然！」

「第三，金人俊是我個人的人質，他的一切，由我個人負責，任何人都不許過問。」

朱明還是答應得很爽快：「行！」

于含笑嬌笑道：「你老兒答應得够爽

快，只是，公冶總寨主還沒表示過意見，你能完全做主嗎？」

朱明道：「于姑娘有所不知，咱們總寨主雖然武功高絕，却由於年紀還輕，江湖閱歷也不够豐富，所以，任何事，老夫跟胡護法，都可以完全做主。」

「原來如此。」

「方才，老夫雖然答應得很爽快，却也有些意見，必須加以說明。」

「應該的，既然合作，就該開誠佈公，不可貌合神離，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有話請儘管說，只要合情合理我會接受。」

「多謝于姑娘！」朱明沉思着接道：「于姑娘是否另有住處？」

于含笑道：「本來是另有住處的，但既然要合作，就該住在一起，是不是？」

「是是……那麼，于姑娘不許咱們過問金人俊的一切，就有得研究了。」

「是嗎！」

「據老夫所知，于姑娘曾經跟呼延小鳳有過三個月之內，保證金人俊毫髮無損的承諾？」

「是的。」

「那麼，妳于姑娘只有一個人，既要自己的行動自由，又要保護金人俊的安全，難道妳分身有術。」

「我沒有分身術，但我有一個身手不弱的使女秋菊，可以做我的助手，喲，她不是已經來了嗎？」

一騎健馬，正好繞過竹林，止于于含笑身邊。

馬上人是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紅色勁裝佩劍的美姑娘。

這就是于含笑口中的俠女秋菊。

大眼睛，長睫毛，新菱似的小咀，俏麗的臉蛋，論姿色，比她的主人于含笑還要强上些許。

此外，臉蛋兒上還浮現着三分俏皮，和五分稚氣。

荳蔻年華十五餘，問卿可解相思無？用來形容目前這位秋菊姑娘，該是最恰當的了。

但別瞧她年紀小，性子可火爆得很。她的馬兒才停，美目一掃現場之下，俏臉一沉，清叱一聲：「你敢阻擋咱家小姐……」

話起身飄，由馬背上向朱明飛撲，同時「唰」地一鞭，抽向朱明的臉部——

「秋菊不得無禮。」

于含笑話出手揚，凌空一抓，順勢往回一收，竟然以「大接引神功」將凌空激射的秋菊的嬌軀，硬生生地抓了回來。

只看得對方三人精目中異彩連閃，朱明並脫口讚道：「于姑娘好高明的『大接引神功』！」

胡四娘也嬌笑道：「這位小妹好火爆的性格。」

于含笑笑意盎然地道：「我的『大接引神功』也許還不算高明，但秋菊的性子，倒的確是够火爆的，所以，我給她取了個『小辣椒』的綽號。」

朱明撫掌笑道：「妙極了，『小辣椒』跟妳這位『俏羅刹』一樣，恰當之至，恰當之至！」

這當口，秋菊却是睜着一雙美目，在于含笑的俏臉上劃着問號，意思好像在說：「小姐，這是怎麼回事呀？」

于含笑當然明白秋菊的心意，但她却只是低聲說道：「這三位是朋友。」

接着，又向朱明笑道：「現在回到本題，我雖然保持行動自由，却有秋菊代我保護金人俊的安全。」

朱明點頭道：「現在老夫明白了。」

于含笑道：「至於我那住處的外圍安全，理當由你們負責。」

朱明道：「當然！當然！」

于含笑道：「對了，我還需要兩個使女，一方面供我使喚，另一方面替你們就近監視，攷察我的一切。」

朱明道：「使女照派，只是『監視，攷察』等字眼，太言重了。」

「不言重，而且是應該的，同時，這也算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呀。」

「也可以算是先小人，後君子。」

「正是，正是。」

「我想……」朱明沉思着道：「該說的都已經大致說明白了。」

于含笑道：「對，現在，就開始那十招之搏吧！」

朱明笑道：「免啦，老夫已認輸。」

于含笑訝問道：「咱們尚未交手，爲何認輸？」

朱明道：「于姑娘先聲奪人，方才所露的那一手『大接引神功』，老夫自嘆不如，輸得口服心服。」

于含笑道：「這樣一來，你老兒不是太吃虧了嗎？」

朱明道：「妳忘了一句老掉了牙的俗語：吃虧就是便宜呀！」

「好一個吃虧就是便宜，」于含笑嬌笑道：「這一陣子的談話，積雪已快濕透衣衫了，走吧，請帶路。」

說完，一頭鑽入車廂中，向假裝受制的金人俊扮了一個鬼臉，口中揚聲說道：

「秋菊駕車……」

「遵命……」

王陵貴賓　優渥相待

當這一行人馬消失于風雪迷濛的夜色之中後，就在原先那現場的約莫十丈之外，像幽靈似地冒出一道人影來。

那是一個全身白色衣衫，連頭上也套着一個白布套，只露出一雙精目的怪人。

他，好像想跟着有于含笑在內的那一行人而去，却是欲行又止。

沉思少頃過後，終於發出一聲輕微而深長的嘆息。

不遠處，有一串寬勁的歌聲傳來。

> 憶昔午橋橋上飲，
> 座中多是豪英。
> 長溝流月去無聲，
> 店花疏影裏，
> 吹笛到天明。
> 二十餘年如一夢，
> 此身雖在堪驚！
> 閑登小閣眺新晴，
> 右今多少事，
> 漁唱起三更。

那是一名戴斗笠，披簑衣，外表看來像農夫，也像是漁夫的中年人。

儘管他的外表像農夫也像漁夫，但他

所顯示的輕功，却非常高明。

只見他邊行邊唱，步伐如行雲流水，看似緩慢，實際上却是非常快速。

當他的歌聲初起時，聞聲而不見人，好像還在半里之外，但歌聲未歇，人却已到了那白衣怪人的面前。

因此，那白衣怪人已能看到，他的簑衣裏面，竟然是一襲青衫。

這也就是說，這位遠看像農夫，又像漁夫的人，本來是文士裝束的。

但由於是黑夜，儘管有地面積雪反映，視界還不錯，却沒法看到對方的面孔。

因爲，他頭上的斗笠，實在戴得太低了。

兩人相距一丈，靜立了少頃，白衣怪人首先打破了沉寂：「閣下好功夫，好雅興。」

鶯聲嚦嚦，既甜又嬌，赫然是「笑羅刹」呼延小鳳的嗓音。

那青衫文士道：「呼延夫人，如果在下說一聲『彼此，彼此。』是不是太虛僞了？」

「我同意，」呼延小鳳接問道：「閣下是誰？怎會知道我是呼延小鳳？」

那青衫文士道：「在下是誰，並不重要，且暫時押後，至於如何知道妳是呼延夫人，也不足爲奇，因爲，妳是威震南七省的金不換的夫人，如果有人能一眼就認出我是誰，那才是奇聞哩！」

不等呼延小鳳接腔，又道：「在下不但知道妳是呼延夫人，也知道你們目前正受到不明來歷的强敵的困擾，還知道妳呼延夫人由湖濱別館跟踪一位神秘人物而來，此刻，正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繼續跟下去。」

呼延小鳳冷笑一聲，道：「你是他們一夥的？」

「呼延夫人所說的『他們』，是哪一方面？」

「男子漢，大丈夫，乾脆一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必裝痴賣傻！」

「哦……原來呼延夫人認爲在下是跟你們的敵人一夥的？」

「難道不是？」

「是不是……」

「那你怎會知道那麼多？」

「因爲在下是于半仙。」

「又是一個姓于的。」

「是的，很巧，」于半仙含笑道：「在下竟然跟『俏羅刹』那丫頭同宗……」

呼延小鳳截口冷笑道：「現在，終于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于半仙忙道：「不！呼延夫人又誤會了，在下雖然也姓于，却跟那于姑娘不是一夥的，不過，在下不否認，也是金不換的債主之一。」

「此行，也是爲了討債而來。」

「不錯。」

「很好，我雖然不是金不換本人，却是他的夫人，有義務替他還債。」

「在下也正是這個意思，不過，在下這個討債的方式很別緻，必須先行加以說明。」

呼延小鳳徐徐揭下頭上的白布套，脫下套在外面的白布袍，笑問道：「如何一個別緻法。」

于半仙道：「在談到這個別緻的方式之前，必須先說明金不換欠我的是甚麼債才行……」

呼延小鳳道：「我看不必了，不管是甚麼債，都由我一肩承担就是。」

「但我必須堅持，就因爲我要債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那就揀緊要的說吧。」

「是……」于半仙徐徐地接着道：「我想：妳呼延夫人也不會否認，金不換在改邪歸正之前，曾經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淚子？」

「不錯。」

「如果我說，二十年前，金不換曾經姦殺過我的夫人，妳信不信？」

「不怎麼信，不過，以他當年的爲人，也許有這個可能。」

「這就够了……」

呼延小鳳笑問道：「你，就是爲了要索還這筆奪妻之恨的血債而來。」

「難道不應該？」

「應該。」呼延小鳳拔出她的碧血劍，媚笑道：「而且你也算是找對人了。」

于半仙道：「此話怎講？」

呼延小鳳道：「二十年前，金不換姦殺你的夫人，二十年後，你也姦殺他的夫人，就可以兩不相欠了呀！」

一頓話鋒，又笑問道：「只是，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于半仙道：「本事是有，但我不想這麼做……」

「不想？」

「不錯。」

「爲甚麼？」

「方才已經說過，在下這討債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哦……我倒是幾乎忘記了。」呼延小鳳媚笑着問道：「是怎麼樣的一個不一樣？」

于半仙道：「我要金不換賠償我一個夫人，而你却是最適當的人選。」

「這是說，只要我改嫁給你，這筆債，就算是一筆勾銷了？」

「是的。」

「這討債的方式，的確是跟別人不一樣，也非常的別緻。」

「妳答應了？」

「我是答應了，可惜它不答應……」

于半仙苦笑道：「這可是無可奈何的事。」

接着，又輕嘆一聲，道：「看到這枝碧血劍，使我想起了一位故人。」

呼延小鳳道：「你是『玉面人妖』郎妙妙的朋友？」

于半仙道：「不錯。」

「三年之前，郎妙妙就是死在我的手中，你知不知道？」

「知道。」

「你自信强過郎妙妙？」

「當然！」

呼延小鳳冷笑道：「由於你是外子改邪歸正之前所惹上的債主，本來我還不忍心殺你，現在却可以殺得心安理得了。」

于半仙訝問道：「爲甚麼？」

「因爲，郎妙妙的朋友，絕對不是好

人。」

「這倒不錯，我也從來沒認爲自己是好人。」

「很好！亮兵刃！」

「我爲甚麼要亮兵刃，妳忘了，我要的是一個如花似玉，完整無損的老婆。」

「對，這倒是我的不是。」呼延小鳳媚笑道：「所謂刀劍無眼，萬一將我殺傷了，豈不是大煞風景……」

武林中人都知道，「笑羅剎」呼延小鳳臉上的笑意愈濃，心中的殺機也就愈熾烈。

但于半仙却好像一點也不知道笑羅剎的個性。

他不但好像一點也不知道笑羅剎的個性，而且還好像被她的媚笑所迷地，連連點首笑道：「對！對！對極了！」

呼延小鳳媚笑如故地道：「你自號半仙，當然也會算命？」

「對！而且，不準不要錢。」

「那麼，有沒有替你自己算過，今宵該在這兒濺血橫屍？」

「不，我早就替自己算過，我命尅前妻，但第二個老婆却是既年輕，又漂亮，就像妳一樣。」

「你也會看風水？」

于半仙一怔，道：「是的。」

「這兒風水也不錯，」呼延小鳳含笑接道：「所以，你特地選擇這兒，作爲你的埋骨之所……」

話落，陡地一斂橫掃，嚇得于半仙疾追丈外，並嚷叫道：「妳……妳怎麼招呼都不打一聲……」

就這句話的工夫，呼延小鳳也疾如電掣地攻出二十七劍。

二十七劍將于半仙逼退二十七步，呼延小鳳並「格格」地媚笑道：「先打招呼這一套，現在早巳不流行啦！」

退過二十七步的于半仙，也立即展開反擊，他居然也將呼延小鳳逼退了二十七步。

而且，他也果然沒用兵刃，只不過是利用原先披在身上的那件簑衣。

簑衣是棕葉所製，以一件簑衣，而能將使用碧血寶劍的呼延小鳳逼退，這個于半仙的功力的高深莫測，已不難想見。

現在，戰況呈此進彼退的拉鋸式。

也可以說是呈膠着狀態。

因爲，雙方激戰了百多招，竟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謂之爲「難分高下」，也不太恰當。

因爲，使削鐵如泥的寶劍的呼延小鳳，在經過百多招的惡鬥之後，竟然連對方簑衣上的一根棕絲，也不曾削下來。

就憑這一點，所謂「高下之分」，巳經算是不分而自明了。

這是一場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惡鬥，也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惡鬥。

一邊是劍光電掣，劍氣侵肌。

一邊是簑衣像烏雲翻滾，勁風呼嘯，連地面積雪也被震盪得漫天飛舞。

雙方悶聲不响地，惡鬥了將近五百招，仍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僵局。

這時，旁邊却多出一個不速之客——朱明。

朱明本來是帶領于含笑等人，早已離去的，不知何時又悄沒聲地折了回來。

也許他早巳在暗中觀察過一陣子了。

只見他手拈長髯，精目一陣滾轉之後，忽然揚聲說道：「這位于朋友，能否請聽在下一言。」

于半仙也揚聲答道：「我在聽。」

也許是由於說話分神，給予呼延小鳳可乘之機，只聽「唰」地一聲，手中的簑衣一分爲二，嚇得他驚呼一聲疾退丈外。

呼延小鳳得理不饒人，跟踪追擊，一面並嬌笑道：「留下命來……」

「噹」地一聲，她那雷霆萬鈞的一劍，竟然給人架住了。

架住她的寶劍的人是朱明。

呼延小鳳二話不說，抽劍就是一陣搶攻，一攻就是二十七劍。

但朱明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一一接了下來。

妙的是：他的每一劍都避過劍鋒，而迎向對方寶劍的劍葉，因而二十七劍接完之後，不但他的人仍然安詳地卓立原地，手中的青銅長劍也絲毫無損。

也由於他接招的方式特殊而又玄妙，否則，以凡鐵對寶劍，即使他有二十七枝長劍，也早就變成一堆鐵屑了。

接完二十七劍之後，他才含笑說道：

呼延夫人也請聽我一言。」

呼延小鳳停劍注目問道：「你是甚麼東西？」

朱明含笑說道：「老夫不是東西，是人……」

接着，他將自己的來歷簡略地說了一遍，又向呼延小鳳道：「呼延夫人且請稍安毋躁，且等老夫向這位于朋友說明之後，再談咱們的事，可好？」

呼延小鳳道：「你我之間，沒甚可談的，但我有耐心，也有好奇心，倒要瞧瞧你們兩個，能玩些甚麼花樣出來。」

朱明笑笑道：「那麼，妳就拭目以待吧！」

他，一頓話鋒，又向于半仙笑道：「于朋友，你要完成你那奇特的討債心願，非得請老夫幫忙不可。」

「閣下認爲我治不了她？」

朱明道：「不，老夫認爲，你有力量治她，也有力量殺死她，但你想完整無損的制住她，却是很難，很難。」

于半仙沒接腔。

朱明又道：「你老弟也該明白，以笑羅剎目前的身手來說，當代武林中，能完整無損地制住她的人實在太少太少了。」

于半仙笑問道：「閣下就是那『太少，太少』的當中之一？」

「不錯。」

「也樂意幫助我？」

「老夫巳經說過。」

「爲甚麼要幫助我？」

「助人爲快樂之本呀！」朱明含笑接道：「當然，老夫也需要代價。」

于半仙道：「要多少銀子。」

「不要銀子，要人。」

「要人？難道你還想招我爲乘龍快婿麼？」

「莫說笑，老夫之意，是要你加盟本總寨，担任護法之職。」

「貴總寨到目前爲止，已經有幾位護

法。」

「兩位。」

「這是說，加上在下我，也一共才三位？」

「不錯。」

于半仙呵呵一笑道：「想不到我于半仙落拓半生，也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從前，太公八十遇文王，我于半仙五十不到，就遇上這種好機會，比較起來，我于半仙可比姜太公幸運得多了。」

「這倒是實情，」朱明笑問道：「你老弟巳經答應了？」

「不，茲事體大我還要多加攷慮。」

朱明道：「如果我是你，我就絕對不用攷慮，想想看，咱們總寨主少年英傑，前途似錦，你老弟加盟之後，當然也是前途不可限量……」

于半仙截口笑道：「說的倒也的確有道理。」

朱明道：「那麼你還要不要攷慮？」

于半仙沉思着說道：「就算是暫時不攷慮吧，我也還有一些問題，必須先行請教。」

「好，請說。」

「首先，我要了解，護法一職，在貴總寨中，地位是否很崇高？」

「當然，你老弟加盟之後，只有總寨主和左右護法才是你的上司。」

「我算是坐第四把金交椅的人物？」

「不錯。」

「那麼，你對我這個人，巳經知道多少呢？」

「巳經知道你武功高明，是金不換的敵人。」

「僅憑這一點，就敢如此重用我？」

「是的，這原因很簡單，因爲，凡是金不換的敵人都是本總寨的朋友，而你，正是金不換的敵人，而且，還是一位武功很高明的人。」

「這道理也算是相當的充分了。」

朱明笑問道：「現在，不用再攷慮了吧？」

于半仙毅然點首，說道：「好，不過，先決條件是，你必須幫我完成眼前的心願。」

朱明道：「這本來就是老夫主動提出來的，當然沒問題，沒問題。」

接着，才向一旁的呼延小鳳笑問道：「呼延夫人，方才，老夫對于朋友的談話，妳都聽清楚了。」

呼延小鳳含笑問道：「聽清楚了又如何？」

朱明道：「不如何，只是，以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所以，老夫拙見，最好是不要事先做出甚麼有傷和氣，或者是有損顏面的事。」

「你的意思是說，要我們自行束手就縛？」

「別說得這麼難聽，老夫的意思是：最好是自動成爲老夫的弟妹，未來的護法夫人。」

「別說夢話了！」呼延小鳳嬌笑道：「老娘巳看透了你們這兩塊料，告辭。」

話聲未落，人巳長身而起——

朱明一面飛身攔截，一面笑道：「還走得了嗎？」

人如激矢劃空，啣尾疾追——

此刻的朱明，算是露出了眞本領。

儘管呼延小鳳起步在先，當他飛身追截時，呼延小鳳那激射的身形巳在七八丈之外，但他却能在剎那之間，將雙方的距離縮短到一丈之內。

呼延小鳳好像不知道自己巳陷入危機一髮之間，仍然是一個勁地向前激射。

她的前面是一株巨大的參天古柏，而她也好像視如未見地，向着那株古柏的樹幹猛衝。

就當他們雙方的距離縮短到一丈以內的瞬間，呼延小鳳忽然左掌一揚，擊在古柏的樹幹上，身形陡地一個倒轉，以身劍合一之勢，回頭迎向本來正探掌向她足部抓來的朱明。

她這一「招」，算得上是迫不得巳之下的「鋌而走險」。

對朱明來說，却算得上是意外中的意外。

但更意外的還是朱明那接招的手法，他居然以一隻肉掌抓住了對方的碧血劍。

在呼延小鳳的想法中，她這挺而走險的意外一擊，朱明就算不死也得脫一層皮的。

但事實上，朱明不但以一隻肉掌抓住她那枝削鐵如泥的碧血寶劍，而且還毫髮無損。

所以，這剎那之間，呼延小鳳心頭的震驚是不難想見的。

這些，說來雖然畧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他們一逃一追的剎那之間所發生的經過。

朱明沉笑一聲，道：「笑羅剎，沒咒唸了吧？」

「不見得！」

呼延小鳳冷笑聲中，手中寶劍一掙一絞。

因爲，她既不甘心，也不死心，希望借寶劍的鋒利，將對方的手掌絞碎。

但她不絞還好，這一絞之下，只覺掌心一震，劍柄巳脫出她的掌握，寶劍到了對方手中。

這又是一次意外，而且，也證明朱明的功力高明得太可怕了。

呼延小鳳不愧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中丈夫，迭遭巨變之下，居然能當機立斷，左手一揚，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射出一蓬梅花針，人却頓足飛身而起——

梅花針是呼延小鳳的拿手暗器。

儘管在朱明這樣的高手面前，不可能發生甚麼作用，但只要有着片刻的緩衝，巳足够她脫險的了。

目送呼延小鳳的身形消失于風雪漫天的夜色之中後，朱明才向一旁的于半仙苦笑道：「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

于半仙也苦笑了一下，道：「實在很可怕。」

朱明道：「不過，也不要緊，她逃得這一次，下一次絕對逃不了。」

于半仙道：「我絕對相信。」

朱明道：「總算也有點收獲，這枝碧血劍，的確不賴。」

于半仙道：「是很不賴。」

朱明道：「于老弟，這枝寶劍，由各方面說，都是屬於你的，但老夫要暫時借

用一下。」

「沒問題，」于半仙含笑接道：「但我本身却有一個問題，必須請教。」

朱明道：「請說。」

于半仙道：「閣下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朱明含笑反問道：「最近五百年來，你老弟有沒有聽說過，武林中有人練成過這種身法。」

「沒聽說過。」

「那麼，老夫也不可能打破這一個紀錄。」

「可是，方才，閣下明明是以一隻肉掌，奪過笑羅剎手中的寶劍？」

「是的，看起來很神奇，但說穿了，却不值識者一笑。」

于半仙訝問道：「難道另有秘密？」

「也不是甚麼秘密？」朱明將碧血劍向肩頭一插，伸出右掌笑道：「老弟瞧瞧我這隻右掌，是否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于半仙注目苦笑道：「看不出來。」

朱明道：「如果我自己不說明，誰也不相信，我的右掌上是戴了一隻手套。」

「那一定是薄如蟬翼而又透明的？」

「是的，而且可以不畏寶刀寶劍。」

「怪不得閣下胆敢誇下海口，要完整無損的替我生擒笑羅剎。」

「老弟，現在牛皮吹炸了，留點口德吧！」

于半仙笑道：「我一點也沒有損你的意思，其實，方才之所以功敗垂成，完全是變生意外所致，而你那抓住寶劍的手法之神奇，也是令人嘆爲觀止的，如果換上我，即使戴了不畏寶刃的手套，也是辦不到的。」

「多謝你替老夫遮羞。」

「在下是實話實說，對了，那隻寶貝手套，究竟是甚麼質料做的，何處可以獲得。」

「這問題，老夫沒法回答，因爲，那是由一位前輩異人的修眞之所，所獲得的遺寶之一。」

「閣下好深厚的福緣。」

「這倒是實情，」朱明含笑接道：「如非是那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奇遇，老夫也不敢輔佐總寨主，計劃這獨霸武林的大業了。」

一頓話鋒，又道：「老弟台，咱們回去吧！」

于半仙一怔，道：「回哪兒去？」

「自然是回咱們的臨時總寨。」

「可是，在下暫時還不能算是貴總寨的人。」

「你老弟的意思，是由于笑羅剎還沒抓過來，才有這一說？」

「是啊！這是咱們事先協議好的。」

朱明含笑點首道：「是的，但老夫方才也說過，笑羅剎絕對逃不過下一次，現在，老夫再補充說明一點，這所謂『下一次』，縱然不是早晚間事，爲期也不會遠，你信不信？」

于半仙道：「當然信。」

朱明道：「那麼，老弟暫時以客人的身份，住到總寨去，可好？」

「這個……方便嗎？」

「遲早都是一家人，還有甚麼不方便的。」

于半仙點點頭，道：「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你老弟這才是最明智的抉擇。」朱明呵呵一笑之後，接道：「走！今宵，咱們不醉不休……」

× × ×

這是洞庭湖濱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山丘，距岳州城不足十里，距長江與洞庭之間的通道不足五里。

所以，只要有船，由這兒去長江很方便。

當然！入洞庭湖更方便，去岳州城，也不過是普通人半個時辰的工夫。

這個不大不小的山丘、丘頂上雜木叢生，臨湖的一面有一片廣袤的蘆葦，顯得無比的荒凉。

靠近丘腳之處，有一幢半新不舊的茅屋。

茅屋係兩明三暗五個房間，但主人却只有兩個——一對年約半百的漁民夫婦。

茅屋下，湖邊的蘆葦叢中，還泊着一艘中型的破漁船。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這荒凉的湖邊，不打魚，何以維生。

但事實上，如果有人把他們當作眞正的漁民，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因爲，這個現在看來無比荒凉的山丘，却是若干年前楚國某一位國王的陵寢。

當然！當年替國王建陵時，應該是遠離湖邊的。

由于時代久遠，滄海桑田，變化太多，不但本來遠離湖濱的王陵，現在已在湖的邊緣，而且，也成了公冶子都、朱明等這一夥人的臨時巢穴。

也由于這王陵全部是用花岡石砌成，故能歷經數千年而不壞。

同時，也由于建築宏偉，內部足以容納三五百人而綽綽有餘。

所以，儘管目前已經由朱明網羅了兩百多名武林高手和黑道巨擘，住在這王陵中，却一點也不顯得擠擁。

現在，不但于含笑主婢、金人俊等三人成了王陵中的貴賓，連于半仙也住了進來。當然，那幢丘腳邊的茅屋，就是這王陵的秘密出入口之一，那對漁民夫婦，也都是朱明所設的暗樁。

至于那茅屋，漁船等，都不過是遮人耳目的幌子而已。

其實，即使朱明不用這些幌子，以洞庭湖週圍八百里之廣大，像這等荒凉所在，也不會有人注意的。

× × ×

已經是午夜過後。

那外表本來就是一片荒凉的王陵古墓，在風雪交加之下，不但顯得更加荒凉，而且于荒凉中更透着無限的凄凉意味。

不過，這僅僅是它的外表，它的內部又如何呢？

× × ×

四盞八角宮燈，一張雕花大床。

床上有鴛鴦雙枕，錦衾綉被。

當然！床上還少不了有它的主人，而主人也通常都是一男一女。

現在，這張床上的主人，正是一男一女——男的是朱明，女的是胡四娘。

柔和的燈光下，兩人都是全裸的，只用一床薄薄的錦被遮住下半身。

胡四娘正趴伏在朱明的胸脯上，俏臉上酡紅未褪，媚目中一片迷濛，顯得那麼嬌慵無限，也那麼輕憐蜜愛地，在吮吸朱明臉上的汗珠。

這陳設豪華的房間，這引人遐思的畫面，就是王陵古墓中的一角。

誰能想到，外表荒凉而又凄清的古墓中，會有如此春意盎然的「香閨」哩！

「瞧你，方才，好像連老命也都不要啦！」

胡四娘的語聲，既嗲且膩，而又富于磁性，加上那表面上好像嗔怪，骨子裏却是深長嘉許的特殊媚態，足以教天下的男人們心甘情願地爲她鞠躬盡瘁的。

朱明好像元氣未復，顯得意興闌珊地邪笑着說道：「誰教你那麼惹火，又那麼貪……」

胡四娘的粉拳像雨點般擂在他的胸膛上，嬌嗔地道：「你……還敢說……」

朱明一手緊摟她的腰肢，一手在她嬌軀上游移着，道：「再撒嬌，我又不要老命了哩……」

「不行！」胡四娘拚命撑拒着，道：「我有正經事要問，你必須說老實話。」

朱明苦笑道：「此情此景之下談正經事，多煞風景。」

「我不管！」胡四娘儘管仍然膩在他的胸脯上，却居然俏臉一沉，道：「我問你，對那姓于的丫頭，是否不懷好意？」

「是又怎樣？」

「我跟你沒完……」

「那又何必哩！妳吃了總寨主那隻童子鷄，我可表現得很夠風度呀！」

「老娘的事，你管不着。」

朱明又苦笑道：「妳的風流韻事，我管不着，我却只不過是『不懷好意』一下，妳就要大吃飛醋，妳講不講理？」

「我就是不講理。」

「妳知不知道，妳心中的所謂『不懷好意』，跟我所想的根本是兩回事？」

胡四娘一怔，沒接腔。

朱明又道：「妳以爲我是沒見過女人的人，對一個還不解風情的小丫頭也感興趣？」

胡四娘仍沒接腔。

朱明含笑接道：「妳以爲我撑飽了沒事做，一心只在動女人的腦筋？」

胡四娘終于接腔了：「你……你有沒有完？」

「馬馬虎虎，到此爲止吧！」

「那……你將她弄回來，究竟是甚麼意思？」

「這意思嘛！很簡單，」朱明含笑反問道：「妳自己提醒過我的事，難道就忘了。」

胡四娘「哦」了一聲，道：「你已發現他們甚麼破綻？」

朱明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話鋒一頓又起：「除非他們所說都是實情，否則，他們進得來就出不去了！」

「可是，你承諾過，那姓于的丫頭，是可以自由行動的。」

「不錯，即使姓于的丫頭于自由行動中一去不返，而金人俊那小雜種是跑不了的。」

「那個于半仙呢？」

「于半仙怎樣？」

「是否也讓他自由行動？」

「是的。」

「你說，他們是不是金不換所佈的圈套？」

「現在，還言之過早。」朱明冷笑道：「好在早晚咱們就要採取行動，就算是這兒的秘密洩漏了，也不要緊。」

胡四娘沉思着道：「金不換是不是知道，我們在暗中活動？」

「他又不是死人，怎會不知道。」

「這一陣子，怎會沒他的消息呢？」

「我想：很可能是跟楊柳兒在暗中部署。」

「楊柳兒也到了岳州？」

「我們能來，她爲甚麼不能來。」

「我的意思是：加上楊柳兒夫婦，咱們就得大費週章了。」

「那也不見得，反正咱們解決金不換之後，還是要揮軍北上的，如果她自動送上門來了，讓咱們兩次併做一次解決，那不是更省事嗎？」

胡四娘忍不住白了他一眼，道：「你就是這一點最不好。」

朱明一楞，說道：「這一點指的是甚麼呀？」

胡四娘又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低估敵人。」

朱明笑道：「放心，我不會輕敵，但也不會高估敵人，現在，正經事已經說完了？」

胡四娘反問道：「說完了又怎樣？」

朱明道：「妳說呢……」猛然一翻身，將本來趴伏在他身上的胡四娘壓了下去……

× × ×

于含笑與金人俊等人的住處，跟朱明的房間相距不過是約莫五丈左右。

一共是三個房間，金人俊獨據一間居中，于含笑、秋菊主婢共用一間居左、朱明所派的兩個使女小梅、小桃合用一間居右。

房間都是用木板隔成，相當寬敞，陳設也相當豪華，而且，三個房間都有暗門相通。

現在，左邊那間中，只有一個「小辣椒」秋菊，鼻息均勻地，好像好夢方酣，「俏羅剎」于含笑則不見踪影。

于含笑不在房間中也不足爲奇，因爲，她的行動是自由的。

右邊房間中的小梅、小桃，名字中雖有一個「小」字，但人却並不算小，都是雙十年華的大姑娘了，而且，也都具有七分以上的姿色。

金人俊和衣躺在床上，也好像是鼻息均勻地好夢方酣。

不遠處，正沉浸于狂歡中的朱明、胡四娘二人所譜出的奇異樂章，清晰可聞，也格外撩人遐思。

通往右邊房間的暗門無聲而啓，一個半裸的美姑娘悄然地掩進，那是俏丫頭小梅。

可能是「春色惱人眠不得」吧！此刻

的小梅，不但是酥胸幾乎要脫穎而出，而形成半裸狀態，一張俏臉更是像喝過酒一樣地，顯得一片酡紅。

她，飛快地向通往左邊房間的暗門瞟了一眼，立即飄落床前，俯身以口貼着金人俊的耳根，悄聲喚道：「金公子，金公子……」

金人俊的功力被封閉，本來就是假的，目前的沉睡也是假裝的。

所以，事實上，小梅的一切行動，都不曾逃過他的耳目。

本來嘛！身居龍潭虎穴之中，他又怎敢掉以輕心。

由于小梅的嬌喚，現在，他不能再裝蒜了。

但他星目才張，小梅的右掌巳掩住他的咀臉，左手食指却在她自己的櫻唇上一豎，並輕輕地「噓」了一聲。

金人俊自然懂得這些動作，也很合作，沒有作聲。

也由于金人俊的「合作」，使得小梅的媚目中洋溢着一片興奮的神釆，並仍然貼着他的耳根媚笑道：「你，居然能睡得這麼甜。」

金人俊也悄聲道：「我爲甚麼不能睡得這麼甜?」

小梅媚笑如故地說道：「你仔細聽一聽……」

聽甚麼?

當然是聽由朱明、胡四娘二人所合作譜出的奇異的樂章。

那奇異的樂章，不但仍然在繼續着，而且，越來越激烈了，激烈得使金人俊也好像聽得悠然神往。

金人俊不但好像聽得悠然神往，一雙星目也盯着小梅那半裸的酥胸，好像要噴出火來。

小梅「打蛇隨棒上」，嬌躺一側，躺下來了。

但金人俊不等她投懷送抱，巳陡地坐了起來。

小梅一楞之下，也坐了起來，却仍然膩在他耳邊問道：「你……這是幹嗎?」

金人俊道：「妳忘了，我現在是階下囚的身份，功力也被封閉?」

「這與咱們要作的事不相干呀！」

「我提不起興趣。」

「幹嗎那麼死心眼，你自己也明白，你雖暫時失去自由，却並無任何危險。」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如果妳是我，妳能提得起興趣來嗎?」

「如果我是你，我會更能提得起興趣來。」

「啊——?」

「人生苦短，青春有限，面對那不可知的未來，爲甚麼不把握現在，及時歡樂哩！」

「好像有點道理，但是，可惜你不是我。」

「一點也提不起興趣來?」

「不錯。」

小梅媚目一轉，道：「我想：換一個話題，你一定有興趣。」

金人俊苦笑道：「那也不一定，要看妳換的是一些甚麼話題了。」

「我說一定，就是一定。」

「好！說出來試試看。」

小梅神秘地一笑，道：「我說，我有辦法帮你脫險，有興趣聽嗎?」

金人俊目光爲之一亮道：「眞的?」

「現在，有興趣了?」

「是的……」

「我說的當然是眞的，但有條件。」

「甚麼條件?」

「你該明白，我帮助你脫險之後，我不可能再在這兒呆下去。」

「這些，我明白。」

「所以，今後，我是跟定了你。」

「可是，我巳經有老婆……」

「男人家，三妻四妾的，算得了甚麼呢?」

「只要妳不計數名位，我是可以答應妳。」

「這是第一！」小梅含笑，接着說道：「男子漢，大丈夫，說過的話，可不能賴皮。」

金人俊回答得斬釘截鐵：「當然！」

小梅道：「還有，我只帶你一個人脫險……」

「我本來就只有一個人。」

「那邊那兩個——?」

「妳說的是于含笑主婢倆?」

「不錯。」

「妳忘了，她們是我的敵人，何況，她們行動自由，也毋須妳去帮甚麼忙。」

「對！對！」小梅媚笑道：「我是被你這『小白臉』迷糊塗了……」

她，眞是被金人俊迷得糊塗了。

因爲，「小辣椒」秋菊幾時欺近她的背後，居然沒有察覺。

秋菊忽然出聲冷笑道：「吃點小辣椒，保證提神醒腦，不再糊塗。」

話出同時，劍尖巳抵上小梅的背心。

小梅先是一怔，臉色爲之一變，但立即鎭定下來，扭頭媚笑道：「妳還太嫩，就算我是男人，對妳這不成熟的小辣椒，也沒胃口。」

秋菊寒着一張俏臉，道：「我不跟妳鬪嘴，馬上給我滾出去！」

「好大的口氣，妳忘了，咱們都是下人的身份。」

「我這個人不一樣，小姐不在，我就是這兒的主人。」

「我提醒妳，這兒是君山總寨，以妳我的下人身份來說，我才是主人……」

「少廢話，妳滾不滾?」

小梅媚笑如故地，道：「妳先滾一個給我瞧瞧。」

「再不上路，我就宰了妳！」

秋菊冷笑聲中，眞力微凝，小梅巳感覺到背後「靈台」穴上劍尖的刺痛。

此情此景之下，小梅笑不出來了，那張能說會道的小嘴，也硬不起來了。

秋菊又冷笑一聲：「滾不滾?」

房門口傳來一聲朗笑道：「好一個不講理的丫頭！」

那是被稱爲總寨主的公冶子都。

秋菊披唇一哂，道：「總寨主來得正好，請親眼瞧瞧貴屬的德性。」

公冶子都笑問道：「小梅那丫頭怎樣了?」

「她死不要臉，勾引金公子。」

「哦……原來如此，妳也太少見多怪了。」

「我……少見多怪?」

「是的，在本總寨中，男女間事，就像口渴了要喝水一樣，是一件既正常又平常的事。」

秋菊冷笑道：「好！算是我少見多怪，現在，我再告訴你，關於她的第二項德性。」

公冶子都道：「請說。」

秋菊道：「她吃裏扒外，要將金公子救走。」

公冶子都臉色一沉，目注小梅，沉聲問道：「小梅，有沒有這回事?」

小梅哭喪着臉，道：「總寨主……婢子該死……」

公冶子都截口沉叱道：「妳這是等於巳經承認有這回事?」

小梅說道：「總寨主聖明，婢子是說過這樣的話，但是婢子不可能有這樣的能力。……」

「那妳爲何要這樣說?」

「回總寨主，方才婢子這麼說，不過是希望騙取金公子的歡心而巳。」

公冶子都向秋菊笑問道：「秋菊，這回答妳還滿意嗎?」

秋菊嬌笑道：「總寨主，你太抬舉我了，小梅是你的人，你認爲她的回答滿意，就放她一馬，否則，就依規律治罪，我這個局外人，毋須置啄。」

也不等對方接腔，立即轉向金人俊道：「金公子，我要說幾句不好聽的話，希望你多多包涵。」

金人俊苦笑道：「我還有不包涵的自由嗎?」

秋菊道：「咱家小姐跟你的呼延阿姨訂有三個月的協議，只要令尊在限期內出面，你不會有任何危險，可是，如果像方才那樣，不自檢點，因而胡裏胡塗丟了小命，可沒人替你伸寃。」

「我知道，但方才，不是我不自檢點，是沒有拒絕的能力，妳也看到並且聽到，我巳經盡了最大的力量拒絕過了！」

「可是，你沒有叫嚷……」

「不錯，我沒叫嚷，我是想保全小梅的面子。」金人俊苦笑着一嘆，道：「左右都是錯，眞是虎落平陽被犬欺。」

秋菊冷笑道：「不是虎落平陽，是犬落虎口。」

公冶子都插口笑道：「好一個利嘴丫頭，言辭間也不肯吃一點虧。」

秋菊道：「我爲甚麼要吃虧，咱家小姐跟我，自出道以來，不論明裏暗裏，一向就不曾吃過一點點的虧。」

「姑娘家太厲害了，當心以後嫁不出去。」

「那與你不相干，還是好好處理眼前的事吧！」

「眼前的事好辦。」公冶子都向小梅沉聲叱道：「小梅，勾引男人之罪可免，但吃裏扒外之罪，却必須按寨規懲治。」

小梅顧不得她那衣衫不整狼狽相，「咚」地一聲，跪倒公冶子都身前，連連磕頭，道：「請總寨主開恩，婢子寃枉。」

公冶子都漠然地道：「刑堂自會作公平的處理，別嚕嗦，自己前往報到。」

「是……」

小梅又磕了一個頭，才站起來，顯得不勝委屈地快步離去。

她，眞的是去刑堂報到嗎?

說起來，她是報過到了，但報到的地方不是刑堂，而是公冶子都的寢室。

她在公冶子都的寢室中，足足呆了大半個時辰，出門時，俏臉上紅潮未褪，春意盎然，那神情，格外撩人遐思。

當她抬手一掠鬢角青絲，邁出房門時，室內却傳出公冶子都的清朗語聲道：「盈盈，請左右護法快點過來。」

「是……」

仍然是一聲嬌應之聲，匆匆離去。

不過，這回不是「顯得不勝委屈」，而是滿臉春色，邁着無比輕快春風俏步。

這些，又意味着一些甚麼呢?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一呆就是大半個時辰，姑且撇開小梅出門時的神情不論，也足以斷定，他們之間關係決不尋常。

而且，小梅出門時，公冶子都叫的是「盈盈」。

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小梅這名字是假的。

小梅的名字是假的，那麼，她那使女的身份，也不可能是眞的。

任誰都可以想到，不論那個組織的男女關係如何的隨便，一個身爲首腦的人，不可能跟一個丫頭身份的人過於親熱。

退一步說，卽使這丫頭特別惹火，基於「口渴了要喝水」的理由，而有過不尋常的關係，也不可能對這丫頭委以重任。

因爲，如果上述的推測沒錯，以小梅身份出現的盈盈，必然是負有某種特殊使命的。

更何況，巳經快四更天了，還要去請左右護法來，那又是爲甚麼?

如果說，對這些特殊情況，于含笑，金人俊等人仍然是一無所知的話，那他們的處境，就非常的不妙了！

十八刀手　全部了帳

四更將盡，五更還不到。

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沉沉夜色中，一道人影像一縷輕烟似地，飄落一幢古老的巨宅中！

巨宅位於岳州城南郊約莫五里處的一座農莊中，前後三進，雖然巳經古老頹敗，但大門口「進士及第」的匾額却仍然懸掛着。

不過，那曾經炫耀它主人地位的金色字體，不但巳黯淡無光也巳經剝落不堪。

那塊匾額也是一邊高，一邊低，好像一陣强風，就可把它吹下來似的。

很顯然，不管它過去曾經如何的顯赫，現在，却巳成爲破落戶了。

昔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世間的榮華富貴，本來都是過眼雲烟，可惜的是：世人能勘破這一關的，却是太少太少了！

× × ×

現在，這位夤夜造訪這一幢古老巨宅的不速之客，是一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半百老者。

他飄落之處，正好是這一古老巨宅第

一進與第二進之間的天井中。

由於他飄落時僅在積雪上留下淺淺的足印，不難想像，他的輕功，已算是一號高手了。

只是，像他這樣的高手，這個時候，跑到這樣的破落戶來，目的何在？

北風在怒號，大雪在狂舞。

但這古老巨宅中却寂無人聲。

那勁裝老者略一沉思，才飄落屋簷下，一面抖落身上的積雪，一面揚聲問道：

「有人麼？」

「沒人，難道你自己是鬼！」

答話來自第二進的左廂房中，不但語氣很不客氣，而且還冷得比那怒號的北風還要冷。

那勁裝老者方自苦笑了一下，那陰冷語聲又道：「朋友，如果你是缺少盤川什麼的話，你可找錯地方了。」

那勁裝老者又苦笑了一下，道：「朋友請別誤會，在下不是打秋風的人。」

那陰冷語聲道：「那你所爲何來？」

那勁裝老者說道：「拜訪一位前輩奇人。」

「這兒沒甚麼前輩奇人，只有我這麼一個風燭殘年的糟老頭。」

「這兒就只您一位？」

「不錯。」

「那麼，您就是在下所專誠拜訪的人了。」

「你以爲我是誰？」

「您就是三年以前，君山總寨的軍師『小諸葛』諸葛明。」

半晌沒人接腔。

那勁裝老者又道：「在下說對了？」

「不！你說錯了。」

隨着話聲，房門「呀」然而啓，積雪反映下，一名鬢髮花白，穿着一件羊皮袍的駝背老人緩步而出。

兩人隔着天井互相打量了一下之後，那駝背老人才沉聲問道：「你是諸葛明的朋友？」

那勁裝老者道：「不是。」

「你以前見過諸葛明？」

「見過。」

「你看，我像不像諸葛明？」

「不太像。」

那駝背老人長嘆一聲，道：「所以，我說你說錯了。」

那勁裝老者道：「但我仍然認定，你就是『小諸葛』諸葛明。」

那駝背老人道：「你所見過的諸葛明，是我這個樣子嗎？」

「不是……」

「當然不是，三年以前的諸葛明，是君山總寨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人物，隨便一跺脚，就可震動南七省的江湖，又怎會是像我這樣的糟老頭。」

「但我仍然斷定你就是諸葛明。」

「我也這麼希望。」

「不用希望了，事實上，你就是諸葛明！」

那駝背老人沒接腔。

那勁裝老者道：「我也可以斷定，你現在所顯示的，不是眞面貌，儘管你於三年前被廢去功力，也儘管時間會改變一個人的外貌，但無論如何，三年時間，決不可能改變這麼多。」

那駝背老人仍沒接腔。

那勁裝老者又道：「同時，我也可以斷定，日前，你仍然具有跺跺脚，就可震動南七省江湖的力量。」

「何以見得？」

「這個嘛！你知我知，咱們各自心中有數。」

「你認爲一個被廢掉武功的人，還有能力掀風作浪？」

「不錯，儘管你的武功已被廢除，但你的一身武學，仍足以傲視當代武林。」

那勁裝老者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我想你不會否認，三年以前的君山總寨主公冶仲，那一身超絕武功，是以不光明的手段，取自當代武林各大門派的精華？」

那駝背老人道：「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但你諸葛明，也同樣獲得了那些精華武學，却是一個天大的秘密。」

「說下去。」

「三年以前金不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廢了你的武功，却沒法讓你忘記胸中所學，一念仁慈，埋下今天的禍根。」

「這話，我聽不懂。」

「我再加一番解釋，你就會聽懂了。」那勁裝老者含笑接道：「我說，現在想取代君山總寨總寨主的那個公冶子都，就是公冶仲的兒子，對不對？」

那駝背老人含笑點首道：「對。」

「也是你老兒的徒弟？」

「也對。」

「公冶子都手下的那批牛鬼蛇神，也全都是你老兒找來的？」

「不錯。」

「現在，你不再否認你就是諸葛明了吧？」

「在你這位眞人面前，再否認也沒有用。」

那勁裝老者笑道：「這就够了，試想，如非是三年以前，金不換一念仁慈，留下你這個禍根，又怎會有現在的麻煩。」

諸葛明呵呵一笑道：「有道理，現在，該由我來反問幾句了吧？」

「可以。」

「你是甚麼人？爲何知道這些秘密？今宵夤夜拜訪我老人家，目的何在？」

「這是三個不同的問題，你可以作一次問出來，我却只能一個一個的回答。」

「行。」

「現在，先回答我是誰的問題。」那勁裝老者招手以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含笑接道：「在下古如風，一個早已被人遺忘了的小角色……」

諸葛明身軀一震，截口問道：「古如風？」

「不錯。」

「就是二十年前，橫行北六省的獨行大盜古如風。」

古如風笑道：「多謝你還沒忘記我這個不長進的小角色！」

諸葛明道：「不！你不是小角色，論名氣，二十年前的古如風，比起我諸葛明來，還要响亮得多。」

「這倒是實情。」

「現在，該回答第二個問題了。」

「就是如何知道你的秘密的問題。」

「不錯。」

「抱歉，這個問題，恕不答覆。」

「爲甚麼？」

「奉命保密。」

「奉命？誰還能命令你？」

「這也是秘密，恕不作答。」

諸葛明苦笑了一下，道：「好，我現在臨時增加一個附帶的問題，可以嗎？」

古如風淡然一笑，說道：「問出來試試看。」

諸葛明道：「據在下所知，二十年前的古如風，是突然之間神秘失踪的，現在，又突然之間冒出來，而且『飛象過河』，吃到南七省來了……」

古如風截口笑道：「這問題，也恕難奉告。」

諸葛明道：「也是奉命保密？」

「不錯。」

「那麼，說你此行目的吧！」

古如風神色一正道：「在下此行目的很簡單，解鈴還是繫鈴人，希望閣下懸岩勒馬，使這場江湖殺刦，弭患於無形。」

諸葛明微笑問道：「就憑你古如風三字？」

古如風含笑接道：「馬馬虎虎，將就一點吧！」

諸葛明道：「你認爲我這個武功被廢掉了的人，好欺負？」

古如風道：「我的意思是情商。」

諸葛明冷笑道：「欺負也好，商情也好，今宵的事，都沒法善了……」

古如風截口笑道：「這是說，閣下不但不給我面子，而且還有意將我留下？」

「你明白就好。」

「可惜我就是不明白，所以，才不得不請教一聲：爲甚麼？」

「因爲，你知道得太多。」

「知道得太多，也是罪惡？」

「這句話，不像是一個老江湖問的。」諸葛明沉聲接道：「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要由你身上追出那個見不得人的主使人出來。」

古如風含笑接道：「哈！好主意！請吧！」

諸葛明清嗽一聲，但見人影飛閃，除了古如風所站立的這一邊之外，天井的其餘三邊，每一邊都出現六個身着玄色勁裝，手持鋼刀的年輕刀手。

這十八個年輕刀手，年紀都約莫在二十到二十四歲之間。

每一個都長得相當清秀，連高矮肥瘦都大致相同。

可惜的是：他們好像缺少一般年輕人的那股青春氣息和活潑勁兒。

而且，每一個人都臉色蒼白，神情冷漠，甚至連眼神也好像有點兒呆滯。

古如風目光一掃之下，禁不住心頭一震，暗忖着：「這些年輕人好邪門……」

諸葛明笑問道：「看出這些人的特徵了吧？」

古如風道：「他們練的好像不是正常武功？」

諸葛明道：「不錯，因爲老夫武功被廢，所以，必須以非常的方式，調敎出一批非常的從衞，才能保護老夫的安全。」

「恐怕未必。」

「試過就知道。」

古如風亮出一枝奇形兵刄，道：「我再說一遍，請！」

古如風的奇形兵刄，像鐵筆却通體呈四方形，像鐵鐗又多出兩個尖兒，雖有三個尖兒却又不是三尖兩刀刄，長約三尺七八，粗逾普通鐵尺，估計其重量，最起碼也在三十斤以上。

諸葛明入目之下，笑道：「這兵刄好奇特……」

話聲中右手振臂一揮，那些分三組的刀手中，每一組的爲首一人，揮刀箭疾地向古如風飛撲過來。

古如風也毫不示弱地飛身迎擊。

四個人就在天井的正中央上空會合。

四股兵刄發出一串震耳金鐵交鳴之聲後，四道人影一觸而分，一分又合，隨即在天井中展開一場既緊張，又激烈的精彩惡鬥。

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聲中，只聽古如風縱聲大笑道：「名師出高徒，信不我欺也。」

「不！」諸葛明含笑接道：「只能算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因爲，他們不算我的徒弟。」

古如風道：「徒弟與手下，在本質上，分別是不太多的。」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雙方已激戰了五十多招，仍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局面。

諸葛明含笑點首道：「也對，只要能將你擺平，也都是我諸葛明的光榮。」

古如風笑問道：「你猜猜看，我在想些甚麼？」

諸葛明道：「如果你在想脚底揩油的話，我勸你還是省點精神爲妙……」

「錯了！」古如風一招「夜戰八方」蕩開對方三把鋼刀，飛身撲向諸葛明，一面笑道：「我在想『擒賊先擒王』……」

一聲震耳金鐵交鳴過處，古如風那雷霆萬鈞的一擊，被橫裏插進的四把鋼刀截住。

古如風借力一個倒翻，飄落原地，也剛好飄落原先那三個刀手的刀陣之中。

按常情來說，古如風是被一個硬釘子碰回來的，在事出意外之下，掉入對方的刀陣之中，吃虧的應該是古如風才對。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因爲，吃虧的不是古如風，而是那「等着他來吃虧」的三個刀手。

三個刀手都是右臂虛垂，齊肩處血漬殷然。

很顯然，那三個刀手的右臂，被古如風廢掉了。

也很顯然，古如風是由于一念仁慈，不忍心殺死他們，才僅僅廢掉他們一條右臂。

只要是行家都能了解，古如風有能力在顯然是「吃虧」的情況之下，於電光火石之間廢掉三個對手的手臂，也必然有能力殺死他們，殺死他們也比廢掉右臂簡單得多。

這些，本來也不過是古如風要「擒賊先擒王」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古如風自然是一臉得色。

但令人詫異的是：諸葛明却像是局外

人似地，一點也無動於衷。

至於那三個刀手，也同樣地表現得令人莫測高深，他們對於自己右臂的被廢掉，竟然好像一點痛楚也沒有。

這情形，自然快得古如風的一臉得色變成一片迷惘。

也就當古如風由一臉得色變成一片迷惘的剎那之間，那三個刀手又已不約而同地揮刀飛撲。

當然，他們的右臂被廢掉，不可能再使刀。

現在，他們使刀的是左臂。

左臂使刀，居然一樣的凌厲，一樣的既快，又狠，又準，甚至連身法的靈活，也一點都沒受到影响！

古如風儘管早就斷定這批年輕刀手很邪門，却沒料到會邪門到這種程度。

因此，古如風可說是在既驚又訝，而且是措手不及的情況之下，被對方三人一陣快攻迫退八尺之遙才勉强穩住頹勢。

也幸虧古如風是有眞才實學的老江湖，否則的話，目前這一意外的變化，可能就要了他的老命哩！

老江湖畢竟是老江湖。

古如風由變出意外而被迫後退，而穩住頹勢，而轉守爲攻，也不過是十多招的工夫。

也就當古如風開始轉守爲攻之間，諸葛明却又笑問道：「古兄，老夫這些手下，還不賴吧？」

古如風冷笑道：「你以爲我殺不了他們。」

諸葛明道：「你是有力量殺死他們，但你是俠盜，有一副仁慈的心腸，你跟他們無寃無仇，他們又那麼年輕，你忍心殺死他們嗎？」

這幾句話，可眞說到古如風的心坎裏去了。

方才，古如風只廢掉那三個刀手的右臂，以及目前他轉守爲攻，却遲遲不下殺手，都是爲了不忍心。

因此，古如風苦笑無言。

諸葛明又道：「即使你能忍心殺死他們，也還有三十三個在等着你，我敢斷定你絕對殺不了一半，自己就會累倒了。」

古如風冷笑道：「那另外十八個，也叫他們一起出來吧！」

諸葛明道•「必要的時候，他們自然會出來的。」

這時，雙方激戰已逾百招。

儘管古如風自信要殺死那三個刀手不是難事，但他却還是不忍心痛下殺手。

至於那三個刀手，儘管他們的右臂已被廢掉，鮮血已染紅了右半身，但對他們的功力，却好像一點也沒受到影响！

不但他們的功力沒受到影响，而且還好像有愈戰愈勇的趨勢。

——右臂廢了用左臂，左臂也一樣的使用。

——失血已經很多，却對他們的功力不發生影响，而且還愈戰愈勇。

——這算是甚麼功夫？

——這些人又是怎麼調教出來的？

這些問題在古如風的腦子中縈迴着，因此，也沒答話。

諸葛明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事，拈鬚笑問道：「古如風，我想，你心中一定有很多疑問。」

古如風道：「跟你不相干。」

諸葛明道：「跟我不相干，跟你却非常相干！」

「我不懂。」

「由我解釋一下，你就懂了。」

「不必了！」

「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哩！多增加一點見識，對你是有好處的。——」

「要不要我先道謝？」

「留着以後一起謝吧！」諸葛明含笑接道：「老夫先說明一下，我這批手下，名爲『三十六天罡』，你已經領教過了，他們的身手，够不够稱爲普通的一流高手呢？」

「够！」

「三個一組，三十六個可以分成十二組來伺候你，以每一組五百招計算，你自信能消受多少組？」

古如風沒接腔。

「就算你能狠下心來大開殺戒，又能殺得了多少個？」

古如風仍沒接腔。

諸葛明又道：「老夫不妨坦白告訴你，我這批手下，沒有痛楚的感覺，也沒有感情•說得實在一點，他們是一批殺人的機器，等於是一批死人，除非你砍下他們的腦袋，否則，即使你廢了他們的雙手，還可以用脚來踢你。」

古如風忍不住問道：「這些人，你是怎麼調教出來的？」

「這是絕對秘密。」諸葛明含笑接道•：「對你來說，這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古如風笑問道：「這麼說來，我只好束手就縛了？」

諸葛明道：「不錯，束手就縛四個字雖然有點兒難聽，對你却有好處！」

「甚麼好處？」

「不會吃眼前虧，俗語說得好：好漢不吃眼前虧，你是好漢願吃眼前虧嗎？」

「即使我不是個好漢，也不願吃眼前虧。」

「很好，還有，只要你肯跟老夫合作，老夫還可以封你個一官半職的。」

古如風笑道：「諸葛明，你這一說，我眞有點兒動心了哩！」

諸葛明冷笑道：「古如風，你要跟老夫玩王二麻子，吃虧的一定是你。……」

不遠處傳來一聲冷笑：「不見得！」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像天蛛倒掛似地瀉落古如風原先所立處。

那是綽約多姿的「俏羅刹」于含笑！

諸葛明笑道：「于丫頭，妳的狐狸尾巴現得太早了吧！」

于含笑含笑接道：「不早，不早，只能算是正是時候。」

諸葛明道：「妳忘了，妳還有人質留在古墓中？」

「沒忘記。」

「那妳如何向朱明交代？」

「殺光了這兒的人，不就不用交代了嗎？」

「好主意！」

「當然！而且，我也自信，任何情況之下，我留在古墓中的人都絕對安全。」

于含笑一頓話鋒，才向古如風沉聲喝道：「古伯伯，別存婦人之仁。」

古如風苦笑道：「少主，老奴實在下不了手。」

一個叫「古伯伯」，另一個却叫「少主」，並自稱「老奴」，這稱呼够令人迷糊的。

眼前的諸葛明就因給弄迷糊了而揚聲笑問道：「于含笑，你們之間，到底是甚麼淵源？」

于含笑反問道：「你何妨猜猜看？」

「猜對了又如何？」

「賞你個全屍。」

諸葛明道：「算了，這種賞格，老夫敬謝不敏。」

于含笑說道：「那你就暫時先涼快一下，……」

微頓話鋒，又向古如風沉聲說道：「古伯伯，殺惡就是行善，您忘了？」

古如風道：「老奴沒忘記，但這些人太年輕，也顯然還沒作過惡。」

「但留下他們，以後不知有多少善良的人，會死在他們手中。」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我再告訴你，這批人，于調教時，除了以特殊珍貴藥物助長功力之外，還破壞了他們的腦部的某些神經，所以，他們沒有感情，不會感到痛楚，只不過是一個只知道殺人的活死人。」

「有沒有辦法醫治？」

「沒有，」于含笑輕嘆一聲，道：「即使是那原來以特殊手法施術的人，也沒法讓他們恢復正常。」

古如風道：「那麼，這些人，眞箇是生不如死了。」

于含笑說道：「不錯。所以，您一點也不用難過，現在殺了他們，不但是可以避免他們以後胡亂殺人，也等于是救了他們。……」

諸葛明截口笑道：「好個利咀丫頭，殺人也能說出一套這麼動人的理由來。」

于含笑又問道：「難道我說的不是事實？」

「是事實。」諸葛明接問道：「這些秘密，妳是怎麼知道的？」

于含笑道：「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你說的是那一項秘密？」

諸葛明道：「就是老夫調教出這批殺手的方法的秘密。」

于含笑道：「等我殺光了這些人之後，你就會明白的。」

諸葛明冷笑道：「妳殺得了嗎？」

于含笑道：「是的，你老兒且拭目以待吧……」

話聲未落，諸葛明抬手一揮，已有三個刀手向她飛撲過來。

于含笑脆笑一聲：「來得好……」

但見寒芒一閃，當先撲前的一個刀手的腦袋已滾落一旁。

她于脆笑聲中，拔劍、迎敵，殺人，乾淨俐落，一氣呵成。

于含笑的殺人手法，固然算是一絕，但那個無頭屍體的行動，更是恐怖之至。

那個刀手的腦袋儘管已被砍掉，但那凌空飛撲之勢，却並未稍減，而且是一下子將另一個同時飛撲過來的同伴攔腰抱個正着而雙雙倒地。

這情形，饒是于含笑以「俏羅刹」自稱，也不由爲之心頭暗地發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于含笑方自由于眼前的恐怖景象而微一疏神，另一個刀手的鋼刀已經砍向她的左肩。

說險可眞够險——于含笑于微一疏神中警覺過來時，那把鋼刀距她的左肩已不足五寸。

匆遽中，本能地塌肩旋身，左手托住對方的手肘，右手順勢一劍，砍下那人的腦袋。

危機雖已解除，對手也已經殺掉，但于含笑的心中，却仍有餘悸。

而且，餘悸未已，另三個刀手又已飛撲過來。

但由于有了「前車之鑑」，這回駕輕就熟，可輕鬆得多了。

一劍一個，剎時間，現場中又多了三具無頭屍體。

不！是多了六具無頭屍體——古如風的三個對手，也在這同時給宰掉了。

前後不過是片刻工夫，十八個刀手已被宰了八個，連那個被無頭屍體纏住，沒法脫身的在內，等于已解決了一半。

但那剩餘的九個，仍然像飛蛾撲火似地，還是三個一組的繼續飛撲上來。

當于含笑又殺掉三個之後，諸葛明好像自知大勢已去而徐徐地向後挪動着。

這情形，自然是想脚底揩油了。

于含笑又豈肯讓諸葛明開溜。

她，鳳目一掃之下，立即避開飛撲過來的三個刀手，飛身撲向諸葛明。

以于含笑的身手，對付一個早已被廢掉武功的諸葛明，還不是有如「蒼鷹搏兔」，手到擒來。

她，兜胸一把，抓住諸葛明之後，嬌笑道：「你這一走，教我如何向朱明交代呀。」

諸葛明苦笑道：「妳好意思爲難一個早已被廢掉武功的人。」

于含笑道：「我只知道，你是一個至死不悟的大壞蛋。」

諸葛明道：「隨妳怎麼說吧！但老夫不能不提醒妳，妳就是殺了老夫，也還是沒法向朱明交代。」

「我用不着交代。」

「你應該想到，這兒，決不止現在的十九個人……」

「我當然知道，所以，我在現身之前，早就超度他們了。」

諸葛明苦笑無言。

于含笑道：「你忘了，我方才說過，這兒不留下活口的。」

「高明……」

「還用你說！」

「老夫這一手，也不賴吧？」

諸葛明忽然雙手齊出，左手扣住于含笑右手腕脈，右手中一把雪亮的匕首抵着于含笑的左胸。

剎時之間，主客易勢，這情形，該算是意外中的意外了。

誰會想到，一個已于三年之前被金不換廢掉武功的人居然會反擊，而且還反擊得如此高明。

但于含笑的表現，也同樣的出人意外——她居然連臉色都不曾變過一下。

到目前爲止，她所表現的武功上的成就，好像跟她的年紀不成比例。

現在，她所表現的鎭靜功夫，也同樣地跟她的年紀不成比例。

處變不驚能做到這種程度，眞算是嘆爲觀止了。

她，表現得一派安詳，就像目前受制的不是她自己一樣，披唇一哂，道：「你這一手，使得一塌糊塗。」

受制的人若無其事，制人的諸葛明却反而楞住了。

也就當諸葛明一楞之間，于含笑又道：「你忘了金不換的前車之鑑?」

諸葛明心頭一震，「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于含笑被扣住的右腕，已滑如泥鰍地滑了出去。

諸葛明的反應也不慢，就當于含笑的右腕滑出的同時，他右手中的七首奮力一送，左手也飛快地直向于含笑的「七坎」、「巨闕」、「璇璣」等三大要穴。

但他的反擊都落空了。

不但他的反擊都落了空，人也受制於于含笑的長劍之下。

于含笑以牙還牙，以劍尖抵着對方的左胸，笑問道：「現在，想通了吧?」

諸葛明苦笑道：「是的，我忘了妳已練成了『九天玄震神功』，扣住腕脈不管用。」

「唔……」

「我也忘了妳身上穿有寶衣，不怕刀劍和掌力指力。」

「還有嗎?」

「我只能想到這些。」

于含笑嬌笑道：「那我可以告訴你，我此行是有備而來。」

諸葛明道：「有備而來又如何?」

于含笑道：「老實說，我還拿不準你是不是眞的諸葛明……」

「哦……」

「所以，我根本就沒將你當作是一個失去武功的人看待。」

「方才，妳是故作輕敵姿態，吃吃我的老豆腐?」

「對！對極了！」

這兩位，就像老朋友互話家常，有說有笑，娓娓而談。

也就在這當口，那剩下的九個刀手，已被古如風宰了六個。

現在，古如風正與那最後三個刀手惡戰中。

說來也够絕，那批刀手，只知道三個一組的去送死，如果是九個一擁而上，古如風身手雖高，也不可能這麼輕鬆了。

本來還有一個被無頭屍體死死抱住的刀手也還活着的，但却被古如風于殺掉剩餘九個刀手中的第六個時，順勢砸爛了他的腦袋，所以現場中剩下來的刀手，是十足的只有三個了。

也不知是這僅剩的三個刀手的身手特別高明，還是久經惡鬥的古如風缺少後勁，居然久戰不下，戰況形成膠着狀態。

這時，剛好那圍攻古如風的三個刀手中的一個轉到距于含笑身邊約莫八尺處，于含笑口中說着「對！對極了！」左手却漫不經意地順手一揮，寒芒閃處，那個刀手的腦袋已滾落一旁。

正陷于苦戰中的古如風，壓力驟減之下，精神爲之一振。

「霍」地一聲，剩下兩個刀手中的一個，腦袋被砸得稀爛。

古如風毫不怠慢，右手的奇形兵刃順勢架住最後一個刀手的鋼刀，左手由那即將倒下的屍體手中奪過鋼刀，順手一掃，最後一個刀手的腦袋也搬了家。

剎時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横七豎八的屍體中，三分之二是身首異地，三分之一是腦袋被砸得稀爛。

鮮血染紅了整個天井中的積雪，加上那中人欲嘔的血腥氣，令人怵目驚心。

× × ×

諸葛明目光一掃，居然長嘆一聲，道：「好一個心狠手辣的丫頭！」

于含笑漫應道：「你忘了，我自號『俏羅刹』?」

諸葛明道：「如此嗜殺，不怕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

于含笑道：「閻王爺比人間的混帳官府公道得多，不必送紅包，他也一定會把今宵的這筆賬，記在你的頭上。」

「沒關係，俗語說得好，債多不愁，即使加上今宵的這筆血債，閻王爺也不見得就特別給我建築一個第十九層地獄。」

「那可說不定哩！」

「就算是給打入第十九層地獄吧！那都是以後的事。」

「不！就是現在的事。」

諸葛明雙目一閉，沒接腔。

于含笑笑問道：「幹嗎裝孫子?」

諸葛明閉目如故地道：「妳不是馬上要殺我嗎?還有甚麼好說的。」

「我這樣殺了你，你服不服氣?」

「不服氣。」

「我也知道你不服氣，所以，我不準備這樣殺死你。」

諸葛明雙目忽張，兩道冷芒似的目光凝注于含笑，怒聲道：「于含笑，妳如果要侮辱我，我會用最下流，最難聽的字眼來罵妳。」

于含笑道：「別緊張，我沒有侮辱你的意思。」

「那妳是甚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馬上放開你，咱們做公平之一搏，讓你死得口服心服。」

「眞的?」

像這種好事，實在令人難以相信，所以，也難怪諸葛明有此一問。

于含笑以行動代替答覆，長劍一收，淸叱一聲：「亮兵刃！」

諸葛明爲了保持他那已于三年前被廢掉武功的身份，身上根本就沒帶兵刃，只不過是于衣袖中暗藏了一把七首而已。

也不知是由于沒帶兵刃，還是由于目前這死裏逃生的意外情況，諸葛明竟然當場給楞住了。

于含笑又淸叱一聲：「沒聽到?」

「聽到啦！」諸葛明俯身由一具無頭屍體中拾起一把鋼刀，苦笑道：「馬馬虎虎，將就一點吧！」

于含笑冷笑道：「給你一個便宜，只要你能接下我百招，今宵，我可以饒你不死。」

「多謝……」

「請！」

「老夫有僭……」

話出招隨，「唰」地一聲，「寒梅吐蕊」，刀光如雪，勁氣如虹，湧向于含笑的胸前。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僅僅由諸葛明這一招「寒梅吐蕊」上，就可證明他是用刀的行家，而且還是大行家。

于含笑自然也是大行家，入目之下，禁不住雙目爲之一亮，嬌笑道：「好一招『寒梅吐蕊』！」

「多謝誇獎！」

「現在，我已能肯定，你絕對不是諸葛明。」

「老夫本來就不是諸葛明……」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這個自稱「不是諸葛明」的駝背老人已有如迅電奔雷地攻出了二十四刀，刀刀又快又狠，攻向于含笑的要害。

于含笑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一面嬌笑道：「名震嶺南的惜花館主，也不過如此。」

駝背老人詫問道：「妳本來就認識老夫?」

「不認識。」

「那妳怎能斷定老夫是惜花館主?」

「是你所使的獨門絕藝『梅花刀法』告訴我的。」

「妳這丫頭很有點見識。」

于含笑一劍硬架着，沉喝一聲道：「停！」

駝背老人道：「爲甚麼?」

「我有話說，」于含笑注目問道：「你已承認就是『惜花館主』梅惜花?」

「不錯。」

「威震武林的惜花館主，手底下竟然如此差勁，我還以爲你是冒人字號的西貝貨哩！」

「老夫絕對是梅惜花，如假包換。」

「那你就是浪得虛名之輩……」

梅惜花全身骨節一陣爆响，背上的駝背立即消失，並呵呵大笑道：「妳丫頭對老夫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是不是?」

于含笑道：「不錯。」

梅惜花道：「妳既然知道老夫的獨門絕藝『梅花刀法』，當也知道老夫這『惜花館主』的由來?」

于含笑道：「是的，你愛梅花，也愛美女，所以才自號惜花館主，其實，你不是『惜花』，而是『摧花』，你是一個貪淫好色的大淫魔，被你汚辱過的良家婦女，不可勝數。」

「這都是事實，」梅惜花含笑接道：「妳對老夫知道得這麼清楚，但不知對妳自己又知道多少?」

「廢話！」

「不是廢話，因爲，人，往往是難得自知的，現在，老夫告訴妳：妳是美女，也是武林高手，美女不可多得，有超絕武功的美女，更是可遇不可求……」

于含笑截口嬌笑道：「我明白了。」

「明白了一些甚麼?」

「你看上了我。」

「對極了，也妙極了！」

「由于你看上了我，所以，才故意保留實力，希望先消耗我的眞力，然後，伺機突出絕招，完整無損的將我生擒?」

「完全對。」

「你有幾分把握可以完整無損的生擒我?」

「十成十。」

「作夢！」于含笑笑問道：「方才，你已攻出多少招了?」

梅惜花反問道：「這也很重要?」

于含笑道：「當然！」

「原因何在?」

「因爲，我方才所說的百招之數，仍然有效。」

「這是說，只要百招之後，我還能活着，妳就可以放我一馬?」

「不錯，但只限此時此地。」

「多謝妳的美意，我想，如果我沒記錯，方才，我已經攻出六十四招，……」

「那麼，還剩三十六招，三十六招中，你還可以攻出二十六招。」

「妳只用了十招反擊，不是太吃虧了嗎？」

「不吃虧，而且，我還認爲，十招之內殺死你，已經過於高估你了。」

「夠狂！」梅惜花邪笑道：「但願妳在床上時，也狂得同樣的可愛。」

于含笑鳳目一張：「老賊！如果你再在口齒上輕薄，我會提前宰掉你。」

梅惜花邪笑如故地道：「不是口齒輕薄，這叫作事前培養情調。」

于含笑眉宇間殺機湧現，却強忍着沒發作，也沒接腔。

梅惜花道：「咱們別光說不練，娘子請擺好架勢，老夫放馬過來啦……」

話落，抽刀騰身而起，以三丈高度，凌空下擊，並邪笑道：「這是最正常的姿式，『天覆地載』……」

他口中儘管是語意雙關的邪話，但招式上却是勁力萬鈞。

很顯然，梅惜花並未低估于含笑。

其所以一再使用語氣雙關的邪話，作用毋非是想藉此激怒對方。

因爲，臨敵動怒，是兵家大忌。

如果于含笑被他的邪話激怒了，他就可以多一分勝算。

但于含笑年紀雖輕，江湖經驗却很豐富，並未被他激怒。

梅惜花那一招勁力萬鈞的「天覆地載」，雖然將于含笑迫退三步，但接下來的三記搶攻，却都被于含笑從容地化解了。

梅惜花一面展開更凌厲的攻勢，並仍然邪笑道：「嬌喘細細，婉轉承迎，年紀雖輕，却不失爲沙場健將……」

于含笑冷笑道：「老賊！別只顧放屁，二十招的攻勢已去一半了。」

梅惜花邪笑如故地：「老夫知道，娘子也已體會到，老夫寶刀未老，一定讓你痛快淋漓就是……」

話聲中，刀法一變，但見層層刀浪，綿綿不絕地湧向于含笑的週身。

眞箇是刀化千鋒，寒芒炫目。

而且，梅惜花于刀化千鋒的同時，左手中還冷不防地發出七枝白虎釘。

但他那既狠又毒的攻勢，也不過將于含笑迫退了八尺而已。

于含笑退過八尺之後，忽然冷笑道：「梅老賊！現在該我反攻了……」

「唰、唰，」兩劍，立即將梅惜花迫退了三大步。

梅惜花雖已感受到對方的攻勢壓力如山而心知不妙，但却仍然口齒輕薄地邪笑道：「娘子，娘子腿下留情，老夫可吃不消啦……」

那「啦」字的尾音像刀切似地中斷。

所有刀光劍影也同時收歛。

片刻之前，還在滿口邪話，有如生龍活虎的梅惜花，現在却是滿臉蒼白，一手撫胸，一手以刀拄地，搖搖欲倒。

因爲，他的左胸心臟部位受了嚴重的創傷，儘管他以左手掌捂住傷口，殷紅的鮮血却仍然汩汩而出。

于含笑嬌笑一聲，道：「我只用了六招，是不是？」

梅惜花那蒼白的老臉扭曲着，沒有接腔。

說來，梅惜花也算是夠強的了。

一般人的心臟部位受到像他這樣的創傷時，不死也早已倒下了。

但他儘管是以刀拄地，却畢竟還沒倒下來。

于含笑又笑問道：「服不服氣？」

「不服氣。」

「爲甚麼？」

「因爲妳暗箭傷人。」

「這不算暗箭傷人，姑奶奶的袖裏藏刀，是武林一絕，方才，我已用同一的方式，殺了一個刀手，你也親眼見到過，應當提防的。」

梅惜花的身子搖晃了一下，沒接腔。

于含笑又道：「嚴格說來，你還應該感謝我，因爲，我讓你留下全屍。」

梅惜花一聲長嘆之後，苦笑道：「我梅惜花一向偎紅倚翠，享盡人間艷福，却沒想到終于死在女人手中……」

話落，人也砰然倒地。

除惡務盡　行善積德

于含笑鳳目環掃現場，黛眉緊蹙地輕嘆一聲。

古如風很恭敬地說道：「少主，咱們該走了吧？」

「且慢。」于含笑目注第三進堂屋的陰影中，嬌笑道：「朋友，看也看夠了，聽也聽夠了，不管你是敵是友，都該亮亮寶相金身了吧？」

堂屋陰影中傳出一聲朗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現在的江湖，該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

于含笑「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堂屋中人訝問道：「妳聽得出老夫的嗓音？」

「不錯。」

「妳認爲老夫是誰？」

「難道你不是金不換？」

「是的，你說得對，老夫是如假包換的金不換。」

話落人現，就像是由地底下忽然冒出來似地，天井中已多出一位不速之客。

這就是金不換——由于三年以前與現在北六省武林盟主的「至尊寶」楊柳兒聯手消弭由公冶仲所掀起的一場滔天大刦之後，而威震南七省的金不換。

長衫飄拂，長鬚垂胸，面相清癯，目光如電，一切都跟三年以前一樣。

三年的歲月，好像並未在他臉上留下甚麼痕跡。

不但沒在他臉上留下甚麼痕跡，而且，直覺上還會令人認爲他好像比三年前更年輕了一些。

人，不可能越活越年輕，金不換之所以令人對他有比三年前更年輕的感覺，那是表示他的修爲精進到另一重境界了。

× × ×

于含笑笑問道：「你已跟尊夫人『笑羅刹』見過面了？」

金不換含笑點首道：「是的。」

「你已經知道我是誰？」

「當然！否則，老夫爲甚麼追蹤妳而來？」

「很好！也很妙！」

「何以見得？」

「欠債的追蹤債主，這不是一件鮮事嗎？」

「好像是鮮事，但如果人家知道老夫追蹤妳，是爲了兒子，就不算鮮事了。」

「對！」于含笑含笑接道：「你也不先問問我，討的是甚麼債？」

金不換苦笑道：「用不着問，老夫有自知之明，債主太多，而且，所有的債務，都有血腥氣。」

一頓話鋒，又道：「現在，老夫所關心的是兒子，妳先還給我兒子，一切的債務都好商量。」

于含笑道：「你的兒子，我馬上可以還給你，只不知你敢不敢去？」

金不換拈鬚笑道：「于姑娘該明白，我金不換絕對不可能有不敢去的地方。」

于含笑道：「很好！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那個地方不但比龍潭虎穴更凶險，而且，還是你的另一位大債主的秘密巢穴。」

金不換笑道：「那更好，兩筆債務可以合併清償，于姑娘請帶路。」

× × ×

當金不換在于含笑、古如風二人的前導之下離去之後，第一進右廂的一個小房間中，走出一個幽靈似的白衣人來。

這幽靈似的白衣人，不但全身白色短裝，頭上還套着一個白布套，只露出兩道冷電似的目光，連他是男是女，也沒法分辨。

他，靜立在門口，好像是凝神默察了一下，認爲沒有異兆之後，才長身疾射而去。

這位白衣神秘客才走，巨宅外約莫十丈外的一株參天古柏之上又飄落一位白衣人，面向前者消失的方向，默然沉思。

這是一位身着白色羅衣的少婦，由于她面對白衣神秘客消失的方向，沒法看到她的面貌，但由于她穿的是一襲絲質羅衣，在強勁北風吹拂下，但見她衣袂飛揚，將她那婀娜多姿的美妙身裁襯托得凹凸分明，格外惹火。

但她僅僅沉思少頃，也向那白衣神秘客消失的方向長身疾射——

好快！只閃得一閃，她的身形就消失于風雪漫天的沉沉夜色之中。

一個躡着一個，這、是否也該算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呢？

× × ×

當那古老巨宅中好戲連台時，身爲古墓臨時貴賓的于半仙，却正好夢方酣哩。

他所住的房間，陳設也相當豪華，而且，有如一般豪門閨秀的香閨一樣，隱隱地散發一股醉人的幽香。

可惜的是：目前這房間中沒有美女，而只有一個臭男人于半仙。

「臭男人」、是一般女人口中的口頭禪。

但目前的于半仙，可眞的成了名副其實的臭男人。

因爲，在朱明實踐他那「不醉不休」的豪語的情況之下，于半仙成了「醉半仙」，他口中噴出的酒臭，已快要將室內所散發的幽香完全抵銷了。

不過，儘管他已成了名副其實的「臭男人」，却也有他可愛的一面。

現在，他頭上沒有斗笠，身上沒有簑衣，穿的也不是既像農夫也像漁夫的短裝，伴着他和衣而睡的，是一襲簇新的天藍色長衫。

柔和的燈光下，他的廬山眞面目也看得很清楚。

清癯的臉型，白裏透紅的膚色，襯托上那兩道入鬢長眉，不難想見，年輕時一定是一位廣受大姑娘們青睞的美男子。

不！就算是現在，儘管他已是四旬以上的年紀，也儘管他四仰八叉的睡相頗不雅觀，但看在一些蕩婦淫娃的眼中，還是會令她們「怦然心動」的。

喲！現在就有事實證明了。

房門悄沒聲地被推開，「九尾妖狐」胡四娘緩步而入並順手將房門關上。

當胡四娘臉含神秘笑意走向床前時，于半仙忽然一翻身，由四仰八叉變爲側臥面向牆壁，口中並「喃喃」地叫嚷道：「笑羅刹，妳……妳別走呀……」

胡四娘俯身在他臉上吻了一下，媚笑道：「我不走，我不是就在你身邊嗎：」

她的話沒說完，已被于半山攔腰抱住，並歡呼道：「笑羅刹，這回，妳脫不了啦……」

胡四娘「格格」的蕩笑道：「我不會跑，你且瞧瞧我是誰？」

說着，並在于半仙的鼻子上狠狠地扭了一下！

于半仙被「扭」得清醒過來了。

當他發覺自己懷中摟着的竟然是胡四娘時，禁不住臉色大變地，連忙鬆手，並歉笑道：「對不起，左護法，在下……」

胡四娘截口媚笑道：「現在，沒有甚麼『左護法』和『在下』了，只有男人和女人。」

眞絕！于半仙給窘得連忙鬆開手，胡四娘却反而將于半仙緊緊地摟住，並媚笑着接道：「何況，這還是我自己送上床來的。」

于半仙好像鎭定下來了，却是顯得頗爲困惑地問道：「這……這是爲甚麼？」

「爲甚麼要對你好，是嗎？」

「是啊……」

「因爲……因爲你很有男人味道。」

「就因爲我很有男人味道，所以，妳才先以妳那獨門迷香，讓我失去功力，然後，再基于廢物利用的原則，自己送上床來？」

這回，可輪到胡四娘給震驚得駭然鬆手了。

半晌，她才回過神來，訝問道：「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于半仙道：「妳忘了，我的名字叫半仙。」

他，再度將胡四娘的嬌軀摟住，含笑接道：「別那麼緊張，我于半仙不但不會辣手摧花，而且還最懂得憐香惜玉。」

胡四娘苦笑道：「你在我身上弄了甚麼手腳？」

于半仙道：「小意思，只不過是讓妳

暫時失去功力而已。」

胡四娘道：「這眞是終朝打雁，却被雁啄瞎了眼睛。」

「妳不服氣？」

「不錯。」

「其實，妳栽在我于半仙手中，應該心安理得才對。」

胡四娘嘆了一聲，沒接腔。

于半仙道：「你們對我，已經知道多少？」

胡四娘道：「不多，到目前爲止，還只知道你跟于含笑是父女關係……」

于半仙禁不住身軀爲之一震，道：「就這一點，你們的消息的靈通，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胡四娘道：「這倒是的確值得我自豪的，美中不足的是：這消息來得太晚了一點，當我們獲得此一消息的同時，于含笑的狐狸尾巴也已經抖出來了！」

于半仙笑道：「我那乖女兒的狐狸尾巴一抖，你們的損失必然不小哩！」

「我們不會在乎那點損失。」

「像妳現在落在我的手中，在不在乎呢？」

「當然在乎，而且還非常在乎。」

「這麼說來，我這一招，還眞的使對了。」

胡四娘掙扎了一下她的嬌軀，道：「安份一點。」

自從于半仙再度抱住她的嬌軀之後，他的手一直就在不老實中。

不過，他那種不老實，好像有點漫不經心，使得胡四娘有「不着邊際」之感。

所以，她目前的「掙扎」，等于是欲拒還迎，而那「安份一點」四字，也應該是作相反的解釋的。

于半仙不是沒見過場面的人，自然懂得對方那些動作，語言的言外之意。

所以，他以行動代替答覆——手上的「服務」逐漸加强起來。

就在這節骨眼兒上，外面却响起一串急促的警鈴聲，叱喝聲。

于半仙精目一轉，順手將胡四娘的嬌軀向裏床一擱，挺身坐起，並含笑說道：「娘子，娘子，這回只好暫時委屈妳一下了。……」

胡四娘一臉驚容地道：「你，打算將我怎樣？」

「不怎樣。」

說話之間，于半仙又點了她的昏穴。

房門外傳來一串嬌嗲語聲道：「啓稟左護法，有强敵入侵。」

話聲未落，又傳來「咚」地一聲人體倒地聲。

很顯然，那個報警的小丫頭，已經被人點倒了。

緊跟着房門被一脚踢開，古如風眞像一陣風，疾衝而入。

于半仙剛好飄身下床，含笑說道：「古兄還是這個急性子。」

古如風目光飛快地向床上一掃，尷尬地一笑道：「請原諒，老奴是心急主人的安全。」

于半仙很自然地一笑道：「謝謝你，這些魔崽仔，我還沒把他們放在眼中。」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于含笑，金不換、金人俊、小辣椒等人也分別由不同的甬道中疾奔而來。

「爹！」

這一聲「爹」，雖然是分別出自金人俊、于含笑兩人之口，却幾乎是同時叫出來。

金不換目注金人俊訝問道：「孩子，你……沒有受制？」

金人俊笑道：「金不換的兒子，又豈是那麼容易受制的。」

于含笑也嬌笑道：「爹！連金大俠這等老江湖也被我騙過了，好好玩啊！」

金不換精目環掃，最後，目注于含笑，蹙眉問道：「于姑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于含笑却向乃父嬌笑道：「不，還是由爹說吧！」

于半仙神色一正，道：「我會加以說明的，只是，目前這古墓中的寂靜情形，是否有點反常？」

金人俊搶先接口道：「是啊！那些魔崽子們，怎麼一個都不見了？」

于含笑道：「對！我們一路行來，所遇上的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角色，而且，人數也不多……」

金不換苦笑道：「看情形，這古墓已成空墓，那批狗雜種已經溜之乎也。」

于含笑蹙眉說道：「雙方還沒正式交手，他們怎會不戰而逃？」

于半仙忽有所悟地笑道：「放着現成的人不問，却去瞎猜，豈非笑話。」

回身解開胡四娘的昏穴，笑問道：「左護法大人，你們的人怎會將你撇下不管了？」

胡四娘挺身坐起，冷笑道：「老娘的事，用不着你關心！」

于半仙方自苦笑了一下，胡四娘却輕嘆一聲，道：「我胡四娘一念輕敵，落得身爲階下囚，這是我自作自受，怨不了誰，但你們也別得意得太早，帥振川那個君山總寨，現在恐怕已正在一片刦火之中了哩！」

金不換道：「妳是說，你們這兒的首腦人物，是乘虛突襲君山總寨？」

「不錯。」

「君山總寨兵多將廣，即使他們突襲得手，也得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胡四娘道：「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收穫，所以，只要值得，慘重的代價也是應該付出的。」

金不換道：「你們的主要目標，本來是我金不換和北六省的楊盟主，怎會突然改變主意，先向君山總寨下手呢？」

胡四娘道：「那是由于你們知道得太多了，爲免夜長夢多，才臨時改變主意，這叫作『攻其不備』，也算是先行翦除你們的爪牙。」

一頓話鋒，又道：「我不妨說得更明白一點，所謂臨時改變主意，是當于含笑抖出狐狸尾巴的消息傳到這兒之後，才決定的。」

于半仙插口笑道：「妳是唯一留下來的首腦人物？」

「不錯。」

「目的就是爲了對付我？」

「是的，只要制服了你，金人俊與小

辣椒二人就更容易收拾了。」

「這叫作人算不如天算……」

金人俊目注乃父道：「爹！我們是否該立即趕往君山總寨支援？」

金不換道：「是的，急不如快，咱們馬上就走。」

胡四娘冷笑道：「馬上走也來不及了，尤其是那湖濱別館，此刻應該不會有一個活口了。」

金不換身軀一震道：「幹嗎連湖濱別館的人也不肯放過？」

「因爲，那都是你金不換的人呀！」

胡四娘含笑接道：「何況，那又是順路順手的舉手之勞，又何樂而不爲哩！」

金不換長嘆一聲，道：「眞要如此，那也算是在刦難逃。」

于半仙插口說道：「金大俠，救兵如救火，咱們該馬上走才行。」

金不換苦笑了一下，道：「于兄所言甚是。」

于半仙又向古如風笑道：「古兄，胡四娘這臭娘們可能還有用場，勞駕你揹她一程。」

古如風含笑接道：「是，多謝主人栽培！」

于半仙這才向金不換笑道：「金大俠，有關在下的來歷，咱們邊走邊談吧！」

「很好……」

× × ×

風更緊，雪更狂。

大地一片銀白。

儘管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但由于地面積雪反映，視界却相當廣闊。

以金不換爲首的一行六人，不！應該說是七人，因爲，除了金不換、金人俊、于半仙、于含笑、小辣椒、古如風等人之外，古如風的背上還揹着一個「九尾妖狐」胡四娘。

這一行人冒着風雪，沿湖濱小徑，向岳陽樓方向疾馳着。

金人俊一馬當先，以次是于含笑、小辣椒、揹着胡四娘的古如風，金不換、于半仙二人則並排殿後。

于半仙邊走邊笑道：「金大俠……」

金不換截口苦笑道：「于兄，這『大俠』二字，聽起來實在不是滋味，說實在一點，我是受之有愧，我看，咱們換個稱呼可好？」

于半仙道：「金大俠，你未見太謙虛了。」

金不換道：「不是謙虛，是由于我這個人，不論由那一個角度看，都不像一個大俠，也沒一點大俠的味道，何況，我過去滿身罪孽……」

于半仙含笑截斷他的話道：「你這是名副其實的『浪子回頭金不換』呀！」

金不換又苦笑了一下道：「我看，就這樣吧！我可能比你痴長幾歲，叫我一聲金兄如何？」

于半仙道：「恭敬不如從命，從現在起，小弟就叫你金兄了。」

話鋒一頓，又立即接問道：「金兄，二十年前，在瞿塘峽口，有一艘上行的樓船遇難的事，還記得嗎？」

金不換楞了一下，才啞然失笑道：「你這一提起，我是想起來了。」

于半仙道：「當時，金兄曾經冒着極大的危險，救了二十多條人命。」

金不換道：「是的，說起來，這該算是我『浪子回頭』之前所做的唯一的一宗好事。」

接着，又笑問道：「當時，你老弟也在那艘船上？」

「不是在船上，是在船下！」

「船下？」

「是的，我就是當時金兄所救的二十多人中的一個。」

金不換又爲之啞然失笑。

于半仙沉思着道：「雖然事隔二十年了，但當時那種驚心動魄，生死一髮的慘景，想起來却仍有餘悸。」

金不換道：「我也想不起來，當時，怎會有那麼大的勇氣，再三再四地去驚險萬狀的急流中救人。」

于半仙道：「那是一種見義勇爲的崇高精神力量所激發的潛能，當然，金兄的絕頂輕功和水性，也是原因之一。」

金不換道：「于老弟這一說，我眞有點飄飄然了哩！」

「金兄眞會說笑。」于半仙正容接道：「金兄當年所救的二十多人中，光是寒家就有三口。」

「包括你老弟在內？」

「是的。」

「另外二位是誰？」

「家慈和拙荊。」于半仙正容接道：「所以，金兄不但救了我于家的三條人命，也等于保全了我于家的香火，因爲，寒家三代單傳，如果當時小弟我葬身魚腹，則于家的香火就中斷了。」

金不換笑道：「這麼說來，我金不換對你于家，可眞是功德無量哩！」

于半仙道：「本來就是，所以，以後，家慈除了替金兄立長生牌位，早晚馨香祝禱之外，也嚴囑小弟我，有生之年，一定設法補報于萬一。」

金不換道：「令堂大人眞是性情中人，其實，像那種沉船慘事，任何人見了，都不會見死不救的。」

于半仙道：「話是不錯，但如所週知，瞿塘峽是三峽的門戶，船家都視之爲鬼門關，除非是不出事，一出事，是難得有人被救活的，所以，也只有你金兄這樣的非常人，才能創造那樣的奇跡。」

「我現在不但有點飄飄然，而且，還有點渾陶陶了哩！」

「金兄，小弟說的是由衷之言。」

「我知道，所以，這回，老弟父女倆是專門爲了報恩而來？」

「是的。」

「看情形，老弟對這兒的武林動態，必然下了不少的工夫？」

「應該說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工夫。」

金不換含笑點首道：「對，對……」

于半仙道：「當我們大致了解當前情況之後，父女倆才採取分進合擊的策略，各以不同藉口進入敵人腹地，以便伺機收奇襲之效。」

一頓話鋒，又道：「當然，我也不否認，我是具有于功德圓滿時，給予金兄一個意外驚喜的意圖。」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可惜事

與願違，由于現在情況的轉變，我們父女不但無尺寸之功可言，而且還不得不原形畢露。」

金不換道：「老弟千萬別這麼說，光是你這番心意，我已經足感盛情了。」

于半仙忽然岔開話題，道：「金兄，你看小女含笑，還算差强人意吧？」

金不換楞了一下，才笑道：「何止是差强人意，應該算是仙露明珠，萬中難得一見的人間佳麗啊！」

「金兄過獎了。」

「我是實話實說。」

于半仙欲言又止。

金不換含笑說道：「老弟，你我一見如故，還有甚麼不便啓齒的。」

于半仙苦笑道：「我自己是沒甚麼不便啓齒的，可是，我那寶貝女兒却使我爲難。」

「令嬡不是很乖嗎？」

「是很乖。」

「那你還有甚麼爲難的？」

「因爲……她……她看中了令郎。」

金不換笑道：「這是好事呀！沒甚麼爲難的。」

于半仙道：「可是，大媒都沒有，她逼着我這個做父親的親自向你提親，多不好意思。」

「也沒有甚麼不好意思的，不過，我那儍兒是有婦之夫，這一點，令嬡不在乎吧？」

「不在乎，她也不會去計較甚麼名義的。」

「這就行了，據我所知，我那乖媳婦杜小文，決不是醋罈子，就讓她們以姊妹相稱好了。」

「那……那太好了，太好了，多謝金兄……」

「該道謝的是我，尤其是儍兒，這小子不知是幾時修來的艷福。」

于半仙儍笑着，沒接腔。

金不換又道：「再說，你要道謝的話，也不是『多謝金兄』，應該說『多謝親家翁』才對。」

于半仙連連點首笑道：「是是……多謝親家翁！」

由于他們兩人都是武功超絕的內家高手，中氣十足，儘管他們是邊走邊談，語聲也並不算高，但走在前頭的人，却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因此，金人俊是甜在心頭，于含笑則喜上眉梢，小辣椒却緊趕一步，挨着于含笑悄聲說道：「小姐，恭喜妳呀！」

說着，並向她扮了一個俏皮的鬼臉。

于含笑也悄聲嬌笑道：「小鬼頭，妳也照樣有一份，」

小辣椒瑤鼻一聳，說道：「我才不來哩！」

于含笑說道：「到時候，可由不得妳哩！」

不錯，到時候，可由不得她。

因爲，那時候給小姐陪嫁的丫頭使女，通常都是會被收做偏房的。

金人俊自然知道她們是在笑鬧些甚麼，却故意笑問道：「二位在說甚麼呀？」

于含笑媚笑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這時，金不換與于半仙二人也換了話題。

金不換笑了笑道：「于老弟，據我暗中觀察所獲印象，賢父女的身手，比起我來，恐怕只强不差。」

于半仙道：「沒這回事，我們父女倆加起來能有你的高明，就足以自慰了。」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原來我們父女倆的行動都在你的洞察之中，可笑我還在沾沾自喜，以爲我們的行動够神秘的，想想，眞敎我汗顏。」

金不換說道：「這也算不了甚麼，因爲，我在暗中，而賢父女却在明裏，是不是？」

由暗窺明，在形勢上佔了便宜，這道理，任誰都能明白。

所以，于半仙只好不置可否地一笑道：「甚麼事都好像是你金兄有道理。」

金不換笑問道：「你是說我不講理，還是說我强辭奪理？」

「都一樣。」

「才不一樣哩！其實，我是最講理的人，方才所說的，也全是正理。就以方才的話題來說吧！眞該汗顏的，應該是我才對。」

「爲甚麼？」

「因爲，儘管我是佔了由暗窺明的便宜，却一直沒法看出你們的武功路數。」

于半仙「哦」了一聲，笑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金不換道：「難道『這個』就不是理嗎？」

「是理，但我自信，當代武林中，不可能有人看出我們父女的武功路數來。」

「啊……」

「不相信？」

「我相信，但我希望知道原因。」

「原因很簡單。」于半仙神色一正，道：「我們的武功，是獲自一位前輩劍仙的秘笈。」

金不換道：「好福緣！」

于半仙道：「談福緣，也是沾了我那寶貝女兒的光。」

「這是說，那個秘笈是令嬡首先發現的？」

「是的，」于半仙沉思着道：「說起來，這已經是十一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含笑那丫頭才八歲，有一天黃昏，她磨着我要去後山捉蝴蝶，結果，她由于追踪一隻小白兔進入一個天然石洞中，而獲得曠代奇緣。」

金不換輕嘆一聲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風萍偶聚，總是姻緣，這話是一點都不錯的。」

于半仙道：「當時，含笑所獲得的，除了武功秘笈之外，還有一件能避刀劍的寶衣，兩粒靈丹，一把短劍，那把短劍，也就是含笑現在所使的袖中飛劍。」

「從那時候開始，我們父女倆就埋首鑽研武功，但由于沒有明師指點，僅僅由秘笈中暗中摸索，研練起來事倍而功半。」

「尤其是小弟我，由于已超過練武的年齡太多，等于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所以，儘管有靈丹的補助，成就却還不及我那女兒。」

金不換道：「令嬡的成就高于你老弟

這一點，我也已經看出來。」

于半仙笑道：「所以，女兒已闖出『俏羅刹』的名號，我這個做父親的，却還是默默無聞。」

金不換道：「做父親的，怎可跟女兒爭名，何況，女兒的光榮，也就是你這做父親的的光榮呀！」

「有道理。」于半仙含笑點首道：「經親家翁這麼一開導，我現在是心平氣和了。」

金不換話鋒一轉道：「老弟跟古如風大俠，又是怎樣的淵源？」

「打出來的淵源。」

「打出來的淵源？」

「不錯。」

「愚兄願聞其詳。」

于半仙笑了笑道：「如所週知，古如風是北六省的獨行大盜，也是刼富濟貧的俠盜。」

金不換道：「是的，也所以北六省的楊盟主不但沒難爲過他，而且還對他非常欽佩。」

于半仙忽然嘆了一聲。

金不換訝問道：「好好的，幹嗎又嘆氣？」

于半仙苦笑道：「對于那位有『至尊寶』之稱的楊盟主，小弟是心儀已久，可是，以往三次專程拜訪，都因她公出而緣慳一面……」

金不換截口笑道：「不要緊，現在你成爲我金不換的兒女親家，以後，跟她見面的機會就多啦！」

「此話怎講？」

「儍兒是楊盟主代師傳藝的師弟，難道你一點都不知道？」

「哦……我眞的是一點都不知道。」

「好了，現在，還是說你跟古如風那打出來的淵源吧！」

于半仙苦笑道：「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有一次，當他正在做案時，被我碰上了，由于我對這位刼富濟貧的俠盜聞名而不曾見過面，雙方一言不合，就打將起來。」

金不換笑問道：「結果呢？」

「雙方惡戰五百招，難分勝負，于是雙方約定，再戰五百招，如果是我輸了，我做他的助手，他輸了，就終身做我的僕人。」

「看現在這個情形，結果是古如風輸了。」

「當時，我不知道他就是古如風，知道之後，我不接受，他却以『大丈夫輕死重然諾』的大道理相責，所以才維持目前這種不倫不類的局面。」

金不換含笑說道：「這局面很不錯呀！傳出去也是一宗武林軼聞。」

于半仙苦笑無言。

金不換又道：「老弟台，咱們已經是兒女親家了，是否也該將眞實姓名告訴我了呢？」

于半仙道：「其實，我的姓是眞的，名字也可以說一半是眞的，我的本名叫伯先，伯仲的伯，先後的先……」

金不換截口笑道：「哦！哦！我明白了。」

「明白甚麼？」

「由于伯先與半仙語音近似，于是你老弟異想天開就索性以半仙自號起來？」

「正是，正是……」

這時，遠近鷄鳴「喔，喔，」顯然已是快到夜盡天明的時候了。

同時，他們的目的地——湖濱別館也已在望。

走在最前面的金人俊一打手式，疲奔中的一行人立即停了下來。

金人俊走近乃父身邊，道：「爹，讓儍兒先去瞧瞧。」

金不換道：「這是咱們自己的聯絡站，用不着這麼神秘兮兮的，咱們大家一起去。」

「是……」

一行人繼續前行。

一直揹着胡四娘的古如風苦笑着長吁一聲，道：「這下子，我該可以輕鬆一下了吧！」

于半仙含笑接道：「古兄，你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須知胡四娘這騷狐狸，多少臭男人想一親香澤都辦不到，現在，你老兄一親就是這麼久，可眞算是天大的艷福哩！」

古如風裂咀笑道：「如果主人看着眼紅，這艷福老奴馬上奉獻給主人。」

「免啦！還是讓你自己留着慢慢受用吧！」

「那麼，老奴再說一聲，多謝主人栽培！」

「順手人情，不用謝，不用謝……」

笑語聲中，已到達湖濱別館前。

湖濱別館和附近地區，都是一片寂靜，只有北風的呼嘯聲、鷄鳴聲、犬吠聲不絕于耳。

按說，此刻該是東方發白的黎明時分了，但由于天空中烏雲密佈，大雪紛飛，因而整個大地仍然是一片昏暗。

當然，所有的人們，也還在夢鄉中。

湖濱別館的人也不可能例外。

身爲「先鋒」的金人俊敲敲門，沒有反應。

再敲敲門，還是沒有反應。

當第三次敲門仍然敲不出反應時，羣俠們的臉色都爲之大變。

仍然揹在古如風背上的胡四娘冷笑道：「我早已說過，這兒不會有活口的。」

于半仙沉叱一聲：「哼！妳少說風凉話！」

胡四娘居然媚笑道：「老娘高興說，你能怎樣？」

于半仙道：「古兄，這騷狐狸現在可以放下來了，請記着，不論這兒發生甚麼事，你都不用管，你的責任，就是保護她的安全。」

古如風恭敬道：「老奴遵命。」

胡四娘又說道：「很有遠見，如果『笑羅刹』呼延小鳳還沒死，正好跟老娘交換。」

金不換怒叱一聲：「如果小鳳的身上損傷了一根汗毛，老子會殺光你們所有的人。」

說完，一掌震開了大門，當先大步而入。

首先迎接他的，是一股中人欲嘔的腥風。

就着室外地面積雪的餘光，大廳中的情形看得相當清楚。

大廳中一字橫排，陳列着二十六具屍體。

這湖濱別館上白胖掌櫃于志中，下至小二，一共是二十六個。

現在，二十六個全躺在這兒了。

二十六具屍體中，一半以上是被砍下腦袋，然後臨時湊合的。

其餘不是左胸中劍，就是眉心中一個血洞。

儘管羣俠們在心理上早有準備，但入目這怵目驚心的慘景，仍然禁不住一個個爲之熱血沸騰，目眦欲裂。

金不換更是怒叱一聲：「好殘忍的手段！」

胡四娘却嬌笑一聲：「還好，你那寶貝夫人呼延小鳳並沒變成死人。」

金人俊忽然驚呼一聲：「瞧！還有人活着。」

金人俊所指的是排在最末的一具屍體，也就是那個喜歡聽故事的最年輕的小二小虎子。

小虎子的致命傷是左胸。

這時，他的「屍體」忽然震動了一下，並發出輕微的呻吟聲。

金人俊說完，立即向小虎子的身前縱落。

「讓我來。」

搶先縱落小虎子身前的是「俏羅刹」于含笑。

于含笑首先向金人俊打了一個制止向前的手式，然後俯身向小虎子笑問道：「小虎子，能不能聽到我的話聲？」

小虎子回答的是一聲輕微的呻吟，咀唇張動了一下，却是有氣無聲。

金人俊急忙說道：「咱們該先給他止血……」

說着，他自己已俯身伸手探向小虎子的左胸。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俯下一半，却被于含笑陡地伸手一推，給推開了。

于含笑不等金人俊發問，又打了一個不許他向前的手式，並隨即俯身向小虎子說道：「小虎子，現在，我要給你包紮傷口，你要忍耐一點……」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于含笑的右掌剛剛觸及小虎子的傷口，小虎子忽然呲牙裂咀地「哎喲」一聲，同時右手一揚，一把雪亮的匕首，電疾地刺向她的右胸。

誰會想到，一個在生死邊緣掙扎的重傷者，會向給他施救的人驟下殺手呢！

而且，他的突擊又是那麼快速，並强而有力，够得上稱之爲集快、狠、準於一爐。

在事出意外，雙方又是近在咫尺的情況之下，任何人也難免要遭毒手。

因此，其餘羣俠們齊驚呼出聲而設法搶救。

不，也有一個例外的，那是于半仙。

于半仙不但不曾驚呼出聲，甚至連臉色都不曾變過一下。

可能是知女莫若父的緣故吧！

于半仙深信他的愛女的身手不會有甚意外，才表現得那麼鎭靜安詳。

事實上，于含笑也沒有讓乃父失望。

因爲，小虎子的匕首不但沒有刺中于含笑的右胸，而且被于含笑出其不意地，一下子奪了過去。

于含笑奪去小虎子的匕首，用的是左手。

她的右手也並未閒着。

本來，于含笑的右手是撫向小虎子的傷口的，當她左手奪過匕首的同時右手却飛快地接連點了小虎子前胸的三大要穴。

這些，說來雖嫌繁瑣，但實際上却不過是小虎子突然施奇襲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除了于半仙以外的羣俠們，看清了這一意外中的意外，結果之後，禁不住一齊如釋重負地吁了一聲。

于含笑以奪自小虎子手中的匕首抵住小虎子的左胸，冷笑一聲，道：「想死還是想活。」

小虎子表現得很鎭靜地反問道：「想死怎樣？想活又如何？」

于含笑道：「想活就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話，想死你可以不回答。」

小虎子道：「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我當然想活，也會老老實實回答妳的問話，但我要特別說明，我之所以老老實實回答妳的問話，決不是爲了怕死，因爲，我諒準妳不敢殺我。」

「是由於呼延夫人在你們手中？」

「妳很聰明。」

金人伸插口問道：「我呼延阿姨現在怎樣？」

小虎子道：「到目前爲止，她還毫髮無損。」

于含笑又向金人俊打了一個不要發問的手式，然後向小虎子問道：「你是公冶子都的同胞兄弟？」

「不錯。」

「叫甚麼名字？」

「公冶子琪。」

「混進這兒來，目的何在？」

「自然爲了方便殺人。」

「殺誰？」

「殺金不換父子，」公冶子琪立即接道：「于姑娘，我可反問一些問題嗎？」

于含笑道：「揀緊要的問。」

公冶子琪注目問道：「妳是如何察覺我是公冶子都的兄弟的？」

于含笑道：「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玄妙問題，我一見到你，就覺得你這個人不對勁，但究竟是在甚麼地方不對勁，我却分辨不出來，等到見到了公冶子都之後，這疑團才算有了答案。」

「妳一見到家兄，就斷定我們是兄弟了？」

「不錯。」

「高明。」

于含笑鳳目一睜，嬌笑道：「在你面前，這高明二字，我覺得心安理得。」

于半仙拈鬚微笑道：「這丫頭，眞是狂得可愛又可惱。」

金不換含笑接道：「我就欣賞她這份狂勁。」

于半仙道：「這可成了，『家翁看兒媳，越看越中意』啦，哈哈……」

金不換道：「是的，我總覺得，俊兒跟杜小文這一對，太含蓄，太斯文了，所以，我總希望再添一個豪邁猶勝鬚眉，既霸道，又狂傲的兒媳婦，現在，我總算是如願以償了。」

于半仙向他的愛女笑問道：「丫頭，妳這位未來的公公所說的話很中聽吧？」

于含笑心兒甜甜，俏臉上洋溢着一片濃得化不開的笑意，向金人俊飛快地瞟了一眼，道：「中聽，中聽極了！」

外面忽然傳來一聲冷笑道：「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

話落人現，朱明已偕同公冶子都二人卓立門口，後面還有一個扶着「笑羅刹」呼延小鳳的灰衣老者。

身爲羣俠之首的金不換可眞够鎭靜。

他，目睹自己的愛妻被刼持在對手中，居然連臉色都不變一下。

還有，現在，所有羣俠全都進入湖濱別館的大廳中。如果對方來個反包圍，那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他們爲甚麼這麼疏忽，外間連一個警戒的人都沒有。

× × ×

于含笑嬌笑一聲：「右護法大人，你來得正好。」

朱明冷笑道：「在衆多長輩面前，哪有妳說話的地位！」

金不換含笑接道：「不！現在，咱們這邊是女將掛帥，她可以全權做主。」

朱明道：「爲甚麼？」

「因爲，她是我金某人尚未過門的兒媳婦。」

「那麼，你們這些老不死呢？」

「咱們這些老不死，暫時做壁上觀。」金不換接着問于含笑道：「笑兒，現在妳可以跟這位右護法大人談所欲談了。」

「得令。」由於金不換的一段話，加上那一聲「笑兒」，使得于含笑心花怒放，向朱明嬌笑道：「朱老兒，現在，我有說話的地位了吧？」

朱明冷哼一聲：「妳少得意！」

于含笑道：「咱們別說廢話，先談正經問題，然後交換人質，可好？」

「隨便你。」

「很好，現在，我問你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三年以前，公冶仲的狗頭軍師『小諸葛』諸葛明何在？」

朱明披唇一哂，道：「方才，妳不是在那古老巨宅中，將他殺掉了嗎？」

于含笑道：「原先，我以爲那就是諸葛明……」

「現在，證明不是。」

「不錯，那是梅惜花。」

「那麼妳以爲，誰才是諸葛明呢？」

「你！」

「妳看我那一點像諸葛明？」

「我不管你像不像，也不知道你像不像……」

朱明截口笑問：「那妳憑甚麼斷定我就是諸葛明？」

于含笑道：「憑直覺，也憑你那朱明二字，跟諸葛明的諸音只少了一個音節，更主要的原因是，憑你老兒的身手，決不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

「雖然說得有點牽强，却也的確是有道理，老夫不得不佩服妳的聰明。」

「你已經承認就是諸葛明了？」

「不錯。」

「很好，現在揭下你的人皮面具。」

「老夫沒戴人皮面具，也沒易容。」

于含笑一楞，道：「那麼，爲何連金伯伯也認不出你來？」

——以前，她對金不換是連名帶姓一起叫的。現在，由於情況不同了，所以，她遲疑了一下，才叫出「金伯伯」三字，而且，叫得很不自然。

諸葛明含笑接道：「因爲，老夫自另獲奇遇，恢復功力，也恢復雄心壯志之後，曾經經極高明的神醫整過容。」

「原來如此，」于含笑接問道：「公冶子都兄弟，也就是你的徒弟？」

諸葛明道：「不錯。」

于含笑道：「現在，我不想再問甚麼了。咱們交換人質吧！」

「然後呢？」

「自然是各憑藝業分個强存弱亡。」

諸葛明笑道：「乾乾脆脆，果然是豪邁猶勝鬚眉。」

于含笑道：「這還用你說。」

諸葛明道：「好，老夫不說這些，先談交換人質的問題。」

一頓話鋒，又道：「目前，是兩個換一個，對你們來說，不是太吃虧了嗎？」

于含笑黛眉一揚道：「咱們呼延夫人是何等身份，眞要談份量，像胡四娘、公冶子琪這種貨色，即使再加上兩百個，咱們這邊也不算吃虧。」

諸葛明道：「好一個利咀丫頭，也罷，現在，咱們開始交換人質。」

交換人質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雙方都沒節外生枝，雙方的人質也毫髮無損。

呼延小鳳回到金不換身邊之後，由於她還不了解目前的情況，金不換不得不悄聲向她解說一番。

也就當金不換向呼延小鳳悄聲解說之間，本已離開大門口的諸葛明，又偕同公冶子都，胡四娘等人出現在大門口。

諸葛明並冷笑一聲，道：「後事安排好了沒有？」

于含笑嬌笑道：「別說廢話，有甚麼鬼蜮技倆，盡管使出來。」

諸葛明又冷笑一聲，道：「金不換，你眞的放心由一個小丫頭掛帥？」

金不換笑道：「我爲甚麼不放心，不是我瞧扁了你們，像諸葛明除了擅長一些鬼蜮技倆之外，論武功，你絕對不是我這乖兒媳的百招之敵。」

諸葛明道：「好！牛皮由你吹足，現在，你且先瞧瞧我的鬼蜮技倆。」

合掌三擊，旁邊閃出個勁裝漢子，每人手中端着一具長約三尺，直徑一尺左右的黑色圓筒，一齊向大廳中瞄準着。

諸葛明得意地笑道：「認識這個玩藝嗎？」

金不換道：「不認識。」

「讓你在臨死之前，開開眼界吧。」

「多謝。」

「這是老夫由天竺國重金採購的『七絕連環弩』。」

「外表好像並不怎麼唬人。」

「但很管用，比起咱們中原武林的『七絕黃蜂針筒』來，不論威力與毒性，都

至少强上十倍。」

「那該算是天下第一的絕毒利器！」

「不錯。」

「這玩意一共有多少具？」

「二十四具，」諸葛明含笑接道：「除了這大門口的四具之外，這大廳的四週還安排了二十具，我想，即使包括你們這些老不死在內，另外再加上像于丫頭那樣的一百個高手，也足够超度的了。」

他的背後，忽然傳來一串嬌甜語聲，道：「我相信，這都是實情。」

那是一位羅衣勝雪的美豔少婦——北六省的武林盟主，有「至尊寶」之稱的楊柳兒，也就是不久之前，當梅惜花伏誅之後，在那古老巨宅外追踪一個白衣人而去的，那位只看到一個背影的白衣少婦。

楊柳兒一出現，立即向大廳中的羣俠揚手表示招呼。

金不換揚聲笑問道：「楊盟主別來無恙？」

楊柳兒嬌笑道：「託福，託福，有恙就不能前來湊熱鬧呀……」

于含笑向金人俊嬌笑道：「這就是楊盟主，還那麼年輕，也那麼漂亮。」

金人俊笑問道：「妳以爲我師姊已經是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了？」

只聽諸葛明冷笑道：「楊柳兒，妳來得正好。」

楊柳兒道：「好像不太好，我應該早點來，進入大廳中，讓你一網打盡。」

諸葛明道：「妳在外面，也一樣能超度妳。」

「作夢！」

「我不相信你們都已成了銅澆鐵鑄的金剛。」

「我們都不是銅澆鐵鑄的金剛，但你們這些霸道利器，已成了一堆廢鐵，不信，可以試試看。」

諸葛明當然不信。但「試試」的結果，卻使他臉色爲之大變。

因爲，那批霸道利器內部的精巧機括，都損壞了。而且，那顯然是被一位絕頂高手以無上的內家眞力所震壞的，才能做到外表無損，而裏面已不堪使用。

諸葛明連鬍子都氣得翹了起來，怒聲問道：「妖婦，是妳在暗中弄的鬼？」

楊柳兒淡然一笑道：「非常抱歉，我也不能不提醒你一聲，即使我不暗中破壞，憑大廳中羣俠的身手，你也絕對達不到一網打盡的目的。」

諸葛明臉色鐵青，沒接腔。

楊柳兒又道：「我再坦白告訴你，我南下目的，本來是想當和事佬，化解這一場殺刦，但經仔細觀察，尤其是看到目前這湖濱別館的慘景之後，認爲你已不可理喻，不得不改變初衷。」

話鋒一頓，又道：「大廳內羣俠聽着，除惡就是行善，所有在場的鼠輩們，一個都不必留下活口，而且要速戰速決。」

話鋒一頓又起：「于含笑，現在是妳擒賊擒王的時候了。」

「得令！」于含笑嬌應聲中，以身劍合一之勢射落諸葛明身前，一劍橫掃，並嬌笑道：「得罪啦……」

于含笑這一發動攻勢，其餘羣俠也紛紛出手。

金人俊對公冶子都兄弟。

呼延小鳳對胡四娘。

金不換，于半仙，古如風，小辣椒等人則對付那最後一批十八個刀手，和被諸葛明所召集的黑道高手。

一時之間，殺聲震天，慘呼聲此起彼落。前後不過是三五十招的工夫，羣俠方面已完成了「不留一個活口」的使命。

現在，只剩下一個諸葛明還在做困獸之鬥了。

于含笑跟諸葛明的惡鬥已逾六十招。

由於諸葛明使的是奪自呼延小鳳手中的碧血寶劍，于含笑儘管武功高於諸葛明，但以凡鐵對對方的寶劍，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激戰了六十多招，戰況卻仍然是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

一直不曾參戰，只是靜立一旁，替于含笑掠陣的楊柳兒，忽然嬌笑道：「于含笑，妳公公誇下海口，說諸葛明不是妳的百招之敵，妳可不能讓妳公公丟人呀！」

于含笑揚聲笑道：「絕對不會。」

「現在，已經是八十五招了。」

「我知道。」

諸葛明眼看大勢已去，一橫心，利用寶劍的優勢，一招「橫掃千軍」，將于含笑逼退八尺，立即騰身而起，向湖濱方向疾射而去。

由湖濱別館到洞庭湖邊，也不過百來丈的距離。諸葛明的本意是，只要老一輩的羣俠不揷手，憑他的絕頂輕功，有八成以上的把握可以逃脫，只要進入湖中，他的老命就算是撿回來了。

但他卻沒想到，于含笑已練成了初步的御劍術。他這一逃，正好給予于含笑施展御劍術的機會。

因此，他的念頭還沒轉完，但聽後面破空之聲大作，一道長達丈餘的精虹，向着他電射而來。一聲慘呼過處，諸葛明已被斜肩帶背地斬成兩段。

于含笑臉色略顯蒼白，俏立當場。那是由於她施展御劍術耗去過多眞力之故。

但她顧不得調息，立即拾起那枝碧血寶劍，向楊柳兒抱劍爲禮，嬌笑道：「報告盟主，幸不辱命。」

「好！」楊柳兒一把將她摟入懷中道：「好一個又嬌又俏的『俏羅刹』！」

金不換呵呵大笑道：「好一個金家的兒媳婦。」

楊柳兒道：「別忘了，她也是我師弟的弟媳婦。」

金不換道：「我沒忘記，現在，惡夢醒了，天也亮了。」

于含笑道：「這一夜好長，好長。」

楊柳兒道：「不管黑夜有多長都過去了，嗨！金不換，你總該有點表示吧！」

金不換一楞道：「表示甚麼呀？」

楊柳兒道：「你縱然不替我接風，也該爲我這弟妹慶慶功呀？」

「對！對！可是，現在才天亮，人家都還沒開門，這別館又全毁了。」

「去岳陽樓把他們由床上揪出來。」

「妳，比我這乖兒媳還要霸道。」

「這兒的善後工作，待會再辦。」

「是！盟主。」金不換含笑接道：「打道岳陽樓。」晨光曦微中，一行人向岳陽樓疾奔而去。

（全文完）

武林軼事

林世榮勇戰胡醒

嚴霜·文
盧令·圖

黃飛鴻的首徒林世榮，本來住在廣州，係黃飛鴻的左右手，協助黃飛鴻拳館教授拳脚，當時因爲黃飛鴻的愛兒肥仔二中伏喪生，悲痛欲絕，數月後福軍奉命出擊，前往福建厦門，他的徒弟林世榮不願到軍中隨行，索性辭職，就在那時，香港豬肉行的主席黃金源派人禮聘黃飛鴻前往香港任職豬肉行的技擊教練，但因黃飛鴻仍是心內悲痛，不想到香港來，於是推薦林世榮，那是林世榮由廣州到香港的原因。當時雖然做豬肉行的技擊教練不過每月僅有一百元而已，故此林世榮在該行要順便教授拳脚。

當時有一間理髮店叫做榮興，在香港上環叫做「三十間」，那邊的居民多數喜歡練習武功，於是林世榮除了在豬肉行做技擊教練之外，還在榮興理髮店的地牢教授拳脚，增加收入，由於林世榮係黃飛鴻的首徒，兼且豬肉行主席黃金源極力推薦，門徒逐漸增加，不過，林世榮雖然在廣州有過幾次大打鬥，突圍而出，人所共知，至於香港，却未有特別出色的一場惡鬥，只係崇拜他到林世榮館內學習拳脚的人，有時互相交談，頗有所疑，以爲林世榮係名過其實，於是想辦法採取非常客氣的一種方式試探林世榮虛實。

當時中環街市有許多豬肉佬前往林世榮館學習武藝，其中有四名肉販特別出色，渾身是勁，而且肌肉結實，一望而知係勇武之人，四名肉販俱是用單名稱呼，最有威勢的叫做阿雄，其次係阿鑑，阿賢，阿培，四個人親如兄弟，無所不談，而且臂力甚雄，認爲林世榮未必輕而易舉的擊倒他們。有一晚，教授技擊之後，阿雄首先走近林世榮，很悠閒的說：「我們四個人跟隨林師傅學習武藝已經有兩個多月，功夫方面是否有所增進，仍然未能證實，不過，臂力和肩力比較以前多了一倍，可見師傅教授有方。」

林世榮隨口發問：「臂力一聽就知係用一雙手發力，至於肩力，似乎係肩膊之力，如果日夜舉石担，就會使肩力增加，我們館內並無這種練武的用具，未知阿雄所說的肩力是否指肩膊之力呢？你們是否在別個地方苦練舉石担呢？」

阿雄說：「肩力就是用肩膊抬起一件物體，未必係石担，或者係一種動物，我們既然係豬肉佬，經常要托起生豬出入，故此在我們這一行說，所謂肩力，就是托起生豬之力，林師傅應該知道這一點，生豬並非死物，如果無法用手捉牢，牠是拚命掙扎逃去的，故此，把生豬放在肩上，仍要雙手分別揸住前後脚，以前我只是能够托得起一隻生豬，現時可以連托兩隻，分別放在左右肩膊之上，而且每一隻豬僅用一隻手捉緊，牠已經無法逃走，因此我非常高興，引以爲榮。」

林世榮說：「憑着肩膊去托豬，就認爲這是功夫的一種，眞是聞所未聞，你們應該知道，中國功夫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苦練多年，無非想把渾身氣力集中在一個拳頭或者一隻手上面，如果喜歡用脚出擊，亦可以說是全身氣力集中在一條腿上面，一脚可以傷人，然後算是武林的優秀份子，仍未算是高手，如果有資格稱做武林高手，就算用兩隻指頭出擊，仍可傷人，至於用肩膊托起二三百斤重的豬，只係肌肉之力，並非功夫的表現，你們切勿引以爲榮。」

阿雄正在想林世榮這樣說的，因爲他們四人很想跟林世榮交手，沒有藉口，那時聽了這番話，阿雄立刻跟着開口，說：「林師傅，你講得非常對，不過，我們始終不明白如何能够把渾身氣力放一隻手或者一條腿上面，你可否有所指示呢？」

聽了這句話，林世榮立刻知道他們四人是約好在宵深人靜之際提出問題來，希望過招，對他說，隨意發招已可把四個豬肉佬擊敗，不過他們係自己的徒弟，無論如何，要給他們一點面子，故此不想採取硬拳硬馬發招出擊，想了想，說：「這樣試一試你們的武功也好，我係黃飛鴻的徒

弟，黃飛鴻曾經拜鐵橋三爲師，可見手橋堅實如鐵，我係黃飛鴻的首徒，當然橋手有勁，你們四人當中未知那一個人的橋手最硬，由他代表各人跟我用右臂上下交壓，看看誰勝誰負，抑或不分勝負，便可分別肩膊之力，手臂之力，與內勁有甚麼差別。」

阿雄向各人望了一眼，說：「林師傅，不瞞你說，在四個兄弟當中，我的臂力最强，如果師傅不嫌棄，就請師傅讓我用橋手交加，一齊發力，那就反映出內勁是否强過硬橋硬馬。」

林世榮講得出當然做得到，於是阿雄就跟林世榮用右臂過招，其餘各人圍觀。

兩人分別用右手的前臂，跟對方前臂互相緊貼，有如兩枝棍相交一樣，倘若兩人的氣力相差不遠，實在不容易壓倒對方，阿雄的手臂比林世榮更加大，肌肉亦更加結實，有充份把握，以爲一經發力，林世榮難以支持。殊不料在兩手相加之際，不管如何發力，仍是無法令林世榮稍爲壓低，而且覺得林世榮的右臂堅如鐵石，似乎不是一般人的肌肉，而係由生鐵鑄成，不覺有些怯，林世榮一望而知，說：「我暫時仍未發力，任由你盡量發力，如果你認爲無法把我壓倒，想看看我的內勁，我然後發力給你看。」

阿雄無可奈何，說：「林師傅，我已經多次傾全力出擊，仍是白費氣力，可見林師傅確有另外一招，就算我的氣力再大，也無法把你的手臂壓低，還是請林師傅現時發招吧！」

林世榮說：「好的，我慢慢的把你壓倒，你會覺得我的前臂不但有極强的壓力，而且那種壓力分分鐘增加，直到你無法忍受爲止。」

阿雄不信，拚命抗拒，殊不料林世榮的一隻手就像機器一般，眞的逐漸把壓力增加，阿雄無法抵擋得住，終於給他壓倒，鬆了手之後，說：「林師傅確係不同凡响。」

林世榮說：「你們四人只係在林館學習功夫不過兩月，怎能跟我相提並論呢？比你們更强的人，我亦跟他過招，而且獲勝，照我看，你們四人合力希望把我雙手壓倒，也是門不過我的，即是說，我用左右兩手分別跟你們兩人挑戰，你們兩人合力的壓我一隻前臂，只有這樣安排，然後可以使我略爲發生興趣。」

四人不信，依着林世榮所說的話去做，果然屬實，四人分別運用全身之力，企圖壓倒林世榮，總是難以辦得到，後來林世榮大喝一聲，兩手一齊反擊，很快就把四個人的手臂一齊壓低，到了那時，他們就算不信也辦不到，當然是更加佩服。

林世榮跟四個人用臂力一决雌雄之後，各人口服心服，自然會在茶樓酒館當中偶然談及此事，於是林世榮的大名更响，不單是在豬肉行任技擊教練，而且有許多次籌欵賑災表演，在九如坊的新戲院，他都係自願參加，由於他表演的武功非常出色，於是更加受人注意，投入林館學藝的門徒愈來愈多，林世榮索性在九如坊的弓弦巷設立林館，於是有兩個館教授武功。

那時在上環弓弦巷聚安里林世榮教授武藝，而且有一名門徒叫做陸正剛助教，等閒之輩更加不敢上門挑戰，不過，世事很奇，年紀較爲老一輩的師傅抱着各不相犯的心理，只好認輸，寧願在別的街巷設館授徒，但在上環另有一人姓胡，單名一個醒字，心裏不服，連續兩次拜訪陸正剛，想跟林世榮較量，他雖然接受勸告，仍是心裏不服的，臉有怒容，悻悻而退。

有一日，陸正剛跟林世榮品茗之際，談及此事，而且告之胡醒乃係僅有二十二歲的一個青年，以輩份論，正係師侄，不過此人在上環打通每條街巷，確有多少實力，那時想向林世榮挑戰，志在揚名，林世榮聽了勃然大怒，說道：「他的師傅老胡，在廣州跟我大飲大食，交情甚篤，任由阿醒的功夫如超卓，仍是門不過老胡的，怎敢那麼大胆居然向我挑戰呢？如果他下次談及此事，你切勿阻擋，叫他隨時進來，我一定歡迎。」

陸正剛聽了林世榮這樣說，便不再談，過了十天，林世榮跟陸正剛正在館內坐談，那時仍未到中午，忽有一名認眞壯健的青年闖入，說：「林世榮師傅，我係老胡的徒弟，自從老胡病逝，我就在這裏設館，已經有幾年，我並非想搶你的徒弟，只係想請師傅賜教幾招而已。」

林世榮苦笑一下，說：「胡師傅既然如此賞臉，登門賜教，我當然樂意奉陪，你想用怎樣的方式講手呢？」

胡醒有心挑戰，看見林世榮願意接戰，非常高與，說：「我今日登門拜訪，並非爲了甚麼，只是想證實胡師傅教下來的車輪大劈手係天下無敵，由於六七年來我未逢敵手，故此渴望林師傅賜教。」

他說得這樣囂張，林世榮忍無可忍，說：「好的！我就賜教你幾招，不過，我們還是坐着等候一會，大概三十分鐘左右，人齊了然後過招，好不好呢？」

胡醒訝問道：「林師傅，你說的話有甚麼意思呢？我已經吃過早餐，並不覺得餓。」

他誤會林世榮的意思了，以爲林世榮想請他吃一頓午餐，然後過招，甚至這樣想，林世榮自知不敵，故此慇勤招待，希望吃完午餐不必交手，殊不料林世榮的意思並非如此，意謂人齊，只係想多找幾個徒弟一齊觀看。

稍停，林世榮的徒弟聞風而至，雖然係靠近中午，有許多徒弟開工，不過豬肉行的人，早上已經送出豬隻，有一部份人收工，仍是有空的，大概有三十多個徒弟想看這一場比武，人齊之後，於是林世榮叫他們齊集屋前的空地，林世榮就向胡醒打個手勢，說：「我剛才所說的等候較多的人到來，並非吃午餐，而是想他們看看我怎樣擊敗一個自命不凡的高手，聽說胡師傅的車輪大劈手在香港中上環一帶打贏許多教頭，你繼承他的衣砵，料想拳腳一定有相當的份量，難得有這一場眞正的比武，故此我想叫他們看看，讓他們知道洪拳如何拆解別的門派那些絕招。」

這番話給胡醒聽了進耳，等於侮辱，登時怒容滿臉，但仍拱手爲禮，說：「好極了，林師傅這樣栽培晚輩，得益不少，晚輩一定把生平所學的功夫盡量施展出來，請林師傅不必手下留情。」

說完他就緊隨着林榮走出拳館外邊的

空地，那個地方有一塊空地好像一個細小的球場，正合比武之用，可惜那時烈日當空，兩人都熱到流汗，仍是美中不足。

橫豎要伸拳踢腳，兩人就不再客氣，走到空地站定，先行把外衣脫下來，免得打門的時候熱上加熱，兩人分東西位站定，相隔兩丈，林世榮擺起洪拳的伏虎架式，决心用虎爪應戰。

他這種招式係相當古怪的，那雙腳將全身重量壓在右腳，左腳伸到前面去，却是虛步，不過用腳尖壓地，左手抱拳，握在腰間，右手却伸出來，但並非伸到盡，有如虎爪之形。

這種招式係不穩定的，一來僅憑一腳支持全身體重，太過吃力，二來左腳已經伸了出來，那就無法起腳，等於下三路純採守勢，絕無攻勢，有機會採取攻勢的乃係一拳一掌，由於右手係虎爪之形，已經差不多伸到盡，亦無攻勢可言，左手雖然抱拳在腰，僅憑一手之力，如何能够取勝呢？在胡醒的眼睛看來，這一招只係捱打，看在眼裏，已經有點輕敵，向林世榮打個招呼之後，說：「既然林師傅採取守勢，那就讓晚輩發招好了，請林師傅準備，我立刻進攻。」

說完他就標馬上前。

因爲林世榮的右手伸出來，右腳只係支持體重，他决心向對方的右邊出擊，走到十分貼近林世榮之際，他就把自己最擅長的車輪大劈手施展出來，左右兩手上下飛舞，不斷的兜圈子，有如車輪，兩隻手繞到高處，順勢劈落，銳不可當，故此稱做車輪大劈手。

如果對方發招擋格，很易給他纏住，只要他纏住對方一隻手，另外一隻手向空位出擊，由上邊劈落，或者由下邊兜上去，都係十分沉重的，往往一招打贏。

胡醒就憑着這種拳腳在上環站得穩，幾年來擊敗許多個踢盤的拳師，故此他認爲林世榮不過虛有其表，只係照樣用車輪手擾亂對方視綫，走到最爲接近之處，一拳劈落，打中對方右臂，然後另外一拳出擊，便可取勝。

他主意打定了，於是就依照這個方式進行。

他把林世榮估計得太低了，事實上林世榮的虎爪可以伸出較遠，亦可以縮後一點，僅有一尺那麼短，如果對方用大劈手想劈他的左手，他立刻轉身，雙腳站穩，左手出擊，由下邊伸上抓對方劈下來的一拳，同時移步換形，重心放在左腳，右腳向前或向左跨上一步，右邊的虎爪乘機出擊，剛好抓中對方的腰脇，林世榮兩隻手虎爪都係苦練多時，能够一抓就把對方的肋骨打斷，如此厲害，當然勝過車輪手，假如胡醒知道洪拳虎爪的厲害，就不敢進攻了，從攻勢化爲守勢，還可以一門，可是他求勝心切，標馬上前，連續發招，右拳劈落，左拳兜上，右拳再劈，快得像一陣風，以爲對方起碼有一拳劈中，怎料一拳劈落，發覺落空，他立刻走過更右的一邊，希望繞到林世榮背後，跟住再發另外兩拳，由於林世榮向他的左邊走，他向林世榮的右邊走，兩人都無法繞到對方的背後，變成纏打的姿勢，凡是纏着打門，擅長虎爪的一邊，必佔上風，因爲虎爪除了抓對方的骨節，或者撲擊對方臉孔之外，還可以捉住對方的手臂，一經抓着，便即施展擒拿手，使對方整個屈服，有些關節發生劇痛無法再門，當時林世榮就靠這種招式打贏的，一變再變，對方第四次撲攻，那一隻大劈手還沒有劈下來，已經給林世榮抓住上半截的手臂，跟住右手向對方小肚出擊，雙手一齊發力，竟然把胡醒整個人托起來，向前使勁一拋，拋在空中相隔八九尺，然後跌下來，所有林館的門徒看在眼裏，拍掌大聲叫好！

胡醒的武功根底相當好，雖然給林世榮拋高，又再跌落，仍然可以雙腳落地，並非倒地打滾，他定一定神，說：「林師傅，十分佩服，剛才你手下留情，只是把我拋了一下，如果你的虎爪向我小腹出擊，用勁拍打，我就會身受重傷，認眞佩服，反而打輸，可否再請林師傅賜教，由你向我進攻呢？」

他這番話並非掩飾門面，確是有這種想法，林世榮向他望了一眼，又再向三十多個門徒橫掃一眼，然後說：「好的，這回就由我進攻吧。」

稍停，林世榮看見胡醒恢復常態，站穩馬步，等候廝殺，而且擺出美人照鏡這一個招，似乎係另外一種打法，不敢輕敵，立刻用洪拳低馬長拳的另外一種招式進攻。

所謂美人照鏡這個招，亦係南派拳腳當中很有名氣的，右腳在前左腳在後，用弓箭步迎擊，右手握拳提高少許，有如霸王敬酒招式一般停着不動，由於右拳已經曲肘提高，那一拳距離自己的眼鼻之間僅是一尺多些，右手就低垂下來，看來就像是照鏡的模樣，這一招稱做照鏡手，如果對方無法捉他的右手，根本不能搶攻，假如捉他右手，那時的左手就會破解對方的招式，化守爲攻，跟着踢出左腳來，十分凌厲，胡醒苦心研究照鏡手變招出擊的各種招式，化爲車輪大劈手，他很有把握取勝，故此雖然打輸了一仗，仍然有勇氣挑戰。

林世榮雖然不知道對方如何變招出擊，但却懂得這一點，想破照鏡手最好就是把自己的右手靈活運用，先行標馬上前，一掌打去，那隻手掌却非伸到盡，對方的右手有甚麼動彈，然後收回少許，再打一掌，直到對方不耐煩爲止，便會連消帶打，不單是用右手招架，左手也出擊，那就一定門輸，當時他就用低莊八分拳法應戰，馬步一標就標到盡，非常貼近胡醒，然後用右掌忽前忽後的出擊，胡醒大吃一驚，右手劈落，左手又再由高處劈落，跟住用連環大劈手出擊，但却爲時已晚，林世榮很快就把自己的左腳勾住對方前鋒馬，兩手一齊向前推進，封住對方車輪手，使勁一勾，胡醒就此跌下來，那是第二次跌倒，而目無光，不敢再門，站起來抱拳爲禮，連聲說幾句：「佩服！佩服！」抱頭鼠竄而去。

經此一戰，林世榮的名氣就更响了，當時豬肉行四個彪形大漢，包括阿雄，阿鑑，阿賢，阿培等人在場觀看，看得非常起勁，胡醒走了，然後趨前很興奮的說：「林師傅，果然名不虛傳。」

（完）

一期完精選短篇故事

楊威・著
盧令・圖

西山殲敵

混入奸相府

清乾隆三十八年，歲在癸巳，開四庫全書館，以紀昀爲總纂官。

北京城內，永遠是佈滿了榮華富貴的色彩。

大約是晌午時分，一匹瘦骨嶙峋的白馬緩步踱入北京城，經過幾家旅店客棧仍未停下，說不定騎馬的朋友是探親來的。

騎馬的人，像這匹馬一樣，懶洋洋的，提不起精神，任由馬兒在街上行走。

說起來，這騎馬的人也不過二十五六上下年紀，他怎會如此暮氣沉沉？的確令人費解。

這匹瘦馬也相當古怪，好像認識路，筆直走入慶雲寺去。

院內有名大漢，正是鐵貝勒府內的教拳師傅，瘋虎佘化龍。

他一見這馬上年青人那種要死不活的神情，立刻就火了，喝道：「混帳小子，給我滾出去！」

年青人慢吞吞的抬起頭來，有氣無力道：「你說什麼？我沒有聽到。」

「我說滾出去！」瘋虎佘化龍喝道。

「滾出去，爲什麼？」少年茫然不知所措，他似乎並未聽清楚對方意思。

「好小子！」瘋虎佘化龍給這名少年激得怒火如焚，他火氣本來比常人旺盛，一再相激，如何忍得住，身形疾射，長臂疾伸，想抓住少年，然後擲出院去。

正在這時，少年似乎未看到，自顧自下馬，隨身滾下去，剛好避開瘋虎佘化龍

伺機殲胡虜

一抓。

瘋虎佘化龍火氣更大，心想那有這樣巧事，稍爲窒了一窒，轉過身去，繼續追擊。

這一次，少年沒有避，瘋虎佘化龍右掌已抓住他肩頭，正想用力往外擲去。

以瘋虎佘化龍之臂力，少年如何能逃避，誰知世上偏偏就有這樣怪事，手指將用力之際，肩頭突然滑溜無比，又給少年逃脫。

「咦！」瘋虎佘化龍感到有點不對頭，情不自禁「咦」了聲，雙眼定睛望去，少年毫無所覺，自顧自牽着馬，縛在一株樹幹上。

瘋虎佘化龍深深吸口氣，他必須再試一次，否則，只怕他以後永遠會難過。

院中靜蕩蕩的，沒有絲毫聲響。

少年縛好馬，竟自朝大雄寶殿走去。

「小子，你好好聽着，我這次要施展全力攻擊，小心！」瘋虎佘化龍到底不是爲非作歹之徒，他不想傷客人，只不過出手消遣消遣，誰知道這少年古怪得緊，他決定要用平生苦練的武功，一探眞假。

少年似乎未聽到，已走出兩丈遠，還在繼續走，已快踏上台階。

「呔，拿命來！」佘化龍這時眞像瘋了，縱身躍高一丈，疾衝過去，右脚朝少年背後踢去。

這一脚踢正，別說是一位武術家的全力施爲，即是平常人，也是非同小可的殺

着！

突然，少年在上台階時好像滑倒，往左邊傾側，將倒未倒，雙手一陣亂划，剛好敲中佘化龍左腿，無巧不巧，點中陽關、陽陵泉及陽交三穴，他似乎仍未知，好像溺者抓住塊木頭，隨手一抓，手指按緊丘墟、竅陰及地五會等穴。

「砰！」瘋虎佘化龍平摔在地上，雖未受傷，却已經氣昏了過去，躺在地上，只有喘氣的份兒。

「哎呀！」少年忙了半天，見手上抓的是大腿，忍不住叫了起來。

瘋虎佘化龍這時候，也給弄糊塗了，這少年到底會不會武功，他的確不能够肯定。

經過三次失手，每次都那麼巧，叫人實在不能相信，但又看不出毛病。

望住少年走進大雄寶殿，瘋虎佘化龍經已洩了氣，呆呆的不知是哭是笑，到最後只好自己爬起身，搖了搖頭，想藉此令腦子清醒一下，怔了半天，只好無精打采，走出慶雲寺。

他一面走一面想，眞是怪事。

「砰！」瘋虎佘化龍突然撞在一人胸膛上，急抬頭看時，不由大吃一驚。

那人好雄偉的身材，足足比佘化龍高一個頭，面色焦黃，像塗上一層石蠟，滿面虬髯，眼珠棕黃色，足登長靴，身穿牛皮背心，正是蒙古一個部落的大王喜塔臘，在他身旁的一名絕色少女，正是喜塔臘公主，此時改一個中國名字——向宜香。

另外一位少年，只不過十五六歲，滿臉英氣勃勃，瘋虎佘化龍見了，趕緊上前打揖道：「小的見過公子！」

「失魂落魄的，有什麼心事麼？」那位公子淡淡道。

「我……」瘋虎佘化龍想瞞住，轉念一想，正好借他們的力量，去弄個水落石出。

「有什麼話，爽爽快快說！」那位宜香公主笑道。

瘋虎佘化龍受不住激，尤其是這位蒙古格格，美艷如仙，聲音清脆嬌美，聽入耳內，使人感到有說不出的舒適愉快，試想，在這情況下，佘化龍如何不說。

這少年是和坤的嫡親兒子——豐紳敬德，他父子二人胸懷異志，所以對於江湖上的武林高手，特別感興趣，他們聽了瘋虎佘化龍所說，如何不心動？

那位蒙古部落大王喜塔臘，一樣崇敬英雄好漢，他這次到京，又何嘗不是心懷異志，與和坤聯合，想發展勢力，如今聽說慶雲寺之事，立刻要趕去看看。

六人匆匆忙忙趕到慶雲寺。

那匹瘦馬，仍然縛在樹幹上。

十二隻眼睛四下搜索，尋找這位謎樣的人物，院子裏空蕩蕩的沒半個人影。

「到大雄寶殿去！」喜塔臘王說時，大踏步上台階，當先領路。

大殿內氣氛莊嚴，各人置身其間，自然而然產生一種崇敬的想法。

大殿除了佛像之外，仍不見那少年踪跡。

「他在那兒？」喜塔臘王望住佘化龍，詢問道。

「馬還在，他一定沒有離開，慶雲寺很大，我們再找找看！」瘋虎佘化龍道。

「還是問人好！」和坤那位兒子——豐紳敬德說時，那身後兩名侍衛急轉身走開。

「找人麼？」這聲音突如其來。

「嗖！」在場衆人全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反應極快，回身轉，急定睛看時，那位懶洋洋的青年，沒事人一般站在他們身後。

「剛才決不在殿內！」大夥兒在心內喚。

少年的出現，確屬稀奇，別說他由那兒來的，像這班人的耳目，五丈方圓內，飛花落葉，那怕是掉根針，他們也能聽得到，事先毫無徵兆，這豈是簡單的事情。

「好，哈哈，很好！」喜塔臘王濃眉展處，喜動顏色。

「想不到今天見到一位少年英雄，也不杜來北京城一趟了！」那位美艷的格格嬌笑道。

「各位！」少年似乎看出面前幾人的氣度不凡，立刻收起那種吊兒郎當神色，莊容問。

「至於我們姓名來歷，等會再說；如果不嫌冒昧，先到院子裏領教幾招，想來閣下總會賞個臉吧！」和坤那位公子豐紳敬德道。

少年眼睛一轉，盯了瘋虎佘化龍一眼，笑道：「我看是逃不掉了！」

「哈哈……」喜塔臘王大笑，走上前去，伸出蒲扇大的手掌，重重在對方左肩連拍！

蒙古人素練摔角，這位喜塔臘更是個高手，手勁何等雄渾，如果是常人，只怕此時已經躺下了，但少年仍然若無其事，從容往前走去。

向格格鳳目中異采閃動，似乎越發感到興趣。

敬德公子已低聲在他身旁兩名侍衛身旁，輕輕吩咐了幾句，二人連連點頭。

院子很大，衆人站定，兩名侍衛立刻走上前去，向少年拱手道：「在下禿鷹戚秋明，五鬼天王陸舜賢，請公子指教！」

「兄弟楊遠山，請！」少年回禮，雖然報了姓名，態度上仍然若無其事，幾乎並未把二人放在眼內。

「小的要請教請教幾手拳脚功夫！」那位四十來歲漢子，五鬼天王陸舜賢首先出場。

和坤是位大奸臣，害人無數，仇家極多，他請的兩名侍衛，保護兒子，自然是一等一的高手，尤其是這位五鬼天王陸舜賢，在京城享有大名，他這次在衆人面前，當然會施出渾身本事。

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少年楊遠山，不知是爲何故，似乎不怎樣注意。

五鬼天王陸舜賢心內已暗暗有火，天下英雄聽到他的名號，從未有此輕視態度，今日決定施展絕學，要這小子知道厲害。

沒有人說話，全注視場中二人動靜。

楊遠山懶懶散散站着，五鬼天王陸舜賢緩緩移動脚步，繞着對方走動。

紋風不動，全身似乎籠罩在保護層中，絲毫未露出破綻，五鬼天王陸舜賢一向胆大如虎，今日却感到氣餒，他自己暗中也感震駭不已。

和坤那位公子，豐紳敬德漸漸露出不耐煩神色，五鬼天王陸舜賢不敢怠慢，大喝一聲：「看掌！」身形平滑前去，鐵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平胸直擊。

楊遠山身形飄動，看上去似乎是給拳風帶起，飄飄渺渺在空中浮動。

這五鬼天王拳脚上功夫的確不同凡响，一招一式，全是火候，招式精奇，內勁充沛，而且出拳如風，五十招，在眨眼間完成。

楊遠山始終未還手，任由對方攻擊，看上去似乎很輕鬆自在，未受毫絲威脅。

尤其在公子面前，五鬼天王陸舜賢下不了台，而且更激發他的怒火，輕叱一聲，雙脚疾蹬，人已凌霄沖起，飛臨楊遠山頭頂上，「五雷轟頂」，「鬼王索命」及「天羅地網」，全力施出。

「好！」在場的許多大行家，看了這三招，的確是威力絕倫的神功絕學，情不自禁喝采叫好。

這三招是陸舜賢的看家本領，等閒不會使用，一經施展，即將强敵籠罩在天羅地網之中，任你往那方逃，亦無法逃出生天。

招式在眨眼間完成，眼看楊遠山即將受創；「砰砰！」兩聲响，一條人影翻翻滾滾，向外飛去，大夥兒看清楚時，五鬼天王陸舜賢已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好！」呆了好半天，衆人回過神來，才轟然喝采。

這時，楊遠山右手揮了揮，嗤嗤之聲不絕，五鬼天王陸舜賢才站起身來，全身並未受傷，只是給點中軟痲穴，楊遠山這指上功夫，當眞是非同小可的蓋代絕學。

依理說，禿鷹戚秋明也要上前挑戰，但此時却有自知之明，决非人家對手，上前挑戰，只不過自取其辱而已，所以就默然站着。

「好本領！好本領！」那位改了名的向宜香格格，此時走向前來，滿面笑容，拉住楊遠山的手，當眞是親熱過了份。

「格格你！」楊遠山似乎受不了。

「嗯，以後請你教我武功，兼做保鏢，可不准你推辭！」宜香格格笑道。

「哈哈，妹妹別胡鬧，人家楊少俠是否肯屈就，也應該先讓他說句話呀！」喜塔臘王笑道。

「楊某這點微末之技，怎敢做人師父！」楊遠山拱手道。

「我不理，你一定要答應！」宜香格格大發嬌嗔，幾乎要掉下淚來。

試想，世上有幾人能拒絕這樣絕世佳人的要求。

「小兄弟，你到北京可有事？」喜塔臘王微笑問，他自然喜歡這位少年英雄。

「私人有點小事情！」楊遠山笑道。

「小事情，沒有關係，我派人替你辦妥就是！」宜香格格笑道。

敬德公子知道楊遠山心意，投身之地或人，總要有點名堂才行，阿豬阿狗，也賣身投靠，那豈不是笑話，尤其是身懷絕藝的高手，選擇主人，更不肯馬虎。

「楊少俠，」敬德公子含笑道：「我先給你介紹，這位是蒙古族中一部之王──喜塔臘王，宜香格格，也是一位高手，你學了這身本事，投在他們手下做事，不會太屈就吧！」

「哈哈，首相公子說的話，的確與別不同！」喜塔臘王笑道。

「各位好說了，小可這點微末之技，又算得什麼，幸蒙大王與公主抬愛，只好勉力報効！」楊遠山拱手道。

「哈……」在場衆人聽罷，全都暢快大笑。

「這是天大的喜事，」敬德公子拍掌道：「不能不慶賀，敍春園的酒菜不錯，我請客，今天好好痛飲三百杯！」

「好極了！」喜塔臘王與公主大聲贊成。

楊遠山初到北京，就有此際遇，心想：雖不知喜塔臘王的性情與實力，總之不會太差，但和坤的爲人，天下知名，他這位大公子年紀雖輕，却不是簡單人物，倒要小心應付才好。

幾人開懷暢飲，直到三更，才酒醉飯飽。

喜塔臘王兄妹二人，住在和坤相府內，楊遠山只好也暫居一起。

和坤的相府，實在太豪華了，楊遠山愈看愈心寒，民間所傳，和坤的奢侈與貪婪，看來是不假了！

當晚，楊遠山睡在喜塔臘王的別院之中。

三天後，突然發生了亂子。

大約是半夜時光，西方火光滿天，人聲沸騰，接着是刀劍相擊，叱罵聲亂成一片。

楊遠山靜聽半晌，決定不去管閒事，和坤相府中的好手極多，根本不須伸手管閑事。

颼颼颼，突然有幾人來到別院。

「賊子大胆！」喜塔臘王罵叱聲，看來已與人動上手。

「看姑奶奶的手段！」宜香格格一聲嬌喝。

楊遠山再也不能裝傻，身形微展，人巳穿窗疾射過三丈，佇立在屋頂上，進來的刺客約八人，到處殺人放火，喜塔臘王還勉强支持得住，那位宜香格格以一敵四，似乎相當吃力。

「嘿！」楊遠山雙臂疾振，凌空躍下，人一到，雙掌憑空擊出，向宜香格格身旁兩人，已横着飛開去。

「什麼人？」一名乾瘦老者怒喝。

「嘿嘿，你們這班强盜，今晚別想逃脫一個，」向宜香格格見了楊遠山，立刻精神大振，怒喝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遠山，給我打！」

那老者本來是站在一旁督戰，見楊遠山掌劈二人，內家氣勁，巳到了駭人聽聞地步；老者本來自負得緊，此時也不禁凛然生懼，雙目望住楊遠山，全神戒備。

「我們居住於此，是客賓地位，各位最好退出別院去，免得傷和氣。」楊遠山淡淡道。

正在這時，兩道勁急力足的刀風由後劈至，楊遠山眉頭微皺，雙手往後拍去，其準無比擊中刀身，兩人頓時把持不住，單刀直飛上半天去。

「奸賊，我與你拚了！」一名壯漢見了，雙目赤紅，似乎眞個不要命了，想與强敵拚個同歸於盡。

楊遠山心內暗暗惱怒，這班人有勇無謀，放着正主兒不管，反而和他們這些不相關的糾纏不清，眞個莫名其妙！

那壯漢全身衝來，連防守的招式也放棄，雙手箕張，似乎練了鐵砂掌之類功夫，往楊遠山胸腹抓去。

楊遠山左脚倏踢，壯漢人巳横飛了出去。

「祖德，你怎樣了？」乾瘦老者急叫道。

「砰！」那壯漢皮粗肉厚，跌在地上的响聲極大，但他一個翻身就站起，絲毫未受傷。

他似乎想不到楊遠山有如此武功，一時間站在那裏，傻了一般。

乾瘦老者深深吸口氣，踏前一步道：

「老朽霹靂火雲重，領敎閣下高招！」

楊遠山點了點頭，連話都懶得說一句，他初入江湖，尚不知道這老者在江湖上威名遠播，霹靂火三字，更是人見人怕。

乾瘦老者雲重，見楊遠山架子很大，愛理不理，心內大怒，大喝道：「接我一招！」

「颼！」掌力雄渾，招式精奇，正是八卦掌法。

楊遠山右手微抬，正敲向關節，霹靂火雲重那招威力絕倫的「火天大有」，給對方輕描淡寫破去，實在心有不甘，「天雷無妄」，「澤風大過」及「雷山少過」三大絕招，連環施出，當眞是聲勢駭人。

這一來，楊遠山想善了也不可能，眉頭微皺，右掌劃了個小圈子，一股旋風吹過，與霹靂火雲重的八卦掌勁堪堪抵消。

這一來，雲重臉色大變，他苦練八卦掌五十餘年，如今施出的又是其中絕招，仍然奈何不了人家，也即是說，再打下去，有輸無勝。

楊遠山只是冷靜的望住對方，希望這班人能够知難而退，爲了和坤殺人，實在是犯不着。

突然，霹靂火雲重目中煞光大盛，右手伸入懷中，冷峻的往楊遠山等人望去。

侵入的人見了，紛紛走避。

「着！」霹靂火雲重猛喝一聲，右手疾揚，兩顆火紅的小丸凌空打出。

楊遠山見了，心頭微動，雙手一圈，巳使出太極拳中的黏字訣，如封如閉，雙手微合，中間透出五寸空地，正好將兩顆紅丸抱在中間，越轉越快，一股柔勁將紅丸托住，化去剛勁。

最後，兩顆紅丸終於落在楊遠山手中，他放在鼻端聞時，果然帶有火藥味。

霹靂火雲重神色一變，雙手又揚，一顆飛向楊遠山，另一顆却朝喜塔臘王兄妹身上打去。

楊遠山這次有備而來，首先將手帕擲出，極快包住紅丸，像一朵黃雲緩緩落下地來。

投向他面前的一顆，右手微揚，頓時有股柔和的勁力湧出，像流水般包圍住紅丸，很快就要安全落在手中。

「好手法！」喜塔臘王大喝道。

「可惜！可惜！」霹靂火雲重呆了半晌，變色道：「學了一身好武功，却爲奸人所用！」

「你別亂說。」宜香公主喝道。

「走！」霹靂火雲重把手一招，率領着那班刺客往外撤去，霎時間走得一個不剩。

「遠山，你怎不把他們全部留下？」宜香格格嬌嗔道。

「這是人家地方，我們做客人的喧賓奪主，會招府中武師不高興。」喜塔臘王笑道。

「眞痲煩！」宜香格格秀眉微皺道。

「好啦，我們去睡吧，諒來這班好朋友不會再來。」喜塔臘王說時轉身走回房去。

「晚安！」宜香格格也甜甜的一笑，姍姍離去。

楊遠山仰臥床上，望住屋頂，心內思潮起伏，和坤這樣大奸臣，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想食其肉，寢其皮，自己應該殺了他才對！

嗯！這喜塔臘王兄妹，今次來到中原，必定是心懷異志，所以才利用上和坤，自己倒要好好小心才是，千萬別做了漢奸才好！

相府很快恢復平靜，這次刺客大舉進攻，並無多大成就，雲重的霹靂彈，恰巧給楊遠山收去；否則，雕樑畫棟的樓台亭閣，只怕要大受摧殘了！

第二日早晨，有位武師進到院來，對喜塔臘王、格格及楊遠山道：「王爺、格格及楊相公，我家相爺有請，請隨小的來吧。」

「我正要去見相爺。」喜塔臘王說時，首先站起身來，宜香格格及楊遠山只好跟着站起。

僕人趕快打開院門。

「請，小的在前面引路。」那名武師說罷首先引路。

和坤觀瞻很好，眉清目秀，言語清朗，態度又和靄可親。見三人來了，立即笑道：「王爺，格格受驚了！」

「哈哈，幾名毛賊，在相爺府上闖，胆子也太大了！」喜塔臘王笑道。

「嗯，這位老弟，」和坤目光立刻注視楊遠山道：「昨晚多虧你收了霹靂子，否則，只怕房子要損失。」

「哦，一時僥倖，算得什麼，相府中高手如雲，我們倒是放心得很。」楊遠山恭敬道。

和坤笑笑，突然把話題一轉道：「十五阿哥愛才如命，他聽一名姓佘的武師說起楊老弟，恨不得立刻要見，我只好把話帶到。」

「呀，」喜塔臘王叫道：「楊老弟如今是我的人，十五阿哥莫非也想搶？」

「不行，不能讓遠山去見他。」宜香格格着急道。

「這樣說來，楊老弟變成搶手貨了，哈……」和坤暢快的大笑，似乎昨晚的刺客，根本不當一回事。

「相爺，你有的是妙計，趕快帮我想個法子，小王手下人才少，楊老弟走了，我還有什麼心事？」喜塔臘王眞的作急。

「王爺放心，叫他儘管去，包十五阿哥得不到手。」和坤胸有成竹道。

宜香格格似乎不放心，她們蒙族女兒想什麼就說什麼，根本沒有怕說的事，當下急道：「我們一起去！」

和坤眼珠急轉，微微笑道：「十五阿哥只說請楊老弟一人去。」

「妹妹，相爺神機妙算，放心好啦！」喜塔臘王對於和坤向來有信心。

「嗯！」這位格格雖然滿腹不願意，此時也只好算了，陪伴楊遠山見十五阿哥，在道理上實在說不過去。

乾隆皇帝諸子之中，獨喜歡這位十五阿哥，所以他的恩惠賞賜，比其他幾位阿哥强多了。

楊遠山跟一名侍衞來到十五阿哥府。

府內當然氣派非常，楊遠山暗暗觀賞，突然，一股勁急的刀風自後劈至，事先是毫無徵兆，楊遠山不敢怠慢，身形急旋，手指已夾住刀鋒，當場像定住在那兒，絲毫動彈不得。

使刀的那人大約三十來歲，刀鋒給夾住，羞憤難當，猛喝一聲：「殺！」右腿倏踢，手上刀也放棄掉，當胸一掌，存心取人性命！

「哼！」楊遠山仍然紋風不動，刀柄往前一送，敲在對方靈台穴上。

「砰！」那漢子所有攻勢，全部瓦解，往後倒去，發出極大響聲。

颼颼颼，十幾柄飛刀由四方八面疾射而來。

「嘿！」楊遠山悶哼一聲，雙眉微挑，兩手往空中一陣亂抓，十八柄飛刀全部握在手中。

簌簌簌，一面大網，疾撒而來，當頭罩下，如果是什麼堅韌金屬絲綫製成，罩在網中，那可不是好玩的，楊遠山雙目精芒暴射，雙手揚處，十八柄飛刀射出，大網竟然給撐起來，往外冉冉浮去。

「好功夫！」一位滿頭白髮，雙目煞光閃動，高瘦的老者當道而至，似乎是從地上冒出來，雖然雙手空空，那股凌厲的殺氣，有如洶湧的巨浪疾衝過來。

楊遠山暗暗心驚，此人當眞是非同小可的絕頂高手，北京城內臥虎藏龍，十五阿哥府內有如此高手，當眞是不容輕視！

吸口清氣，楊遠山拱手道：「小可楊遠山，奉十五阿哥之命入府，請教前輩名號。」

「鬼手洪天鈎。」高瘦老者淡淡道。

「久仰！」楊遠山拱手爲禮。

如果是久走江湖的人，聽了鬼手洪天鈎的名號，不大吃一驚才怪；但楊遠山却是初出茅廬，當然不會震駭；反而由他自己眼光所看到，面前的老者是一位非同小可的絕頂高手。

「小心啦！」鬼手洪天鈎緩步走來。

楊遠山怎會大意，他此時全神戒備，準備對方石破天驚的一擊！

「嘿！」鬼手洪天鈎悶哼一聲，身形急展，頓時像大鵬凌空下擊，右手微吐，一股寒氣刺骨的勁風破空而出，發出絲絲聲響。

楊遠山不敢怠慢，雙掌平推，三陽眞氣疾射而出，附近地方炙熱難當。

鬼手洪天鈎臉色微微一變，三陽眞氣屬至剛至陽之內家氣勁，正是玄陰眞氣的尅星，老鬼手經驗豐富，反應極快，雙脚疾蹬，人已凌空躍高三丈，雙掌一揉一搓，全力往下劈去，三丈方圓地方，全在玄陰眞炁之下，微風蕩漾，誰知是要命的煞星！

楊遠山大驚，急運起護身罡氣，玄陰眞炁見隙就入，後肩沾着少許，全身機伶伶打個冷戰。

鬼手洪天鈎此時已飛臨頭頂，罩住楊遠山頭上及上半身二十六大穴，別說給點中穴道，即使在任何部位沾上，那也是非同小可的後果！

危急之中，楊遠山只好施展出絕學，天靈三式第一式，「靈雲飄飄」經已施出，這種武林不傳之秘果然不同凡响，鬼手洪天鈎下盤頓時陷入如山掌影中。

千鈞一髮之中，洪天鈎微微一吸氣，身形突然升高四尺，想避開對方神奇的掌式。

這時候，天靈三式已經施出，那能容他逃出，撲撲聲响了三下，鬼手洪天鈎大叫一聲，斜跌出去，倒在花樹叢中，似已受了重傷！

「好功夫！」聲音嬌美清脆，一位二八芳華的麗人，分花拂柳而來，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望住楊遠山，露出親切的微笑。

「請問姑娘，十五阿哥……」楊遠山急問。

「楊少俠請跟我來，這班人不相信楊少俠武功，所以要試試，如今他們沒有話說了。」少女說時，在前面領路。

十五阿哥早在八角亭中相候，少女引見後，楊遠山暗暗震駭，這位十五阿哥，言行舉止，頗有王者氣象，看來日後可登上大寶。

「來，喝一杯，給那些蠢材浪費了不少時間，酒也涼了！」十五阿哥含笑道。

「既蒙十五阿哥召見，小可自當叨擾。」楊遠山此時也不須客氣。

「很好，我最喜歡爽快的人。」十五阿哥高興道。

「你們二位，都是人中龍鳳，一定談得來，小妹敬二位一杯。」少女舉杯道。

「婕妹說得好，愚兄領你這個情。」十五阿哥此時興致很高，笑容可掬，酒到杯乾。

楊遠山也只好舉杯奉陪。

喝酒言笑，不涉及國家大事，楊遠山覺得這位十五阿哥，與他談笑倒十分有趣酒過三巡，連那份僅有的拘束也沒有了。

酒足飯飽，十五阿哥即邀楊遠山到書房談話，那位艷麗少女這回沒有陪伴。

「看來這才說到正題！」楊遠山心內暗道，既然來到此處，倒不如走一步看一步是了。

關好房門，坐定後，十五阿哥才莊容道：「楊兄弟，你可願意帮我做事？」

「小可今日已投身喜塔臘王手下，固然內心也十分欽慕十五阿哥，出爾反爾，似乎不是大丈夫之所爲！」楊遠山侃侃而談，說出心內想法。

「哈哈，楊兄弟是聰明人，怎會說出這話！」十五阿哥啞然笑道。

「小可不明白！」楊遠山眞不明白。

「古人說，良禽擇木而棲，志士擇主而事，喜塔臘氏在蒙古族中，只不過一部落，以他現有的基礎，想要發展很大，只怕不易，我如今是內定皇儲，你只要帮我，消除暗中破壞我的人與刺客，登基之後，繁榮富貴，自然不會虧待你。」十五阿哥緩緩道。

楊遠山深深感動，以十五阿哥嘉郡王今日之關係，登上大寶，是指日可待的事，帮他做事，實在是利多害少，嘉塔臘王與之相較，只怕差多了。

「這樣好啦，」楊遠山沉吟半晌回答道：「容小可思考三日然後確實答覆。」

「好，就這樣，退而求其次，楊兄弟仍可在喜塔臘王手下做事，小王如有不解之大難，請你帮忙幾次，那總可以吧！當然啦，小王是希望你整個人投到我這裏來。」嘉郡王說得誠懇。

「王爺的好意，小可一定記得。」楊遠山說時，已經起身來準備告辭。

走出門口，那位絕色少女已在前面走來。

「小婕，你代我送送客人。」十五阿哥向少女笑道。

「請跟我來。」少女嬌笑着，當先領路。

「不敢勞煩姑娘，我自己會走。」楊遠山急道。

「兄弟，這位余巧婕，是我的義妹，許多事她比我聰明，你和她談談，保證有好處。」十五阿哥笑道。

「你可別亂說，我不依的呀！」巧婕姑娘微笑薄嗔，益發顯得媚態動人。

「哈哈……」嘉郡王顯然暢快已極，放聲大笑。

一路很平靜，再沒有什麼事發生，大概府內的高手，經過剛才大戰，像鬼手洪天鈎那樣絕頂高手，一樣是大敗輸虧，再出手一樣是自討苦吃。

由府內出來，尚且被余巧婕姑娘陪伴，可想而知，楊遠山已爲十五阿哥重用；最少，已有了很好交誼，這班三山五岳豪雄，當然識趣得很。

嘉郡王府的建設，可說得上美輪美奐，楊遠山似乎極有興趣，一亭一閣，一花一木，細細欣賞起來。

「楊公子准是位雅人！」余巧婕輕笑道。

「大鄉里是眞，姑娘住在此處，的確是人間天上！」楊遠山感嘆道。

「十五阿哥正歡迎你來居住。」余巧婕望住楊遠山，露出希望目光。

「唉！」楊遠山深深嘆口氣，沒有回答，他心內的話，實在不能回答，其中苦衷，只怕這世界上沒有人知道。

余巧婕一雙美目，頻頻放出溫柔的光芒，像一縷縷多情的絲綫，似乎想將這位少年英豪的心繫住。

楊遠山鼻端聞到淡淡的清香，那不是一般女孩子用的凡脂俗粉，這香味清淡飄逸，似乎是余巧婕的體香。

一時間，這位少年俠士內心起了蕩漾的漪漣。

轉過一座小橋，走出假山，已是大門口。

楊遠山感到有股依依不捨情緒，這條路走得太快，雖然無法，也只好告辭。

「楊公子，現在還早，可否陪我遊遊西山？」余巧婕美目中放出溫柔的光芒。

「好！」這話沖口而出，楊遠山感到懊悔，已經遲了，只好硬着頭皮去做。

說實在的，他這時候該回去了，使到喜塔臘王放不下心，他們幾個此時一定很躭心。

二人並騎縱韁，疾馳出城，嘉郡王府有的是好馬，二人自然挑選千中選一的快馬，到了西山，時間還早，縛好馬，信步走去。

楊遠山是第一次來這裏，所以只有由余巧婕充當嚮導。

走着走着，突然走入座清幽美雅的山谷中。

谷中繁花如錦，顯然有人料理，並且主人是位飽讀詩書的雅人，谷中一切設置，無異是神仙境界。

「好個桃花源！」楊遠山由衷嘆道。

「怎麼，楊相公莫非有了歸隱之意？」余巧婕嬌笑道，語氣中含有濃厚情意。

「嘿！」楊遠山一聽這話，面上又露出茫然神色，似乎他內心藏有許多不得已的苦衷。

「楊相公，假如有一位紅顏知己，陪着你在此隱居，不問世事，你可願意？」余巧婕輕聲問道。

這嬌美的聲音，令得楊遠山內心大爲震動，自己有許多地方表示出心內的想法，這女孩子竟然可以從面上之表情，了解到人家內心的想法，從而多方暗示，不簡單，莫非這是十五阿哥的美人計。

想到此處，楊遠山凜然心驚，今日西山之遊，說不定是對方一種策略。

「怎麼啦，你不答應人家的話，難道有什麼心事不解？」余巧婕嬌嗔道。

「哦，姑娘說得太美了，我是連想都不敢想！」楊遠山苦笑道。

「楊相公也太自暴自棄了，以你這身本事，只要帮人家做一兩次事，名與利，富者貴，根本就是探囊取物之事，你信不信？」余巧婕笑道。

「這事慢慢再說，今日遊山玩水，只談風月，不談這些俗事。」楊遠山突然笑道。

「好吧，我的高人雅士，今日好好領略這西山情景！」余巧婕嬌笑聲中，往前走去。

余巧婕無疑是位好嚮導，幽隱的泉林，偏僻的山谷，她都熟悉，毫無疑問，西山是她常來的地方。

楊遠山漸漸爲優美的山水吸引住，暫時忘去了凡俗中的憂愁。

二人正走在一片濃密的樹林中。

颼颼颼，七人自林中竄出，一言不發，將楊遠山與余巧婕圍在中間。

楊遠山看出這七人，不是普通武林高手，看情況，今日有一番血戰了！

「狗腿子，今日是你死期到了！」其中一名虬髯滿面的漢子怒喝道。

「各位只怕弄錯了，在下初到京城，並未與人結仇。」楊遠山莊容道。

「嘿嘿，你做了和坤狗腿子，還說與人無仇；像和坤這樣禍國殃民的大奸臣，你竟保護他，在千萬人的正義控訴下，今日宣判你的死刑，還有什麼話說？」虬髯大漢道。

「閣下是何方高人？」楊遠山知道暫時無法解釋清楚，準備接戰，所以想了解對方來歷。

「嘿嘿，狗腿子想查我們的底，日後好來報仇，很好，俺石敢當于信。」

「飛雲手陸秀貽。」五十歲左右的矮瘦子道。

「風火童子俞克剛、俞克强。」兩名模樣相似的少年，齊聲道。

「絕斧魯奇。」這漢子身材很矮，但極肥壯，聲宏氣壯，氣概非凡。

「俺雲水天君是也。」一名中年道士斯斯文文道。

「天山神農東門啓。」這人五十來歲，背負鋤頭，脚穿草鞋，外型看去，活脫是一位農家。

楊遠山待他們一一說完，立即抱拳道：「小子今日得遇當世英雄，相與有榮焉，只是在下一向有個意願，不願輕啓殺機，更不會傷害各位，所以今日之戰，我不是應戰，而且是在不得已情況下！」

「哈哈……」七人放聲狂笑，楊遠山在他們包圍圈中，竟然睜着眼睛說此大話，實在狂妄到極點！也無知到極點！七人焉得不笑。

楊遠山了解他們心意，也不多說，緩緩走前三步，準備應戰。

笑聲倏停，石敢當于信「嘿」的聲悶哼，雙目頓時精芒暴射，煞氣凌人，緩步走上前去。

咚咚咚，脚步有如雷槌，每走一步，地皮都在震動，在塲衆人的心都給震得撲撲跳。

楊遠山知道這位石敢當于信，外家功夫，已到了第八重境界，他現在每走一步，氣勢就加强一成，待走到七步以外，那就是氣勢發揮到頂點了，一出手時，那就是石破天驚的一擊，可以說是到了無堅不摧境界！

武林中高手，深知其中奧妙，必然先發制人，決不會任其氣勢長成。

楊遠山若無其事地望住對方，似乎是一位旁觀者在看戲，坐觀成敗，絲毫不躭心。

「殺！」八步走完，石敢當于信一聲厲喝，頓時如晴天霹靂，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响。

這一聲暴喝，頓時將蓄滿的氣勢引發開來，猛然間就像排山倒海的滔天巨浪，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冲擊而來！

楊遠山眞氣微微往下一沉，雙脚緩緩下沉五寸，整個人就像一座山般屹然卓立，抵受對方攻擊。

突然，石敢當于信發出的氣勢，來到楊遠山身前二尺，立刻像遭遇到什麼阻擋，雖然看不到什麼，但那嗤嗤之聲响，將周圍的沙塵泥土捲起，越來越厲害，最後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一圈濃霧般的沙塵，翻覆簸動。

在塲衆人，都是身經百戰的高手，平生什麼慘烈的戰鬥都看過，像今天這樣的現象，確屬第一次初見。

大家像儍了般，如醉如迷，瞪着眼睛望住青黃轉動大柱子，足足有半個時辰，風浪平靜，楊遠山若無其事，但他周圍的地方，却多了道二尺來深的溝坑。

「這是不可能的事！」衆人看清楚時，心內都在拚命喚，口却張得大大的，瞪着眼睛，像看到妖怪一般！

楊遠山輕輕拍去沙塵，身形冉冉升高五寸，雲彩般移向旁邊地上站着，別說人未受傷，即是衣衫也未少根綫。

七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當然明白楊遠山這次表演，顯示了駭人聽聞的絕頂武功，可以說，這已經是登峯造極的神功絕藝，當今武林中，還未聽聞過有這樣成就的高手。

楊遠山年紀青青，怎能够修煉到如此地步？

無形的壓力，與令人窒息的沉靜，使七大高手有種透不過氣的感覺！

不知過了多久時候，雲水天君深深吸口氣，首先打破沉靜道：「很好，今天我們兄弟碰到如此高手，不負此行，一齊上前領教領教！」

「在下勉力而爲！」楊遠山拱手道，臉上露出和悅的微笑，但在七人眼中看來，這無異是羞辱，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羞辱。

「殺！」一個訊號，七人齊聲大喝，如果是其他人，僅此共同的喝聲已要人的命。

楊遠山孤零零的站在中間，似乎是聾子，並未受到聲浪的任何影响。

七人微微一窒，但這種聯合搏擊，却是訓練有素，絕斧魯奇首先發難，頓時兵刄交加，滙成一座威力無窮的天羅地網，集中焦點往楊遠山身上罩去。

就在這時，楊遠山身形動了，刀斧交擊下，他像個無形的影子，上下左右，流光般的穿梭飛逝，兵刄却無法沾着點邊。

「殺！」雲水道人突然又大叫一聲，七人齊往右邊跑，排成一長列。

「嗤！嗤……」

霎時間水火漫天飛舞，往楊遠山身上射去。

火是烈火，任何東西碰到，都要化爲灰塵。

水是毒水，只要碰着一點一滴，就會由表皮一直潰爛到底。

這是天下無敵的水火天羅地網陣，他們練成功後到現在爲止，還未曾使用過。

今天碰到的敵人，又是和坤手下狗腿子，所以他們才決定要不擇手段，全力施爲。

楊遠山却紋風不動，屹立在原地，任由七人施爲。

烈火毒水，漫天飛舞，往楊遠山身上疾射，可是一到楊遠山身前五尺，立刻給擋在座無形氣牆外，不能輕越雷池半步。

「護身罡氣！」七人齊聲叫時，頓時臉色呈死灰色。

直到這時候，他們才清楚認識到，今日無論施展什麼伎倆，都無法出奇制勝；對方只要使出護身罡氣，七人就算都有天大本領，亦無法奈何人家！

直到這時候，楊遠山突然向七人拱手道：「各位，小弟初次到北京，尋求明主，暫時投靠，只不過求三餐溫飽而已，與任何人都沒有恩怨，小弟剛才一再守而不攻，無非是說明無意與各位爲敵，諸位應該相信才好。」

七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回答，那種尷尬神色，只怕也是很少見到。

突然，雲水天君一伸手，按住余巧婕

頭頂上，望住楊遠山一言不發。

「這是幹什麼？」楊遠山怒道。

「嘿嘿！」雲水天君冷笑道：「趕快束手就縛，否則，我會將這位活色生香的美人變成一具死屍！」

「你們不能這樣！」楊遠山急道。

「楊相公，你走吧，不要理我了！」余巧婕曲蜷在地上悲呼道。

試想，楊遠山能放棄不理麼？

束手就縛，他們一樣不會放過余巧婕，再說，自己負有萬斤重任，決不能爲一人而束手就縛！

「哈哈，怎麼啦，男子漢大丈夫，不肯爲自己的愛人而死是麼？」雲水天君冷笑道。

楊遠山默然。

「去吧！」雲水天君把手一推，余巧婕嬌軀飛滾過來，往楊遠山面前滾來。

「哇！」余巧婕嬌放聲大哭，直往楊遠山懷中撲去。

這情況，楊遠山還能推開去麼，只好雙手扶住。

清香撲鼻，余巧婕軀靠近，楊遠山有股昏暈感覺，忍不住閉上雙目。

突然，足上少陰腎經九大穴道——神封、步郎、幽門、通谷、商曲、陰都、育兪及中注、回隔一齊給點中，這一來，楊遠山縱有天大本領，也無法動彈，「砰」的聲，倒在地上。

「哈哈……」白雲水天君等七人，放聲大笑，顯然開心已極。

「哈哈！」余巧婕也放聲大笑。

楊遠山倒在地上，聽到他們笑聲，心內難過已極，身負重任，敗於人家陰謀詭計中，還有何話說？

「小子，如今還有何話說？」雲水天君微笑道。

「沒有話說！」楊遠山淡然回答，經已閉上雙目。

「會長，還多虧你神機妙算，否則，以這小子一身絕頂武功，我們眞不好攪呢！」絕斧魯奇笑道。

「大家兄弟辛苦了，各記功一次。」竟是余巧婕的聲音。

她這時那裏是嬌滴滴的女兒家，竟然是統率三山五岳豪傑的首領，誰能想到！

楊遠山突然睜開眼來，望住余巧婕。

「哈哈，小子，你大概想不到，我們的頭兒是位小姐，嘿嘿，今日擒你的妙計，全是我們頭兒親自擬訂，心服了吧？即是孔明再世，只怕也不過如此！」七人你一句，我一句說過不停。

「今天眞多多得罪！」余巧婕歉然笑道。

「好計謀！」楊遠山細心回想，對方的確佈置得好，自出嘉郡王府，進入西山，自己已步步進入陷阱，七人數塲拚鬥，江湖高手只怕很少人能擋得住；偏偏自己能打贏，最後才施用詭計，余巧婕運用女性的天性，誰也不會防備，至此才中了奸計，敗得無話可說！

「會主，這小子武功奇高，萬一夜長夢多，給他逃脫，那時可不妙得緊！」飛雲手陸秀貽道。

「放心，我這奇門點穴法，任他內功多好，一時也無法解開！」余巧婕微笑着道。

「那麼，先把他縛起來再說！」絕斧魯奇突然道。

「先搜搜看，這小子是何來歷！」雲水天君望住余巧婕，以徵詢的目光問道。

楊遠山一聽，不由大急。

余巧婕本來就時刻注意他，見楊遠山焦急害怕，反而提起更大的興趣。

「會長……」雲水道人又再追問了一句。

余巧婕微微點頭。

打開衣襟，搜出一面小旗，上面繡着個日字，下面繡着個帥字。

「呀！」連同余巧婕在內，八人大吃一驚，忍不住叫出聲來。

楊遠山緊閉雙目，內心之痛恨，可說已到無已復加地步，他掌日字帥旗，率領天下反清復明志士，與胡虜鬥爭，如今落於敵手，一切都完了！

突然，余巧婕撲地跪下叫道：「拜見旗主！」

「拜見旗主！」雲水天君等七人也跪下。

楊遠山睜開眼來，不由怔住，腦內思維電閃，立即問道：「你們是……」

「我們是洪字會！」余巧婕道。

「哦，原來是一家人，幾乎自相殘殺！」楊遠山歡顏道，今日能有此意料之外的收穫，如何不喜形於色。

「該死，還不給旗主解穴鬆綁！」余巧婕急忙上前，素手輕拂，穴道全解。

崩崩幾聲，縛在身上的牛筋寸寸裂斷，掌管日字旗的令主到底不同凡响！

余巧婕這時立即上前垂首道：「洪字會聽候遣差。」

楊遠山微笑道：「自家兄弟，不須多禮，余會主仍然潛伏於嘉郡王府，各位兄弟仍受余公主之命行事，只是，北京城內，尤其是和坤相府，以後不須再去，我自有安排，今日時間巳久，我要先回去，免得他們生疑！」

「屬下恭送旗主、會主！」白雲水天君等七人，恭恭敬敬跪送二人下山。

像這七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鐵血男兒，今天他們親自領教過楊遠山的神奇武功，余巧婕的神機妙算，他們的確心服口服，此時五體投地跪送，確實心甘情願，並非是勉强應付。

× × ×

回到和坤相府，喜塔臘王等人才放了心。

宜香格格冲口道：「我們幾乎望穿雙眼，怎會這麼久才回來？」

「談得久一點，累得各位躭心！」楊遠山歉然道。

「哈哈，我說沒有問題，王爺與格格現在總放了心！」和坤笑哈哈道。

「我再三想衝進嘉郡王府，他們硬拖住我！」宜香格格無限憂思，正在向她心愛的人傾吐。

「眞孩子氣，楊老弟去會客，你跟着衝進去的麼？」喜塔臘王道。

「好啦，我們到溫室中喝酒，爲楊老弟接風！」和坤雖然是個極忙之人，對於楊遠山却特別奉承，看來他們這班胸懷異

志之人，看人的眼光全都不錯！

酒過三巡，衆人歡笑甚歡，天南地北，任意談論，毫無拘束。

「十五阿哥找你，到底有什麼事？」喜塔臘王問。

「沒有什麼，他聽到京城中武師談論我，有些不信，就想當面試試，嘉郡王府人才濟濟，最後我敗了，他才高興放我走！」楊遠山故意說個謊，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你眞的敗了？」宜香格格問時，充滿了不信與懷疑，在她心目中，楊遠山是天下第一。

「還會假麼，誰願意敗在人家手內！」楊遠山笑道。

「哈哈，楊老弟很聰明，推辭十五阿哥，這是很好方法！」和坤讚道。

「好，老弟，只要小王有的，也就是你的，今後的蒙古天下，全靠你啦！」喜塔臘王深受感動，立即伸手在楊遠山的肩頭猛拍，表示親熱！

「多謝王爺厚愛，我一定盡力！」楊遠山拱手道。

「來，我慶賀三位賓主相得，乾一杯！」和坤笑着舉杯祝賀！

突然一枚燕尾鏢從窗外飛入，直往和坤射去，楊遠山筷子輕輕挾住，像拋魚刺般隨隨便便往外拋去，似乎沒事人一般！

「奸賊！」外邊放鏢的人見了，氣得大罵，七八種暗器疾射進來。

楊遠山眉頭微皺，無暇多說，右手指處，將一隻筷子拋出。

衆人大驚，一枝筷子如何擋得住許多暗器，電光火石中，筷子突然爆成七八段，往前疾射，簡直令人不能置信，每一段的筷子，剛好截住一件暗器，往來路射去，暖室中仍然未留下半枚暗器。

「好功夫！」放暗器的人見了，也忍不住喝采。

「大家乾一杯！」楊遠山首先舉杯。

幾人如醉如迷，都爲這神奇武功震呆了，楊遠山的聲音才將他們喚醒。

「來人呀，拿刺客！」和坤怒喝道。

「刺客已走，相爺不須煩心！」楊遠山微笑道。

「哈哈，有楊老弟在此，再多刺客也無關重要！」喜塔臘王高興笑道。

十幾名侍衛衝進來，叫道：「刺客在那裏？」

「飯桶，人走了，到現在才來，滾！」和坤怒喝道。

侍衛們莫名其妙，抱頭鼠竄逃出去。

和坤突然心內恨道：「像楊遠山這樣高手，若爲本座所用，就可以高枕無憂，可惜人材被喜塔臘王所用，這是本座的一大損失！」

當下衆人酒醉飯飽之餘，立刻散席。

「遠山，跟我來！」宜香格格輕聲說道。

楊遠山能够不答應麼？只好跟着這位格格，走入相府花園。

喜塔臘王耳內聽到，心內明白，假裝沒有看到，迅速走入別院去了。

宜香格格坐在八角亭內，一雙妙目盯住楊遠山，瞬也不瞬。

楊遠山給瞧得有點不好意思，笑道：「格格難道不認識我麼？」

「這樣好的東西，我必須要抓住它！」宜香格格喃喃道，面色莊嚴。

「格格怎麼啦？」楊遠山笑問。

「遠山，你老實說一句，是不是很討厭我？」宜香格格莊容問道。

「這是甚麼話，我怎會討厭你！」楊遠山愕然道。

「不討厭，喜不喜歡呢？」宜香格格又追問。

「這……」楊遠山簡直不知如何招架才好！

「我想嫁給你，你願不願意娶我！」宜香格格兩隻黑白分明的眼睛，死盯着這位少年高手，可以想像到，她的決心與勇氣，決不是平常女子可以做到！

「我……」楊遠山不知如何說才好。

「爽快點，男子漢大丈夫，何必吞吞吐吐呢？」宜香格格的詞句鋒利，氣勢逼人。

望住這位蒙古族中的美人，無論是那一方面，都是尖兒頂兒的美人，楊遠山暗暗想道，反清復明，正好借重外力，喜塔臘族在蒙古，也是頗有勢力，稍加運用，對驅逐胡虜大業，有極大的幫助。

如果與宜香格格成親，那就更方便！

深深吸口氣，楊遠山莊容道：「我願意娶格格爲妻，只怕高攀不上！」

「呀！」宜香格格長長吐口氣，往下就倒。

「怎麼？」楊遠山大驚，急伸手抱住，宜香格格整個人已倒在楊遠山懷中，嬌笑道：「駭死我了！」

「你差點駭壞我才眞！」楊遠山苦笑道。

「我眞怕你嘴內說個『不』字，那時只有自殺！」宜香格格此時像一隻馴服的小貓，躲在楊遠山懷中。

二人的愛，像春天的花草，迅速開得燦爛，長得青翠茂盛，花園很大，成了他們二人的樂園。

第三天，楊遠山準備行動，床上已有人擺好一套衣服，那是蒙面夜行人穿的。

三更，楊遠山穿窗掠出，以他的輕功，在相府中已可來去自如，他又摸熟了這裏一切，迅速找到目的地。

八角亭上，有張石桌，楊遠山手指輕按其中一個白點，又將石桌左旋三轉，右旋三轉，軋軋聲響，立刻露出座地牢，他似乎很熟悉，經過了重重機關，來到了寶庫。

雖然事先經已有個底，但此時仍然駭了一大跳，收藏之豐富，只怕皇宮大內也有所不及！

楊遠山點了點，迅速走出，恢復原狀，立刻往右側那幢華厦掠去。

窗中仍有燈光透出，和坤仍在那兒辦事。

「颼！」楊遠山早已站在桌前，明晃晃的長劍架在和坤脖子上。

「你做什麼！」和坤駭然道。

「要生要死？」楊遠山啞着聲音道。

「當然不想死！」和坤道。

「很好，」楊遠山說時，從懷內取出張紙，上面寫滿了黑字，淡淡道：「在上面簽個名字！」

「什麼？」和坤叫起來，想反抗。

楊遠山也不多說，長劍亂揮幾下，和坤的上衣全給割破，頸上還劃破幾道口子，鮮血緩緩流出。

「簽！我簽！」這時候性命要緊，和坤只好簽了再說。

「很好，自今日起，你再妄殺一名漢人，這張紙就會交付皇上，那時是什麼後果，你自己知道，還有，皇庫中的東西，我要借一部份走，希望你也大方點！」楊遠山說完，身形微晃，經已穿窗而出。

經此一事，和坤以後不敢殺漢人，誰知是楊遠山的功勞呢。

像寶庫中的財物，用作經費，後來反清復明事業蓬勃發展，這也是重要原因！

又過五天，和坤和仍沒事人一般，忙忙碌碌做自己的事。

突然，十五阿哥請喜塔臘王兄妹二人與楊遠山進府，三人立刻匆匆忙忙趕去。

剛到達嘉郡王府，十五阿哥早已在等候。

宜香格格的容貌，令到嘉郡王大爲震動，楊遠山看在眼內，暗暗好笑。

「裏面請！」廳上已擺好酒菜。

幾杯酒下肚，十五阿哥突然說道：「我想到蒙古的草原與沙漠，那地方的確可愛！」

「十五阿哥說得對極了！」喜塔臘王眉飛色舞，沙漠上的景象使他自豪，馳騁在無邊無涯的沙漠上，那種滋味想起來都開心。

「想來格格騎馬的姿態一定美極了！」嘉郡王又轉頭對宜香格格笑道。

「難看死了！」宜香格格掩住嘴唇微笑道。

「哈哈哈，假如有一天讓我看到，那一定是了不得的奇景！」十五阿哥頗爲响往，露出憧憬希冀神色。

「哈……」喜塔臘王放聲豪笑，顯然開心已極。

「來，大夥兒盡情痛飲，不醉無歸！」十五阿哥今日似乎有點特別，言語也失去往日的沉靜平實，帶有幾分狂性，不知爲了什麼？

女婢又敬了幾回酒，悄然退出，看情況嘉郡王有重要事宣佈。

三位客人聚精滙神，洗耳恭聽。

突然，似乎有點不對頭，三人都感到昏暈，楊遠山雖然內力深厚，仍然是軟泥一堆，動彈不得。

「哈……」十五阿哥突然放聲狂笑，府中高手由各方趕來。

三人就這樣莫名其妙給縛起來。

「哈哈……」和坤走進來。

楊遠山心頭一動，莫非是這傢伙搗的鬼。

「嘿嘿，如今還有何話說？」和坤笑問。

「這是什麼意思？」楊遠山故意反問道。

「年青的朋友，你也太聰明了，相府內高手如雲，普通人根本無法輕越雷池半步，夜闖書房逼我簽字，盜我密室重寶，試想，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能幹這事？」和坤侃侃道，果然是條老奸巨滑的狐狸。

「相爺寃枉好人，小可無話可說。」楊遠山暗暗焦急，如今只希望余巧婕能及時解救。

「相爺別誤會，楊老弟決不是那樣人，少王可以證明，他決不是做這種事的人，」喜塔獵王大聲道。

「我們也給縛起來，這是什麼道理，！」宜香格格怒道。

「嘿嘿，姓楊的逼我簽字，想迫我就範，他爲了什麼，還不是你這位大王主使麼？」和坤一副自以爲是的神氣，顯得異常得意。

「你，氣死我了！」喜塔臘王眞的給氣昏了。

楊遠山心內思念電轉，他們仍未明瞭自己身份，那還比較好，只是如何脫身，那倒相當頭痛。

「這蒙古佬倒眞有本事，能令姓楊的如此死心塌地的帮他做事，的確不容易！」十五阿哥感慨道。

「哈哈！」和坤一陣大笑。

「相爺笑什麼？」十五阿哥愕然問。

「十五阿哥你看看？這位宜香格格怎麼樣？」和坤笑問。

「人間絕色！」十五阿哥嘆道。

「是了，這就是喜塔臘王的手段，也是他的法寶，姓楊的是人，怎能逃脫美人關？」和坤笑道。

「不錯，相爺的確明智過人。」十五阿哥嘆道。

楊遠山聽到這裏，不知是氣是笑，和坤自作聰明，自以爲是，表面看來，倒反合情合理，這樣也好，一時還不至有性命危險，余巧婕如在此處，想來脫身有望。

「今次只要抓住他們三個，不拍搜不出那張密據，喜塔臘王在北京，沒有什麼根據地，所以盜去的財寶，不難搜出來。」和坤笑道。

「相爺不愧是大清朝第一智士。」十五阿哥讚道。

「十五阿哥好說了，我能保你繼承大統，我認人之能，倒也不敢妄自菲薄。」和坤得意道。

「哈……」兩人那種得意法，當眞是令人討厭。

三人給關在牢裏，相對發愁。

「混帳，眞正豈有此理！」喜塔臘王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大罵。

「眞厲害！」宜香格格罵道。

楊遠山只好在心內抱歉，喜塔臘王無辜給牽連，的確是想不到的事。

兩天很快過去，仍然沒有動靜，楊遠山心內暗暗奇怪，余巧婕怎麼還不動手呢？和坤如果搜不出東西，那時不知有何變化？

正在這時，十五阿哥突然來了，並將侍衛摒退，留下四人在牢內，他似乎有重要話說。

沉默了片刻，嘉郡王緩緩道：「三位處境相當不妙，和坤搜不出東西，他要捉人，只有本王可以解救。」

「十五阿哥一定有條件了？」楊遠山聞言立刻心頭一動，想法子應對，解救自己。

「對啦，與聰明人說話，的確省事。」十五阿哥笑道。

「請說吧！」楊遠山淡淡道。

「你們大概都知道，以我今日之處境，正需要楊兄弟這樣的人才，假如你能投靠我，和坤那方面，我可以担保，諒他還不致有話說。」十五阿哥道。

「我願意。」楊遠山立即道。

「可以說說理由麼？」十五阿哥笑道。

「人望高，水望低，這是天地間之至理，以十五阿哥今日之地位，是當然的繼承大寶之人，我帮你做事，富貴榮華根本就是囊中之物，試想想，當今天下，能找到第二位這樣的主人？」楊遠山說得振振有詞。

十五阿哥沉吟不語，顯然在思索楊遠山的話，聽起來確屬合情合理，應該不會有假。

三人全望住這位年青皇儲，他現在的任何決定，都足以影响三人生命與前程。

緩緩的，沉重而莊嚴抬起頭來，十五阿哥又問道：「對這位喜塔臘王，你怎麼交代？」

這當然是對楊遠山說，他毫不思索說道：「忠於主人，這是做人的原則，但今天形勢不同，跟着喜塔臘王也將性命不保，我卽卽再忠心些，仍然無法改變事實，所以才會答應你的要求，當然啦，第一個條件，請十五阿哥必須安全放了他們，我才會心安理得爲你做事。」

「好，我答應，而且也滿意，如果一個見異思遷，忘恩負義的人，是不會有什麼大用的，你這樣做，合情合理，更可以說對得住他們了！」十五阿哥道。

楊遠山這才鬆了口氣。

「但是，」十五阿哥又接着道：「我也有條件。」

三人又心內一緊，他到底有什麼條件呢？

「喜塔臘族遠處蒙古，我不能爲大清帝國留下後患，雖然說這種邊陲化外的小部落，不會有多大威脅，我仍然不會做那種傻事。」十五阿哥緩緩道。

「你要怎樣處置？」楊遠山躭心問。

「很容易，我放喜塔臘王回去，留這位格格做人質。」十五阿哥道。

「不！」宜香格格叫道。

楊遠山皺了皺眉頭，沒有說話。

「今天我索性把話說明，我留格格做人質，說話上雖是這樣，其實，你這位特殊的人質，會與我有相同的享受，相等的榮耀與地位！」十五阿哥說到此處，眼光露出柔和愛慕神色。

宜香格格睜大一雙美目，顯然尚未明白，楊遠山却閉上了眼睛，內心在絞痛，心愛的人，只怕不能保住，上天對於太美好的事，總是這樣，留下缺陷。

「本王至今未選妃子，由於尚未見到合適的人，今日能見到宜香格格，也算是有緣，雖然這地方只是間牢獄，本王却鄭重提婚，希望與喜塔臘王族結成最好的聯盟！」十五阿哥微笑道。

「不！」宜香格格叫道。

楊遠山知道宜香格格的心思，當下對十五阿哥道：「格格這方面，我或者可以勸解，請十五阿哥給我有個單獨進言的機會。」

「希望你能爲我建一大功！」嘉郡王笑着走出，侍衞迅速將喜塔臘王提到另一牢獄，留下楊遠山及宜香格格。

兩個時辰後，宜香格格已答應了。

十五阿哥大喜，用力拍楊遠山右肩，笑道：「兄弟，你眞是我的好帮手，文武全才，了不起，了不起！」

「多謝王爺厚愛。」楊遠山內心絞痛，口內仍然敷衍着，雖然盡量壓制情緒，臉上仍然流露出悵然神色。

宜香格格沒有說話，神情已經痳木，美目含淚，望住楊遠山，那種無聲的傾訴，深沉的悲痛，楊遠山心內完全明白，他不敢再看她一眼，默然走出了牢獄。

說起來也許有人不信，楊遠山及宜香格格二人，雖然從牢中放出，但內心之痛苦，却比在牢中更深沉。

爲了身上萬斤重担，楊遠山放棄愛人，他這種決定雖然値得讚揚，但所受之痛苦，豈是世上其他東西可以彌補得了。

「兄弟，請跟我來，如今又有一件重要大事交付你辦。」

十五阿哥如今已將楊遠山引爲知己。

楊遠山興趣索然，默默跟着這位皇儲走。

宜香格格那雙眼睛，此時所露出的神色，楊遠山只看過一眼，他將永遠也不會忘記。

警衞越來越森嚴，七轉八彎，沒有人帶路，只怕不容易走出去。

「莫非有甚麼重犯在此？」楊遠山暗懷疑。

突然，他看到了余巧婕俏麗的倩影，渾身鎖枷鐵鍊，神色淒慘悲切，似已吃過不少苦頭，斜躺在牢中。

楊遠山一驚非同小可，他幾乎叫出聲來，事情怎會弄成這樣。

「兄弟，你認認，這是誰？」十五阿哥道。

假裝看了半天才認出來對方身份，不由驚叫道：「這不是余巧婕麼？」

「嘿，她竟然與叛黨有勾結，近日來與叛黨通訊頻繁，終於給我們擒獲！」十五阿哥恨聲道。

「可找到同黨？」楊遠山急問。

「尚未找到，據報在西山一帶，已有叛黨活動，所以我想請兄弟去一趟，除了你這樣高手，其餘人想完成此任務，可怕不易。」十五阿哥急道。

「好吧，我去。」楊遠山心內已有決定。

「事不宜遲，立即行動。」十五阿哥神情振奮，似已看到勝利的成果。

他自立爲嘉郡王後，事事要表現，如今有了這種機會，可說是千載難逢，叫他如何不喜？

「這人犯讓我帶去。」楊遠山突然說道。

「什麼？」十五阿哥不明其意。

「只怕這女的在叛黨中地位不低，作爲人質，可能令他們投鼠忌器，反正我負責將她帶回來，十五阿哥可相信？」楊遠山淡然道。

「好，好計謀，就這樣辦。」十五阿哥喜道。

十五阿哥匆匆出去發號施令，調集高手到西山追剿叛逆。

楊遠山深深鬆口氣。

× × ×

二十六人，是嘉郡王府的全部精英，還由大內調來十人，才組得成如此龐大的行列。

天氣很好，到了西山之際，正是夕陽放出最燦爛光芒的時刻。

鬼手洪天鈎突然停下步來，對楊遠山道：「前面山谷內，正是叛黨出沒之處，我們怎樣行動？請頭兒指示。」

楊遠山突然走到余巧婕身前，雙手輕拂，已解開她全身穴道，以她武功，那些束縛已失去效用。

這時候，余巧婕明白楊遠山的意思，立刻裝作已經受了九指搜魂慘刑，痛苦哀號。

「快說，這山谷可是叛黨巢穴？」楊遠山喝道。

「是……裏邊有三十多人，全是我們的高手。」余巧婕痛苦道。

「好！」楊遠山一伸手，已揮掌擊中鬼手洪天鈎，他簡直連聲音都未出，就此了帳。

「呀……」跟來的高手們不由大吃一驚。

「拿命來！」許多人尚在驚詫猶豫，楊遠山已經在全力施爲。重創了十二人之衆。

余巧婕自然會把握時機，也殺了四名侍衞，由於她受過重刑，體能大受影响，功力未復，所以只能做到這樣。

「殺！他們二人全是叛黨！」一名侍衞叫道，立即奮力反抗。

余巧婕突然一聲長嘯，震得羣山發出回响。

颼！颼！颼！颼！雲水天君七人如飛趕至。

「會主，會主！」七人一見，紛紛叫道。

「絕不可放走他們！」楊遠山大聲喝道。

「哈哈……好呀，今天看這班漢奸走狗往那裏逃，哈哈，送上門的猪，宰起來最過癮！」絕斧魯奇雙斧施威，已殺進人羣中，橫砍直劈。

這班侍衞今天倒了大楣，開頭就吃了大虧，此時更是抵擋不住，根本只有挨打的份兒。

「哈哈！痛快！痛快！」絕斧魯奇頻頻得手，滿心歡悅，大叫大嚷。

「老魯呀，你別得意忘形，給人家割去吃飯傢伙，那時又害得俺化錢送花圈！」石敢當于信俗笑道。

「哈……」七人全都大笑。

只不過片刻時光，來敵全部肅清，楊遠山他們大獲全勝。

「會主，今天要不是你，只怕我與衆兄弟性命難保了！」余巧婕趁此時才上前叩謝！

「自家兄弟，不須客氣！」楊遠山笑道。

月華照射在西山，楊遠山與這班志士匆匆離開。

反清復明的壯烈行動，又展開了另一序幕！

——全文完——

練功秘訣之三十九

石柱功

靈空子・文

石柱功爲專練脚勁之一種秘術，所以有此名目者。極言其練習此功成就後，有如石柱之直立，縱有大力之人，亦難搖撼也，在練武之人。脚勁實爲重要，脚無勁則步不穩，步不穩即取敗之道。練習脚勁之初步，宜在馬步上下一番功夫。至少每日排馬步十次，每次一炊時起，逐漸加長，次數逐漸減小，直至排馬步至一個時辰，不喘不汗，若無其事，始可進一步學樁上功夫。植二樁於地，高約二尺左右，中間距離，恰合一馬步長短，練者即立樁上，依法排馬步，在平地全脚底着力，占地較大，今在樁上，着力處僅在樁頭少許處，不及脚底三分之一。其難易自不待言。故初上樁時，非但兩足不易使力，致身體動搖，且足心酸痛異常，不及一炊時，必難再耐。勤練三數月後，此種痛苦，即可免除，站樁時間，亦可逐漸加長，同時須鼓氣下沉，使全身之勁，向下砸去，更若干時後，不僅擺空步子，且須用千斤石壓置腿面，石爲長方形，左右兩旁各有一耳，可以着手，初時約用二三十斤者壓腿，每隔三月，加十斤，至腿能承二百斤以上之石，在樁上站騎馬步半個時辰，不喘不汗，如若無事者，則其功成矣。功成之後，兩腿之勁，不下千斤，站立平地，竟如銅澆鐵鑄，生根一般，雖有多人之推挽，亦似蜻蜓之撼石柱。鮮有能使之移動分毫者。至其兩腿之堅實，尤足使人驚駭，即用大刀闊斧砍之，亦决不至有所傷損。惟在練習之時，困苦萬狀，甚於別種功夫，所費時日，亦較他種功夫爲久，至少須五六年，學者非有耐苦持久之精神不易成也。

兩期完俠情故事

馬騰·文
盧令·圖

擊棹中流（上）

國土淪夷狄

江流急湍，波翻浪沫。

江心急流中，一條丈七八的中型篷船正逆流衝而行。

照說，船行的速度一定很慢——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誰知却不然，篷船的速度竟快如奔馬，簡直不可思議！幸虧江中船稀帆疏，不然，定會引得舟帆停棹，訝而望之。

逆流上行的篷船，船篷盡去，寬長的船艙中，置一桌，放七八張椅，坐了八個年青漢子，正自轟飲笑鬧，猜拳呼喝，鬧個不亦樂乎！

船尾，一個精赤着長身，胸肌賁起，胸毛茂密的漢子，單手掌舵，空出的一只手捧起粗瓷海碗，牛吞鯨飲般，一口氣喝乾碗中酒，才放落，另一個滿臉鬍子，袒出古銅色胸膛，身材壯實的漢子，提起一罎酒，就往掌舵漢子的碗裏倒。

掌舵漢子巴咂着咀巴，眯着眼，嘟嘟笑道：「曾七，呵！眞痛快！」

直到海碗中的酒差點溢出，叫曾七的漢子才一扳罎口，舉起酒罎，仰頭張咀，就往口裏傾，如虹吸般吸飲了一會，才放下酒罎，竟然一滴酒也沒有傾洩出咀外！抹抹咀巴，豪笑道：「韋八，咱們好久沒有這樣痛快熱鬧過，記得上一次，咱們弟兄聚集暢飲，距今日差不多半年，哈哈，俺好高興！」

掌舵的曾七手中那差點滿溢出的酒碗，端在手中，平穩得酒面如死水般，蕩也

志士殺韃虜

不蕩，手一抬，張咀一吸，將海碗中的酒，喝了個點滴不剩。「難得今日咱們又聚在一起，韋八，來，咱們再拚拚，看誰先醉！」

韋八歡暢地敞笑着，雙臂一掙，脫下袒開的上衣，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古銅色皮膚在陽光洒射下，閃閃泛光，拿起酒罎，與曾七拚酒！

篷船平穩地逆流而上，速度依舊，嘩啦嘩啦的水流聲，被船上歡快的呼叫吵鬧聲掩蓋了。

篷船快逾奔馬，兼且逆流而行，照說，應該有很多個壯健的舟子操槳才是，事實却不然，靠着舵邊船舷，坐着一個清秀斯文的年青人，白淨的臉上，露出一抹像童稚般的笑容，一雙明亮的眼睛，閃射着頑皮的光芒，一只手握着一塊長逾七尺，寬有二尺，形如船槳的鐵板，就以鐵板當木槳！一下一下划着水，意甚悠閒，恍如一個貪玩的小孩，拿枝禾稈攪撥着水，毫不費力。但，篷船就在他一下一下的划動下，竟然奔馬般逆流而行！

這眞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情，一個像大孩子一樣斯文清秀的年青人，單手拿着一塊七尺長，少說也有百斤過外的大鐵板在划水，近二丈長的篷船，就在他一人的划動下，逆水而行，快逾奔馬。

事實却擺在眼前，不由你不信！

這個孩子般的年青人，若不是天生神力，就是練就一身高成精純的內功，否則

，看他那清秀斯文的樣子，別說那塊重逾百斤的鐵板，就是一枝木槳，他也不會划動得那樣輕鬆！舉動若輕！

孩子般的青年人，可說是船上最斯文的人，船上其餘的年青漢子，都是用大海碗喝酒，獨有他，倚在船舷上，一面划動手中的鐵板，一面斯文淡定地拿起一把精緻的銀壺，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嚐着，那樣子就像壺中的酒，是玉露瓊漿。

放下銀壺，青年人彈指敲擊鐵板，發出有韻律的鏗鏘聲，在鏗鏘聲中，敞聲漫吟：「少年俠氣，交結五都雄。肝胆洞，毛髮聳。言談中，死生同，一諾千金重。推翹勇，矜豪從，輕蓋擁，聯飛鞚，轟飲酒壚，春色浮寒甕，吸海垂虹。閑呼鷹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樂聰聰。」

船上衆人，忽聞孩子般的青年漫聲朗吟，鐵板鏗鏘，語聲激昂，皆不由停碗罷喝，一齊注視着青年，個個皆神情激動，熱血沸騰，靜靜地聽孩子般的斯文青年唱完上半闋，衆人忍不住齊聲吟唱起來：「少年俠氣，交結五都。肝胆洞。毛髮聳。言談中，生死同！一諾千言重！……轟飲酒壚，春色浮寒甕，吸海垂虹……。」

語聲激昂豪邁，鐵板鏗鏘錚鳴，船上衆人，反覆吟唱着宋朝詞人賀鑄「六州哥頭」的上半闋！

衆人本都是一腔熱血，常懷忠義的血性漢子，賀鑄的「六州哥頭」上半闋，激昂豪邁，唱來不禁令人熱血沸騰，激昂慷慨，何況是有一腔熱血的豪邁漢子！

吟唱聲與鏗鏘的鐵板聲响遏雲霄，迴蕩在江流上空，歷久不歇！

唱聲歇，鐵板停，船上刹那沉寂如死，「花哪花哪」的流水聲，不歇地流响着，就彷如衆人身上激流不歇的熱血。

船上每個人，皆臉色赤紅，神情奮揚激昂，就那樣站的站，坐的坐，望着滾滾江流，默然無語。

鏗鏘一聲，孩子般的青年又復彈指敲擊鐵板，朗聲吟唱：「怒髮沖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抬眼望，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衆人皆滿臉悲憤之色，不待聲歇，齊皆奮昂接着唱：「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有幾個經已聲哭俱下，雙拳緊握，仰首長天，稀噓涕泗！

操鐵板的青年激動得一掌擊在鐵板上，浪擊水飛，發出「嗡」然鳴响！「誓滅韃虜！還我漢江山！」「誓滅韃虜，還我漢江山！」

衆人齊皆奮臂高呼。

聲遏行雲，風雲變色，幸好此時江上只得這一條木船，不然，驚動了不時在江上巡邏的元兵，就會人頭落地！

× × ×

時維元太祖初定中原，有志之士，紛紛揭竿而起，誓要驅逐韃虜，前仆後繼，皆被元朝統治者的殘酷鎮壓，一一慘遭摧毀屠殺。但，人民的反抗是不會因異族的血腥鎮壓而停歇，人民都不願作亡國奴，受異族的統治，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令到元朝統治者東撲西剿，鎮壓的手段越來越兇殘暴戾，但越鎮壓，反抗亦越烈。可惜大多數的反抗都被元朝統治者的殘暴鎮壓而瓦解失敗！

但，對異族統治者的仇視反抗心理，仍深入在每一個百姓的心中，每一天，都有元兵被殺，不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都化整為零，各自為戰，襲殺元兵！

元朝統治者有鑒於此，除了加强對百姓的鎮壓監視之外，也加强了巡邏，整隊兵的巡邏，稍有可疑立刻當場斬殺，企圖以血腥殘暴手段，將百姓的反抗壓服下去，一時間，人民處於血腥恐懼的氣氛中。

儘管如此，有志之士，仍然暗中活動，盡力殲殺元兵，特别是那些單獨散落的元兵。可是，異族統治者也大加報復，凡有元兵死傷，必將附近的百姓大加殺戮，血腥恐怖，一時無兩！

× × ×

逆流行船的十個漢子，都是潯陽江畔豪傑，眼見韃虜橫行無忌，燒殺搶掠姦淫，種種罪行，令人髮指，他們知道明着反抗決不會成功，反而會招致韃虜的殘酷鎮壓屠殺，故此，他們都化整為零，暗中擊殺元兵，短短的幾個月內，被他們襲殺的元兵，少說也有百多人！

他們都是熱血沸騰，不甘被異族統治的勇毅青年。他們曾發誓，只要活着一天，就要驅殺韃虜。

他們都有一身傑出的武功，其中尤以手執鐵板，彈指慷慨悲歌的青年。

別看他長着一張孩子臉，其實，他的年紀足夠二十四歲，十人中，數他的武功最高。頭腦最機敏。他內功精純，加上天生神力，故能將一塊逾百斤的鐵板划撥如木槳。

他本世家子弟，姓邵，名子游，文武兼資。

其餘九名漢子，皆市井豪傑，只因志同道合，性情相投，遂結義為弟兄。

今日，是他們十人相聚之期。

邵子游舉起銀壺，傾酒入口，一氣喝了個壺底朝天，放下酒壺，用力划動鐵板，船像箭般逆流衝波而行，停鐵板，仰天長嘯一聲，聲如鶴唳虎嘯，在江空上繚繞不歇，復以鐵板擊水，慨然道：「各位弟兄，韃虜橫行，兇殘暴戾，我等弟兄十人，要加倍努力，殲殺韃虜！」

衆人神情振奮，掌舵的曾七豪情道：「子游，俺五天前，在江畔殲殺了七名韃虜，痛哉快也！」

捧罎的韋八拍着胸膛，快意地說：「俺也不賴，在江中弄翻了一船韃子兵，少說也有十五六個，全都喂了王八啦！」

邵子游聽着，滿意地點着頭，一面划動手中鐵板。

「昨晚，俺隻身潛入韃子兵營中，可笑那些韃子，懵然不覺，睡得死豬也似，呼啦呼啦扯着鼾，被俺一刀一個如斬瓜切菜般，也不知切下了多少個狗頭，直到俺手軟為止！」站在船頭，一個身材瘦削矮小的漢子，精目中露出興奮的閃光，邊說邊比劃着。

別看此人身材瘦削矮小，却精靈機警

過人，輕功在十人中數他第一，姓李，名斌。

「痛快！痛快！」坐在左側艙壁椅上，有一口潔白整齊牙齒，笑容可掬的漢子拍掌大叫：「殺得痛快！李斌，你眞好運氣，可惜俺伏在茅厠側 他媽的一天中只有六個韃子上茅厠，累俺被臭氣熏得頭昏腦脹，眞想嘔，只殺了三雙！」

眾人被他皺眉苦臉的模樣，逗得嘻哈大笑起來，仰不可止。好一會，一個坐在桌邊，相貌威猛的漢子粗聲道：「孟津，你還比俺好受一點，俺在路邊裝死人，可憐，偏躺在一個蟻穴上，被咬得渾身痕腫，只殺了十一個韃子！」說着，掀衣露體，讓眾人察看。

「曹京，你比起我來，還好一點，我差點被那番僧削去一條腿！」一個胖嘟嘟的漢子神色凝重地望着眾人。

眾人齊皆關切地望着胖嘟嘟的漢子，等他說下去。曾七是個急性子，忍不住催問：「侯胖子，快說出來，急死俺了！」

侯胖子胖嘟嘟的臉上沒有一點笑容，凝聲說：「俺那天在城外窺見一個禿頭番僧，揹着兩個韃狗，在路上調戲婦女，當時看得俺怒火燒胸，眞想不顧一切，上前將那番僧及二個韃狗撕開六瓣，强忍着，盯在那三個畜生身後，跟了老半天，才覷到一個機會。」

侯胖子略一停，接說：「當時路上一個人也沒有，那番僧大概吃得太多，鑽入樹叢中方便，兩個韃狗就站在路邊樹下等，被俺悄悄上前，自樹後閃出，一刀一個，兩個韃狗連怎樣死的也不知道，就做了糊塗鬼。俺將兩個韃狗的屍體拖入草叢中，然後掩向樹叢，那知，才掩近，那番僧亦揪着褲子一頭鑽出，差點撞了個正，俺不等那番僧回過神來，舉刀就劈，却被那番僧一縮身，縮入樹叢中，俺怕他揚聲鬼叫，不顧一切，挺刀衝入去，那番僧却狡詐，一縮即閃，閃躱在一旁，等着俺衝進去，一刀攔腰就砍，虧得俺早有戒備，一個滾地葫蘆，滾避過攔腰一刀，番僧見一刀被俺避過，「嘩嗚」怪叫一聲，撲前揮刀揮削向俺的大腿，當時俺剛想躍起，料不到他來得這樣快，閃避擋格皆來不及，眼睜睜看着一刀就要削砍在俺腿上，驀的番僧一個狗吃屎，摔跌在地，啞了一咀泥，番刀砍在地上，直沒入土，俺一看機不可失，撲前一刀砍在他腦袋上，那番僧登時頭裂血漿流，胖大的身軀挺了挺，雙腿踢蹬了兩下，一命嗚呼。

定下神來，俺不禁好笑起來，那狗番僧的褲子絆套在雙腳上，裸露出大腿與肥大雪白的屁股，看到絆套在他雙腳上的褲子，俺才恍然明白，因何他會突然摔跌在地，原來他還未繫緊的褲子，抽在手中，砍削俺時，緊張得鬆了手，褲子脫落，將他絆跌摔趴在地！當時俺不禁捏了把冷汗，感謝他的褲子救了俺。」

眾人皆細心聽着，當聽到驚險處時，齊皆臉上變色，聽到侯胖子化險爲夷，個個噓出一口長氣，聽到最後，那句：「感謝他的褲子救了俺！」不由忍俊不禁，齊皆放聲大笑起來，連侯胖子胖嘟嘟的臉上，也綻露出歡快的笑容。

笑聲中，邵子游神色凝重地說：「各位弟兄，看來，咱們今後的行動，要加倍小心，切莫魯莽行動，聽說，近來城中忽然出現了很多番僧，可能是專爲對付咱們而來的！」

「子游，城中確是來了很多番僧，個個太陽穴鼓得高高的，看來都是內家高手，有可能是密宗高手！」坐在艙頭一張椅上，額上有條刀疤的壯實漢子，站起來，直望着邵子游。

邵子游含笑望着刀疤漢子，說：「秦都，你看到多少個？」

刀疤漢子秦都略一思索，說：「我看見的，總有十一二個，看不見的，我不知了。」

邵子游聽着，眉頭微皺。

「子游，俺也看到，三個披黃色袈裟，六個穿紅色袈裟，在城裏城外，到處走動，有十多名韃子兵陪着。」另一個坐在侯胖子身側，年約二十左右，在十人中年紀最輕的青年人眯着一雙精光閃射的大眼望着邵子游。

「水娃，你幾時見到？」邵子游問。

「昨天，我爲了查悉他們因何城裏城外到處走動，意欲何爲，跟了他們一整天，可惜，他們沒有特別的行動，只是東看看，西走走。」

「有否被他們發現你跟踪他們？」邵子游望着水娃。

「子游，你放心，他們不會發現我跟踪他們的，別忘了，俺的『循跡尋踪』追踪法，天下第一。」

邵子游放心地笑了：「水娃，我差點忘了。」

接又向眾人掃了一眼，沉聲說道：「若我猜得不錯，這班番僧在城裏城外到處走動，可能是先摸熟環境，然後才採取行動！」

「我亦有同感，」一個劍眉豹眼的漢子喝了口酒，豪聲說：「近來，咱們殺了他們那樣多人，他們一定想報復，但又恐對付不了，故此調派了番僧來，目的一定是對付咱們！」

邵子游贊同地點着頭：「子劍，肯定是這樣，這羣番狗來頭不小，武功又高，咱們不要小覷了他們，今後，咱們的處境，會更加困難。」

「子游，俺們何不先下手剷了這班番僧？」曾七揮手作欲劈狀，粗聲嚷叫。

「曾七，你的躁性子總是改不了！」一個高大的漢子善意地提醒曾七。

曾七一掌拍在後腦胸勺上，吐舌搖頭道：「俺一急，就犯這毛病，要不得，要不得，一定改，一定改。」

那怪模樣，引得眾人哄笑起來。

「丁厚，今日爲何不見你開口？」邵子游笑望着高大漢子說，「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高大漢子憨厚地笑着：「沒……沒什麼，俺不過心裏高興得說不出話。」

眾人哄嚷着：「丁大個，快說出來，什麼事這樣高興，讓俺們也高興高興！」

這大的一個漢子，竟然在眾人的笑望下，紅了臉，囁嚅了一會，才靦覥地說：「俺……俺生了個胖小子哇！」說完，手舞足蹈地哈哈笑着跳起身——他歡喜得說錯了話。

眾人聽了，哄的歡聲狂笑尖叫起來，一擁上前，七手八脚，將丁厚抬起來，用力抛上半天空，一面齊聲歡叫：「俺……俺生了個胖小子！」每歡叫一次，就將丁厚抛上半空一次。

眾人人都爲丁厚有個胖小子而高興莫名，就恍如他們也有了個胖小子般。

邵子游坐着沒有動，由心裏地笑着，望着眾人的歡叫笑鬧，心裏感動極了，他突然生出一種衝動，想衝上前，擁抱他們每一個人。

曾七掌着舵，眼看着眾弟兄那種眞摯的友情在這刹那表露無遺，感動得亦隨大聲歡呼起來，眼中淚光勇現。

他們都是感情豐富的人，他們表露感情的方式豪放得近乎粗野，但，這才顯得他們的率直坦誠，絕無半點虛假。

他們都是敢哭敢笑，既不惜犧牲生命，又珍惜，享受生命的人！

眾人放下了丁厚，圍站到桌子前，紛紛動手斟滿了桌上的海碗，直到碗中酒差點溢出，才停，也不知是誰首先歡呼：「來，爲咱們的胖小子乾一大碗！」

眾人附和着，紛紛端起大海碗：「爲咱們的胖小子乾一杯！」

曾七却粗聲大叫：「酒……快給我斟酒！」

眾人正要傾酒入口，聞言，齊皆扭頭望着臉紅脖子粗的曾七，轟笑起來：「嗨，怎能少了曾七，韋八，快給他斟酒！」

韋八笑着提起酒罎，上前在曾七的大海碗中，傾了個滿滿的。

水娃早就爲邵子游灌滿了銀壺。

眾人將海碗高舉過頭——邵子游則舉起了銀壺，嗓門最大的曹京領先歡呼：「爲咱們的胖小子乾三大碗！」

眾人齊聲歡應：「乾三大碗！乾三大碗！」

歡呼三次，喝了三大碗。

邵子游亦分三次將一壺酒喝光。

× × ×

眾人正自豪飲歡笑嚷鬧，倏的聽見一陣嘈吵叱喝哭叫聲傳來，眾人齊皆停碗不喝，循聲張望。

這一看，令眾人不禁血脈賁張，怒髮冲冠——幸虧他們都是束髮而沒有戴冠，握拳攘臂，目眥欲裂！

江對岸，不知何時停了一只韃子兵的鐵甲快船，正攔截住一艘大客船，快船上的韃子兵，正自大客船上，將搶來的財物搬到鐵甲快船上，有三個韃子兵，將三個掙扎着的婦人，拖拉過鐵甲快船上，哭叫聲，正是那三個年輕婦人發出，叱喝聲當然是橫行無忌的韃子兵發出，客船上有兩個中年男人跑上前，拉扯着年輕婦女，哀告韃子兵放了她們，韃子兵却獰笑着，手起刀落，將兩個中年男人砍翻在船板上，將三個拚命掙扎哭叫的年輕婦人拖扯向快船。

客船上其餘的人，跪下來哭求，韃子兵却拳打脚踢，將他們趕回艙中。

一直躲在船尾不敢動的的舟子，其中有一個年輕的掙脫了年老舟子的拉扯，持起一枝丈長的竹篙，吼叫着，衝前去，竹篙橫掃，將兩個站在船邊的韃子兵掃跌落水，順勢標前，一篙插向一個拖扯着一個年輕婦女的韃子兵。

那個韃子兵見來勢兇厲，慌不迭鬆手放開那婦人，哇的怪叫一聲，倒躍回快船中。

年輕舟子由於用力太猛，又刺了個空，脚步踉跌，差點摔在船板上，手中竹篙一點船板，穩住身體。

這時，快船上已有五六名韃子兵執刀持槍，呼喝着搶上客船，擁向年輕舟子。

另兩個拖扯着兩個年輕婦人的韃子兵，亦放開了兩個婦人，撲向舟子。

三個婦人啼哭着，連滾帶爬，被艙中的人拉扯進去。

八個韃子兵，散開來，圍逼那年輕舟子，獰惡地逼視那年輕舟子。

年輕舟子本是憑着一般血氣之勇，不顧一切，上前搶救那三個婦人——他實在忍受不了韃子兵的橫行，他根本不懂武功，只是恃勇將兩個韃子兵掃跌落江，如今，見八個韃子兵執刀持槍逼過去，不禁有點慌亂了，仗着竹篙長，來個橫掃亂打。

八個韃子兵「咕嚕」呼叫着，兩個人纏住了舟子的竹篙，餘下的六個分三面躍撲向舟子，槍刺刀砍，看來，舟子這一次死定了。

艙中有人已忍不住哭叫出聲，有人害怕地捂着臉。

血光與痛叫迸現，舟子的手臂，背上，各中了一槍一刀，竹篙早已把持不牢，墜跌在艙板上，負傷倒地一滾，恰好避過砍來的兩刀。

舟子還不想死，不想死，當然是逃，身形縱躍，頭下脚上，躍入江中。

身形才躍起，三槍分刺他胸腹股，快船上兩個韃子兵連放兩箭，一共四枝箭，連串射向舟子頭胸！

看來，這一次，就算孔大聖在此，也救了他！

舟子人在空中，嚇得亡魂皆冒，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聲。

驀的，嗖嗖連响，一條人影如天馬行空，又似天虹飛渡，目不交睫間，飛射而至，三枝刺向舟子的長槍，「啪啪啪」一齊齊中折斷，影墜人現，一個身材瘦削矮小的漢子手執三桿斷槍，另一手挾着那舟子，穩穩的站在船舷邊，手一抖，三桿斷槍箭矢般刺入三個神色驚呆，手中只剩半截斷槍的韃子兵胸腹上。

三個韃子兵慘叫連聲，身形晃了晃，「噗通，噗通」的摔跌入江中，水花飛濺中，江水泛漾起紅浪，三個韃子兵沉到了江底。

與與那天馬行空般橫空躍落船上的同時，四枝長箭一蓬激射至的碎片，擊落在江中。

天馬行空般橫空躍越至客船上的人，正是輕功第一的李斌，他在飛躍中，順手一抄，將躍在空中的舟子一把挾在腰間，帶回船上。

空中折槍救人，這等身手，眞是神乎其技，別說客船艙中驚呆得目定口呆的旅客了，連那幾個韃子兵，也驚怔得呆站着，一時忘記了動手！

李斌這一手，直如天神從天而降。

好一會，那羣韃子兵才回過神來，吶喊一聲，執刀持槍，撲攻李斌。

李斌輕笑一聲，放下差點暈過去的舟子，吩咐那名年老舟子救護受傷的舟子，淡定地站立着不動，直到刀槍砍刺到，才一滑步，身形如鬼魅般，乍然閃搶入刀光槍影中。五個韃子兵但覺眼前一花，還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已被李斌分光掠影般將他們手上的長槍彎刀，一一抓奪在手中，身形在五個韃子兵身前迅速繞走，五個韃子兵立時捂腹掩胸，倒摔在艙板上，挺了幾挺，不動了。

直到這時，鮮血才從五個韃子兵的胸腹中冒湧出！

舉手投足間，一連殺八個韃子兵，可謂神勇非凡。

艙中的男女，及那年老舟子，俱忍不住的拍掌歡叫起來。

鐵甲快船上，剩下來的十多名韃子兵，眼見只不過是眨眼的工夫，竟然死了八個同伴。

驚怒交加，其中一個似是隊目模樣的韃子兵，抽出腰間彎刀，哇哇大叫着，也不知他說些什麼，有幾個蹲跪在快船甲板上，彎弓搭箭，對準李斌就要放射。

另有四名韃子兵，躍身跳過客船，悶聲不響，挺槍就刺！

李斌剛想動手，江空中傳來一聲霹靂巨喝：「留幾個待俺過過手癮！」巨鳥般，自空中飛墜落一條粗壯的漢子，腳才點在快船甲板上，已如旋風般捲到那幾個繃弦待發的韃兵背後，掌劈腳踢，幾個彎弓搭箭欲射的韃子兵，如滾地葫蘆般，全數滾跌落江中，手上的弓箭，在滾跌時，「崩嗤」，「崩嗤」的，有的射上天空，有的射落江中，可說是無的放矢！

幾個滾摔落江中的韃子兵，沉落在江中後，再也不見浮頭，九成是活不成了。

粗壯漢子一舉擊落幾個弓箭手後，身形不停，跨步一躍，竟然一步跨躍過客船，悶聲不響，像頭猛虎撲入羊羣般，衝撲向那四個被他的一聲霹靂巨喝震得心顫腳軟的韃子兵，一手奪過一桿長槍，接連四挑，四條身形接連被挑飛起，在空中發出慘厲的痛叫聲，接連四下水響聲，四個準備攻擊李斌的韃子兵，已被他一槍一個，全部挑刺落江中，眼看也是活不成了。

「痛快，痛快！」精壯漢子原來就是韋八。

剛才，是他自篷船中，捏碎了一只粗海碗，抖手發射出碎瓷片，將射向舟子的四枝長箭擊落的！

這時，鐵甲快船上，只剩下那個隊目與兩個呆若木鷄的韃子兵。

那個隊目於驚恐中回過神來，慌亂地大叫：「快逃！」

可是，如何逃得了，他的叫聲才落，橫向江心的船舷被另一只木船一撞，船身猛烈搖晃，令他差點晃跌在甲板上，急忙穩住身形，扭頭一看，一只大木船已靠貼在船舷邊，將鐵甲快船夾在客船中間，移動不得。

× × ×

靠貼在鐵甲快船船舷上的大木船，正是邵子游以鐵板划水逆舟行駛的篷船。

船上衆豪傑自一望見韃子兵在對江搶掠財物，殺傷百姓，擄掠婦人的暴行，個個氣憤填膺，直恨不得一步跨越江心，將這些可惡的韃子兵一個個活劈了，但江面太闊，急也急不來，幸得邵子游鐵板猛划，篷船像箭矢般衝射向對江，只一晃眼間，已衝滑到距鐵甲快船不足七丈的距離。

船上各人，皆磨拳擦掌，準備殲殺韃虜。

只要再前進兩三丈，衆人就可以橫空跨越到敵船，但在這時，恰好瞧見那年輕舟子跌落江中，被箭射槍刺，情形危險萬分，若不搶救，那年輕舟子準死無疑。

在這危機一髮間，衆人皆束手無策，欲救無從——他們都不能橫空躍越六七丈的空間！李斌輕功最好，也不知能不能——他從未試過，一躍六七丈，但爲了救人，他不再多作考慮，蹲身曲腿，猛吸一口氣，兩足力蹬彈身而起，終於及時救了那舟子，格殺八個韃子兵！

韃子兵隊目見進退移動不得，在快船上兇暴地揮刀狂叫：「好大胆的東西，竟敢拒捕行兇！難道統統不怕死！」一雙黃眼珠子，惶亂地掃視着各人。

「韃狗，還不快跪下求饒？鬼叫什麼！再叫，俺將你一劈兩半！」丁厚粗聲大喝。

那韃子兵隊目被這一喝，再也要不出威風了，身子抖了抖，差點想跪下來，但，隨即又色厲內荏地吼叫：「殺不盡的南蠻子，你們想造反？不怕被殺頭？」

曾七猛喝一聲：「韃狗，待俺擰下你的狗頭，看你還亂吠什麼！」一步跨前，就想衝過去！

却被邵子游伸手止住了，低聲道：「別忙，我有話要問他！」

其餘兩個韃子兵，早就被嚇得軟倒在甲板上，朝衆人叩頭求饒命！

同伴的死亡，早已令他們心胆俱寒，魂飛魄散！可不是嗎，只不過眨眼工夫，二十多人，只死剩他們三人，若不是親眼所見，打死他們也不相信！

邵子游從船邊站起來，放下那塊大鐵板，踏前兩步，心平氣和地對那個已氣焰全斂的隊目說：「聽着，我有話問你！你若據實回答，饒你一條狗命！」

那隊目此刻眞想跪下來，但，平日的驕橫跋扈，令他一下子放不下，站在甲板上，被衆人銳利如尖刀的目光盯視着，令到他既驚又懼，乞憐地點着頭。

邵子游語聲平穩地問道：「近日，很多番僧出現本城，是否派來對付反抗你們的人？」

隊目連連點頭：「他們都是由大內派出來的高手，專門對付你們這些南蠻！」

「韃狗！休得胡言！」秦都戟指着怒喝。

那隊目腿一軟，「噗」的終於跪了下來。

艙中的男女，及一老一少兩個舟子，拍掌歡叫起來。

這一叫，令邵子游驚省起一件事。先不理會三個韃子兵，兩步躍到客船上，急聲對舟子說：「這位老伯，你們不宜在此久留，快些開走吧！不然，被韃子知道了，你們可就遭殃了！」

一言提醒了客船中的各人，他們都是平民百姓，沒有武功，雖然痛恨韃子，但，若被韃子官差發現他們牽連在此事中，

他們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們都恐慌起來，動手清理船上的屍體與血跡，千恩萬謝過邵子游衆人後，重新揚帆順流駛去，不大一會，只剩一點帆影。

望着遠去的帆影，邵子游動了殺機。

本來，他不想殺這三個放棄抵抗的韃子兵，但，當他想到遠去的那一船人，爲了他們，他不得不殺死這三個乞求饒命的韃子兵！

因爲，若放了這三人，就等於害死客船上的數十個人——韃子兵一定會報復，而最好的報復對象。當然是那一船手無寸鐵的良善百姓——因爲他們曾牽扯入此事中。權衡之下，邵子游決定殺了這三人。

何況，他們亦死有餘辜。

邵子游決定不再向那隊目問話，盡快離開，否則，被巡邏的韃子兵發現，那就很難脫身。

邵子游與李斌，韋八回到篷船上，回身揚手出指，向三個跪在地上的韃子兵虛空連點三點，用隔空點穴手法，將三個韃子兵點了死穴。

三個韃子兵應指打了個寒顫，沒有發出聲息，軟倒在甲板上，咽了氣。

邵子游也不多說，立即吩咐衆弟兄動手，將鐵甲快船鑿穿艙底，沉入江底。

水娃，曾七的水性最好，自然由他兩人動手，不大一會，他們已弄妥了。十個人站在船上，望着逐漸下沉的快船，直到快船沒入水中，才將篷船重又划向江心，逆流上行。

× × ×

殲殺韃虜，這是何等痛快的事，等到船入江心，衆人爲剛才殲殺韃虜而痛飲起來。

邵子游靜靜地望着他們笑鬧，聽着他們粗豪的嚷叫聲，爽朗的笑聲，臉上眼中，盡是笑意。

他感到很自豪——因結交了他們而感到自豪。

曾七一面平穩地掌着舵，一面大口喝着酒，一面俯身對邵子游低聲說：「子游，俺忽然間想起一件事，想問問你。」

邵子游聞言仰臉笑說：「曾七，是否喝多了酒，說話吞吞吐吐的，什麼事？說出來吧！」

曾七眨了眨眼，悄聲問：「伯母近來好嗎？」

邵子游差點笑起來，忙强忍着，雖說大家都是肝胆相照，生死與共的好弟兄，但，若一笑，就是對曾七的不尊敬，雖說曾七問話的神態有點好笑，但，他是一片誠意地問候自己母親，自己怎能對之輕浮？故此，他收斂起笑容，肅容恭聲道：「家母身體安好，小弟已於數天前，將她老人送到鄉間暫住，以免萬一有甚差池，連累了她老人家。」略一頓，接誠摯地問：「伯母近來的病好多了吧？」

曾七恭肅低沉地說：「子游，多謝你，家母的病近來略有好轉，唉，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老人家，子游，萬一俺出了事，請你代爲照顧家母。」

邵子游心頭一動，急聲道：「曾七，咱們只要小心，不會有事的，自家弟兄，何須說客氣話，伯母她老人家一定會早日痊癒。曾七，她老人家還想你爲她討房媳婦，生兩個胖孫子呢！」

曾七豪笑道：「俺也想討房媳婦，討她老人家歡喜。」兩手一攤，「奈何，誰家閨女肯嫁俺這樣的粗人。」

邵子游正經地說：「曾七，不可妄自菲薄，自己瞧不起自己，你是個大丈夫，男子漢，叫很多人值得尊敬，只有那些沒有眼光，俗不可耐的少女，才會說你是個粗人，其實，她們才是粗俗的人！」

曾七仰天豪笑，好一會才說：「子游，聽你如此一說，俺覺得自己是個『人』，一個眞正的『人』，今後，有誰再說俺是個粗人，俺也不生氣，不自卑，俺還瞧她們不上眼呢！」

邵子游以指彈敲鐵板，激聲道：「曾七，來來，乾了它！」提起酒壺，一傾而盡。

曾七也將海碗中的酒，喝了個點滴不留。

兩人同時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驚動了正在猜拳轟飲的衆人，齊皆扭頭望着仍在大笑的兩人，韋八已忍不住問：「曾七，什麼事這樣開心？與子游笑個不休。」

曾七將手中的粗瓷碗拋在江中，擊起一抹水花，隨即沉沒。收住笑聲，曾七宏聲道：「衆位弟兄，剛才子游說俺是大丈夫，男子漢，不愁討不到媳婦，你們說，俺能不開心嗎？」說完，又笑起來，「衆位弟兄，俺們都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俺們都會討個好媳婦！」

衆人齊皆大聲附和，高聲歡叫，大碗飲酒。

笑鬧中，衆人驀的沉寂下來——他們都聽到左岸堤上，傳來的急驟馬蹄聲。

馬蹄聲從上游處傳來，與他們逆流而上，剛好撞上，衆人聽着那如雷鳴般的蹄聲，猜測到奔騎不少，少說也有數十匹！

蹄聲，像敲打在他們的心頭般，衆人都感到有點不安，預測可能有事發生。

塵頭蔽天，蹄聲震動耳鼓，衆人或坐或站，終於看見塵土捲揚中，數十匹奔馬急馳而來！

邵子游眼望岸邊，低聲對衆人說：「別望，快喝酒叫鬧。」

衆人都明白他的意思，倒酒的倒酒，猜拳的猜拳，刹那，哄鬧聲響徹江空。

數十騎奔馬簇擁着蔽天塵頭，很快馳到與木船平行的岸堤上，爲首帶兵官猛一勒韁繩，奔馳中的駿馬被勒，「唏律律」嘶鳴，前蹄高揚，人立而起，就地一轉，停向江邊。

數十匹健馬隨着響起一片嘶鳴，塵頭一頓，全部煞停。

那名戴盔穿甲的帶兵官手搭蔭篷望向江心，死死盯着江心中逆流而上，船速緩慢——邵子游將划水的力道減少了，船上各人正自醉酒狂歌喧鬧，那帶兵官望了一會，咀裏「嘰哩咕嚕」的不知說什麼，舉手向江下流一揮，蹄聲驟發，數十匹健馬擁着塵頭，如飛馳向江下游。

邵子游一直注意着江岸上韃子騎兵的動靜，見他們一窩蜂般驟馳而去，放下心頭大石，對已停止喝酒的衆人說：「看來，咱們不宜再逗留在江中，今日的聚會，到此爲止，咱們速速靠岸，快點各自散走

爲上。」

李斌第一個贊成。「韃子已對咱們加以注意，說不定他們已知道鐵甲快船的事了，若讓他們轉頭找到咱們，那就很難脫身！」

羣豪一向信服邵子游，聽他與李斌如此說，齊聲同意。

邵子游一面用力划動鐵板，一面向衆人說：「今後，咱們要加倍小心，今日此會，總算有些收穫，十五天後，咱們再相聚，希望各位弟兄都能到齊！」

他說最後一句話，是有別的意思的──希望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安然無恙，齊齊聚會。

衆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水娃說：「咱們都會小心，十五天後再暢聚一番！」

衆人紛紛表示，一定會小心保全自己，多殺韃子兵！

篷船快速地斜斜衝向江岸，離岸不到十丈。

倏的，江岸遠處，又傳來奔雷般擂響的馬蹄聲，衆人一聽，齊皆臉色微變。

邵子游手上加勁，篷船登時像脫韁野馬般向江岸衝去，離岸只有五丈！

李斌作勢躍登上岸。

但已來不及了，塵頭蔽空疾捲中，數十騎快馬已奔衝至，刹那散開拉長，將好長的一段江岸封堵着。

邵子游心頭暗凜，立即將鐵板倒划，船像箭般向後退滑。

江岸上，數十騎人馬站了個滿！當中一騎上，盔甲鮮明，正是先前率騎從上游馳來的帶兵官，果然不出所料，他重又率騎而回，將邵子游他們截住。

「停船，快快的將船泊岸，該死的南蠻！」那帶兵官在岸上揮手呼喝。

泊岸，等於送死，傻人才會幹這種事，一定要儘快將船脫出弓箭的射程，不然，仍是很危險。

邵子游鐵板用力划動，船又疾速向後倒滑出數丈！

「南蠻子，還不快快的停船靠岸，統統想死？」帶兵官見木船不但不靠岸，反而向江心移動，不禁暴跳如雷，在馬上一聲呼喝，數十騎健馬上的韃子兵，立刻張弓搭箭，對準了木船。

韃子兵都是蒙古人，最擅長騎馬，射箭，故此，他們的騎術精湛，箭法高明，用的都是强弓利箭。

船上衆人見韃子兵張弓搭箭，對準了他們，個個激動起來，紛紛想抽出兵器。

邵子游却搖手阻止他們：「千萬別衝動，韃子兵現在只是懷疑咱們，不然，早就向咱們放箭，若一亮出兵器，他們認定了咱們是殺死鐵甲快船上的韃子兵，那就難脫身了。」

經他一說，各人隱忍住，沒有亮出兵器。

這時，船已快到中流。

韃子官見木船上的人竟敢抗拒他的命令，不但不停船，反而向江心退去，氣得哇哇大叫，舉手一揮，弓弦崩響，箭如飛蝗般攢射向木船。

這時，木船離岸少說也在二十多丈遠近，普通的弓箭，很難射到，就算能射到，亦已是强弩之末，一點殺傷力也沒有，可是，這數十枝箭矢却銳嘯着，强勁無比地紛紛射到船上，勢勁力强。

箭矢如飛蝗般攢射到，令船上衆人不能不撥擋封格，這一來，就暴露出他們的身份，衆人此時再也不顧慮那樣多，紛紛亮出兵器，揮舞撥擋攢射到的長箭。

眨眼間，他們將數十枝長箭全數撥擋落江，只有一兩枝射在船身上牢牢插着。

侯胖子拔下一枝長箭，細一看，發現箭桿比普通的長箭長了幾乎一倍，箭羽特長，箭鏃修長銳利，邵子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這種箭，名叫「穿雲破甲箭」，是一種用强弓發射出，射程極遠，可洞穿鐵甲的一種利箭。使用這種箭的韃子兵，都是手勁極强，箭術高明，他們都是韃子兵中的精銳，本是元太祖的近衞軍，想不到，在這裏出現了。

他們全部隸屬近衞軍「神機破甲」驍騎營。只有元太祖才能調動指揮，如今却出現在這裏，看來，事情有點不簡單。

邵子游也看出事情的嚴重，他急聲吩咐各人，作好準備，同時，他亦運集全身功勁，划動鐵板，希望能盡速划過對江，上岸散退。

岸上的帶兵官眼見船上各人亮出兵器，將射到的箭矢盡數擊落，不由大怒，喝叫一聲，早已搭好箭的韃子兵，立刻放射出長箭，攢射向木船。

木船這時已入中流，距離又拉遠了，更加容易將射來的箭矢全部撥擋落江中。

那名帶兵官見木船已橫過中流，迅速向對面江岸駛去，一招手，一名號角兵立刻越前，帶兵官對號角兵說了幾句話，那號角兵立刻從腰上解下號角，「嗚──咕咕──嗚──」的吹起來。

邵子游雖然聽不明白號角吹出的意思，猜測可能是通知另外的韃子兵或召集遠處的韃子兵，如果是，那就對他們萬分不利了，他們將無法登岸，被困死在江中。

想到這點，他暗暗焦急，却沒有表露出來，只是更加使勁向對岸划去，希望在韃子兵未趕到時，及時靠岸，上岸四散。

在岸上，總比在江上好。

× × ×

號角吹出的聲音，果然是通知召集對岸的韃子騎兵，號角聲還未歇，對岸蹄動塵揚，彷彿從地底冒出般，一下子出現在木船駛靠向對岸的方向，一字排開，弓箭對準了木船。

木船離岸邊只有七八丈。

船上衆人，立時騷動起來，全都嚷着硬衝靠向江岸，與韃子兵拚個你死我活。

邵子游見衆人衝動，忙來勸止：「各位弟兄，千萬不可意氣用事，現在還不是與韃虜正面相抗的時候！」一划動鐵板，退滑向江心。

衆人聽他一說，才從激動中冷靜下來。不再讓着拚命，目光都憤恨地注視着岸上趾高氣揚的韃子騎兵。

曾七扳動船舵，將木船掉轉頭，憤憤地大聲叱罵：「狗韃子，兇什麼，錯過今日有你們受的！」呸的吐了口唾沫落江。

邵子游却神色凝重，心頭沉重，眼看着韃子兵從江兩岸出現，阻截他們靠岸，像預早安排的一樣，若是眞的，他們今天幾難脫身。

兩面不能靠岸，爲今之計，只好將船划到中流，再全力划動木船，順流而下，希望能超越江上的騎兵，在下流能安全登岸！

邵子游將他的意思說給衆人聽，衆人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齊聲同意。

船已將入中流。

岸上傳來叱喝聲：「南蠻聽着，快快將船駛攏江岸，否則，格殺不赦！」

衆人循聲望向左岸，一名臉像鍋底般黑的將官，正張牙舞爪，向着他們叱喝。

衆人輕蔑地望着那將官，不答一語，那將官手一揮，早已張弓搭箭的弓箭手，一齊射出長箭。

箭矢嗖嗖破空勁射至，衆人悶聲不響，齊齊拚動兵器，將射來的箭矢撥擋落船上、江中。

那將官見長箭悉被衆人撥擋落，無一能傷害他們，氣得哇哇怪叫下令再放箭！

箭矢又如飛蝗般攢射到，衆人冷笑着，再一次將射來箭矢撥擋擊落！

船已到江心。

左岸箭矢接續激射至。

衆人只好繼續撥擊擋格，那知，驀地右岸也有箭矢射向他們！

他們變了兩面受敵，不得不分出一半人去右面撥擋射來的箭矢。

這一分散，防守的力量就弱了，封擋得沒有那樣嚴密，左右兩邊的箭矢，如飛蝗流螢般夾射至，令到船上衆人有點應付不了，有幾枝箭，已從左右兩面穿射入，差點刺了人，幸虧他們的身手反應敏捷，險險避過。

篤篤兩響，有兩枝長箭射在桌面上，竟然將厚實的桌面射爆，牢牢地射插入桌面中，箭羽巍巍顫動！

由於要封鎖應付兩面射來的箭矢，分散了力量，出現了空檔，令到他們已不敢站在船上撥擊格擋密集射來的箭，而改爲伏臥在船上，將桌椅傾放在身前，擋避箭矢。

連曾七也躺到在舵旁，以腿挾舵。以手舞刀，擋撥激射至的箭矢。

只有邵子游一人端坐不動，一個勁揮動鐵板划水向下流如飛而去。

每當有箭射向他，他就將手中的鐵板豎擋在身前，成了一面擋箭牌，長箭「噹噹」的射在鐵板上，全部被擋擊落江中。

這時，船已順流而下，水流加上邵子游的划撥，船像脫韁野馬般，向下游急馳滑行。

江兩岸的騎兵，亦沿江追着他們的木船，邊追邊放射箭矢！

由於船在急行中，馬亦在急馳中，射出的箭，失去了固定的目標，當然不大準，很難射中木船，大多數都是掠空而過，或越過船頭，或被拋在船尾，墜入江中，只有少數幾箭能射到船上，也被衆人輕鬆撥擋擊落。

江兩岸的騎兵，見不能奏效，減少了放箭，只間或有一兩枝冷箭射到，但很準確，有兩箭差點射中侯胖子與秦京，被站在兩人身旁的水娃，爲丁厚及時擊落。

這樣看來，韃子兵學乖了，不再亂放箭，而放箭的弓箭手，可能都是神射手。

兩岸的韃子兵雖然不再亂放箭，減少了威脅，但，韃子兵毫不放鬆地沿江追踪，他們一樣沒有辦法靠岸棄船登陸。他們還未靠岸，騎兵已追至。

這樣下去，只會引來更多韃子兵！

必定要想出一個辦法，擺脫追踪。

但，一時之間，却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

邵子游決定將船再次駛回上游，看能不能擺脫韃子兵的追纏。

× × ×

「掉頭！」邵子游低聲對已站起身掌舵的曾七說。

曾七用力一扳船舵，船在急流中打了個急旋，掉轉了頭，逆流而上。

急馳中的韃子兵估料不到木船會在急流滑行中突然掉頭，收韁不及，一直馳出幾近百十丈，才忙忙勒轉馬頭偨動坐騎，奔雷般追向逆流行駛的木船。

船上衆人見韃子兵受騙的狼狽樣子，樂得哈哈大笑。

「啊哈哈，就這樣在江上打轉，讓他媽的韃狗子跑折了馬腿顚折了腰！」陳子劍樂得直拍掌！

「狗屁韃子，追吧！你在岸上，俺在江上，看你能追到俺們？」秦都樂得直擊大腿。

「旱鴨子韃狗，有種的就下江與俺在水裏鬥個你死我活！顚着屁股窮追個屁！」丁厚粗嗓大門，向落後在數十丈外的韃子兵吼叫。

他們都不將危險放在心上，表現出大無畏的氣概。

× × ×

邵子游與曾七配合無間，一個掌舵，一個划「槳」，就在江心中忽爾順流而下，倏爾逆水而上，弄到江兩岸的追騎手忙脚亂，疲於應付，汗流浹背，喘息不已，狼狽不堪。

邵子游想用這個辦法將江兩岸的騎兵拖果拖垮，然後乘機脫身登岸。

兩岸上的騎兵，確已被弄得人疲馬累，暈頭轉向，速度與隊形皆散慢下來！

邵子游暗暗歡喜，只要再來幾次，不難將其擺脫。

這一次，木船又在向下流疾駛了一程後，倏然旋轉船頭，向上流飛速前進。

船上衆人，望着兩岸忙亂急驟勒馬轉頭馳追的情形，樂得大笑不止。

衆人正在歡笑叫鬧間，驀地，上流頭衝浮下幾艘鐵甲戰船，順流衝瀉而下。

鐵甲戰船共有三艘，成品字形，快逾奔馬地衝駛而下，船上刀槍映日，箭鏃閃亮，旗桿上飄展的旗上，斗大一個金色「元」字。

韃子兵出動了戰船！

這一來，邵子游他們立刻處於不利地位！

左右兩岸是騎兵馳驟，上游有戰船衝截，若硬闖，必定被船頭高大的戰船撞毀翻沉。船上衆人，再也笑不出了，個個神色凝重，齊望着順流衝瀉下的鐵甲戰船，有點呆了。

看來，他們已陷入重圍中！

邵子游望着衝奔而來，相距不到三十丈的鐵甲戰船，眉頭打結，停「棹」不動了！

靠岸不能，衝下去，必定被撞翻，那時情形將會更糟，雖則他們每個人都會水性，且很精，說到底，在水裏，更難逃脫，單是強弓硬弩，已是不易躲避，何況交手。

目下唯一的一條路，是掉頭往下流闖，希望下游沒有韃子兵的戰船出現，找一地點登岸強闖！

邵子游當機立斷，吩咐曾七扳舵掉頭，再吩咐衆人拿起桌椅之類的木棒木板，一齊划水，望能增快速度，超越岸上的騎兵，在騎兵未趕到時，搶先一步登岸。

衆人知道形勢嚴重，對他們不利，立刻動手將桌椅拆毀，各自拿起破板，齊齊奮力划水。

木船在衆人的奮力划動下，速度幾乎快了一倍，向下游直標，如同一條馭浪而行的蛟龍。

很快，就將逼近的鐵甲戰船拋離一大截距離。

連岸上的騎兵，忙亂勒馬轉頭中，亦被遠遠拋下！

此時不靠岸，更待何時？

曾七不待邵子游吩咐，已將船舵扳動，船頭一斜，衝向岸邊。

衆人皆加勁划水。

船距岸不足二十丈。

只要加把勁，不難在騎兵未追到時，泊岸登陸。

衆人都咬牙奮力划水。

船像箭一樣斜標向江岸，只一眨眼，距岸不足十丈！

衆人鼓勁力划！

又進一丈，離岸不足八丈！

衆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中的木板，快將靠泊的江岸上！

正當衆人心情萬分緊張，不及他顧的時候，十數丈外，一處曲凹的江岸掩蔽處，驀地貼岸衝出四艘鐵甲快船來，船才衝出掩蔽處，船上立時萬箭齊發，攢射向木船。

驟出不意，待到衆人驚覺，密齊的箭雨已激射而去，首當其衝，曾七站立的身形可能是韃狗攢射的目標，起碼有三十多枝箭，破空向他勁射至。

曾七在猝然之下，手中刀上下飛舞擋格——他不敢放棄船舵而滾身閃避，若他一棄舵，船就會失去控制，在江中打轉，或直向下游衝去。

接連擋格擊落十數枝長箭，扭腰閃身，避過七八枝，却就在這時，一枝長箭颼聲射在他把舵的手臂上，痛得他渾身一顫，把握不住舵，船一失去控制，一傾一側，船頭一移，直往四艘鐵甲快船衝去！

船上各人，這時都忙於撥擋格擊紛紛激射而至的箭雨，無暇顧及木船。

曾七瞪目咬牙，強忍着臂上劇痛，手一抓，仍然緊緊抓着船舵，一扳，船頭一翹，橫在江中。

此時，岸上的騎兵亦已追到，紛紛勒停坐騎，抽箭張弓，朝木船勁射。

幸得邵子游的大鐵板這時發揮出無比功效，他叫水娃與丁厚穩住船身，不讓木晃船動，叫李斌諸人全力划動木船，向江心退去，將距離拉遠，韋八不待他吩咐，早已去協助曾七把舵。邵子游則從船邊躍走，揮舞着大鐵板，縱橫上下，擋，撥，格擊，將三面射到的箭雨，全部擋格過去，擊落船上，江中。

從上游衝逼下的戰船，這時也在十丈外停下，發射弓箭。

只有對岸的騎兵，由於距離太遠，够不上射程，只好騎在馬背上，瞧熱鬧！

雖然不是四面受敵，但也差不多，只要再退，就會進入對岸騎兵的射程，成了四面受敵！

故此，邵子游吩咐將船停在對岸够不上射程的江面上。

對岸的騎兵，早巳作好準備，張弓搭箭，蠢蠢欲動！却就是够不上射程，令到他們只有乾瞪眼，空作勢，無可奈何。

邵子游一人在船上縱橫飛舞鐵板，其餘衆人皆伏下，任韃子兵連續不歇，密集放箭，硬傷不到他們一人，被邵子游的大鐵板撥風盤舞擋格擊落。

曾七早在韋八的協助下，忍痛拔出臂上長箭，上藥包扎好。

一個掌舵，一個掩護，射來的箭，再也傷不到他了。

水娃在丁厚耳邊悄聲說了幾句話，身子一翻，水不響，浪不濺，像條魚般溜滑入水中，刹那不見。

丁厚却緊張地注視水面的情況。

上下游船上的韃狗官兵！及這邊岸上的騎兵，見邵子游如此神勇，一個人竟然能將所有射向他的箭矢撥，擋，格，擊落，忍不住驚叫出聲，竟紛紛自動停止了放箭。

而當中一艘戰船上，一個錦袍亮盔，相貌兇猛將軍模樣的韃狗，下令停止再放箭。

箭停，邵子游也停下來，將鐵板斜柱在船上，掃視着上下游，及這邊岸上的韃子兵。

經過這一番衝突，邵子游竟然臉不紅，氣不喘！

船上衆人，見箭雨停歇，各自從船上站起來。

船上這時，簡直像一只刺蝟般，船頭，船兩旁，船板，都插滿了長箭。

「船上的南蠻聽着，爾等已被包圍，速速束手受縛！」上游十丈處，正中那艘戰船上，那位將軍模樣的韃子朝木船大聲呼喝。

「放你娘的臭屁！」丁厚粗宏地巨喝一聲，「狗韃子，有種的就過來，與俺大爺相搏，俺大爺輸了，算你這王八蛋龜種有種！」

衆人聽着丁厚這亂七雜八的說話，哄一聲狂笑起來。

那個相貌兇猛的韃狗將軍，聽了後，臉色大變，咆哮如雷：「該殺的南蠻子，既敢出言嘲辱本將軍，本將軍要將你們碎屍萬段。」

「韃狗子，吹什麼大氣，俺們不聽這一套，你媽的龜兒子龜孫子，有種你就過來！」丁厚的粗嗓門這一嚷嚷，連那邊岸上的韃子兵也聽到了。

那韃狗將軍被氣得直跳脚，抖着聲，咆哮道：「南蠻子，你等是否殺了本將軍屬下一艘快船上的軍士？爾等好大胆，竟敢殺官拒捕，爾等通通不是好人，孩兒們

，衝上去，殺了這羣大胆的南蠻子。」

立時，上下游戰船一齊進逼向木船。

船上衆人，立時作勢戒備，只等韃子兵的戰船逼近，衝過去殺個落花流水。

下游的四艘鐵甲船才移動，其中有二艘立時騷亂鼓噪起來，船上的韃子兵，倉皇走避，紛紛跳躍向另兩艘快船。

刹那，混亂一片，上游的三艘戰船正移動間，乍聞下游快船喧嘈嘩叫，狠奔豕突，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急忙下令停下來，觀察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四艘快船中的其中兩艘，才移動，立刻發現不對勁，船身下沉了一半有多，且繼續下沉，骨嘟嘟自艙底冒湧起的水，已將浸上甲板，剛才由於集中注意邵子游他們，毫不知道，船一移動，才知有人在船底做了手脚——將船底鑿穿了。

船巳快將沉沒在江水中，有幾個韃子兵慌亂地勇身跳落江中，一沉不起，江面上，冒泛起幾灘紅水，明顯的，有人潛在水中，將那幾個韃子兵在水中宰了。

另兩艘快船上的韃子兵，連同兩只快將沉沒的快船上的韃狗，紛紛驚叫呼喝，搭箭張弓，「颼……」射向江水，企圖將潛在江水中的人射死。

上游三艘戰船上的韃狗見了，也向木船放箭，引發了岸上的騎兵，亦向木船放箭。

木船連人連船，立刻陷在一片箭雨之中。

快船上的韃子兵既射不中潛游在江水中的人，戰船及岸上的韃狗，也奈何不了木船上的衆人，箭雨一過，木船上各人完好無損，就只有木船加添了不少箭桿。

木船邊水花一現，接露出一顆腦袋跟着伸臂扳住船旁，聳身翻躍上船，衆人一望，原來是水娃。

衆人都沒有看見水娃下水，就只有丁厚知道，但也猜到必是船上衆弟兄之一做的，當時只顧躲避撥擋射來的長箭，故此沒有查詢，如今水娃一身水濕，從水中上來，不是他做，還有誰！

四艘快船中的兩艘，確是水娃暗中潛游到船底，將其中兩艘船底用手中尖刀捅穿船底，將船弄沉！

原來四艘快船的，現在只剩下兩艘，就在這瞬間，那兩艘穿底的快船，巳完全沉沒在江中。

另兩艘快船上，由於擠上了兩艘沉沒快船的韃狗，擠擁不堪，船亦下沉了不少了。

邵子游望着水娃，靈機一觸，既然可以弄沉兩艘，何不全部將之弄沉，到時，就可以安然脫身。

他將這個想法告訴了衆人，衆人一聽，齊皆叫好，搶着落水潛游至韃子兵船底，將船弄沉。

既可解危境，又可殺韃狗，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這時，上流三隻戰船巳移動，快速地向木船衝逼過來。

事不宜遲，若等三艘戰船衝逼至，就很難下手了，不待邵子游吩咐，五六條身形自木船上先後躍翻落水，一沒不見。

三艘戰船及兩艘快船上韃子兵，立時慌亂起來，特別是那兩艘擠滿了韃狗的快船，滿船韃子紛紛抽出弓箭，朝着船的四周水面亂射一通，企圖阻止水娃等人潛近他們的船，有的更持槍朝水裏亂刺一通。

三艘戰船上，當中那一艘船上的韃子將軍，急忙下令停船，亦依樣葫蘆，吩咐所有韃子兵團團圍站在船邊，朝船下猛射箭，刹那箭雨如暴雨般射入水中。

木船上，如今只剩下曾七與邵子游兩人，其餘的全部下到水中，潛游向敵船。

邵子游在木船上，見敵船上的韃子兵那種恐慌的樣子，不覺好笑，再望這邊岸上的騎兵，眼睜睜看着，一點忙也幫不上，只好乾瞪眼。

曾七左右望着敵船上韃子兵慌亂狼狽的樣子，樂得頓脚直跳。

邵子游打量形勢，暗忖，雖則被包圍堵截住，情勢惡劣，看來，如今竟佔了上風，採用潛水鑿船這一着，確是用對了，以之已長，攻敵之短，確是一個好辦法。

所謂南船北馬，韃子兵每一個的馬上功夫都很到家，騎馬射箭，是他們的拿手本領，至於水上功夫，可說一竅不通，如鷄落水，全部都是旱鴨子，他們能用船，全是到了南方之後才學會的，比起乘船多過走路的南人來，簡直是大巫與小巫，不可同日而語。

他們乘船，恍如趕鴨上架子，今日遇上了水娃等人，可說倒霉透頂。

邵子游眼望心想，何不趁他們慌亂，窮於應付的時候，逼上去，跳過戰船，將那韃子將軍生擒活捉，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豈不是快捷簡單，安全脫險。

主意打定，他悄悄吩咐曾七將船頭划向上游，把自己的主意告訴了曾七，曾七猛點頭，表示同意。

船頭調轉，邵子游立卽以鐵板划水，船像箭船朝十多丈外的敵船衝過去。

待到船上的韃子兵與岸上的騎兵發現，欲放箭阻截，已是無及。

邵子游不等木船太過逼近敵船，離敵船有五丈左右距離時，長嘯一聲，以鐵板撑在船上，人像彈丸般撑持而起彈躍向敵船，人在空中，順手一帶鐵板，來了招橫掃千軍，半空中如天神下降，鐵板斜掃而下，既擋撥了倉促射來的箭矢，又一下子將立在船頭的十多名韃子兵掃跌落江中，蹬脚抓水，死命將抓住一點托身之物，可憐，掙扎了幾下，全都「忽嘟」一下。像被鬼捉脚般，一下子沉沒在水中，沒有再浮頭。

曾七在船上見了，知是衆弟兄的傑作，拍掌歡叫起來。

邵子游臨空一鐵板掃跌落十多名韃子兵後，人亦順勢斜墜落船頭，還未站定，眼前驟覺紅影蔽目，尖風刺襲，不用看也知道是櫻槍刺到，也不閃避，手中大鐵板在身前一竪一擋，「噹噹」一連幾下急响，七八枝槍尖，全部急刺在鐵板上。

那幾名持槍急刺的韃子兵，被震得手臂痠痲，差點握槍不牢，一驚，剛想退後，已被邵子游一招「鬼王撥扇」，將七八個持槍韃子兵撥得滿船翻滾，哀號不巳。

待到邵子游揮鐵板衝入船艙，四下搜索，巳不見了那韃子將軍，一定是逃到別的戰船上，躲了起來。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風流娘子岑今珮請了護花郎君朱奇把李八公殺死了，還爲她取回一件異寶，事成之後，風流娘子却毒死了朱奇以滅口，接着火種子唐漢也來找風流娘子喝酒，但不久，就傳出火種子唐漢失踪的消息，這件事使五毒兄弟十分不高興，也使無眉公子張天俊大發脾氣，五毒兄弟因他們的解毒萬應散被唐漢偷去而到處追踪他。現在得知唐漢和風流娘子喝酒之後就失去踪跡，也料想到那解毒萬應散定是落在風流娘子的手中，所以他們急不及待地一起上名流客棧找風流娘子算帳……

垂涎爲美色　做鬼也風流

君山五毒

（一）

雲層厚滯，天空一片灰暗。

春天已經走遠了。

院中仍有花盛開。

芍藥。

兩盆來自洛陽的名種，一紅一白，花朶大而艷麗，於翠竹掩映中，更顯得雍容華貴，大方脫俗。

花竹之間，正欵步徜徉着一位比花朶更爲艷麗動人的少婦。

她似乎剛剛起床不久，身上只穿了一襲鵝黃色，薄如蟬翼的罩衫；這種薄紗罩衫，雖然罩住了一個惹火的胴體，但並未能完全遮掩住胴體上某些惹火的部份。

就像一排翠竹雖然爲兩盆芍藥豎立屏障，但你仍能透過竹縫，隱約地看到那些盛開的花朶一般。

春天已經去遠了，但顯然尚未遺棄這座小小的庭院。

× × ×

突然間，砰的一聲，厚重緊閉的院門撞開了。

五名長相醜惡的彪形大漢洶洶然衝了進來。

這五名以暴力手法，撞開名流客棧福字一號上房院門的大漢，正是君山五毒兄弟。

他們尋覺的對象，便是刻下徜徉花竹之間的那位少婦。

風流娘子岑今珮。

君山五毒與風流娘子之間以往並無恩怨。

現在也沒有。

如今事情發生變化的原因是：火種子唐漢五個月前偸了他們五兄弟一大瓶被江湖人物視同拱璧的解毒萬應散，五兄弟循踪追來無名鎭，火種子唐漢却突然失蹤了，而最後跟唐漢在一起的人，便是這位風流娘子！

這是他們五兄弟如今來找風流娘子的主要原因。

除了這個名正言順的原因，另一個不足爲他人道的原因，則是他們五兄弟突然想起風流娘子是個很標緻，媚骨天生，風情萬種，充滿了女人味道的女人。

他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藉口，爲什麼不去索回解毒萬應散之餘，槓上開花，殺殺饞癮？

× × ×

院門撞開。

春光宣洩。

五兄弟一起呆住了！

他們五兄弟，橫行三湘七澤，予取予求，無論什麼樣的女人差不多都見過了。

但像如今這種「霧」裏看「花」的情景，顯然還是第一次。

老五拓拔土把持能力最差，雙目噴火，喉頭發乾，要不是碍着有四位兄弟在場，他說不定早就不顧一切衝過去了。

風流娘子雖然一眼便認出兄弟的來路，臉上却無驚惶羞臊之色。

她從容掠了掠鬢角，嬌滴滴的道：「你們要進來，爲什麼不去敲門？如今院門被你們撞壞了，該由誰來賠償？」

老五拓拔土嚥了口口水，搶着接口道：「小事情，小事情，由我們兄弟賠償就是了！」

老三拓拔水扭頭狠狠瞪了老五拓拔土一眼道：「你們去門口站着，少在這裏嚕嗦！」

老五拓拔土也知道自己太猴急，犯了衆怒，只好默然退下。

他心底則忍不住暗暗地冷笑：「媽的，你神氣個卵。你家裏那個婆娘，早就跟老子眉來眼去，騷得像頭發情的母狗。老子是碍着兄弟情份，才沒有送你一頂綠帽子。你他媽的處處跟老子爲難，這一趟回去，看老子不把他媽媽的『揍』個痛快才怪！」

風流娘子秋波一轉，馬上就找出了誰是這一伙中的老大。

她朝老大拓拔金眼角一飛，嗲聲道：「你就是五毒老大，毒赤練拓拔金，拓拔大爺？」

拓拔金道：「是！」

他忽然發覺自己回答得太刻板，既不够嚴肅，也不够威風，實在有損君山五毒的名頭。

於是，又重重咳了一聲道：「大爺們沒有時間跟妳窮磨菇，快快交出那瓶解毒萬應散，萬事全休，否則，嘿嘿……」

風流娘子露出驚奇之色道：「解毒萬

應散?就是上個月無奇不有樓賣出的那瓶解毒萬應散?」

「那只是大爺們失竊的一小部份。」

「大部份落在誰手裏?」

「火種子唐漢。」

「你們以爲火種子唐漢把那些解毒萬應散都交給了奴家?」

「妳自己心裏有數!」

「如果奴家告訴你拓拔大爺：奴家跟你大爺說的什麼解毒萬應散，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諸位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

風流娘子眼睛滴溜溜一轉，忽然甜甜一笑道：「算了吧!拓拔老大。您也別找那麼多的藉口了，奴家懂您拓拔老大今天找上門來的用意。」

「什麼用意?」

「這種事情如果要說明出來，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

拓拔金心頭微微一蕩，生理上突然起了一種很奇異的變化。

他很後悔沒有找個理由一個人來。

這娘們實在比他所想像的還要要人的命，此刻來的如果只是他一個人，他一定暫時不管什麼解毒散不解毒散，先跟這騷娘們上床快活一頓再說。

老二拓拔木已瞧透老大拓拔金在轉什麼念頭，於是從旁插口道：「老大，也許我們誤信傳言，寃枉了人家岑姑娘也不一定。我看，咳咳，大夥兒站在這裏說話，叫別人看到了，也不像個樣子，不如我跟老三他們先去前面店堂裏弄點酒喝喝，你一個人進去向岑姑娘打聽打聽唐漢那小子的下落是正經。」

風流娘子轉向老二拓拔木拋了媚眼道：「說話的這位可是拓拔二爺?」

老二拓拔木心中一頓，忙道：「岑姑娘以前見過不才?」

風流娘子嫣然一笑道：「江湖傳言，君山五毒兄弟，老大剛强精明，老二溫文知禮，奴家是從二爺談吐中聽出來的。」

老二拓拔木也感到有點後悔。

他本來也可以一個人來的。

他是老二，老三他們不敢不聽他的，而老大耳根子又軟，只要他隨便編個理由，老大一定會照他的意思辦。現在，他却只能眼睜睜的望着老大大快朵頤，想想眞是好不惱人!

老三拓拔水，老四拓拔火看出好事無份，已雙雙轉身離去。

老二拓拔木無可奈何，只好向風流娘子偷偷遞了個曖昧的眼色，也跟着快快然退出庭院。

× × ×

名流大客棧供應的酒菜，跟它豪華高雅的上房同樣有名。

尤其一種名叫「入骨香」的陳年黃酒，更是醇冽甘美，膾炙人口。

可是，如今這種美酒喝在君山四毒兄弟口裏，却如喝苦薑水一般不是滋味。因爲如今四兄弟腦海中翻騰不已的，儘是老大拓拔金和風流娘子兩人某種令人血脈賁張的影像和動作。

四人之中，最爲煩燥不安的，便是老二拓拔木。

因爲他是老二，按以往吃這種「大鍋菜」的慣例，他是不容爭議的「接班人」，老大的「戰況」和耗用的「時間」，都對他有着很大的影響。

當第三大壺入骨香端上桌子時，這位毒老二說什麼也忍耐不住了。

他非常清楚他們那位老大這一方面的能力。

無論如何計算，老大拓拔金都已很明顯的佔用了他的時間!

「老大是怎麼啦!我進去看看。」

× × ×

福字一號上房的庭院裏，景物依舊。

老二拓拔木一進院門就呆住了!

他怎麼也沒想到，他第一眼看到的人，竟然那是位害得他們四兄弟慾火如焚的風流娘子!

風流娘子正在檢視着那兩盆盛開的芍藥，身上仍然穿着那襲薄如蟬翼的黃紗罩衫，神態悠閑從容，渾似沒事人兒一般。

老二拓拔木驚疑參半，快步走過去，壓着嗓門道：「我們老大呢?」

風流娘子輕輕哼了一聲，望也不望他一眼，冷笑道：「君山五毒名氣响得嚇死人，想不到全是些銀樣蠟槍頭?」

老二拓拔木不覺又是一呆，道：「岑姑娘意思是說——」

風流娘子充滿氣惱，也充滿鄙夷之意又哼了一聲道：「奴家還沒來得及脫去…他就……他就……」

老二拓拔木突然感到一股莫可名狀的興奮。

「他就怎樣?」

「你自己進去瞧瞧他那副德性吧?」

「他怎麼啦?」

「一床乾乾淨淨的床單，被他弄得一塌糊塗，眞嘔心死人。」

「那他還賴在內裏幹什麼?」

「他呀?睡覺!他說這幾天事情多，太忙，太暴，只要讓他好好補上一覺，精神就來了。」

「我們老大怎會這樣不濟事?」

「不濟事的只是一個老大?」

老二拓拔木目光一掃，看清上房是一明兩暗，除了中間的堂屋，共有兩間套房，於是，輕輕伸手過去，一把摟住風流娘子的腰肢，微帶喘促地低聲道：「去另一間，我向姑娘賠不是，我保證我絕不像我們老大那樣讓岑姑娘生氣?」

風流娘子不但沒有閃避，反而順勢緊緊一貼，同時以指尖頂着他的鼻子道：「如果你也是只落得一張咀巴，看奴家饒了你才怪?」

× × ×

老二拓拔木很快的便證實了風流娘子對他們老大的指責毫不虛假。

他完全相信老大拓拔金一定弄髒了這女人一張床單。

他也相信他們老大此刻一定睡着了。

因爲在他的身上，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

他如今也把這女人一張新床單弄髒，他也快要睡着了。

他只有一件事情不太清楚。

他不知道這女人收拾他們兩兄弟，使用的是不是同一把刀。

刀不長，但極鋒利。

當她送上香吻，一條手臂繞上他的頸子時，緊跟着一絲涼意立即透腦而入。

致命的凶器!

致命的部位!

致命的一擊!

沒有一個男人在這種情況之下還得了手。

老大不能。

他也不能。

女人雙足一蹬，他立刻從床上滾落，隱約之間，他似乎還聽到那女人嘿嘿冷笑的聲音。

但他已沒有時間計較這些了。

他意識完全模糊之前的一個意念是：「這女人兩個房間都給血漬污染了，老三拓拔水他們還會不會繼續上當?」

老三爲人一向精明，照理應該能瞧出破綻才對。

如果老三他們有了警覺，又制不制服得了這個狠毒可怕的女人?

× × ×

前面廳堂中，剩下的君山三毒還在繼續喝酒。

下一個該輪到老三拓拔水了。

如今感覺渾身不舒服的人，照說該是老三拓拔水，事實上却是老五拓拔土。

老大跟老二，已進去這麼久，還沒有出來，底下還有老三和老四，什麼時候才輪得到他這個老么?

他越想越不是味道，眞巴不得老三老四忽然同時患上時疫，一個個上吐下瀉，心有餘而力不足，好讓他補上一個空檔。

就在這位五毒暗暗惱恨之際，他忽然瞥及棧中一名瘦骨嶙峋的伙計，遠遠的在朝他使着眼色。

五毒拓拔土心中一動，慢慢站起身來道：「橫豎輪着我的時候還早，我去隔壁大廟口轉轉。」

老三和老四都沒有理睬他。

拓拔土走出棧門不遠，回頭一瞧，果然看到那名瘦瘦的伙計也正張望着出了客棧。

拓拔土停下脚步，等那伙計走近後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伙計微微欠身道：「小人名叫孫猴子，這幾天派在福字一號上房當差。」

拓拔土眼睛一亮道：「專門侍候一號上房裏的岑姑娘?」

「是!」

「你找我有話要說?」

「是!」

「什麼事?」

張猴子左右望了一眼，看清附近無人，這才攏上一步，低聲道：「岑姑娘想請五爺撇開三爺和四爺，馬上過去一趟。」

拓拔土什麼也沒有再問，丟下一錠銀子，轉身便走。

時間太寶貴了。

孫猴子揣起那錠銀子，喃喃地道：「這位岑大姑奶奶，只要多住上十天八天，那孫猴子這下半輩子的衣食就用不着發愁了。」

× × ×

風流娘子等候在老地方。

她已另換了一件罩衫。

這件罩衫是乳白色的，看上去更爲素潔高雅，也較方才那一件顯得更爲惹火。

她看到五毒拓拔土從院牆側面翻了進來，臉上登時浮起一股嬌羞之色，偷偷溜了五毒一眼，很快的又低下頭去，彷彿覺得很難爲情。

五毒拓拔土一顆心怦怦狂跳，興奮得手脚都有些發抖。

不過，他總算還沒有忘記一件事。

他爲了遮掩生理上某種强烈的反應，雙手交叉於小腹前，作一種很奇特的走路姿勢，像螃蟹似的迅速靠過去。「我們老大和老二呢?」

風流娘子指指右邊那兩間套房，也壓低了聲音說道：「他們好像在裏面商量一件事。」

「商量什麼事?」

「奴家只聽到他們好像提到了金陵黑笛公子孫如玉的名字?」

「我曉得了!」

「你曉得了什麼?」

「黑笛公子孫如玉這小子，人前人後說過我們五兄弟不少壞話，老大幾次都說要給這小子一點顏色看看。」

他挨過去，將她摟進懷裏，忽然在她耳邊帶着幾分醋意，低聲問道：「方才，老大他們，咳咳，怎麼樣?」

風流娘子像難以啓齒似的道：「他們——只弄髒了奴家一身衣服。」

她說的是實話，毒老大和毒老二，情形相同，的確只是弄髒了她的衣服。

是他們的血弄髒的。

但在五毒拓拔土聽來，却等於在已如浪潮澎湃的血液中又注入了一股新的興奮劑!

因爲他聽的是絃外之音。

「我絕不會，」他連聲音也有點抖：「我跟他們不一樣，等下妳就知道了。」

這是男人的通病，都歡喜在女人面前充英雄，都希望表現得比別的男人强。

即使是親兄弟，也不例外。

「你當然不一樣!」她輕輕捏了一下他的大腿：「不然奴家怎會悄悄着人叫你來?」

他們摟抱着，像一對纏鬥的螃蟹，歪歪斜斜的進了另一間套房。

房間裏已收拾乾淨。

如果五毒拓拔土此刻突然俯身去掀起床單，他將可以看到他們那位毒老二正靜靜的躺在床底下，正以一雙死眼珠瞪着床底板……

可惜他掀起的不是床幃，而是風流娘子的薄罩衫。

被壓在下面的風流娘子輕輕呻吟，好像已爲五毒這個男性化的動作所陶醉。

她的玉手輕輕撫弄着他的後腦，每根手指頭都好像帶着電流。

吹牛，誇大，也是男人的通病。

這位毒老五顯然並不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堅强，他經風流娘子擺佈了兩下，一股快感遍達四肢百骸，幾乎就弄髒了她的衣服。

風流娘子知道這是男人進入冬眠的一瞬間，縱然天塌下來，也中止不了這個男人正在進行中的各種動作。

她下手的仍是老地方。

用的也是同一把刀。

一刀戳入後腦。

而五毒拓拔土，也像他們老大跟老二一樣，只哼了一聲，抖得幾抖，便給一腳踢下了床。

只是這一次風流娘子可算錯了一着。

他低估了三毒拓拔水。

三毒拓拔水雖然也是個色中餓鬼，但一向對這種大鍋飯大鍋菜不怎麼感興趣。

儘管他十分垂涎風流娘子的蕩名和美色，只是一想到巳被老大和老二拔了頭籌，他的興趣就淡薄下來了。

所以，他也是五毒中最冷靜的一個。

老大和老二一進去就沒了消息，本就已引起他的疑心，老五拓拔土突然離開，如同火上加油，又觸發了他的另一疑竇。

因爲他深知他們這位老五的德性。

無論如何，老五拓拔土，也不該在這種緊要當口還有心情去溜街逛風景。什麼好風景比得上風流娘子那一身細皮白肉？

所以，這位毒老三雖然沒料到老大和老二可能也巳遭了風流娘子的毒手，但他却料定老五拓拔土必然前門出後門進，繞道找去了後院福字一號上房。」

他不是記醋，而只是不滿意老五這種對兄長們不够意思的行爲。

因此，老五拓拔土離開不久，他便站了起來，向老四拓拔火道：「老四，事情看來有點怪怪的，我們一起到後面瞧一瞧去！」

所以，風流娘子一開房門，就看到這對臉色很不好看的毒兄毒弟。

風流娘子心頭暗暗吃驚，但仍力持鎮定，媚眼如絲地嬌笑道：「三爺的性子好急……」

三毒拓拔水冷冷打斷她的話頭道：「我們老五來過沒有？」

風流娘子笑道：「來過，被奴家趕走了。」

四毒拓拔火怒聲道：「三哥料得不差，這小子眞是越來越不像話！」

他居然還曉得什麼叫像話不像話。

他就沒有想想，他們五兄弟，意圖輪姦一個女人，這種行爲又該如何解釋？

這種行爲像話不像話？

三毒拓拔水冷冷接着道：「我們老大老二又到那裏去了？」

風流娘子芳容一變，慍然道：「你幹嘛要像審問人犯一般，這樣兇巴巴的？兩條腿長在他們身上，他們要去那裏，姑奶奶管得着？」

三毒拓拔水只是有點疑心，實際上他並不相信這女人敢對他們君山五毒兄弟怎樣，而他所疑心的事，礙着自己的身份，又問不出口，既無眞憑實據，自然顯得理屈。

他既找不出話來跟這女人爭辯，只有轉向四毒拓拔火道：「老四，我們到房間裏去看看！」

兩個房間裏藏於三具屍首，看得嗎？

不意風流娘子居然嬌軀一側，道：「兩邊房間都沒有上閂，請便！」

四毒拓拔火站在原地不動，朝老三眼色一遞道：「我留在外面，你一個人進去看就可以了。」

風流浪子冷冷一笑道：「是啊，不然奴家跑掉了怎辦？」

三毒拓拔水不理她的嘲諷，大步先轉右首套房中走去。

這裏是藏有二毒和五毒兩具屍體的房間。

（二）

風流娘子目送三毒拓拔水進入房間，柳腰一扭，又轉過身來望着四毒拓拔火。

她一邊輕掠着被風吹散的鬢角，一邊含情脈脈的凝視着四毒拓拔火，菱唇微微嗡動，正待要說什麼時，忽然神色一動，指着四毒拓拔火身後道：「那不是你們老大來了麼？」

四毒拓拔火應聲掉頭。

風流娘子右手疾揮。

藍影如霧，一閃而入，一蓬細如牛毛的淬毒梅花針，掃射進四毒拓拔火的後腦勺去！

×　×　×

房間裏，三毒拓拔水俯低身軀，正擬掀起床幃查看之際，忽然聽到院子中傳來慘呼，接着便是重物倒地的聲音。

三毒拓拔水不禁微微一楞。

老四出了事？

他顧不得再搜房間，忙自腰帶上拔出一把鐵尺，飛快的奔了出來。

沒想到他剛剛跨出門檻一步，還沒看清院子裏的景象，耳邊巳傳來一聲嬌笑道：「你是五毒中最後一個，姑奶奶特別優待！」

這位毒老三雖然比較冷靜，但顯然還是疏忽了一件事。

他犯了江湖人物應變的大忌。

一個人如果想從房門或窗口飛身掠出，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不是正前方，而是出口的兩側！

這位毒老三因爲關切老四的安危，他一時忘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致命的過失。

當他聞聲知警，猛然感覺不妙時，風流娘子的一隻纖纖玉手，巳一掌重重的拍在他後背心上！

這就是她所說的「優待」。

其實她是因爲衣服太單薄，不便攜刀，而藏在秀髮中的一撮梅花針，又巳全賞了毒老四，如今想不出手也不行。

她雙手十指白潤如春葱，這雙手如果摸在男人身上，無論她摸的是什麼地方，相信都一定會使得被摸的男人有着飄飄欲仙的銷魂之感。

但如果她是出其不意，對準一個男人的後背心重重拍下去，滋味就完全不一樣了。

她練的是陰山派柔骨功，她這雙玉掌，遠較很多男人還要來得强而有勁。

三毒拓拔水一個踉蹌，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僅僅一掌，當然要不了這位毒老三的性命。但這一掌，顯然巳使這位毒老三五臟走位，失去敏捷的還手能力。

風流娘子知道病虎也能傷人，自是不肯錯過機會。

她身形一動，薄衫飛揚，如花蝴蝶般撲上去，又在老地方狠狠的補了一掌！

三毒拓拔水支持不住了。

悶哼一聲，噴血如雨。

他又向前衝了幾步，終於，卡托一聲

，鐵尺落地，人也跟着仆了下去。

就在這時，忽聽有人冷冷道：「好功夫！」

風流娘子頭一抬，便看到院子裏不知什麼時候巳經多了一個人。

一個奇醜無比的男人。

風流娘子先是一呆，但很快的，臉上便展露出一片親切迷人的笑容。

她認得這個男人。

只要不是君山五毒的死黨，她就沒有什麼好担心的；只要是上門找她的男人，她就有法子應付。

因爲這一類男人，德性都差不多，找她都是爲了一個相同的目的。

她若高興施捨就施捨，高興拒絕就拒絕。

她還沒有遇到一個能抗拒她的魅力的男人，尤其眼前這個醜男人，向以風流聞名，她更有自信，可以把對方像搓麵團一樣，拉長，捏圓，切塊，隨心所欲。

她跨過奄奄一息的三毒拓拔水，迎上去笑道：「張公子是那一股風吹來的？」

聽她的語氣，好像她方才不是連續殺了五個人，而像是剛燒好了五道菜，聽說有客人來了，來不及解下圍裙，就從厨房裏匆匆迎了出來一般。

無眉公子張天俊仔細的上上下下打量着這個名女人。

他的眼力不比君山五毒差。

他當然也看到了剛才君山五毒兄弟看到的那些惹火部份。

但是，這位無眉公子目光中並沒有燃燒的跡象。

幾乎連一點火星子也沒有。

她緩緩掃了地上的三毒和四毒一眼，抬頭道：「這是三毒和四毒，他們另外的三兄弟那裏去了？」

風流娘子微笑道：「都在奴家的床底下，公子要不要進去參觀參觀？」

這是一種很得體的邀請。

也是一種暗示。

一個女人肯讓男人進入臥房，即無異禁地開放；很少有男人會拒絕這種邀請。

參觀死人，當然倒胃之至，但你並不一定非參觀不可；進了像風流娘子這樣一個女人的房間，就算你對參觀有興趣，你也一定會先從活人開始。

可是，無眉公子居然把這份難得的邀請當成了耳邊風，他臉無表情的緩緩接着說道：「這五兄弟都是妳一個人收拾下來的？」

風流娘子笑笑道：「是的，如果經常如此忙碌，奴家以後很可能會攷慮要不要請個助手。」

無眉公子忽然面孔一沉，冷冷道：「小唐是不是也被妳收拾了？」

風流娘子笑道：「恰巧相反。」

無眉公子寒着臉道：「這話怎講？」

風流娘子道：「被收拾的人是奴家，奴家第二天幾乎就起不了床。」

她說這兩句話時，就像病人向大夫訴說病情一樣，居然一點也不感覺臉紅。

無眉公子哼了一聲，不過神色却緩和了不少。

就是死上五百個君山五毒，都不關他的事，他對這女人，也無所謂喜悅。

他關心的是唐漢那小子。

只要唐漢還好好活着，並不像外傳的已遭了這女子毒手，他絕不會在這裏多留一刻。

「小子人呢？」

「躲起來了。」

無眉公子一呆，幾乎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話？

「他爲什麼要躲起來？」

「怕五毒兄弟找他的痲煩。」

「他自己說的？」

「否則我怎會知道。」

「他爲什麼要躲避這五兄弟？」

「那是因爲他偸了五兄弟的解毒萬應散。」

「五兄弟今天來這裏，就是爲了打聽那小子的下落？」

「他們順便也想輪流欣賞一下，床上脫光衣服的風流娘子，究竟風流到什麼程度。」

「妳一氣之下，就殺了他們？」

「殺人不是我的主意。」

「是誰的主意？」

「小唐。」

「妳肯爲小唐冒險，替他殺君山五毒這種兇殘可怕的人物？」

「我欠他一份大人情。」

「什麼人情？」

「前天在醉仙樓，我想毒死他，但沒有成功，事後他居然沒有記恨，遇上這種好度量的男人，風流娘子什麼事都願替他做。」

「這小子眞沒出息！」

風流娘子一怔道：「你說小唐沒出息？他那點沒出息？」

無眉公子冷笑道：「要不然就該說妳這風流娘子太糊塗！」

風流娘子倒眞有點糊塗了起來。

因爲她聽不懂這些話。

無眉公子接着道：「小子一身武功，至少要强過妳十倍。連他火種子都担心應付不了的人物，居然會轉托於妳，而妳也竟然答應了。如果不是他小子沒出息，豈不該說妳太糊塗？」

風流娘子噢了一聲，笑道：「這一點你張公子就錯了！」

無眉公子道：「我那點錯了？」

風流娘子笑道：「火種子唐漢的一身武功，誠然遠高過我風流娘子，也許十倍都不止，但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無眉公子道：「哦？」

風流娘子笑道：「至於說到對付君山五毒這一類的人物，奴家則敢誇口一句：「就是十個火種子加起來，恐怕都抵不上半個風流娘子！」

無眉公子啞口無言。

因爲這是實情。

武功並非萬能。

風流娘子能殺死君山五毒，倚仗的並不是武功。這件事無論換了誰來辦，都不一定能夠成功；縱然辦成了，也決不會如此順利。

無眉公子乾咳了幾下，又道：「那小子妳可知道躲去何處？」

風流娘子掩口一笑道：「就躲在您的背後！」

（未完）

狙擊手

浪子奇行錄

馬　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家發生刦殺巨案，案中母死子傷，警方偵騎四出，企圖緝兇歸案，連探長霍克也親自出馬。這一天，霍克帶同兩名助手，到死者的妯娌胡志森太太的家裏去查案。胡志森太太對霍克的查詢，一問三不知，總之與警方頗不合作。這時，她的十三歲兒子胡子風放學回家，霍克便使他與母親隔離，單獨偵訊，可是也蒐集不到與該案有關的任何證供，正擬返回警局，驀聞屋外人聲嘈雜，霍克急往外一看，只見兩名學生與門外守候的警探發生衝突，查詢之下，原來這兩名學生都是胡子風的同學，是來向胡子風勒索的……

喬裝充記者　混入凶宅內

那名探員押住江浩回到探長的座駕車裏來，向探長交代說：「這二名小子原來向胡子風勒索。」

霍克探長生氣地瞪住黑仔：「原來不是借錢，你眞有種，竟敢向我說謊！」

黑仔本來已垂低了頭，這時却抬頭瞪住江浩；江浩明知黑仔責怪他，却聳聳肩表示無可奈何！探員目睹這情形，忍不住一手執住黑仔的衣襟：「他媽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霍克並沒有阻止他的下屬動粗，尤其是對待黑仔這一類人。霍克只問道：「胡子風有什麼瘡疤？」

黑仔果然欺善怕惡！吶吶地說：「他也跟我一樣吸毒，不想讓家人知道。」

霍克探長半信半疑地問：「就爲了這些，便向他勒索？你想騙誰？」

「嗯——我怎敢騙你？還有那些加料的香烟，是我供應給他的。」黑仔道，「只是你們在此，他當然不敢出來啊！」

探長道：「這不是什麼瘡疤，也不是勒索。分明說謊；你這小子，看來眞的活得不耐煩了。」霍克又對探員示意道：「把他們帶回去落案，控他們藏毒、吸毒、遊蕩以及阻差辦公，再派人通知他們的家長和學校！」

黑仔和江浩聲聲哀求，但二名探員已分別替二人加上手鐐！

這時候，胡志森剛由外面開車返家，霍克探長立刻過去招呼他，然後與他一齊再進入胡宅去！

胡志森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吸毒，直至霍克探長帶同助手入來，當場在胡子風的書包裏搜出加入海洛英的香烟二枝，胡氏夫婦才如夢初覺！

霍克探長抱歉地說：「對不起，事到如今，我們惟有公事公辦！」說完便把江子風帶走。

在警局裏面，霍克探長於分析三個年青人的性格之後，單獨召見江浩！

霍克探長並沒有估計錯誤，江浩面色蒼白，渾身在發抖！他哭喪着臉，苦苦哀

求道：「探長，請放過我，給我一次機會吧！這些事根本與我無關，如果讓我父母知道了，他們一定打死我！」

「你放心！」霍克探長故意說道：「他們只會在法庭見你，決不會有機會打你罵你！」

江浩當然聽得明白，自然也更加害怕；因爲他從未上過法庭。

霍克探長道：「除非你坦白說出一切，我們警方也許會考慮將你改變爲控方證人。但是，你每一句話必須保證眞實，否則會罪加一等。」

江浩道：「我所講的盡是眞話，黑仔不是好人，他已先後踢了許多同學入會！他吸毒，也把胡子風等人引誘吸毒。」

「但是，我要知道的不是吸毒的事。」霍克探長道，「我知道黑仔把持着胡子風一些瘡疤，到底胡子風有什麼錯處？」

「嗯——」江浩眨着雙眼，「我知道的，只是吸毒這件事而已！」

霍克笑了笑：「胡子風吸毒，黑仔只是一個零售海洛英香烟的供應者而已。既然黑仔有利可圖，他自己本身又是吸毒的癮君子，怎可能成爲勒索的藉口！因此可見，你所講的分明不盡不實。」探長說到這裏，突然面色一沉，臉上的笑容頓告消失，然後向助手示意，助手立即把一張字條放在枱上。

當時江浩正坐在那辦公桌的前面，與探長面面相對，所以江浩當然也看見那字條上寫些什麼；原來字條上寫了江浩家中的電話號碼，以及他父母的姓名等！

江浩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伸手過去，按住電話機。

霍克探長瞪了他一眼：「你肯合作了吧？」

江浩點點頭：「好吧，讓我照實告訴你，黑仔的確另有藉口勒索胡子風。因爲胡子風想買兇殺人！」

霍克探長一怔：「他想殺死誰？」

「他的伯娘！」江浩毫不考慮，就說道。

霍克探長彷彿發現了新大陸似的，眼前一亮，就好像看見了一綫曙光。他又問道：「江浩爲什麼要買兇殺死他的伯娘？會不會是受到別人的主使？」

「這點我却不知道。」江浩說：「不過，他曾托黑仔找殺手，黑仔就是抓住了這點，向他勒索。」

「這才是我們要找的綫索。」霍克探長沖口而出。又問道：「你可知道那殺手是誰？」

「不！這點我不清楚！不過我親耳聽黑仔對胡子風道：你不付錢，我惟有照實向警方報告，我最多坐牢，但你就要判死刑。」江浩道。

霍克探長至此，已經確定了一件事：胡子風最低限度也是主謀。

於是，他叫人帶走了江浩，召來胡子風。

胡子風非常害怕；雖然當他被警方帶走時，他的父母不斷安慰他，叫他不要担心，他們會請律師前來將他保釋出去。但是，畢竟他的年紀還輕，從未遭遇過這種事情。

霍克探長問胡子風：「爲什麼你要殺死你伯娘？」

「你……你別亂說！」胡子風心裏儘管害怕，也在極力否認：「我……我幾時有殺過人？」

霍克探長道：「黑仔已經直認不諱，你照實說了出來，他以後也不會再勒索你。如果有人主使你，我們也會考慮放過你。但一定要你講眞話。」

胡子風呆住了一陣，終於說道：「沒有人主使我，只是我憎恨伯娘，她破壞了我們的家庭幸福！」

霍克探長道：「你媽媽有沒有叫過你去殺死你的伯娘？你說你伯娘破壞了你們的家庭幸福，意思又是指一些什麼？」

「我爸爸經常被他迷惑住，三更半夜才返家，我媽媽因此非常不開心。」胡子風道。

霍克探長道：「於是你就親自去殺死她？是嗎？」

「不，我從未殺過人，探長，我說的都是眞話！」胡子風道：「這次伯娘之死，我全不知情。」

「那麼，黑仔爲什麼要勒索你？」

「那是我自己不好。我有一次叫他設法替我殺死伯娘，我可以偷媽媽一件首飾典押一大筆錢送給他作爲酬勞。」胡子風越說越生氣，「那傢伙眞沒種，他沒有胆賺這些錢，却常常利用這藉口，勒索我一次又一次。如果我不付錢，他就向校長報告。想不到伯娘眞的死了，他更加咬死是我做的，要得更多。」

霍克探長想了想，道：「案發當晚，你爸爸什麼時候返家？你還記得嗎？」

胡子風道：「那晚比較早，因爲媽媽警告過他，如果他再這樣跟伯娘明目張胆，媽媽就不客氣了。所以他很早回家睡覺，我們三個則在客廳裏看電視節目。」

霍克也想起，當探員把胡志森找到，帶往現場去的時候，他睡眼惺忪，身穿睡衣。因此證明胡子風說謊的機會不大。

探長又問：「你們姊弟二人，對胡子仲的印象如何？」

「我們名目上是兄弟二人，但是，由於伯娘和媽媽的關係不好，我們也很少來往。所以他這次受傷，我們也沒有去醫院看他。」

這時候有探員進來請示：「有個律師前來要求保釋胡子風！律師要見見你。探長。」

霍克探長本來不打算讓這三名青少年保釋，但是，一方面口供問得差不多了，另一方面胡志森請來的律師，也有充足的法律根據，可以把年僅十三歲的胡子風保釋出外候審。

結果，霍克探長唯有再把焦點移回黑仔這個問題學生的身上。

黑仔嘴巴很硬，可惜就是硬不過警探的拳頭

假如他不是個問題青少年，而是正當人家的子弟，警探當然不敢亂來。但黑仔不但吸毒，還有過被警探盤查的紀錄，現在更被搜出了毒品香烟，所以他不敢再在警探的面前要花招了！

黑仔直言胡子風委託他買兇殺人，要他在黑社會中找個可靠的殺手，霍克探長也不敢相信這是十三四歲青少年想出來的

辦法，只是成人的世界裏才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會不會是胡太太的主意？

胡子風儘管極力否認此事與他母親有關，但是，這種可能性却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醫院裏的胡子仲，傷勢已逐漸好轉。

姜美娟幾乎每天都在病房中陪伴着胡子仲，胡志森雖然不高興，也無可奈何，因爲胡志森的兒子也出了事。他本人連醫院也不能去，又怎麼可以干涉姜美娟？

胡子仲雖然一步也沒是離開過醫院病房，但是對外面發生的事情，却非常留意，也相當了解。因爲有個姜美娟在旁協助他。

姜美娟一方面不值胡志森的所爲，另一方面也的確希望讓此案水落石出。

胡子仲幾乎每天都聽姜美娟講故事——其實也不是「故事」，只是胡子仲忘記了事實而已！

胡子仲忽然有個主意，他悄悄對姜美娟道：「我想偷走出去，我要親自查明此事眞相，爲母親報此殺身之仇。」

姜美娟道：「你的傷勢仍未好，如何能出去？」

胡子仲道：「等到傷勢好時，只怕爲時已晚！」

「那你準備怎麼樣？」

「美娟，我想你先出去準備一下，我們要找個地方躲一躲。」

「我並非反對你逃走出去，只怕警方有所誤會！」

「誤會？」胡子仲怔一怔，「誤會什麼？」

「怕他們誤會你是畏罪而逃。」

「他們當我是疑犯麼？」

「在案情尚未明朗化之前，任令人都有可能是兇手和犯人。」姜美娟道，「所以，我不想警方懷疑你。我看，你還是耐心一些，在此養傷吧！」

「警方如果以爲我殺我母親，簡直就是荒謬。」

「不，總之想深一層，無論如何，我也不會贊成你逃出去，那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美娟，帮帮我吧！」胡子仲哀求着說：「我一定要親手把兇手抓住，爲母親報仇，警方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辦，他們不會太過理會這些小案件。求人不如求己，只有我們自己想辦法，然後才可以有收穫。再等下去，只怕一切有用的綫索也斷了！」

姜美娟想了想，說道：「我倒想到一個折衷的辦法！既不必逃出去，令警方懷疑你，亦可以讓你憑你的逐步回憶，去擒拿殺人兇手。」

「什麼辦法？」

「我有個朋友在警局裏做事，但很久未連絡過！希望他可以帮帮我們，然後你晚上偷出去，憑他的提供　讓我們携手合作去找兇手。」

「嗯，辦法的確不錯。」胡子仲道：「那你快些去找找你那位警界朋友！」

「這些事情急也急不來，你好好休息，一切讓我來安排吧。」

霍克探長對這宗命案十分重視，否則他也不會親自處理。偏偏他着急，就越無頭緒。

霍克探長重視此案的原因，是由於死者乃是一名富商的遺孀。此外就是一個隱蔽式的保險箱已被人打開了，到底裏面有些什麼？相信知道的只有死者和死者的兒子胡子仲。

不幸的是：胡子仲因重傷頭部而失憶了。

假如不是如此這般，相信此案亦早已有了一個正確的答案。

霍克探長多方偵查，幾個與死者有關係的人，看來都有可疑之處，但實際上查下來又好像是另外一回事，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例如胡家女傭阿好，她丈夫不仁，縱容兒子偷運興奮劑往日本圖利，讓女兒去做舞小姐，叫妻子出爲女傭等等，也只可以看出他是個卑鄙的男人而已，實則與本案無關！

事後雖然由警方將他們父子解上法庭控訴，却列入另外一宗案件處理。也就是說，此事根本與此案無關。自然亦令探長感到失望！

至於死者的小叔胡志森，警方雖然得到胡妻的證實，死者生前與胡志森有奸情，這點連胡家的二名女傭人也承認了。但是，胡志森固然極力否認，就是胡妻也不肯承認買兇殺人。

只有一度被捕的胡子風，他承認憎恨死者，一度想買兇殺死死者，所以與黑仔商量過，但事實他並未做出來，黑仔也沒有爲他找到「殺手」，反而利用這點藉口去勒索胡子風。事後胡子風亦已由律師保釋出去！所以這件事發展到現在爲止，警方的焦點仍放在二個人的身上：一是患了失憶症的傷者胡子仲！二是在逃的封匪！

只要找到那封匪，相信眞相必可大白。

至於警察在現場上找到的一隻懶佬鞋，警探曾憑鞋底的廠號去查過出品的商店，但是，每天買鞋的人那麼多，店員記憶不起，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至於講到指紋。警方雖然在現場上找到許多指紋，除了胡家的人之外，的確有一組陌生人的指紋。那陌生人的指紋，極有可能就是兇手的。

因此，警方也曾將該組指紋與存案的罪犯指紋核對過，結果毫無發現。

一般而言，凡是有過案底的人，他們的指紋都會存在警方那裏，所以歷年以來，警方的指紋檔案室，存有數以萬計的指紋。如果要逐一去查，眞的查得頭昏眼花亦未必有結果。

但是警方的指紋專家有的是方法，他們會將各類型的指紋分類，所以查起來也快捷而方便得很。

假如在美國，即使是平民，他們從未犯過罪，所有指紋也要存入電腦中！因此，任何人犯罪，即使從未有過案底，也會被迅速查出指紋誰屬。

可惜這兒不是美國，警方只存有罪犯的資料，而且沒有電腦處理，一切只經由人手，所以霍克探長也要等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有了答案。

換句話說，直至到現在爲止，警方對該案可以說毫無進展。

警方在幾個可疑人物的身上也得不到

結果，現場上的綫索又無幫助！看來只有依靠胡子仲了。

胡子仲是唯一目擊證人，可惜他受傷後患上了失憶症！

目前胡子仲正在女友姜美娟的帮助下，逐漸恢復記憶。姜美娟又答允找來一名警界中的親友帮忙。

姜美娟口中的「親友」，其實是她的一位堂兄弟姜敏。姜敏只是一名軍裝警員，所以他聽了堂妹的話之後，也感到無能爲力。

但是很奇怪，當姜敏回到了警局之後，立刻被他的上司召見，姜敏暗自吃了一驚，心裏道：莫非是他與堂妹姜美娟會面的事，亦被視作違反紀律？

姜敏進入他上司的房間之後，立刻感到事情可能鬧大了。

這本來只是一間高級督察的辦公室，但是現在這裏面竟然多了好幾個人，除了那位高級督察之外，還有一位警司以及霍克探長等人，再加上陪伴着姜敏進來的一位警官，裏面就難免覺得有些擠迫了。

那位督察問姜敏：「你今天當值時，是否與一名女子見過面，你要照直說，因爲這件事非常重要。」

姜敏忽然想起了，當他們在街頭交談時，的確有些不尋常，當時好像有人在遠處監視他們，但姜敏當時未有過份留意，現在回憶起來，那些人可能是霍克的便衣手下。

所以姜敏毫不隱瞞地說：「那是我一位堂妹。她叫姜美娟！」

霍克探長忍不住插咀問：「她跟你說過一些什麼？」

「嗯——」姜敏欲言又止——「她只是想我帮帮她？她有男友要知道半山命案的資料，我已表示無能爲力，因爲我只是一名軍裝警員，而且，我也向她說過，警方的內部秘密是不能外洩的，所以，即使我是一名便衣警員，也不可以帮他。」

那位警司道：「你由現在起，正式調爲便衣探員了。」

「嗯——」姜敏又是一怔！

他還以爲聽錯了，但是警司又補充說：「以後你暫歸霍克探長直接指揮？」

霍克接續說道：「是的，姜敏，我們要你帮個忙，你要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我要你立刻去連絡姜美娟，暗示你已摸到了一條門路，可以帮帮她。」

姜敏驚喜交集，一時之間也感到了手足無措。

他驚的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了，喜的却是畢竟還是算作「升職」了！

姜敏儘管一頭霧水，但從眼前這陣容看，可以想像到事情一定相當嚴重，否則也不會出動到警司和霍克探長這輩高級警務人員。

霍克探長再吩咐了姜敏一些細節之後，就約好姜敏按時向他報到。

姜敏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因爲每一個軍裝警員都希望有一天調作便衣警探，屆時不但可以隨時隨地身邊帶有自衞武器，權限也跟住大了。

但是這一次，調升得雖然有點戲劇化，但聽探長的語氣，也可以想像得到，這次所負的任務，也肯定十分之艱凹，習否勝任，尚成疑問。

半小時後，姜敏已換上了便服，跑到霍克探長的辦公室去報到。

霍克對他說：「我們知道胡子仲與你堂妹姜美娟是一雙情侶，同時他們又希望獨自去偵查此案，替死者報仇，警方無意鼓勵私人去查案，但這次却因爲環境特殊而有些例外，因爲胡子仲重傷後患上了失憶症，我們一方面讓姜美娟帮助他恢復記憶，另一方面又要追查兇徒歸案，既然他們找過你，我們就來一個順水推舟，利用你去穿針引綫，希望會有個結果，你明白我意思嗎？」

姜敏點頭道：「我明白了，探長。」

探長助手將一些無綫電通訊器材交到姜敏的手上，又分配了一枝手槍和一副手鐐給他，最後，才詳細告訴他有關任務和做法。

後來姜敏與姜美娟通了一次電話，相約晚上在醫院病房中相見。就是胡子仲所住的病房。

胡子仲的傷勢已逐漸好轉過來，姜美娟每天都陪伴在側，而有關胡子仲的「故事」也實在說了不少。

那些「故事」其實就是胡子仲四周發生的事實，只因爲胡子仲受傷失憶，所以姜美娟在旁複述而已。

如此一來，胡子仲有如重溫舊夢，也漸漸可以記憶起一些身邊的事物。

外表表皮的傷痕，綳帶已開始拆下，胡子仲却是面無笑容，當然，他只要知得越多，內心也就想得越多，只要知得越多，就可能越加痛苦而已。

「警方說，你是唯一目擊證人，所以他們希望你盡快回憶起當時的一切，」姜美娟說道：「現在我們決定自己偵查，所以必須有一個警方人員在旁協助，我已經約好我一位堂兄到這兒來，他可能提供一些關於警方偵查到的資料。」

胡子仲喃喃地說：「我想回到現場去一次，可惜醫生又未批准我出院。」

姜美娟道：「先會見我的堂兄，聽聽他的意見再說。」

胡子仲也明知醫院裏有警方人員監視，所以他如果要出去，就惟有偷走。但是現在他的女朋友既然說：她的堂兄也是警方人員，希望他會有個好辦法。

姜敏終於來了。

姜美娟從中替他們介紹，胡子仲第一句就急不及待地問：「我們可以回家去一次嗎？」

姜敏道：「只要醫生不反對，我想，警方也沒有理由反對吧？」

於是當醫生來了的時候，胡子仲就表達了他的意見：可惜醫生仍然要他留下來休養，還叫他盡量少用腦。

姜敏借個藉口離開了病房，偷偷去打電話向霍克探長報告，當霍克知道了胡子仲的意向之後，就決定向主診醫生交涉，希望他批准胡子仲返家一次。

在醫院裏，醫生的權力是最大，就算是院長也要尊重主診醫生的意見。

偏偏負責主診胡子仲的那位腦科醫生，又是個老頑固；他不管什麼探長、院長，一切只以病人的利益爲依歸。因此，當他覺得胡子仲不適宜四處走動時，決不會

批准他出院。

所以，當霍克探長用電話向院長求情時，也同樣遭到那位腦科專家的極力反對，院長本身也是一位醫生，自然同情醫者父母心那一份心情，霍克探長惟嘆無可奈何了。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急於破案。

霍克探長靈機一觸，立刻派了一名心腹助手，親自趕到醫院去，分別向他的二名下屬，面授機宜，其中一名下屬是新派去的姜敏，另一名則是派駐醫院，負責監視和保護胡子仲的探員。

病房內，胡子仲正因爲不獲批准出院而感到不高興，他的女友姜美媚則從旁慰解他。

姜敏終於又回到了他們的身邊。

姜美媚道：「子仲極之希望回家去一次，但醫生又不批准，有什麼辦法。」

姜敏這時已得到了探長的密令，故意說道：「讓我想想辦法，例如，我可以向駐守在這裏的同事，求求情，瞞過醫院方面。」

胡子仲插咀道：「既然如此，何不連你的同事也一齊瞞過了？因爲他只是一名探員，未必敢負上這麼大的責任。」

「嗯——」姜敏又故意裝作爲難地沉思着。

姜美媚在旁慫恿道：「子仲言之有理，他只出去片刻，反正又不是逃走，何必警動他們？」

「既然如此，我就準備好我的車子，入黑後在停車場等你們。」姜敏道。

入黑之後，醫院內內外外都顯得一片平靜。

當醫生最後一次巡視過病房之後，胡子仲就開始他的行動，他悄悄溜到露台外。然後，又跨越過欄杆，偷出花園去。

花園是供病人散步的地方，但由花園通往停車場，則只須走出橫門就到了，再加上姜氏兄妹的協助，胡子仲這次做得非常之「成功」。

其實從中協助胡子仲的，還有警方派駐醫院的探員，他事先已奉了探長的密令，不但不加阻止，反而要從中協助，務令胡子仲可以「爲所欲爲」！

胡子仲到了停車場之後，姜敏的車子已經在那兒升火待發。一切看來都非常之順利。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胡子仲驀地驚叫了一聲，隨即順勢一扯，直把身畔的姜美媚拉倒，於是二人雙雙跌倒在汽車旁邊！

與此同時，他們都可以清楚地聽到了「錚」一聲！

彷彿是一種金屬物件撞擊在汽車的外売上，然後再彈落地上的聲音一樣。

「誰？站住？」姜敏的吆喝聲，發自他的汽車之內，他顯然是個十分敏感的人，到底也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好警探。

一陣急促的步聲！

一條人影匆匆地在停車場裏閃動。

姜敏推開車門，欲待追趕上去時，那人影已一躍而下，那是水平綫較低的另一條橫街！

一陣電單車的馬達聲响了起來，姜敏立即自腰間拔出了手槍來！他一陣風似的，衝到了欄杆邊緣，俯視下去，已見到一名鐵騎士正騎住電單車匆匆離去！

「砰！」一聲槍响，子彈朝住夜靜的街頭射去，迅速劃破了隣近一帶的寂靜氣氛。

這個都市是倚山建成的，所以一條條的街道，很難劃一整齊，一幢建築物的前門與後門，往往相差了十多呎，這已是「一層樓」那麼高的距離了。

醫院的停車場明明是「地下」，但隔住欄杆的後街已是下陷十呎左右的另一處地方。所以當探員姜敏衝到那兒去的時候，在路燈投射下，可以見到一名鐵騎士跨上電單車匆匆離去，他無法制止，惟有利用居高臨下之優勢，開槍射擊。

不過，姜敏是個受過訓練的警務人員，雖然只是剛剛調到便衣警探這邊來，也知道警員開槍的守則和應有認識，絕不似那輩動輒開槍殺人的魯莽之輩，因此，那一槍只是警告性質，子彈射到馬路的地上，所以並未命中那名鐵騎士。

但是，姜敏很快又感到後悔不已。

他覺得他不該太守原則，因爲轉眼之間，那輛電單車已在路口那邊拐了彎，所以姜敏想再發射第二枚子彈，甚至想一槍命中那在逃的鐵騎士時，爲時已晚！

姜敏不知道那鐵騎士是男是女，更加不知其年齡，但是，他却目睹那人影越過停車場的欄杆，躍落街上，隨即又聽到了電單車的馬達聲傳來，憑此已足以證明他是刺客！

姜敏這時候才想到他堂妹姜美媚和胡子仲的身上去，於是匆匆折返停車場來。

時間雖然還算早，大約只是晚上八至九點之間，但可能因爲這是醫院的緣故，所以這裏很靜！

因爲太過靜了，所以，姜敏才害怕起來。

他記得當時他的堂妹正陪着胡子仲，穿過汽車羣，準備過來登上他的汽車之際，胡子仲已發覺有人要行刺他，於是他和姜美媚雙雙倒下，到底他們受傷還是及時避過了大難？

姜敏叫了一聲：「胡先生！」

但是得不到任何反應，他難免有些害怕起來。

於是他又改口呼喚他堂妹的名字：「美媚，美媚你們在那兒啊？」

停車裏彷彿响起了陣陣步聲，但却見不到人影。

「誰？」姜敏立刻想到刺客的行動未必是單獨的，這兒說不定還有着另一名刺客，所以立刻挺起了槍管，提高戒備。

一陣步聲急竄，分明有人在走動。

姜敏當時已回到了胡子仲與姜美媚倒地的位置——那是距離姜敏座駕車停放的地方只有二輛車位遠的位置，但是，那兒沒有他們二人的影子，至於有沒有血漬，則因光綫不足，無法細看清楚。

此外就是由於現場環境和形勢所迫，令到姜敏無法再分心了，因爲那急竄的步聲並非越去越遠，而是越來越迫近他！

姜敏俯首彎腰，躲在一輛車子旁邊，眼睛前望，手指却緊扳着手槍的機掣，槍管指住前方，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就在姜敏集中注意力於前方之際，步

聲早已消失於無形。這令到姜敏在恐懼中想到他的背後……豈料想也未曾想得完，背後已傳出了一聲叱喝：「擧手！不要動！否則我開槍！」

姜敏雖則是一名受過訓練的警務人員，畢竟還是吃虧在經驗！

他乖乖的擧高了雙手，不敢立刻回轉身去！因爲，他不敢肯定對方是否眞的有槍！

背後那人走了上來，距離也就拉近了，姜敏想像到可能受到對方的襲擊時，很想冒險突然回轉身去就是一槍。但是他也明白到那是十分愚蠢的事，因爲那樣他可能最先死去！

背後那人果然有槍，姜敏也並非有一對後眼，只是從那車窗玻璃的倒映中見到對方的影子，也見到他手中有槍。所以姜敏動也不敢動。

那身形明顯地是個男人，他走到姜敏的背後，距離已經變得非常之接近，但是，他並非奪去姜敏的手槍，也未有搜身，反而招呼姜敏。

姜敏啼笑皆非地回轉身去，因爲在近距離下，他們都可以輕易地認出了對方，那是警方派駐醫院內，負責保護胡子仲的一名便衣警探。在黑暗中雙方差點兒互相殘殺。

那警探立刻追問：「發生了什麼事？剛才是否你鳴槍一响？」

姜敏這才將事發經過說出。於是二人又迅速採取行動，分頭找尋胡子仲和姜美媚的下落，反而沒有急於去追踪在逃的刺客。因爲他們明知刺客早已遠遠逃去了，追也追不及了。

「眞奇怪！怎麼不見了他們？」姜敏找了一遍之後，感到莫名其妙。

那名探員也不明白，爲什麼胡子仲和姜美媚會不知所踪？被擄去了，還是自行逃去？

地上沒有血漬，證明胡子仲他們並未受傷。那麼，他們爲什麼會連人影也不見呢？

姜敏感到吃驚，那名探員也覺得責任重大，於是二人立即分頭採取行動；姜敏仍在現場搜索，那名便衣警探則返回醫院，用電話報警。

姜敏在停車場內，四處搜查，始終見不到胡子仲與姜美媚二人，地上有一枚閃閃生光的鋼針，針頭呈紫黑色，表示這可能是一枝毒針！

那枝鋼針附在一枝小小的羽箭之上，十分袖珍，大小就有如二枝牙簽一般。這一類東西，應該是用吹管發射的。姜敏不敢接觸，那並非因爲它可能有毒而是要保持一切現狀，以便讓警方人員到來存案。

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到現場。軍裝警員紛紛將附近一帶街道封鎖起來，大擧搜索。

霍克探長在稍後也帶同了助手趕到醫院的停車場來，親自指揮一連串的偵查工作！

探長最關心的，當然就是胡子仲的下落；但警方搜遍了醫院內外，也找不到胡子仲和姜美媚二人的踪影。既然停車場內沒有血漬遺下，證明他們均未受傷，怎麼會連人也不見了？

根據探員姜敏的口供，當時姜敏未聞有人聲呼救，那到底又表示什麼？

照一般情形，胡子仲和姜美媚他們的遭遇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被人擄去！他們所以不揚聲呼叫，可能被擊暈，亦可能被要脅。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自行逃去！

假如照現場上的情形看，再配合了姜敏的口供，應該是第二個可能性比起第一個更大！因爲如果他們是被人擄去的話，就算暈倒或被要脅，都必然要運用交通工具；這是醫院的停車場，最方便當然就是利用汽車載去二人。

但是，姜敏當時並未聽到有汽車開動的馬達聲，也就是說，根本未有汽車離開過這停車場。

故此，只有他們自行潛逃，二人才可以在有默契的情況下，離開那兒。

另一個明顯的理由支持這種可能性，就是：那神秘刺客既然可以由此一躍越過欄杆，直落街上，那麼，胡子仲和姜美媚當然也可以。至於他們爲什麼要逃走？那反而是另外一回事了。

霍克探長非常重視那枝毒羽箭；他從偵探人員的手上，取過一個透明膠袋，仔細觀察裏面袋住的一枝小羽箭，發覺那箭頭紫光閃閃，分明是餵過劇毒的。

胡子仲和姜美媚這時候正在一輛營業的街車裏面。胡子仲頭上戴住一頂帽，那是爲了掩飾頭上包紮着的绷帶的。也是姜美媚老早爲他準備好的。

街車司機不斷從望後鏡反顧，令到胡子仲難免有些作賊心虛。

還是姜美媚夠機靈，她故意對身畔的胡子仲道：「你有病，小心點，醫生叫你切勿讓頭部吹風，記得了沒有？」

胡子仲支吾着。其實，姜美媚這一番說話，只不過是說給司機聽的。因爲司機一定很驚奇，這大熱天時，爲什麼還戴帽？他當然不知道，內裏有乾坤。

司機又扭開了收音機，想收聽電台的新聞報導。豈料一開始就聽到：「公立醫院今天晚上……」

姜美媚立刻對司機說：「請你關了他好嗎？我丈夫不舒服，少許聲浪也會令他頭痛如刀割。」

司機無可奈何，惟有把收音機也關掉了。

其實姜美媚只是怕這一段有關醫院的新聞涉及他們，那麼，可能會提醒這司機，隨時會對他們造成危險。所以她才找個藉口，要他關了收音機。

街車最後到一處路口停了下來。

但是胡子仲並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他一切只由姜美媚作主。

姜美媚付了車資之後，攙扶住胡子仲的手臂，慢慢地走。

這是一處相當僻靜的街頭，連行人也不多一個，只是間中有些汽車經過。

胡子仲忍不住問：「可是到你家裏去麼？」

「你不認得這裏麼？」姜美媚故意這麼問，是要試試胡子仲的記憶力是否回復正常。

但是胡子仲道：「我只是猜測而已，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街上雖然沒有人走過，但是姜美媚仍然左張右望，好像担心被人跟踪一樣，然後才偕同胡子仲走進一幢樓宇去。那是一幢舊式洋樓，沒有電梯，更沒有看更人。

胡子仲以爲這就是姜美媚的香閨，因此進門之後就問道：「怎麼只有你一個人？你的家人呢？」

姜美媚一邊把大門小心地關上了，一邊把窗簾拉攏，然後又把一個機掣扳一下——那是空氣調節的開關。

「你倦嗎？」美媚柔情地瞪住胡子仲，示意他在沙發上坐下來。「你安心在這兒休息一下，這裏包你沒有人騷擾！」

胡子仲才想到了一個問題：如果這是姜家，警方遲早也會找到這裏來，因爲他們並不與警方合作，而是逃避警方的人。所以這裏絕不可能是美媚的家。

美媚給他倒了一杯熱茶，一邊遞過來，一邊說道：「這是我計劃中的一部份；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可以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胡子仲打量着四周，很易發覺這是重新佈置過的住宅單位。地毡、牆紙以及沙發傢俬等等，全是新的。而手上一杯茶，却還是熱的。所以他忍不住又問：「你早已準備好帶我到這兒來了？」

「是的。」美媚自己却開了一瓶冰凍的汽水。邊喝邊說道：「有件事你可能忘記得一乾二淨！」

「什麼事？」

「結婚的事！」

「結婚？」胡子仲一怔！

「是的，我們本來打算短期內就結婚，想不到却出了意想不到的亂子。」美媚嘆了一口氣，又呷了一口汽水，「這兒本來就是我們打算要來結婚的地方，從來就只有我你二人知道。結果你也忘記了。希望警方不會找到這兒來。」

胡子仲道：「姜敏既然答允帮我們，爲什麼我們還要逃走呢？」

姜美媚處處顯出她是個很有辦法的女人。於是她向胡子仲解釋道：「姜敏雖則是我兄長，到底不是同胞兄妹，我懷疑他帮我們，可不知是否另有內幕。尤其是經過今晚的事，我更担心！」

「是的。」胡子仲想起停車場的事，猶有餘悸，「那刺客的目的究竟何在？」

姜美媚突然好像又想起了什麼似的，看看手錶：「這應該是電視台播出新聞的時間了。」

說着，她放下了手中汽水瓶，走到電視機前按下了按掣！果然當時正是報導新聞的時間。

電視台正利用電子儀器，實地播映醫院內發生的「病人失踪」事件。

由於電視機開得太遲，所以他們只可以見到一名電視新聞記者，在停車場亮燈指示一處地方，向觀衆解釋，這就是案發現場，當時「病人」在此伏下，避過了一次「暗殺」云。

那電視台記者又說：「事後警方在現場找到一枝餵了劇毒的小羽箭，證明刺客務求把該病人置諸於死地……」

至此，胡子仲和姜美媚才知道那人影果眞是一名刺客，更知道兇器如此奇特！

美媚忍不住問：「子仲，想想看，你有什麼朋友懂得擲飛鏢的？」

胡子仲吃力地想了想，終於還是搖搖頭：「我實在想不起！」

「算了！別再用腦！」美媚顯得十分憐惜的，保護着胡子仲。

電視機上的畫面轉動，又出現了霍克探長和他的助手；探長親自呼籲胡子仲和姜美媚立即與警方連絡。因爲警方不信他們被綁架，從現場所得證據，證明他們只是自行離去而已！至此，胡子仲又呆住了好一會兒！

胡子仲担心地說：「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姜美媚安慰他道：「不必担心，這本來就是我意料中必然發生的事。」

胡子仲道：「我想，我們不該自行躲起來！」

「難道要留下來吃毒羽箭麼？」姜美媚道：「我早也想過，這件事幕後隱藏着大陰謀，我們不死，已是奇蹟！今晚那刺客，可能已經等了很久。要不是我們機警，後果更難想像。」

胡子仲仍然非常担心：「我們下一步怎辦？」

「你先放下心事，好好休息。」姜美媚忽然又站起來，把胡子仲帶到臥室去。

那是一間陳設舒適的睡房，雙人大床，床褥與枕頭等用品全是新的。

姜美媚又把胡子仲帶到洗手間去，拉開一個櫃，赫然可以見到一大堆化裝用品——絕非女人用的「化粧品」；而是偵探們用的「化裝品」。

胡子仲被姜美媚開玩笑似的，貼上了假鬍子，再戴上了一個灰色的假髮罩。

他們一齊照鏡，忍不住嘻嘻哈哈的大笑一陣！

「看見了吧，完全不似你以前的樣兒了。」姜美媚道：「因此，你根本不必担心什麼。」

是的，那洗手間的櫃內，還有許許多多供化裝用的東西，臥室的衣櫃裏，也有各式衣物。

看這格局，就可以見到美媚是個很有計劃，也具心思的女子。

胡子仲一方面很高興，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担心起來，因爲他不知道這女子是否別具用心。

無論如何，目前他的處境非常尷尬，他必須小心處理一切，否則，他可能被人利用之後，仍然還是死得不明不白。

那一晚，胡子仲與姜美媚二人就像一對新婚夫婦一樣，更像渡蜜月似的，充滿了羅曼蒂克！

那一天晚上，警方人員可能忙得天翻地覆，但是，胡子仲和姜美媚二人却睡得十分甜。

尤其是胡子仲，他在醫院裏，名目上是養傷，其實却十分担心自己隨時會被殺，所以，他在醫院裏，根本就沒有一覺好睡。

難得姜美媚把這裏佈置得如此舒適寧靜，故此胡子仲有理沒理，先好好的睡一覺再說。

翌日，胡子仲一早已經醒來。

但姜美媚比他起得更早，一輛活動的几子型餐車，將預備好的早餐推過來，令

到胡子仲內心感覺得到有一份難以形容的幸福。

「現在我們要好好計劃一下如何展開行動了。」姜美媚表現得比胡子仲更加積極！

胡子仲道：「你那位兄長一定恨死我們了，他當然不肯再帮我們吧！」

姜美媚道：「別太倚靠別人，我們爲什麼不可以依賴自己？」

「你以爲我們應該如何開始？」

「第一步，先帶你返家一次。」

「什麼，返家？」胡子仲當堂怔住了，「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不，絕不是開玩笑，我們有許多辦法，可以騙過警方的耳目，何況第一步十分重要，因爲它可以帮助你回復記憶。」

胡子仲看見姜美媚胸有成竹，又見她做事十分有步驟，所以也只好相信她。

二人吃早餐時，又扭開了電視機，觀看電視台的新聞報導節目。

一切正如他們想像中一樣，警方正在千方百計要找回二人，同時探長警告他們，隨時會有性命危險，除非他們立即接受警方的保護，因爲匪徒一定也正在派人偵查他們的下落。

×　　×　　×

半山區，一片沉寂。

胡家大宅，這是兇案發生現場，所以仍由便衣警探把守住。

閒雜人等，不准內進，然而連日以來，却有不少記者到場採訪。

這天早上，又有一輛白色的私家車開到胡家大宅的門外。

那車子的車身上，漆了「偉大日報」的中文字樣，車內則坐了一男一女。

開車的是女子，而男子則掛住一架攝影機，一看就好易猜出他們是記者的身份，儘管如此，他們企圖進入胡宅時，仍被把守現場的探員喝住：「喂，你們幹什麼的？」

那女的回過頭來，出示了她的證件：「什麼事？我們是奉命來採訪的。」

探員道：「這已不是新聞，早已採訪過啦！」

那男的也走過來，出示記者證，上面有他的照片，他說：「對不起，我們是追新聞的，想拍幾幅照片，寫一些特寫，是關於胡子仲先生的，聽說胡先生已在醫院失踪。」

那探員當然也知道胡子仲失踪的事。

他說：「你們只可以拍照，任何東西也切不可移動。」

「那當然！」男女記者二人表示感謝地笑了笑。

那鐵門半掩着，所以要入去，只須輕輕推開就行。門內也有另一名探員，但他沒有阻止二人入內。因爲他目睹他的同僚查問過二人了。

「請你們小心點！」裏面那名探員又說：「任何東西均不可以移動。」

「放心，我們只是看看，拍張照片回去交代一下。」男的回頭一笑！

那一笑其實也代表了嘲諷，因爲他原來就是胡子仲化裝的，但二名探員看不出破綻。

胡子仲扮成男記者，那麼毫無疑問，那位女記者就一定是姜美媚了。

姜美媚的化裝術果然了不起，她若無其事地，帶住胡子仲進入屋內去。

她知道胡子仲只是剛剛復原，身子可能仍然十分虛弱。因此，她故作害怕地，扶住了胡子仲的手臂。令到二名探員見了也發笑：「這麼沒有胆量，又如何能做記者。」

胡子仲入到屋內，四處張望，他要看看這間本來就是他住所的兇案現場。

在他的眼底下，似曾相識，也好像從未見過這地方，於是他就在一旁，拚命回憶。

二名探員亦步亦趨，只跟到門口——主要建築物的門口。

姜美媚與胡子仲併肩走着，故意走得十分接近，無非是爲了說話方便，她不想讓二名探員聽到他們說話的內容，但探員只以爲女性到底是女性，還以爲她胆汁弱而已。

姜美媚又帶胡子仲登樓！

二名探員沒有跟上去，却揚聲道：「記住，不要摸觸任何物件。」

姜美媚也高聲回答：「放心，我們不是頭一次採訪：我們懂規矩的。謝謝你提醒我們！」

上到二樓，轉進了書房。

美媚道：「這就是現場了！」

胡子仲獃在門旁，腦子裏彷彿被人敲擊了一下，立即伸出雙手，捧住頭部。

姜美媚見狀，嚇了一跳，忙走來問候他。

胡子仲道：「這地方的確很熟，讓我再想想。」

這剎那間，美媚大喜！反而說道：「子仲多想一下，也許對我們有帮助。」

胡子仲也眞的很認眞地去想，他想着這書房的環境，但始終想不到這兒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

姜美媚在旁，向他盡量提示，目的亦無非要他記憶起當晚案發時的情形。

那書桌，那書櫃以及被撬開了的保險箱等等，都是似曾相識的東西。

胡子仲不斷打出手勢，示意美媚不要作聲，因爲樓下有二名警探在着，萬一引起了他們的懷疑，他們就可以上來查究。

但是，胡子仲却希望多留在這裏一會兒，姜美媚也非常明白，對一個失憶的人來說，眼前這「原始環境」肯定是對他甚有帮助的。所以她也希望多留片刻。

胡子仲坐在那書桌一旁，左張右望，腦子不斷地想想這想想那，希望藉住現場環境的帮助，逐漸記憶起當時的情形。

他又站了起來，走到窗前俯視下去。

下面是胡家大宅的花園，姜美媚像褓姆一樣，步步跟住他，始終不敢多咀，以免影响他的思潮，但現在終於忍不住了。

她將身子伸了一半到窗外，指示着說：「根據警方當晚的偵查結果，他們認爲兇手極有可能由這水渠爬下去……」

「等一等！」胡子仲又捧住頭，示意美媚閉咀不要說下去，然後他閉上了雙眼，默默地去想。

當他再睜開雙眼時，又喃喃地說：「不！他只是由此爬上來，但跳下去時，可以一縱身就由窗口跳下去！」

「你記得了嗎？」美媚喜不自勝。

「嗯——」胡子仲又集中精神去想，「我只是假設，我有什麼理由可以見到當時的情形呢？當我昏倒了之後，他才離去啊！對嗎？」

「那又未必，有一種情形可以讓你見到。」

胡子仲不由怔怔地問：「是那一種情形？」

姜美媚道：「假定當時兇手擊傷了你，你還未倒下之前，見到他跳窗離去，你下意識地要追捕他，但終於不支倒地，如果眞的如此，你當然曾經目擊當時的情形，對了吧？」

胡子仲想想亦覺美媚言之有理。

他本來還要繼續想下去，但是，他想起那二名便衣警探，再想想自己，他就不敢拖延時間，以便令對方生疑時，就可能闖上來。

於是他趁住未離去之前，急急把現場幾個不同的角度拍攝下來。

果然，就當胡子仲拍照的時候，書房外面傳來了陣陣步聲，姜美媚立刻向胡子仲遞眼色。

二名警探一方面要監視他們的行動，另一方面也要催促他們離開這裏，現場上的調查行動雖告一段落，到底二名警探也曾奉命不准閒雜人等亂闖！要不是近來「警民關係」大受當局重視，只怕眞的記者先生小姐也一樣要被人擋駕！何況這二個是假的呢？所以他們肯讓二人入內，已是特別人情了。

胡子仲拍下了書房內外的不同角度照片之後，亦覺滿足，於是偕同姜美媚一齊離去。

豈料就當他們準備登上汽車的剎那間，一輛警車急急開至，後面跟着的一輛，則是探長的座駕車。姜美媚看見探長正在車內，當堂嚇了一跳！匆匆催促胡子仲登車。

探長和他的助手跳下車來，原來他的座駕車之內還有着一位特別「嘉賓」——一名扣上了手鐐的瘦削男子。

坐了數名軍裝警員的警車，可能是奉命到場戒備的。警員們紛紛跳下來，將現場一帶加以封鎖。

胡子仲和姜美媚在這剎那間，都看得呆住了一陣。

胡子仲對姜美媚示意着說：「看情形，事情可能又有了新的發展；那扣上了手鐐的男子，會不會是疑犯？」

姜美媚道：「還是讓我進去看看，你留在車上。萬一有什麼不對勁的話，你先開車逃走，然後回到我們的秘密居所去，千萬別讓他們找到你。」

「為什麼不讓我跟你一道兒進去？」

「我怕他們認得你。但是我可不同了，即使我落入他們手中，我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胡子仲無可奈何，惟有留在車子裏。

這時候，有一輛私家車匆匆開到，車子旁邊漆上了一家報社的名字。轉眼間，又有一輛小型客貨二用車，那是電視台派來採訪的。

剎那間，胡家大宅門前，擠了不少分別屬於各通訊社、報社和電視台的採訪車輛。

警員們可能早已奉到了探長的命令，所有車上跳下的記者們，均被拒入內。

姜美媚夾在人羣中，聽到記者們議論紛紛；他們都是風聞而至的。

他們之中有人說：「剛押進屋內的男子，是一名積犯，警方憑綫人的提供，拘捕了他！」

由於所有記者均被拒於門外，所以姜美媚惟有回到胡子仲的身邊。

胡子仲在汽車裏聆聽着姜美媚的講述，知道警方可能已拘得疑犯；但他對不久之前被警方押進去的那名男子，却全無印象。

姜美媚道：「照規矩，警方如果不准記者們入內，等會兒必然有所宣佈。」

「是的。」車外突如其來多了一個人的聲音，那是一個男人，「你們很陌生，可是新入行的？」

胡子仲和姜美媚同時一怔！

他們同時望向車外，只見那男子正俯首彎腰，雙手支撐着車門外，望住他們！

胡子仲看見那陌生人的胸前掛了一枚附有照片的工作證。證件上印有一間報社的名字，以及寫上那人的姓名。

姜美媚乘機以行家的口吻問道：「聽到一些什麼消息嗎？」

那名男記者道：「憑我經驗，警方對本案未必有什麼新發展。」

「為什麼？」

「試想想，一名積犯，即使認了罪，亦未必是眞的。我最不同意警探用這種手法辦案。我覺得他們的目的只為了交差了事，並未眞正為死者昭雪沉寃。」

「你的意思是：他們砌生豬肉？」

「這種可能性極高。」那男記者顯有顧忌地，回過頭去張望，好像担心剛才一番說話會給警探們聽到似的。

那男記者年約四十，從證件上看，他是宇宙日報的記者徐風。

就當徐風回頭張望時，發現了一名探員正由胡宅裏面走出來。

徐風於是對姜美媚和胡子仲他們說：「對不起，失陪了！」

原來徐風是一位名記者，他與警探們十分熟絡。

姜美媚好像對報紙和記者們都十分了解。她對胡子仲道：「徐風是一名追新聞的高手，我常常在宇宙日報看他筆下的內幕文章。」

說着她已推開了車門，又回頭說：「你等在車子裏，我去打聽一下。」

徐風正截住一名剛由屋內走出來的警探。二名軍裝警員想攔阻已來不及了。

警探招呼徐風，其他在場的記者們想湧上去，却被警員們擋駕。

徐風問警探：「聽說剛才押進去的疑犯是一名積犯，你們如何找到他？」

那警探道：「憑指紋啊！你別想錯了，這一次可不是憑綫人呢。」

徐風原來是一名偵探迷，他是浪子畢基的好朋友。警方許多案件，只要這位名記者感到興趣的，他都會自動請纓，為警方追查綫索。有時即使警方婉拒，他又會一聲不响地，把自己的發現和收穫，刊於報端。

許多時候，一件重要案件，警方本來不想太早公開，萬一讓徐風知道了，他會不顧一切的，先在宇宙日報刊登出來。令到警方既不高興，却又不知如何是好。非常尷尬。

為了避免這一類尷尬事件出現，警方高層人仕曾親自召見徐風，私底下答允，重要案件讓他知道早一些；但交換條件就是：萬一他有什麼發現，也得及早通知警方，儘量避免先刊於報端。

就是為了種種前因後果，所以他們——徐風與那名剛由胡家大宅出來的警探，就談得份外投機。

那警探也是霍克探長的主要助手之一，他說：「這一次我相信我們不會拉錯人，他雖是積犯，但憑指紋就證明我們不會寃枉他。」

徐風道：「既然是積犯，換句話說，他的指紋老早應該查出了，為什麼現在才拉人？」

「嗯，」警探頓了頓，「找他們不易啊，而且我們也為了避免寃枉好人嘛。」

徐風是個極富經驗的記者。他沉吟片刻，又問：「我可以入內看看嗎？」

「不！這樣其他人——你的行家會怪我們偏心。」警探又安撫徐風，「你何必焦急，我會儘快給你消息。」說着他又指指一輛剛開過來的私家車——那是警探專用的車子，對徐風道：「我要出去一會兒，失陪了！」

徐風靈機一觸，覺得這警探正在查案，為什麼會與他的同事匆匆離開現場。

於是他也一聲不响，也駛車追踪！

而歎在一旁的胡子仲與姜美媚見狀，也相顧愕然。

姜美媚對屋內現在的情形，極感興趣。例如霍克探長拉到的是個什麼人？憑什麼證明此人有嫌疑？是否就憑指紋那麼簡單？

她對胡子仲道：「你剛才也見過那疑犯了，想想看，以前是否見過他？」

胡子仲其實早已開始回憶。

但是，他左想右想，還是搖搖頭：「我好像從來未見過他。」

「嗯——」姜美媚稍作沉思，道：「讓我設法混入去看看。」

胡子仲忙叫住她：「等一等！」然後對她說：「你不怕探長認得你麼？」

「我想不會。」姜美媚說，「我忽然想起一件事，為什麼你家二名女工人不見了？」

「是的，阿好和阿秀到那兒去了？奇怪！」胡子仲也說。

「你小心點，我會見機行事的。」

姜美媚說着，就溜了入內。

就在花園與住宅之間的通道上，姜美媚迅速被一名探員截住！

「我是為公事而來的，要看證件嗎？」她把證件出示，那警員不敢再阻止她。

連胡子仲也不明白，她到底利用什麼證件可以順利過關？

如果是記者證，那麼，現場外面已羣集了不少記者，他們應該也可以。

只有胡子仲才明白，那由姜美媚帶在身邊的記者證，其實也是偽造的。

無論如何，姜美媚此刻已混入胡家大宅之內，而宅內的警探似乎也因為她胸前掛住的證件而沒有理會她。

直至有人在背後叫了她一聲，她才如夢初覺。

當時姜美媚正想登上二樓，因為二樓的書房才是兇案的現場，較早時，她聽說探長正押解一名疑犯在現場調查。所以美媚利用隨身携帶的偽證件，騙過把守住樓下的探員，就想轉登二樓。

想不到就在這剎那間，背後有人叫出了一聲：「姜小姐，你好！」

姜美媚暗吃一驚！她心裏想：自己已澈底化了裝，連頭上戴的也是一個假髮罩，還有誰會認出她？

好奇心與潛意識的反應，令她身不由主地回頭張望，豈料不望猶自可，一望之下又是一怔！

站在士多房門口的，正是霍克探長。

霍克探長正在瞪住她笑！那是勝利的微笑！

霍克探長為什麼會突然之間由士多房出來？那不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這幢建築物之內的一切環境姜美媚都十分熟識。

她一看情勢不對，立刻回頭就走！

「截住她！」霍克探長揚聲大叫。

門口一名探員伸手攔阻時太遲了，被姜美媚狠狠推了一把！那名探員身不由主地倒向地上，又急又氣，於是立刻拔槍！

「他媽的！笨蛋，不要開槍啊！」霍克探長一邊由屋內追出，一邊破口大罵。

豈料探長的話，連走在前頭的姜美媚也都聽到了。她更加有恃無恐橫衝直撞！

儘管如此，姜美媚仍然恐怕剛剛復原胡子仲反應遲鈍，所以揚聲叫了出去！

她一方面要胡子仲有所準備，將車子的馬達發動，另一方面假如她能趕得及的話，希望登上汽車一齊逃走。

但是街上的警員聞聲已紛紛趕來攔阻，後面霍克探長等人亦已追近了，再看看對面馬路旁邊，胡子仲已嚇得急忙把車子開走！

二名由警車上跳出的女警員，及時抓住了姜美媚，但是她却不服氣地掙扎。豈料如此一來，她頭上的假髮却掉落了，至此更是眞相敗露。

霍克探長過來指揮警員們監視姜美媚，親自率領警車追踪剛開走的汽車，由於姜美媚的呼叫，探長已肯定那是胡子仲！

探長一邊命令警車追踪兜截，一邊又担心胡子仲再度受到創傷，因此在無綫電連絡中，下令屬下們小心，切莫令胡子仲過份驚惶。

胡子仲被警方追截的訊息，自然是由警方的無綫電台首先傳出，所以全市的警車也都聽到了。但是，收聽警方無綫電台的却不限於警車，許多報社記者的車輛也經常接收警方電台，以便有緊急事故發生時，可以最先趕到事發現場去！

宇宙日報的名記者徐風，他的車子裏也經常收聽警方電台。所以他也在第一時間內，收聽到有關胡子仲偽裝出現，正被追截的消息！

胡子仲的車輛編號，車型和牌子等等，還有車子的顏色都在電台播出，以方便加入追捕行列的警方人員辨認，所以徐風也聽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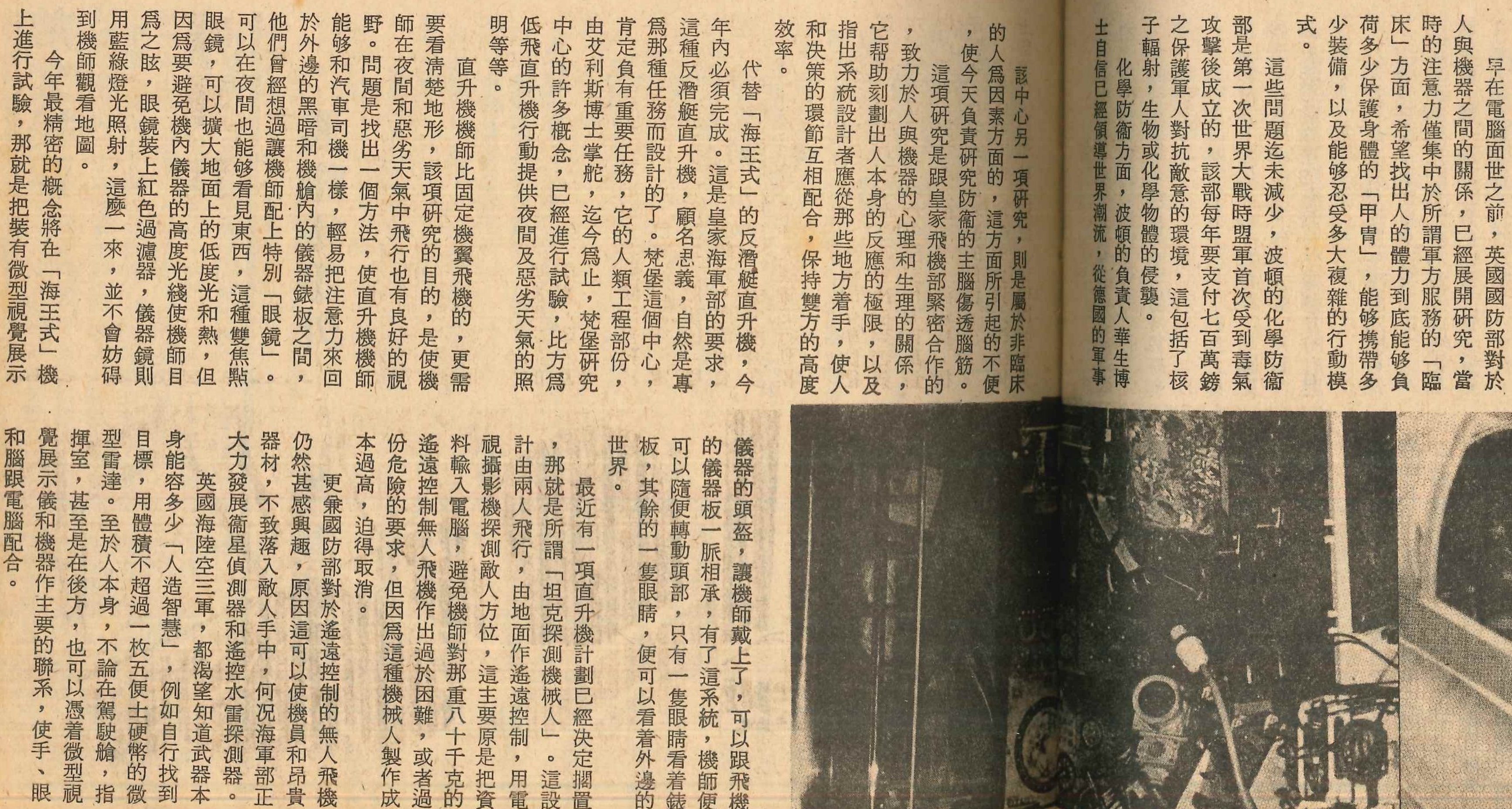
（未完）

武器科技

九十年代的海戰模擬指揮室

探究未來戰爭情況，注意人和機器配合

成業．譯



俯瞰樸斯茅茲懸崖的樸斯坦研究中心，英國皇家海軍正興建一所九十年代的戰艦作戰模擬指揮室，這就是說，到了一九八二年，英國海軍部便可以三百五十萬鎊的費用，而無須使用彈藥作出逼眞的海戰，原因電腦將會把一切的決策，以及指揮室內所有將士的表現，一一紀錄下來。

這個可以讓科學家模擬的海戰策略的指揮系統實驗室，它的概念的產生，無疑是因爲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面，戰艦自動化所遭遇到的困難，日益加深。

系統的設計人迄今仍未能攪通的是：當一個人經常被情報弄到頭昏腦脹的時候，如何使他和機器配合。在這種壓力之下，指揮者自然未能充分利用，或者按照設計者的原意，運用那自動系統。海軍部水面武器部門主管靳斯理說得好，此時此際，我們要是和海軍人員，或指揮者談話，往往會得到不同的答案，風馬牛不相及。

科學家相信，關鍵在於使人能够和機器作出適當的分工合作，而電腦可以用來分析來自雷達和聲納探測的大量情報，則一切迎刄而解，樸斯坦研究計劃中，主持人爲因素的格勒曼博士說：「但機器能力有限，它們無法闡明意義。」

然而，人如精於觀察模式——領悟新鮮情況的意義，人可以探討缺乏完整、不完全，或者模稜兩可的情報模式，迅速作出適應，不幸人很容易使工作過度，於是人和機器的整個關係便崩潰。

由來戰艦或者作戰單位的指揮系統所感到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如何使人和機器和諧的配合，在這裏，他們試圖把戰場許多分離的部份，集納在一幅圖畫裏面，用一個統一作戰系統作戰，但目前三軍的最新科技都面臨同一基本問題，人的能量似乎未能追上複雜的電子系統。

舉一個例子，一名「積加」機師，比起一名「肯達」機師，就要應付兩倍控制儀器，幸而今天已經有人在討論取代「積加」。

人爲因素研究中心——人和機器關係——已經擴展至成爲英國國防部二百萬鎊研究預算的一部份，英國國防部首席科學顧問朗奴．美遜教授正盡一切力量，把英國學術界在人爲因素方面的成就，用於未來的戰爭。

九十年代作戰機器系統是非常複雜的——比方建議取代「積加」的歐洲戰鬥機，或者代替「海王」直升機的新反潛艇直升機——於是，許多機師便可能不能滿足作戰的要求。

但美遜教授所尋求的人與機器之間的和諧關係，對將來的工業，商業，政府及其他方面都很重要。

早在電腦面世之前，英國國防部對於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已經展開研究，當時的注意力僅集中於所謂軍方服務的「臨床」方面，希望找出人的體力到底能够負荷多少保護身體的「甲冑」，能够携帶多少裝備，以及能够忍受多大複雜的行動模式。

這些問題迄未減少，波頓的化學防衛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盟軍首次受到毒氣攻擊後成立的，該部每年要支付七百萬鎊之保護軍人對抗敵意的環境，這包括了核子輻射，生物或化學物體的侵襲。

化學防衛方面，波頓的負責人華生博士自信已經領導世界潮流，從德國的軍事紀錄顯示，皮頓的專業人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使用化學戰爭的重大阻嚇力。

一種叫「NBC」的新裝備，可以防禦核子輻射，化學或生物的侵襲的，將會發給海軍人員，這種新裝備約重一百磅，包括呼吸器，戰衣，手套和靴子，波頓的科學家承認這是最先進的欵式，有效期可達一個月，三軍人員都會有這種配備。

同時，波頓的醫療人員正研究一種藥丸，如果事先服用，可以帮助戰士在神經毒氣攻擊中生存。

不過，最大的問題如何進行試驗。「我們是在保護人不致死亡——而不是鼓勵死亡。」

該部門在梵堡設有一個研究中心，專門致力研究人的弱點，例如人在動盪聲音中受到的痛苦而引起的各種問題。

人在飛行時所需的體力勞動並不大，但卻會受到很大的壓力——不管是體力抑或心理。這是空軍醫療中心主任彼得．侯活說的，結果，這會導致疲倦，噁心，甚至神經錯亂。

該中心有一模擬器，專供研究這些問題之用，其中一項活動是使患動盪噁心症的機師恢復正常。這個醫學問題，甚有可能以漸進方式影响有經驗的機師的。該中心以科學態度研究這些問題，俾使患這種病徵的機師可以重新適應，今天訓練一名機師所付出的代價可不少，但如果這個中心每年能够使三名患上這種病徵的機師恢復執行任務，則該中心的預算，便是沒有白費了。幸而去年便治愈了八名這樣的機師。

該中心另一項研究，則是屬於非臨床的人爲因素方面的，這方面所引起的不便，使今天負責研究防衞的主腦傷透腦筋。

這項研究是跟皇家飛機部緊密合作的，致力於人與機器的心理和生理的關係，它帮助刻劃出人本身的反應的極限，以及指出系統設計者應從那些地方着手，使人和決策的環節互相配合，保持雙方的高度效率。

代替「海王式」的反潛艇直升機，今年內必須完成。這是皇家海軍部的要求，這種反潛艇直升機，顧名思義，自然是專爲那種任務而設計的了。梵堡這個中心，肯定負有重要任務，它的人類工程部份，由艾利斯博士掌舵，迄今爲止，梵堡研究中心的許多概念，已經進行試驗，比方爲低飛直升機行動提供夜間及惡劣天氣的照明等等。

直升機機師比固定機翼飛機的，更需要看清楚地形，該項研究的目的，是使機師在夜間和惡劣天氣中飛行也有良好的視野。問題是找出一個方法，使直升機機師能够和汽車司機一樣，輕易把注意力來回於外邊的黑暗和機艙內的儀器錶板之間，他們曾經想過讓機師配上特別「眼鏡」。

可以在夜間也能够看見東西，這種雙焦點眼鏡，可以擴大地面上的低度光和熱，但因爲要避免機內儀器的高度光綫使機師目爲之眩，眼鏡裝上紅色過濾器，儀器鏡則用藍綠燈光照射，這麼一來，並不會妨碍到機師觀看地圖。

今年最精密的概念將在「海王式」機上進行試驗，那就是把裝有微型視覺展示儀器的頭盔，讓機師戴上了，可以跟飛機的儀器板一脈相承，有了這系統，機師便可以隨便轉動頭部，只有一隻眼睛看着錶板，其餘的一隻眼睛，便可以看着外邊的世界。

最近有一項直升機計劃已經決定擱置，那就是所謂「坦克探測機械人」。這設計由兩人飛行，由地面作遙遠控制，用電視攝影機探測敵人方位，這主要原是把資料輸入電腦，避免機師對那重八十千克的遙遠控制無人飛機作出過於困難，或者過份危險的要求，但因爲這種機械人製作成本過高，迫得取消。

更兼國防部對於遙遠控制的無人飛機仍然甚感興趣，原因這可以使機員和昂貴器材，不致落入敵人手中，何況海軍部正大力發展衞星偵測器和遙控水雷探測器。

英國海陸空三軍，都渴望知道武器本身能容多少「人造智慧」，例如自行找到目標，用體積不超過一枚五便士硬幣的微型雷達。至於人本身，不論在駕駛艙，指揮室，甚至是在後方，也可以憑着微型視覺展示儀和機器作主要的聯系，使手、眼和腦跟電腦配合。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七步滴血

秦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實從鄧瑜口中得知龍虎會總會所在地之後，便把鄧瑜放走了，酒色財氣四友和王實立刻起程前往長安，希望能找到龍虎會主和「上窮碧落一隻鷹」等人，探明火燒白鶴道觀的眞情……來至陝西地界時，突從一羣武林人物口中得知不久的將來在米倉山將有一場大決鬥，決鬥的雙方竟然是龍虎會主和「王實」，這消息可使眞王實覺得驚奇，不知是何人在冒充他，王實和酒色財氣四友立即趕去米倉山，決鬥的一天到了，王實將自己扮得更醜陋，和酒色財氣一起上山觀戰，只見戰蘭走前來和他們搭訕，王實對她不理不睬……

浪語傳廟外

王實道：「話不是這麼說，既然妳是個姑娘家，行爲就不該太放縱。」

戰蘭一嘟嘴道：「奇怪，我究竟哪裏不對了？要你來教訓？」

王實冷冷淡淡地說道：「姑娘言重了，我的意思是：姑娘不應該跟我們坐在一起。」

戰蘭道：「爲甚麼不應該跟你們坐在一起？」

王實道：「因爲……妳是個姑娘家，而我們五人均是粗俗之輩，姑娘與我們混在一起甚不相宜。」

戰蘭道：「我不管，我高興坐在這裏，誰也管不了我！」

王實覺得此女野得很，跟她多說無益，就閉口不再說甚麼了。

戰蘭好像完全不了解別人對她是何觀感，竟伸手推了王實一下，笑道：「喂，你叫甚麼名字？」

王實正色道：「不要動手動脚！」

戰蘭嗔笑道：「你這人怎麼攪的？一點禮貌都不懂？我是在請問你的貴姓大名呀！」

王實道：「萍水相逢，何必一定要通姓報名！」

戰蘭轉對氣煞問道：「喂，你們這位龍頭大哥叫甚麼名字？」

氣煞詫異道：「妳怎麼知道他是我們的龍頭大哥？」

戰蘭道：「剛才我聽到你們稱呼他爲龍頭大哥，是不？」

氣煞道：「這……」

色魔起淫心

酒鬼輕咳一聲，開口道：「姑娘，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妳何所爲而來？」

戰蘭吃吃輕笑道：「你們這些人眞是莫名其妙，好像我會把你們吃掉似的，既然如此，我不跟你們坐在一起啦！」

語畢，頓足而起，走到別處去了。

王實立刻向財神低聲道：「財神，你去跟踪她，我猜此女很不簡單。」

財神點點頭，起身跟去。

適於此時，全場突然騷動起來，不久

便見一個青年走上「玉女梳粧台」，在一邊站住。

他就是「王實」麼？

不錯，他長得與王實一模一樣！

當然，那是經過一番精心易容的結果，全場上千觀衆也只有王實和「酒色財氣」看得出他那張臉是經過易容的罷了。

王實眼看着那個青年冒充自己站在台上，情緒自然十分激動，但他不打算採取任何行爲，他自知已無能力與人一爭長短，只好躲在「幕後」靜觀其變，等適當時候再作道理了。

酒鬼、色魔和氣煞越看越覺得那假王實的面貌實在像極了當初在山廟所見到的王實，三人心中自是驚奇萬分，忍不住靠近王實耳邊低聲問道：「龍頭大哥看得出他是誰麼？」

王實搖搖頭。

酒鬼低聲道：「那傢伙必是對龍頭大哥極爲熟悉的人，否則怎能喬裝得這麼維妙維肖？」

王實道：「我下山之後，一直住在魚池村，對我熟悉之人，只有吸血鬼鄧瑜那一批人而已。」

酒鬼道：「鄧瑜那些部下誰敢冒充你來向龍虎會主挑戰？」

王實道：「是啊。」

氣煞躍躍欲試道：「待我上去把他抓下來問個明白如何？」

王實道：「不，我要看他鬥龍虎會主，沒有我的命令你們都不准輕舉妄動。」

正說着，全場又騷動起來，只聽有人叫道：「來了！來了！龍虎會主來了！」

大家引頸四望，終於看見一條白影掠上「玉女梳粧台」上，飄落在巨石的另一邊。

那人一身白衣，胸前着一綉條金龍，在日光照射下發出閃閃金光，外表看起來比那個假王實出衆得多了。

唯一使人感到意外和失望的是：這位龍虎會主面上竟掛着一張面具！

那是一張笑彌勒的面具，咧口笑瞇瞇的，人人見了都會對「他」產生好感。

這位龍虎會主雙脚落到「玉女梳粧台」上時，全場頓時一靜，再聽不到一點聲音。

那假王實從容不迫的走前三步，對那龍虎會主抱拳一禮道：「龍虎會主？」

嗓門很濁，分明是僞裝的聲音。

龍虎會主却倨不爲禮，只微微一頷首，道：「正是，你就是三絕老人的徒弟王實？」

假王實答道：「不錯，承蒙會主答允在此切磋武功。小子不勝榮幸之至。」

龍虎會主冷冷道：「客套話不必多說，我只問你一句：爲何找我挑戰？」

假王實道：「常言道：『男要出名須要闖』，向你龍虎會主挑戰，是出名的捷徑。」

龍虎會主道：「你有沒有想到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假王實點頭道：「想到了，萬一小子失敗了，很可能會死在這台上，但萬一小子勝了，那却是一舉成名天下知，其利益是無窮的。」

龍虎會主道：「聽說你還有一位師兄鍾虹和一位師妹徐佩英，他們沒跟你在一起麼？」

假王實道：「沒有，我們三人下山之後即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

龍虎會主陰聲一笑道：「本會主早就聽說三絕老人又造就了你們三個師兄妹，數月前曾派虎旗堂主胡登科前往萬佛頂候駕，擬重金聘請你們三位加入本會，結果胡堂主失望而返。」

假王實道：「不錯，是有那回事。」

龍虎會主道：「爲何不接受，反找本會主挑戰？」

假王實道：「小子野心很大，希望取會主的寶座而代之。」

龍虎會主仰天大笑，道：「好！好！今天你若殺得了本會主，你便有機會成爲龍虎會的新會主，你劃下道兒來吧！」

假王實從背上解下佩刀，抽刀出鞘，將刀鞘丟在一邊，道：「咱們先來走幾招刀法試試。」

龍虎會主的武器也是一柄刀，他拔刀出鞘之後，也將刀鞘丟在一邊，說道：「請！」

雖然他面上掛着面具，看不見他的表情，但他一刀在手，名家風範頓時表露無遺，行家一見即知他已達到內外三合的最高境界。

但假王實拿刀的手法也不俗，使得王實看了暗暗稱奇道：「奇怪，這傢伙此刻握刀的手法，正是師門『龍刀』的起手方式，難道他會使『龍刀』不成？」

正思忖間，那假王實和龍虎會主已開始在「玉女梳粧台」上游步，雙方都凝神貫注，準備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搏鬥了。

全場鴉雀無聲，人人屏息以待。

驀聽假王實大喝一聲「接招！」便見一道刀光似匹練般飄了出去！

王實心弦一震，暗在心中驚呼道：「咦！這是『怒龍出海』呀！」

恩師三絕老人一生只教了六個徒弟，從未將「龍刀」、「鵰拳」、「流星珠」傳給外人，現在冒出來的這個假王實竟然會使「龍刀」，當然使他大吃一驚了。

但更叫他吃驚的還在後頭：只見假王實一招「怒龍出海」攻出之後，那位龍虎會主居然不慌不忙，手中長刀一揚一撥，再緊接着一個旋身跨步，長刀「呼！」的一聲，反劈至假王實的下盤，出招之妙，使得全場觀衆轟然喝彩起來。

王實看得又是一驚，失聲道：「奇怪！奇怪！」

酒鬼知道他一定看出了甚麼，急問道：「甚麼奇怪？」

王實壓低聲道：「那冒牌貨發出的第一招刀法名叫『怒龍出海』，而龍虎會主反擊的那一刀名叫『雲龍吐珠』都是『龍刀』招式！」

酒鬼驚詫道：「龍頭大哥是說：他們兩人使的都是令師的『龍刀』？」

王實點頭道：「正是！」

色魔和氣煞也聽到了他的話，兩人也覺得太不可思議，齊聲問道：「確實是令師的『龍刀』麼？」

王實道：「不錯——看！他們又互攻了三招，那傢伙打出的是『龍爪三現』，而龍虎會主打出的是『雲龍三擺頭』——

都是家師的『龍刀』招式!」

不僅他感到驚奇，就連決鬥雙方也大感意外，尤其是那假王實，他見龍虎會主發出的招式都是『龍刀』手法，一時驚得連忙頓足後退，大喝道：「你是何人?」

龍虎會主哈哈一笑道：「我是龍虎會主啊!」

假王實沉聲道：「你剛才發出的招式叫甚麼名稱?」

龍虎會主笑道：「是很平常的刀法，名叫『雲龍三擺頭』!」

此語一出，全場嘩然，因爲大家都知道三絕老人的「龍刀」中有這麼一招名叫「雲龍三擺頭」，而龍虎會主不但會使，而且竟稱是很平常的刀法，自是令在場觀衆大爲驚奇了。

假王實雙目迸出了懾人心魄的冷芒，緊緊注視着龍虎會主道：「你從何人學得我師門刀法?」

龍虎會主又哈哈笑道：「這話問得十分可笑，本會主使的是尋常刀法，怎麼說是你師門的刀法呢?難道令師三絕老人的刀法就這麼平常?」

假王實冷笑一聲道：「好，你再接我三刀試試!」

話聲一落，搶步疾進，手中「龍刀」在接近龍虎會主之際，驀然盪起一片刺目的光芒!

說是三刀，但大家看見的就只這片刀光。

在刀光飛迸中，大家聽到了「錚!錚!錚!」三聲强烈的觸擊。

然後只見兩人身形一分，各退了三步，兩人手上的刀仍在顫抖着!

「好!」

「好!」

全場觀衆鼓掌喝彩起來。

酒鬼、色魔和氣煞三人一齊回望王實，用眼睛問他：「這三刀如何?」

王實微微點頭，表示假王實攻出的三刀：「也是龍刀招式!」

那龍虎會主接了假王實三刀之後，口中迸出一陣陰沉沉的冷笑，然後向前迫出道：「你也接我三刀試試!」

「試」字一出，手上的刀巳化成一團刺目耀眼的火花，又如在空中爆開的一簇七彩烟火，以極快的速度向假王實飛罩過去。

王實一見之下，面色遽變，差點失聲驚叫起來!

而台上的假王實顯然也吃了一驚，只見他疾退三步，身形忽然就地蜷臥，手中「龍刀」如蛇吐信，快速的向上「吐」了幾下——

刹那間，空中出現了强烈的閃電!

一陣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過後，但見龍虎會主縱身倒退，假王實則打滾後退，兩人一下將距離拉開到五、六丈遠。

觀衆的眼睛，一個個瞪得銅鈴似大，急急擺頭左右張望，要看誰受了傷。

兩人都沒有受傷!

衆人又不禁鼓掌喝彩起來。

剛才的那幾下接觸，的確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惡鬪，一方攻得好，一方破得好，使得現場觀戰的高手回味之下，爲之如醉如痴，興奮極了。

王實神情一陣凝重，兩道眉毛緊緊的鎖在一起，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既困惑又沉重。

因爲，他發現龍虎會主攻出的那三刀，正是師門絕藝「龍刀」中最神妙的三絕招，其師三絕老人曾經告訴他們師兄妹：「當今天下武林，無人能破解或躲過這三絕招!」

但是，那假王實却躲過了，王實淸淸楚楚的看見他剛才施展「鵝拳」的身法躲開了龍虎會主的奇擊!

爲甚麼龍虎會主會施展「龍刀」中那最難練最神奇的三絕招?

爲甚麼假王實能够施展「鵝拳」的身法避過那三招奇擊?

王實覺得換了自己上場，也不一定能避得那樣巧妙，因此，他心中困惑到了極點……

這時，假王實和龍虎會主沒有再交手，兩人只四目相對的注視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雙方同時都在心中發出疑問：「你到底是誰?」

過了很久很久，那假王實忽然走去拾起自己的刀鞘，納刀入鞘，不想再打了。

觀衆大感意外，紛紛議論起來。

龍虎會主嘿嘿一笑道：「王實，你打算只到此爲止?」

假王實點點頭道：「嗯，够了。」

龍虎會主以譏誚的口吻道：「你找本會主挑戰，只要打這幾招?」

假王實冷冷道：「只這幾招，已經够了。」

龍虎會主道：「我覺得不够，既然打了，就該分出勝負!」

假王實聳聳肩道：「你放心，我還會再找你。」

說到這裏，抱刀一拱，隨即騰身而起，從「玉女梳粧台」上一掠越過觀衆頭上，向東疾逸而去。

王實立刻向色魔附耳低語。

色魔點點頭，起身穿過人羣，悄悄追踪下去。

那龍虎會主見假王實走了，也不願在台上多停留，身形一展，天馬行空也似的飛過人羣，瞬即消失在米倉山北面。

觀衆甚感不過癮，在台下議論了一會，也就紛紛下山而去。

這時候，財神回到了王實身邊，向他報告道：「龍頭大哥，那女扮男裝的傢伙好像跟那冒牌貨是一道的，她巳追隨那冒牌貨下山去了。」

王實點點頭道：「我巳派色魔跟踪下去，他是何方神聖，等色魔回來時或可明白。」

財神道：「他們還沒分出高下，怎麼忽然不打了呢?」

王實見巳無外人在場，便道：「那龍虎會主剛才攻擊那冒牌貨的三刀，是『龍刀』中具威力的三絕招，這三刀一出，巳足以證明龍虎會主曾經練過家師的武功，大概那冒牌貨一看苗頭不對，就不敢再打了。」

財神問道：「那冒牌貨先前攻出的三刀呢?」

王實道：「確是『龍刀』招式。」

財神驚訝道：「這就怪了，那傢伙冒充你龍頭大哥，自然學得幾招『龍刀』招式來騙騙人，這且不去談他，那龍虎會主又怎麼會使『龍刀』呢?」

王實道：「他不但會使，而且火候還比我老到一些。」

財神愕然道：「難道他是……是令師以前教的那三個徒弟中的一個?」

王實當然巳想到這一層，只是不願說出來罷了，如今聽財神說出，不覺深深皺起眉頭，以無比沉重的心情道：「如果他是我那失踪的三位師兄姊中的一個，那麼他有何理由要隱藏自己呢?」

聽了這話，酒鬼、財神和氣煞三人均默然不語，他們腦筋雖然不如王實靈光，也想像得出這是個複雜而惱人的問題——龍虎會主如是三絕老人先前那三徒之一，那麼他們三人當年的突然失踪，以至於其中一人成爲今天的龍虎會主，這裏面一定隱藏着許許多多的秘密，而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也必然相當可怕，絕不是外人所能干預的。

王實當然可以着手追查此事，但一想到自己是殘廢之身，正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心中自是苦惱巳極。

四人相對沉默了一會之後，酒鬼才輕咳一聲，說道：「龍頭大哥，這件事的確够撲朔迷離的了，不過我敢說此事必與你那位師兄鍾虹有關，如今你作何打算?」

王實苦然一笑道：「你說我能作何打算呢?」

酒鬼道：「總得弄個水落石出，至少把那個挑斷你脚筋的混帳東西抓出來。」

王實道：「只怕……」

酒鬼道：「怕甚麼?」

王實道：「怕連累了你們。」

酒鬼笑道：「不打緊，我們四人在江湖上混了好多年，一直不曾幹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如今就帮你去揭揭人家的隱私，要是因此丟了性命，那也沒關係，反正早死晚死總要一死。」

氣煞一拍大腿道：「正是!龍頭大哥你千萬不要氣餒，我們四人既巳拜你爲龍頭，上刀山下油海，絕不皺一下眉頭!」

王實道：「我就怕害你們丟了性命，雖然你們都有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但是……但是單就剛才在台上的兩個人，你們就遠非其敵，何況他們都有帮手，一旦發生衝突，只怕……」

氣煞叫道：「不對!不對!話不是這麼說的，常言道『邪不勝正』，咱們五人是正義之師，咱們師出有名，他們師出無名，不管怎麼打，最後一定是咱們獲勝，牛頭馬面授首!」

財神笑道：「哈哈，我們的程咬金今番居然也能講出一番大道理來了，難得!難得!」

氣煞有些難爲情，搔搔頭道：「你別笑，我是說正經的，咱們龍頭大哥受到這樣的苦難，要是不把那些陰險歹毒的兎崽子一個個揪出來活活劈成八大塊，這個世界還有甚麼眞理啊!」

酒鬼正色道：「氣煞說得對!龍頭大哥，不管那假王實本領多大，也不管龍虎會勢力多强，咱們打定主意跟他們幹了再說!」

王實感動得幾乎要掉下眼淚來，道：「果眞你們願爲我出力，最好先在稱呼上改一改，我年紀比你們小，要我作你們的龍頭大哥實在於心難安……」

氣煞道：「不對!不對!我們稱呼你爲龍頭大哥和年齡無關，因爲你腦筋比我們靈光，所以我們才稱你爲龍頭大哥，這件事巳經磕過頭，賴不掉啦!」

酒鬼道：「是啊，龍頭大哥，你不必在這上面傷腦筋，你不但頭腦比我們好，而且滿腹武學也非我們所能望其項背，這個龍頭大哥你當之無愧!」

王實心知他們都是性情中人，再推辭就反顯得自己太做作了，當下抓過枴杖道：「好吧，我和色魔約定在巴峪等候他的消息，如今咱們就去關上等候吧。」

×　×　×

火光一閃，一枝蠟燭被點燃了起來。

燭光照亮的是一間破舊的廟殿，點燃蠟燭的是假王實。

這時巳是初更天，假王實點亮蠟燭之後，便在殿上一處燭光照不到的角落上坐下來。

他目光烱烱的注視着殿門，看樣子是在等人。

未幾，廟殿外面傳來一片馬蹄聲，蹄聲一直響到殿外才停止，然後人影一晃，門上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那是女扮男裝的戰蘭!

她看了供案上那枝蠟燭一眼，微微一笑道：「你來了?」

假王實坐在角落裏答道：「把蠟燭吹熄，到這邊來。」

戰蘭依言吹滅了蠟燭，整個廟殿頓時陷入一片黑暗中，她走到假王實跟前道：「到達多久了?」

假王實不答，一把將她拉入懷中，好像餓漢見到美食，食指大動。

「噯，你幹麼呀!」

「…………」

「哎呀，不要胡鬧了!」

「…………」

「不要……咭!不要這樣，被人撞見了，看你一張臉往那裏擺!」

「放心，沒有人會到這鬼地方來。」

「不一定呢。」

「有人來了。我就挖下他的眼睛——哼，妳今天怎麼攪的，扭扭揑揑的像個姑娘?」

「咱們……先談談吧。」

「談甚麼?」

「你原說有把握把那龍虎會主的腦袋一刀砍下來，結果呢?」

「妳看見了的，那傢伙會使『龍刀』，而且功力火候不在我之下……哼，妳是不是早巳知道他是誰了?」

「我不知道呀!」

「妳爲甚麼要我殺他?」

「理由巳經告訴你了。」

「哼，他竟然會使我師門的武功，難道說他是我那失踪多年的兩個師兄中的一個?」

「我看不是。」

「怎麼說?」

「如果他是你的同門師兄，絕無不與你相認之理。」

「可是他會使『龍刀』。」

「你那三位師兄姊如是被人陷害了，陷害他們的人，目的必在他們身上的武功——龍刀鵝拳流星珠，武林人誰不想學的呢！」

「可是他在我面前展露『龍刀』絕技，豈非等於不打自招？」

「他若不以『龍刀』與你對抗，不被你殺死才怪！」

「唔……」

「鍾虹。」

「嗯？」

「我們師徒對你不錯吧？」

「妳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希望你不要三心兩意，你只要把龍虎會主幹掉，要甚麼有甚麼。」

鍾虹沉默下來。

自下峨眉至今，半年不到，他已經幹了幾件連他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的事，現在他忽然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了。

戰蘭對他情緒的變化似乎摸得十分清楚，這時便往他懷中一偎，一雙柔荑往他項上一繞，深情欸欸，吐氣如蘭地道：「虹哥，你是不是怕了？」

鍾虹輕嘆一聲道：「我不怕，只是……心中有些不安。」

戰蘭親了他一下，道：「想着你那師妹？」

鍾虹點點頭道：「嗯，我在她懷孕的時候遺棄了她，實在太不應該，可是……我又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娶她，所以……唉，我眞不知怎麼辦才好！」

戰蘭道：「現在後悔有甚麼用？」

鍾虹嘆道：「正是。」

戰蘭道：「你若娶她爲妻，馬上就是一個家累，而你是三絕老人的徒弟，難得練成一身萬人不及的絕技，難道不想在武林中轟轟烈烈的幹一場？」

鍾虹道：「對啊！」

戰蘭笑道：「我看呀！你不必想那些苦惱的事了，你幹的壞事已不少，索性就壞到底，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不妨遺臭萬年。」

鍾虹微笑道：「只好如此了，我今天冒充我師弟向龍虎會主挑戰，妳看會造成甚麼後果？」

戰蘭道：「我說過了，此事對你絕對有利，將來萬一令師追究起來，你可以推到龍虎會主頭上，說你那師弟必是被龍虎會主殺害了。」

鍾虹輕輕擰了一下她的鼻子，笑道：「妳眞是個小鬼精靈！」

心情一好，他又開始毛手毛脚，這次戰蘭並不拒絕，兩人慾火一起，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就在廟殿上寬衣解帶，摸黑幹了起來。

他們這一攪，可把一個躲在外面偷看的人害慘了。

這人是色魔。

他一路跟踪假王實到了這裏，這時廟內雖是一片黑暗，看不見甚麼，但只聽聲音他就已受不了，他只覺血液翻騰，鼻息爲之濁重起來。

鍾虹乃是名家高徒，耳目何等靈敏，此刻雖在興奮當中，周圍五丈之外一點風吹草動一樣逃不過他的耳朵，這時發覺廟外有人，心中大吃一驚，當下向戰蘭附耳說了幾句話，然後悄悄地起身，穿上了衣服……

這中間，戰蘭繼續在地上扭轉，繼續發出那撩人的淫蕩之聲。

色魔好色如命，聽了這淫蕩之聲，更心癢難忍，恨不得衝入廟殿，取鍾虹而代之。

正在聽得神魂顛倒之際，突覺背上的靈台穴一痛，分明是一柄利器抵上了自己的靈台穴，不禁大吃一驚。

隨聽身後有人冷冷道：「別動，一動就刺死你。」

色魔也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耳目靈敏已極，這時雖然全神貫注於聽取戰蘭的淫聲，但有人欺近他身後也不易逃過他的聽覺，而此刻却在毫無所覺的情況下被人用利器抵上靈台穴，他立刻明白身後之人必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因此他不敢反抗，只低聲問道：「你……你是誰？」

對方的答覆是在他臂儒穴上猛力點了一指，臂儒穴屬痳穴之一，一經被點中，重則暈厥，輕則全身痠痳而倒。

色魔悶哼一聲，登時軟倒在地。

這時候，他才看見對方的面貌，敢情正是冒充王實的鍾虹！

色魔大爲錯愕，不覺失聲道：「咦！你……你不是正在殿中。」

鍾虹一語不發，抓起他一隻脚，把他拖入廟殿。

這時，戰蘭已穿好了衣服，她將蠟燭點起，一看清色魔的面貌，不禁也驚咦了一聲道：「這人是『酒色財氣』中的色魔呀！」

鍾虹將色魔拋在殿上，手中龍刀往他喉上一擱，問道：「妳說這傢伙是誰？」

戰蘭道：「酒色財氣中的色魔！」

鍾虹在色魔身邊坐下，龍刀仍擱在色魔的咽喉上，隨時準備割裂他的咽喉，又問道：「甚麼叫『酒色財氣』呀？」

戰蘭道：「所謂『酒色財氣』都是指四人而言，叫酒鬼，色魔，財神，氣煞，這四人武功頗爲出衆，在武林中名氣極大呢！」

鍾虹「哦」了一聲，冷笑道：「我看也不過如此……」

色魔受不了他這句充滿輕視的話，忍不住一哼道：「小子，你別瞧不起人，剛才我是上了你們的當，否則……」

鍾虹道：「否則怎樣？」

色魔道：「動手過招，老子未必會輸給你！」

鍾虹笑道：「你想跟我動手過招？」

色魔道：「正是，你解開我的穴道，咱們眞刀眞槍幹一幹看。」

鍾虹轉望戰蘭問道：「妳說說看，這傢伙配跟我交手麼？」

戰蘭道：「他的身手，大約是龍虎會三品武士，或者比三品武士略高一些。」

鍾虹不屑的一笑道：「這樣的話，我十招之內便可殺了他，不用打了。」

戰蘭道：「今天在『玉女梳粧台』下，他們酒色財氣也在人羣中觀戰，和他們一起的還有一個雙足殘廢的青年。」

鍾虹面色一變，道：「雙足殘廢的青年？」

戰蘭點頭道：「嗯，我還過去跟他談過話呢？」

鍾虹急問道：「他長得甚麼模樣？」

戰蘭道：「蓬髮垢臉，像個化子。」

鍾虹又急急問道：「他多大年紀，知不知道他是誰？」

戰蘭道：「好像三十出頭，又好像才二十多歲，他們酒色財氣稱呼他爲『龍頭大哥』，我一時好奇，便想摸他的底，但他正經八百的不肯跟我交談。」

她說到這裏，微微一笑道：「你要知他是誰，問問眼前這個色魔，不就可知道了。」

鍾虹立刻回對色魔喝道：「說，你們那個『龍頭大哥』是誰？」

色魔道：「他麼……嘿嘿，他就是我們四人的龍頭大哥嘛！」

鍾虹大怒道：「你找死？」

色魔笑道：「用不着發這麼大的脾氣，我們龍頭大哥是何許人物與你何干？」

鍾虹目中迸出凌厲的精芒，冷冷道：「你若是不想死，最好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的問題——你們那個龍頭大哥叫甚麼名字？」

色魔面臨生死關頭，忽然變得聰明起來，道：「我看你一刀把我砍了算了。」

鍾虹沉聲道：「你寧死不說？」

色魔道：「不，人沒有不怕死的。」

鍾虹道：「既然怕死，爲何要我一刀把你砍了？」

色魔道：「因爲我即使據實說了，你也未必肯相信呀！」

鍾虹道：「你說說看，所言是虛是實，我自然看得出來。」

色魔道：「好，他姓趙，趙錢孫李的趙，名叫大成，從小就雙足殘廢，不過他唸了不少書，學問很高，頭腦很聰明。」

鍾虹道：「武功呢？」

色魔道：「他不會武功。」

鍾虹道：「爲甚麼他是你們的龍的大哥？」

色魔道：「有一天，我們四人和他在路上相遇，我們那個酒鬼見他酒量不錯，就和他搭訕，後來越談越投機，我們見他學問好，頭腦靈活，却因殘廢而流落街頭爲丐，心中覺得可惜，就問他願不願意做我們的龍頭大哥，他一口答應了，就是這麼回事。」

鍾虹道：「就因爲他學問好，頭腦靈活，你們便尊他爲龍頭大哥？」

色魔道：「是的，我們要他跟着我們，碰到甚麼傷腦筋的事時，由他替我們解決。」

鍾虹冷笑道：「你們四人既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竟要拜一個殘廢青年爲龍頭大哥，這似乎有點不合情理吧？」

色魔道：「這位姑娘知道我們酒色財氣是甚麼樣的人物，你不妨問問她。」

鍾虹果然向戰蘭問道：「妳對他們四人十分了解麼？」

戰蘭點頭笑道：「是的，他們酒色財氣四人，若論武功，可說是罕見的高手，可惜都是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識得一籮筐，聽說常常鬧笑話。」

鍾虹道：「妳是說，他們四人確有需要找個讀書人替他們出主意。」

戰蘭笑道：「對。」

鍾虹回對色魔道：「好，我姑且相信你的話，現在你回答我一個問題，你跟踪我到這地方，目的何在？」

色魔道：「好奇呀！」

鍾虹道：「只是好奇？」

色魔道：「今天我們看見你和龍虎會主在『玉女梳粧台』上過招，這是十年來第一次看見有人能與龍虎會主打成平手，我們心中好高興，便想和你交個朋友，所以才跟了上來。」

鍾虹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色魔道：「你是三絕老人的徒弟王實，我們怎麼會不知道呢？」

鍾虹道：「你們既打算與我結交，爲何不一起來見我？」

色魔道：「你跑得太快，而我們那位龍頭大哥只能騎驢趕路，所以只好由我先追上來。」

鍾虹道：「他們現在何處？」

色魔道：「在巴峪關。」

鍾虹道：「好，我願交你們五位朋友，現在你帶我去和他們相見便了。」

戰蘭一怔道：「你……」

鍾虹笑道：「妳們師徒不是打算消滅龍虎會麼，如今難得有這酒色財氣四位武林高手願意與我們結交，若得他們協助，豈非更容易消滅龍虎會？」

戰蘭一想有理，欣然道：「不錯，這倒是個好主意，那我們這就動身好了。」

鍾虹回對色魔笑道：「來，我解開你的穴道。」

他收回龍刀，正要駢指爲色魔解穴，突然有所警覺，轉身向殿門望去——殿門上靜靜的站立着一個人。

竟是那位戴面具的龍虎會主？

不，不只他一個，當鍾虹看見他時，接着又見從左右的殿門外閃出兩個人。

一個是虎旗堂主「文虎」胡登科。

一個是氣宇軒昂的白髮老人，身着錦袍，腰懸長劍，分明是個身份極爲尊貴的人物。

鍾虹和戰蘭一見之下，都大吃一驚，立刻起身準備迎戰。

龍虎會主輕笑一聲道：「王實，今早我在『玉女梳粧台』上說過了，你既然找本會主挑戰，就得分出勝負……」

言下之意，此來即是要繼續與「王實」決個高下。

不過明眼人一看，即知他此來的目的是要殺人。

鍾虹對他並無多大畏懼，冷笑一聲道：「很好，這兒沒有外人，我正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龍虎會主道：「你的問題是不是要問本會主何以會使三絕老人的『龍刀』和『鵝拳』？」

鍾虹道：「正是！」

龍虎會主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道：「三絕老人的龍刀鵝拳流星珠在武林中已不是甚麼了不起的絕藝，我一看就會了。」

鍾虹當然不信他的鬼話，衝口道：「你是不是我那失踪的二位師兄——上官鈺，或是翟廸龍？」

龍虎會主大笑道：「都不是。」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八結局篇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天下有雪（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交代衆兄弟埋葬殉難的邱南顧，便獨自趕往風波亭。這時朔風怒號，大雪紛飛，風波亭外，一片皚白。秦檜的驍將楊沂中與「關外三冠王」——百里寒亭、千里孤梅、萬里平原——率領數十名士卒，押解一輛囚車（車內羈鎖着的就是欽犯岳飛）到達亭前，四人便滾鞍下馬，走進亭內。百里寒亭展眼四顧，見亭子四周並未部署戒備，即與千里孤梅先後出手怒摑楊沂中，責他疏忽，楊沂中正待分辯，而趙師容宛如天降，突然而至，要求「三冠王」釋放岳飛，「三冠王」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爲由，斷然拒絕，趙師容識之是非不分……

曲終人已杳　浩氣千古存

三冠王

那枯老頭陡地叱道：「跟這妖婦說什麼師姊，讓我把她給大卸八大塊再說！」

趙師容微笑道：「寒亭君，你清健勝昔，可惜鈍根依然未除，你想我都來了，沒有把握會敢阻礙三位前輩嗎？我那有這個胆子唷！」

百里寒亭臉色一沉，四顧道：「李沉舟也來了？」

趙師容笑而不答。那老婆子厲聲問道：「權力帮究竟伏下了多少人？一一滾出來吧！」

趙師容吐言鶯鶯嚦嚦：「他們又不是綉球，幹嗎要滾出來，要出來的時候，他們自會出來便了。孤梅姊姊，你又何必心急呢！」

這老婆子便是「三冠王」中輕功數第二的「千里孤梅」——莫非那小孩子竟是「萬里平原」？——關外三冠王之首？

只見那小孩子仍是聚精會神在地上劃那雜七雜八的圖畫，却淡淡說了一句話：「不可能。」

趙師容故意道：「嗯？」

那小孩子眼皮子都不抬，說：「李沉舟一路上還阻擋人來救岳飛。他想藉岳飛之死來造成他逆軍的超然地位，他不會來救岳飛。」說到這裏，他停了一停，他手中所拿的枯枝，也停畫了一下，然後才說：「就算妳來，李沉舟也不知，他若是知道了，也會不來——所以只有妳一人孤身前來。」

他平平淡淡的談話，說完了最後一句話之後，才緩緩地抬頭，掃瞄了趙師容一眼：趙師容只覺兩道冷電也似的奇異眼光直看到她心內去，而那眼光使她不寒而悚，恨不得把他看過的地方割下來不要了。

——而這人的形貌只不過是個愛塗鴉的小孩子而已！

可是他却是「三冠王」之首——「萬

里平原」。

× × ×

蕭秋水提氣直奔，奔了好久，風雪迎面狂嘯吹來，他整個人都沾滿了雪花，但雪花又瞬間蒸發了，消失了。

奔了一會兒，蕭秋水知道風波亭已經近了，但是他渾身也濕透了，不知是汗水，還是雪水？

蕭秋水在疾馳中忽張手抓住一枝松幹，巧妙地將急奔不能遽止的身形，穩了下來，且把餘勁袪去，他喘息了一下，才發覺自己喘息得很不正常。

他好久沒有喘息如此急促的了。

就在這時，他發覺那松幹上有血。

血是溫熱的。

他這才發現血是他的！

血是從他胸膛上流出來的。

× × ×

他在石牢中曾與朱舜水一戰，他雖削了朱舜水五指，但也受了他的一爪。朱舜水的爪功，端的是非同小可。要救岳飛，定必還要有一番惡鬥，在受傷之餘，貿然赴難實在不智。

——但一想到救岳將軍，蕭秋水就連歇息都待不下，便即要趕程。

忽聽一個略帶疲憊的聲音悠悠道：「你不要急。現在趕去，還來得及。」

× × ×

蕭秋水霍然一震，只見白皚皚的雪地上，一個白衣人端坐着，神態悠閒，目負大志，眉如遠山……却不是李沉舟是誰？

李沉舟淡淡一笑，笑容裏有說不盡的倦意，又道：「囚車隊剛過去不久，大概還沒有行刑。」

蕭秋水澀聲道：「李帮主……」

李沉舟道：「叫我李沉舟。」

蕭秋水沒有再叫，也沒有再說話。

雪微微飄，有一陣，沒一陣，兩人身上都沾了雪花。

良久，蕭秋水才說道：「我要去救岳元帥。」

李沉舟點點頭道：「我知道。」

蕭秋水問：「你要不要一起去？」

李沉舟搖首，笑意十分疲乏：「我不去，你也不要去，岳飛死後，你來當我帮中的總管，三個月以內滅宋，三年以內逐金，你看可好？」

蕭秋水喉頭裏熱血一冲，澀聲道：「帮主，權力帮若眞有心抗暴，蕭秋水誓死相隨，但岳元帥是我方重將，是力主抗金的英雄，何不先救出他出來，更助復國之業？」

李沉舟皺眉，然後一舒，簡簡單單地道：「不行。」

蕭秋水一怔，問：「爲什麼？」

李沉舟淡淡地道：「有岳飛在，天下英豪，唯他馬首是瞻，權力帮近年來實力大減，拗不過他，而岳飛又忠于當今天子，不可能助我們這一邊。」

蕭秋水光火了，大聲道：「其實又分什麼這邊那邊？大家都是抗金拒暴，救萬民于火水之中，又何必分彼此？」

李沉舟的眼神驀然變了。

變得如一個狂熱的畫家，在看着他剛完成的最得意之作品一樣的神色：「你錯了，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人生在世，當在萬人之上。」

蕭秋水回了一句：「九五之尊與凡人又有何不同？只要快快樂樂過一輩子，又何必一定要稱王稱帝？」

李沉舟雙拳忽然緊一緊，然後他放鬆了，笑了，說道：「你和我，本就是兩個很不同的人，只是在某些地方又很相像罷了。」

蕭秋水道：「也許我們本就是同一個人。」

李沉舟搖首道：「如果我不跟你去救岳飛，或不讓你去，那就很不同了，是不是？」

蕭秋水昂然道：「李帮主，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平時我一直想：燕狂徒，李沉舟，朱大天王，眞是中原武林三冠王，我在峨嵋初見你，也有朝聖者的心意……你若眞是英雄，就該跟其他的英雄活下去！」

李沉舟沉吟半晌，斜睨着他，問：「你是指……跟岳飛活下去？」

蕭秋水斬釘截鐵地道：「是。」

李沉舟淡淡一笑道：「救了岳飛你就寧願投入我麾下？」

蕭秋水軒然道：「好，只要那沒違反『神州結義』的原則。」

李沉舟點點頭道：「這誘惑的確不小。」他笑笑又道：「不管那個帮會集團，有了你這種人，和你那班兄弟，都很不得了。」

蕭秋水誠懇地道：「萬望帮主一起救岳將軍，這樣做，是眞英雄，正好漢的驚天地、泣鬼神的事！」

李沉舟淡笑反問：「這是你入帮的第一個建議？」李沉舟笑笑又道：「你剛才說我該當眞正的英雄活下去，我初見你時，你實力未足，原可一出手就殺了你，可是我沒有那麼做。」

蕭秋水傲然道：「這個當然。」

這會倒是李沉舟一怔，反問道：「爲何當然？」

蕭秋水嚴肅地道：「因爲我若是『君臨天下』的李沉舟，我也會讓後一輩能起來。」

李沉舟呆了一下，忽然大笑三聲，只聽他全身一陣「畢畢剝剝」的輕响，全身衣襟，頭髮，手指，臉上所沾的冰雪，一齊震得飛碎迸裂：「好，好，好！」

他一連說了三聲「好」字，又道：「我當日不殺你，便是見你有齊、治、平天下的豪勇！」頓了一頓，李沉舟道：「我今日未殺你，現在當然也沒有後悔……」

蕭秋水道：「帮主是個驕傲的人，帮主不必後悔！」

李沉舟又疲乏地微笑道：「大丈夫能生而無憾，死而無悔，眞是談何容易？恐怕只有燕狂徒這等人能够做到罷了。」

蕭秋水心中一動，正想說「燕狂徒也有遺恨的事，」即要把李沉舟的身世告知於他的時候，李沉舟忽然提出了一件事：「江湖人傳，抗金的幾年來，你跟師容在一起，頗多流言，你知不知道？」

這句話問得蕭秋水爲之一寒，他行事素來不忌人言蜚語，但趙師容却是李沉舟的人，這樣的事，試問又有誰能處之不疑，安之若素的？

李沉舟微微笑道：「別人既是這般傳說，這流言對我很是不利，你可知道？」他外表仍是如常地風采儼然，但不知為何，在這冰天雪地中，却有一股狂焰在燃燒着，如同炙灼透紅的鐵叉，正在戟割着他痛苦的心腔。

——師容，師容……妳跟他一樣，就是要救岳飛……說什麼民族大義，說什麼勢所必為，你們為的究竟是誰？

——我偏不救！

× × ×

趙師容悄悄來救岳飛，因為她知道李沉舟必然不允。她知道這樣做，無疑等於拂逆李沉舟，但她也知道，若李沉舟眞箇把救岳飛的義士都兜截了回去，李沉舟則成為千古之罪人了！

——她寧可不聽李沉舟這次的話，也不願損李沉舟一生清名令譽。

她偷偷地一個人來了。她自信自己的武功，現下雖不如李沉舟，也不及蕭秋水，但絕對可以應付得了秦檜座下那干狐羣狗黨的。

却不料來了個「關外三冠王」。看來「百里寒亭」已不好應付，「千里孤梅」更難纏！

但是眞正可怕的，恐怕是那「萬里平原」。

雖然這人看來係個小孩子，手裏拿着根枯枝，腰畔懸着柄紙劍。

× × ×

趙師容知道不可力敵，故笑道：「三位是前輩，我是晚輩，那敢要求什麼？不過以三位前輩實力，在宦海中沉浮，未免太過可惜，權力帮說好說歹，也是天下第一大帮，三位如不覺委屈，只要隨我去見帮主一次，少說也有供奉之職，可說是數萬人之尊，三位何不多考慮一下？」

殊不知「三冠王」遠在關外，而且是武林耆宿，對武林的名利得失反為司空見慣，並不珍惜，而對中土朝廷和榮華富貴，官場氣派，却更為渴求，所以趙師容這一番話，並生不了效。

那武官楊沂中，却怕趙師容眞的將這三個老怪物說服，當下嚷道：「無恥妖女，叛君棄宗，來人呀——」

亭外立即爆起大聲答應，楊沂中頗覺恢復幾分官威，便喝道：「給我拿下！」

話未說完，趙師容的飛絮已捲住了他的下巴，他的聲音悶在嘴裏，登時叫不出來，趙師容笑道：「拿下了！」

這時五六個官兵正衝入亭中來，趙師容的人本也嬌俏可喜，只因歲月是憂歡的臉，漸漸使她滄桑多，喜悅少而已。她的絮帶一捲一舒，直將那武將扔了出去，壓在那幾個正要衝進來的官兵身上，那幾人被壓得嘩嘩大叫，一齊退了出去！

千里孤梅銀眉一剔叱道：「胡鬧！」

百里寒亭再也忍受不住，雙掌一交，劈了下去！

換作別人，見趙師容如此娉娉婷婷，輕衫單薄，可能便不忍下毒手加害，只是百里寒亭生性孤僻，而且一直受他的師姊千里孤梅的氣，所以脾氣壞到了極點，見到女人就恨得牙癢癢，一下手便是毒手。

趙師容見百里寒亭一掌劈下來，一聽風聲，知勢非同小可，皓腕一翻，便接了一掌。

千里孤梅忽喝了一聲：「小心！」

百里寒亭一呆，千里孤梅的小心二字，自是對他說的，但他自恃掌力過人，這一對掌，只有自己便宜的份兒，有什麼好「小心」的，當下不管一切，一掌開碑裂石般打了下去。

趙師容接下這一掌，踉踉蹌蹌退了數步，血氣翻騰，百里寒亭却怒吼了一聲。

原來他那一掌拍下去時，却覺手心一麻，又微微一痛，才瞥見趙師容玉手一翻，原來指縫夾有一口銀針，百里寒亭此驚非同小可，此怒更無可遏止，飛撲過去。

趙師容立即避開，她的輕功可以說是「權力帮」中最好的，所以百里寒亭連劈了幾掌，都打了個空。

趙師容的身法愈輕愈快，但百里寒亭東倏西竄，更快得沒了影子，過得了一會，趙師容「呼」地突圍而出，但百里寒亭緊躡追去，趙師容在寒林左穿右插，却始終擺脫不了「百里寒亭」晁不肯的追擊。

但是在這時，百里寒亭的追勢，終於慢了下來。

只聽萬里平原叱道：「老鬼，快停下來！」

百里寒亭強自把穩樁子，不但氣喘吁吁，竟臉呈紫藍，十分可怖，而他的右手，也腫脹了兩倍，趙師容笑嘻嘻地將手中銀針一揚，說道：「這口針就叫做『試毒銀針』，通常江湖中以銀針試食物中有無佈毒，却不知毒就塗在這銀針上，這一試，反而丟了命。這是唐家精良的製作，晁先生能跑了這許久不倒，連小女子都非常佩服。」

說着笑笑嘻嘻行起禮來了，原來趙師容這口銀針，是來自柳隨風的相贈，柳五原本是唐公公的弟子，對餵毒暗器，自有一番心得，所以昔年浣花一役中，南少林和尚大師死於柳隨風之手時，才誤認他是唐門中的人。趙師容刺中百里寒亭之後，故意引他追跑，大凡輕功高强的人必自恃輕功高强，沒料這一追一趕，血氣奔行，毒氣攻心，百里寒亭的內功，絕不如輕功那麼高，又那裏禁受得來？

千里孤梅倉媪君冷哼一聲，罵道：「小妖女，敢逗妳奶奶！」

趙師容被這一罵，臉色一冷，反罵道：「老妖婆，敢對妳姑奶奶這般說話！」

千里孤梅銀眉幾乎連在一起，拐杖一起，直撞趙師容前胸。

趙師容知身千里孤梅很不好惹，當下小心應付，兩條飛絮，如彩鳳飛鷹一般，遊鬥這塞外女魔頭「千里孤梅」。

× × ×

雪已幾乎完全止息了。

蕭秋水心急如焚，忍不住道：「李帮主，就算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也請你放我一馬，讓岳元帥脫了險，你再找我算帳，我絕無怨言！」

李沉舟沒有直接的答他的問話，却反問道：「先前幾批趕救岳飛的武林人，都給我叫『紅鳳凰』，『藍鳳凰』，『刀王』等趕走了……你知道單獨是你，我要親來會你？」

蕭秋水搖首。他知道這不是好事，而且果然不是好事。李沉舟再問了一句：「

你記得我們在金頂上初見時，我說了一句將來的什麼話嗎？」

這次蕭秋水雖然點了頭，可是李沉舟還是把他的話說了下去：「我曾對你說：『現下武林中兩個最出風頭的年輕人，一個是你，一個就是皇甫高橋，我不殺你們，除非他殺了你，或者你殺他之後……』你還記得嗎？」

蕭秋水瞳孔收縮。雪雖止了，但冷風割臉如刀。他忽然說：「請李帮主也莫忘了你說過的一句話。」

李沉舟笑笑道：「你說來聽聽。」

「你對我說過：『因為你雖可怕，我却不殺你，我要等你更可怕時，再來殺你，如果為了一個人將來可能是他的勁敵便先要殺了，那我就不是李沉舟了，李沉舟不是這樣子沒信心的人。』」蕭秋水轉述完了之後，誠懇地望着李沉舟，他希望重提這些話能使李沉舟有所改變。

可是李沉舟沒有。他只是靜默了一會，就道：「你已經够可恨了。」

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已表明了一切。連雪都不下了，連風都不吹了。李沉舟和蕭秋水相隔有五丈遠。李沉舟端坐低首，紋風不動，蕭秋水却心急如焚。

——有人在他的勢力强過你時，會故作大方，但一旦有日你的實力要强過他的，他原來的胸襟風度却變作向你壓榨粉碎的力量。

——李沉舟是不是也是這種人？

× × ×

趙師容的彩帶，始終能困住千里孤梅如龍似虎的拐杖。

不過却困不住千里孤梅的身形。

千里孤梅久戰不下，她的身法便圍繞着趙師容溜溜轉，趙師容只覺眼花繚亂，「剝剝」兩聲，兩條本來已纏上了拐杖的飛絮，竟被沉重萬鈞的拐杖扯裂而斷。

趙師容手上沒有了兵器！

千里孤梅嘿嘿的笑聲，時在前，時在後，時在左，時在右，那拐杖招招不離她身上的要穴死穴。

趙師容甚至根本分不清千里孤梅在那裏。

只見神光離合，乍陰乍陽，體如飛鳥，飄忽若神，趙師容呻吟了一聲，在這個時候，她忽然想起了三個人——

帮主李沉舟，大哥蕭秋水，五公子柳隨風。

若這三個人任一人在，都能應付這個場面，——可惜他們三個人都不在！

——他們在那裏？

趙師容在這一刹那間，幾近呻吟的叫了一聲：「沉舟。」

然後她的「五展梅」，如一朵梅花綻放般，終於出了手。

× × ×

大地無聲。

這一場好靜的雪。

李沉舟沒有抬頭，遠山般的雙眉，像在沉思些什麼。

蕭秋水終於忍耐不住，踏前了一步。

李沉舟雙眉一剔，好像兩條龍，飛出了遠山。

蕭秋水一顆心怦怦亂跳。

李沉舟仍是沒有動靜，他低垂的眼光凝望着地上的雪，彷彿只有雪才值得他一看。

蕭秋水大着胆子，又跨進了一步。

他和李沉舟的距離，又縮短了一步。

李沉舟雙眉又是一揚，直跳到寬挺的鬢角去了。

蕭秋水的一顆心，幾乎停止跳動了。

不過李沉舟仍是還沒有出手。

蕭秋水望着那無盡的雪，想着岳將軍的處境，而生大志……

他終於又多跨了一步。

第三步。

李沉舟這次雙眉不揚了，而是如鐵鎖橫江般，緊鎖在眉心。

眉心以下的臉孔，濃鬱一片，讓人看不清楚。

蕭秋水長吸了一口氣，又擬要跨出一步……

跨出了這一步，他就準備飛掠而起，脫離李沉舟那無形的殺氣網內……

可是李沉舟會不會就在這第四步將出未出間下手呢？

那無疑也是蕭秋水氣勢上最弱的一刹間。

× × ×

五展梅。

在擂台上，南宮無傷曾以「五展梅」一式，連斷武當卓勁秋劍勢、劍身、手指、手臂和人頭。

他的「五展梅」為趙師容所授。

而今「五展梅」一出，連萬里平原也不及挽救。

千里孤梅已倒下。

分五爿倒下。就似「五馬分屍」一般。

但是趙師容也退了七八步，她的臉色，就似死前那一陣紅艷，美得驚心，可是美得令人心碎，美得令人感覺到不久了！

× × ×

蕭秋水第四步踏下。

就在他腳步剛起未落的一刹那，李沉舟驀然抬頭。

蕭秋水只覺那如冷潭般的目光搗散了他的心魄，而且竟一時凝定不起來。

但是李沉舟並沒有出手。

他只是問了一句話：「如我此時不出手，你就投入我權力帮是不是？」

蕭秋水的腳仍懸在半空，踏下去既不是，收回來也不是。但他答得很爽快：「是。」

李沉舟緩緩站起身，拂了拂他身上的白袍，雙手負手，悠然道：「你看我李沉舟是威脅人的人嗎？」

蕭秋水楞了一會，才能會過意來，大喜道，眞有忍不住膜拜的衝動，又傻了一陣，囁嚅道：「你……你……」最後大聲道：「謝過李帮主！」便要急赴風波亭。

李沉舟半轉過身子，倏道：「不要叫我帮主。不管救不救得出岳將軍，你都不是我帮中的人。」淡淡一笑又道：「你這種人，不是那帮那派可以用得起的。龍飛于天，何人能困？」說着仰天長嘆一聲，語音無限蕭索。

蕭秋水望着那落落寡歡的身形，心中一陣悽酸，只是急着要救人，一拱手道：「李兄大恩，秋水不敢或忘。他日容秋水

捨身以報，就此告辭！」

說着正要動身，李沉舟却霍然轉身，目中發出刀劍相交般的淩厲光芒：「告辭什麼？那是你我到了風波亭才說的話！」

秋水沉舟

這時趙師容臉色已由紅轉白，搖搖欲墜，楊沂中在亭外見到，喝道：「上！」

率領官兵們一湧而上，趙師容抵擋了幾下，殺了幾人，已支持不住，那萬里平原俯身去看地上五分段的千里孤梅屍首，然後緩緩抬頭，大喝道：「滾出去！」

他的人雖幼小，但聲音却蒼老，這一聲暴喝，將十數人嚇得登時住了手，退出亭外去，另有十數人只嚇得發楞，萬里平原忽如風捲起。

只見他東拿西抓，將那十七、八人，一一擲出亭外去，加了一聲道：「守好囚車！」

楊沂中才如夢初醒，拔出朴子刀，去守他所要監斬的人。

萬里平原一步一步迫近趙師容，趙師容却對這看來幼齡若孩童的人，打從心底裏冒起了一陣寒氣，只聽這「萬里平原」祈廿四冷冷地道：「妳傷了我師弟，殺了我師妹，妳要付出代價。」

趙師容悽然一笑！

她心裏暗喚了聲：「沉舟。」

却發現她和李沉舟之間，還有好遠好遠的距離，既敬又愛，但無法相接近。

她爲感覺到此點而眼角有晶瑩的淚。

然後她想自絕經脈，但是萬里平原動手了，而且出手比她料想中要快，快得好多好多，就在趙師容未能有一切動作前，他已封了她身上所有能動作的穴道。

她這時手足冰冷，只聽萬里平原陰惻惻地笑道：「妳想死？我要妳嚐盡人間苦楚才死。」

萬里平原竟伸手去剝她身上的衣服，趙師容這時只恨不得自己快點死，快點死去，而她心裏一直狂喊着一個人的名字。

——沉舟，沉舟，沉舟……

可惜這個人也離得太遠。

×　×　×

李沉舟和蕭秋水趕到的時候，趙師容已不成人形。李沉舟一到風波亭，他就感覺到了，所以楊沂中的問話，他根本沒有聽進去。

他飛身撲起，發出一聲狂嚎。

有兩三名官員，以鬼頭刀向他砍去。三把刀，都落在李沉舟身上，但是那三個人，也給他的聲音硬生生震死。

換作平時，那三個官兵那有可能觸得及李沉舟的衣袂？可是現在，三柄刀都砍中了李沉舟。

李沉舟瘋了！

他撲入亭去時，萬里平原赤精着身子，反掠了出來。

在這一刹那，萬里平原雙掌猛擊李沉舟。

李沉舟沒有閃躲。

憤怒已使他忘了一切！

因爲那時候他正在聽到他妻子的最後一聲呼喚：「沉舟……」

×　×　×

一切聲音都黯淡了下去。

只有兩聲巨響震天響起。

那兩聲正響自他的骨骼上。

萬里平原擊中了他！

——這個人，就是從他妻子身上離開的人。

想到這裏，他猛地吐出一大口鮮血。

鮮血迎頭洒在萬里平原臉上，在這一刹那間，李沉舟的拳頭，已將他的左右脚骨喀啦喀啦地完全打碎！

但是萬里平原也眞非同小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既然還能逃。

他一旦開始逃，就沒有人能够追得上他。

因爲他輕功第一。

就算受了傷，他還是第一。

×　×　×

的確沒有人能追得上萬里平原。

但是有人能「截」得住他。

迎面而來的是蕭秋水。

蕭秋水的古劍「艮歌」，已化作「玉石俱焚」，迎面刺來。

萬里平原做夢也沒有夢到中原有這樣的高手，而且不止一個。

更可怕的是，這些高手都不要命。

他只好抽出了紙劍。

他的紙劍剛要刺出，忽然覺得風湧雲動，他的輕功再好，也抵不過風，敵不過雲，他的紙劍再高，也刺不着風，殺不着雲。

所以他的身體，反被蕭秋水一劍自頂至踵，穿了進去。

這是「忘情」十四法門中的「雲翳」訣。

×　×　×

萬里平原死時，百里寒亭也死了。

李沉舟揮出了他的拳。

楊沂中等人，早被這兩個形同瘋虎般的人，嚇得四散而竄！

然後李沉舟就站在那裏。

一直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　×　×

他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說一個字。

這時天色也漸漸暗沈，好似雲邊低灰的天空裏，還有一絲灰色的陽光。

他就站在亭子裏。

他的五臟六腑，在沒有用眞氣抵護之下，幾被萬里平原雙掌震離了位子，他肩上、背上、腹上，各嵌有一柄大刀！

但是他沒有拔。

讓鮮血流。

×　×　×

亭外也有一個人，他的胸膛也是在淌着血。

他心裏也在淌着血！

——邱南顧……

——趙師容……

他驀然覺得，以前爲了一首詩，飛騎數百里的日子，遙遠無踪了……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亭外的人終於說話了，他微趨前一步：「帮主……」

那亭內的人的聲音似忽然間過了幾十年般蒼老：「你先去救岳元帥出來。」

亭外的蕭秋水低首道：「是。」

正待向囚車行去，亭內的李沉舟忽又道：「慢。」

隔了半晌，只聽到李沉舟喃喃自語道：「妳是爲了救岳飛，才來風波亭，我先帶妳去把岳飛放出來，好不好……好不好呢？」

說到這裏，李沉舟的聲音像被什麼東西哽在喉裏，說不下去，但他還是繼續柔聲說道：「妳……妳不要怕……那兒有柳五，……他先等着妳……保護着妳……我，我也快來了……妳放心……」

他將那輕衫輕柔覆在他妻子赤裸的身上，向囚車走去。

這時已是十二月末梢，歲寒將至，大地間一片茫茫白雪，遠處數點梅花。

李沉舟橫抱着趙師容的遺體，依然輕聲道：「喏，妳要救岳將軍，我便替妳放了將軍，就是妳救的……好不好呢？」李沉舟想到了昔日那一簇黃花爬滿的地方，他跟趙師容於夕晚間在草地上打滾，看見那負情的雌鳥，和殉情的雄鳥的情景，心頭一酸，竟自嘴角淌出了鮮血。

他一面想着，一面走近囚車。

囚車裏有一個高大的人，披髮背向，寂然枯坐，不動不語。

蕭秋水却驀然有一種感覺。

缺少了一種感覺的感覺。

缺匱了一種像在關帝廟上，或大理獄中，那種朝覲一位自己畢生心儀的人的感覺！

蕭秋水覺得有些不妥的時候，李沉舟已踱到囚車的面前。

李沉舟一直在輕聲、不帶一絲驚擾的跟趙師容說話：「那……小容易兒……這就是妳得意的事啦……妳親手將一位大人物放出來了……妳的心願完成啦……」李沉舟說着的時候，心情完全回復到他往日跟趙師容初見的時候，那時候帮務還沒有那末繁忙，他初見到她，不如現在的瞭解，可是反而很珍惜……

……他好久沒這麼珍惜過了！

——現在珍惜，是不是已太遲？

李沉舟心裏想着，恨不得死的是他自己。爲什麼死的不是他自己？

他不敢絲毫用力地使趙師容那柔若無骨的手，去開解那囚車的鎖。蕭秋水這時正意識到要提醒李沉舟，但却又不知不妥之處在那裏。

就在這時，囚車粉碎！

×　×　×

一人自囚車中振身而起！

這人一起身，如雲蔽日，高大無已！

這人在他裂車而起的刹那間，左拳右掌，雙雙打在李沉舟的胸前。

這人出手極快，而且是令人意料未及的狙擊，却正好發生在李沉舟此刻心喪若死全心全意在呵護着他已死的妻子身上。

也不知是避不過去，還是根本沒有閃避，「喀喇喇喇」一連響，李沉舟左右肋骨全被震碎，那股大力震得他向後一仰。

本來這兩股巨力侵至，只要藉力向後倒飛，倒可卸去部份勁道，可是這樣一來，那裏還能摟住趙師容，趙師容的屍首就要摔到雪地上去了。

所以那一拳一掌打下來，李沉舟長吸一口氣，這兩下重擊，只打得他脅骨盡碎，他只稍爲仰了一仰身，「格」地一聲，腰骨折斷，但他依然抱着趙師容，沒有放手。

那人呆得一呆，已聽到一聲厲嘯。

一人已在盛怒中攔在李沉舟的身前。

蕭秋水。

×　×　×

蕭秋水在憤怒若狂中，聽到了那人哈哈大笑。

那人笑聲轟若雷震。笑完了他才說：「權力帮與我爭鬥二十餘年，今天才算有了結果。」那人開心至極：「我朱大天王贏了！」

×　×　×

這人當然不是誰，正是朱俠武。

×　×　×

李沉舟這時臉白如紙，在北風狂吼中，他小心地抱着趙師容，跪了下來，說：「……這樣……也好……我可以……跟妳一起……去見……柳五……」

他每說一個字，即嘔出一口血，每咯一口血，臉色就更慘白，最後他的臉色已慘白如雲。

蕭秋水熱血沸騰，按捺不住，衝過去大聲喊道：「帮主……你不能死！你父親就是燕狂徒，他……他死了……你一定要活下來……」

可是李沉舟已將膝橫置着趙師容，他的臉重落在她的胸前。死了！

×　×　×

蕭秋水只覺得天地之間，一時盡是生死二字，生有何歡，死有何悲!?他蹲了下來，雙手搭在李沉舟的肩上，他的雙手，也強烈地顫抖了起來！

却沒料到這時，朱俠武已偷偷欺近了他。

蕭秋水驀然驚悟：那當日在振眉閣時被偷襲前一刹那的感覺……

就在這時，朱大天王已出手。

右掌劈蕭秋水背心「陶道穴」，左拳搥擊他的「脊中穴」。

蕭秋水大喝一聲，閃躲無及！

就算他閃躲得及，他不想朱大天王打不中他，而打着了李沉舟夫婦的屍身。

所以他一仰腰，一招「擎天一劍」，倒刺出去。

這一劍之快，天地所未見！

朱俠武先出手，眼見擊空，掌拳一沉，擊着了蕭秋水的胸口。

但蕭秋水一劍，也刺中了他的左胸。

朱大天王怪叫一聲，撒手身退，劍已入肉五分。

蕭秋水「颼」地身子一彈，半空旋身，橫劍面對朱大天王。

朱大天王胸部負傷，十分震訝蕭秋水在重傷之餘，還會有這反擊一劍的驚人體力。

他的血自如鐵鑄的胸膛滲了出來，朱大天王稍稍有些不安起來，他出道以來，幾曾這般受傷過？

——而且居然傷在這樣一個年青人劍下。

就在這時，蕭秋水那完美無缺的架式，忽然有了破綻。

只見蕭秋水稍微有些恍惚，跟着下來便是輕微的顫抖，然後連立脚也開始不穩

起來了。

原來自朱舜水在石室抓傷蕭秋水起，一直趕到風波亭爲止，已流了不少血，目睹李沉舟、趙師容之死，又令他血氣翻騰，無法抑制，加上朱俠武一掌一拳，蕭秋水已受了極沉重的內外傷，實無法再撐得下去了。

朱俠武的眼睛亮了。

自殺了燕狂徒，得悉天正、太祥、柳五、唐宋、唐絕、慕容世情、墨夜雨、唐君秋、唐君傷等互拚身亡後，以及「塞外三冠王」殺了趙師容，朱舜水、裘無意同歸於盡後，武林中，就只剩下了李沉舟，他和蕭秋水三霸天下。

而今李沉舟又爲他所殺，就只剩下蕭秋水了。

本來他先受了點傷，着實有些慌張，而今看來，蕭秋水的傷勢，實比他嚴重一倍有餘。

只要殺了蕭秋水，武林中的天下就是他的了。

想到這裏，他就以凜烈無比的聲勢，迫進了一步。

可是這個看來幾近重傷軟癱的青年，忽然又揚眉振作起來，一下子，在冬日的陽光稍現出一點兒微芒的時分，捏起劍訣，在冬雪中，凜然不懼。

朱俠武先是楞了一楞，隨而獰笑了。

冬天的太陽，是冬寒，不是冬暖。

他知道使到這青年能維持下去的精神氣魄，來自何處。

於是他說：「你還想救岳飛麼？他已死了。他其實就在大理獄中，你們闖進去，沒把他救出來，秦相爺一橫心，聖上即將岳飛處死。」

朱俠武的聲音，沒有抑揚頓挫，但每一個字，都像一記大錘，敲打得蕭秋水心魄俱裂。

朱俠武眼睛發着亮，還補充了一句：「岳飛就在獄中，被拉攞而死！」

× × ×

蕭秋水狂嚎一聲，仗劍衝了過來，架勢全失，章法全無。

——忘情天書一十四訣，最主要的法門就是「忘情」二字。

——可是此刻的蕭秋水又怎能忘情？

所以他未衝到，就飛了起來。

朱俠武輕易把他擊飛。

蕭秋水落在丈外，不斷的吐血。

朱俠武笑了：「你認命罷。我姓朱，叫大天王，這天下武林，自是非我莫屬的了。」

蕭秋水不知有沒有聽到，可是他的鬪志，已如他的一顆心一般，形同粉碎了。

正在這時，忽聽一人朗聲道：「朱大天王，你少賣狂。」

另一個清晰女音道：「你做出這等卑鄙的偷襲伎倆，枉你爲武林一代宗師。」

另一沉實的聲音道：「使出你的『少林拳』、『武當掌』吧，我們以『忘情一十四式』領教。」

× × ×

說話的人，正是琴劍溫艷陽，笛劍江秀音、胡劍登雕樑。

「三才劍客」。

× × ×

朱大天王不認識這三人。

登雕樑、江秀音、溫艷陽三人，本身就十分淡薄名利，他們只迷醉在音樂的境界中，一直甚少與人交手，所以才會在「忘情天書」一十四訣後，一再考驗蕭秋水，直至將一十四法門盡傳蕭秋水後，他們又豹隱山林，吟唱咏賞，各自創奏新調，終於完成那了一曲「天下有雪」。

朱俠武見這三人名不見經傳，當然沒有放在眼裏。

他一出手，就是「少林拳」、「武當掌」。

他的天下已定。

燕狂徒爲他所殺。

李沉舟已死。

蕭秋水受重傷。

他自己雖然也受了些兒傷，但無甚大礙。

只是他素來小心愼重，見這三人突如其來，也留上了心，所以出手絕不輕。

多年前他就能把武當、少林的武功融會貫通，而在近年來又將武當所有功法及少林七十二技，儘可能融入自己一拳一掌中。

所以他的拳掌看來招式平凡，却是兩派武學之精華。

只是他一上來，還是犯了輕敵之失。

登雕樑在二胡中出劍，劍勢幽怨、捷迅，江秀容在笛子中出劍，劍勢輕靈、幻變，溫艷陽在揚琴中出劍，劍勢急疾，但深情。

在三種樂器呼嘯聲中，朱大天王立時掛了彩。

他這時才知道這三人非同小可，不可小覷。

但是「琴、笛、胡」三劍的功力，實是不如朱大天王。溫艷陽、江秀音、登雕樑三人，便是爲了不想在武學上多作浸淫，所以才將武功盡傳于蕭秋水，退隱作曲、彈琴去的，而這一段日子裏，武藝更是荒疏。

「忘情天書」上的武功，是遇強愈強，但朱大天王的武功，一旦發揮，武當補少林內勁之不足，少林助武當勢度之不當，加上豐富的應敵經驗，「三才劍客」則如何取之得下？

就在這時，三人心意相同，互望一眼，三劍音嘯之中，使出了「滿江紅」一曲的劍法。

× × ×

這「滿江紅」一曲，原是溫、登、江三人，爲岳飛所塡的詞「滿江紅」而作的。「滿江紅」是岳飛所寫的氣象萬千、豪魄震月之詞，當時自軍戎中一直流傳到民間，已膾炙人口，宋高祖後暗下令禁這首詞，且按下不表：這三才劍客却喜歡至極，所以爲這闋詞譜了首曲子。

這時三人便是想以「滿江紅」的正氣裏歌來鎭壓朱大天王。

× × ×

但是這一首曲子，淸厲激昂，使得在地上了無生趣的蕭秋水，奮昂圖起。

蕭秋水一聽這首曲子，即想到流傳甚廣，而自己最是喜歡的「滿江紅」一詞闋大凡好的曲子，只適合一闋詞，反之亦然，蕭秋水在未出道時，也是詩樂中的有心

人，而今一聽之下，更激發了他當日的豪情！

他掙扎欲起，受傷的胸前一陣疼痛，原來觸及了他胸口傷處。

他用手一摸，便摸出了一面小令，這令旗玄鐵漆黑，因鮮血沾染映着來，竟出現數行小字。

這時日光微映雪光寒，原來這「天下英雄令」之背面，本就鐫有幾行小字，只是因鐵色黛墨，所以看不淸楚，而經鮮血一染，就更加明晰。

這幾行小字，也沒有什麼，却正是岳飛「滿江紅」的詞：

「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待和着鮮血，讀到「朝天闕」三字，想到岳飛慘死，蕭秋水一股崩天裂地般的氣概，莫可抑止，長嘯了一聲，也不知那來的力量，一躍而起。

在這同時間，三才劍客已出了事。

他們三人以「滿江紅」的氣勢，來壓制朱大天王威猛的攻擊，本是對的，只是可惜他們三人在音韻上雖然可捕捉岳飛的心情，但是在劍法上，却未能臻至那種境界。

尤其是「滿江紅」如此自抒懷抱，亮節孤忠，三人使來，力有未逮，朱大天王是何樣人物，戰得一會，便洞透三人性情，寧可左右臂捱了登雕梁、溫艷陽各一劍，但一拳一掌，打着了江秀音。

江秀音是三才劍客中最弱的一環，哀呼一聲，便翻跌出去，眼見不活了。

登雕梁、溫艷陽頓時心中大亂，原來他們對這小師妹暗中相戀，已經是好久的事了，但是他們三人，一直怕傷害對方，故皆未表達，而寧可佯作不知，繼續三位一體般的生活，作曲奏樂，賞玩於山水之間。

而今江秀音一倒，登雕樑和溫艷陽都沒了鬥志，返身欲救，朱大天王那肯放過機會，拳掌齊出，「砰砰」兩聲，擊中兩人背心，二人各悶哼一聲，便如斷綫風箏般飛跌出尋丈外。

朱大天王擊倒了三人，情知這三人已難得活命之理，甚是高興，更欣悅的是自己以拳掌擊敗了名懾江湖的「忘情天書」中的高招，這忽兒間，朱俠武眞可謂躊躇滿志，不禁大笑起來。

但下一瞬間，一聲大喝，將他的狂笑聲切斷。

蕭秋水巍然站起。

他正好目覩朱俠武重創三人的劣行，只覺一股共天地久長的氣，自心中激遊全身，想起「朝天闕」三字的筆意，以「忘情天書」中的「日明」一式，飛襲朱大天王。

朱大天王在得意中，乍見蕭秋水如天神般地站起，心頭已爲一愕。

他前胸、雙臂都受了傷，蕭秋水這一擊，却是仗「忘情」十四訣中的「日明」，以及整個「滿江紅」詞曲所帶給他的氣勢，加上他自己的功力修爲，三樣合而爲一所使出來的全力一擊。

朱大天王只覺眼前日光燦然，耀眼生花，炎陽如炙，叫他無處可遁。

冬日裏怎會有這種烈陽!?

——但他已永遠無法找到答案。

× × ×

朱大天王死了。

× × ×

蕭秋水倚劍於地，他的鮮血已流了一地。

一地皚皚的白雪，襯着那幾點斑斑血紅。

笛劍江秀音，因中了朱俠武一拳一掌，已然氣絕，登雕樑，溫艷陽二人，因只着一掌一拳，還有一口氣存在。

兩人艱辛地爬近江秀音遺骸旁邊，兩人慘然一笑，登雕樑苦笑道：「我們……沒有傳錯了人。」

溫艷陽點頭，道：「這樣也好……三人死在一塊兒，就像他們一樣。」

登雕樑和蕭秋水都向溫艷陽所指處望去，只見雪地之中，李沉舟鬢髮全白，正伏在趙師容身上，天地間所發生的一切，與他們似已全無相關。

登雕樑困難地道：「是……是……很好……」

溫艷陽吃力地叫了一聲：「大……師兄。」

登雕樑「嗯」了一聲，溫艷陽慘笑道：「我們……我們爲我們三人……奏一曲『天下有雪』好嗎？……」

登雕樑點頭，兩人一琴一胡，盤膝而坐，在雪地上的江秀音身邊奏起樂來，兩人神色穆然，樂韻也似一切都過去了的白雪遍地。世間一切的感情、名利、鬥爭、變遷……都逝如雲烟，轉眼只剩冬雪無垠……蕭秋水聽得熱淚滿眶，忽樂絕弦斷，登雕樑、溫艷陽也在樂韻中人亡。

× × ×

蕭秋水只覺一陣恍惚，忽聞有人奔馳過來的沓雜之聲，原來是胡福、李黑、陳見鬼、鐵星月、大肚和尚、藺俊龍、洪華、施月等人，趕了過來，但却獨不見了唐方。

鐵星月一見蕭秋水，甚是欣喜，叫道：「大哥你還在這裏！唐方已返蜀中去了……她叫你不要找她……」

蕭秋水聽得心口一痛，衆人這才看見屍橫遍地，蕭秋水也神色落寞，遍身血跡斑斑。這時大渡和尚正橫抱着邱南顧的屍身，趕了過來，他始終認爲邱南顧未死，不肯殮葬，一直唸着大悲咒，停了一停，又俯近向邱南顧的屍身道：「我已爲你唸千遍經文了，怎麼你還不醒醒……」

邱南顧那能回答。蕭秋水耳際却響起適才溫艷陽、登雕樑所奏的「天下有雪」，天地蒼茫，風雪人間……却是何時，雪才消融呢？

蕭秋水如此想着，兩行熱淚，流下臉頰來。「拍登」一聲，所仗倚的古劍「長歌」承受不住如許壓力，終告折斷爲二。

蕭秋水黯然長嘆，抛開斷劍，在天地一片茫茫中孑然行去。

衆人待喚：「蕭大哥，蕭大哥……」

却瞬息間不知所踪。（全文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御用殺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先後殺了獨孤無樂和抱一，剪除了天地會兩個高手，同時從抱一的說話中，又得到了另一條重要的綫索，這對龍飛這邊來說，乃是一個重大的收穫。現在，常護花下一個任務，就是趕到大樹坡一個秘密的地方拿一份有關天地會歲寒三友的資料，再與住在那兒的龍飛的義女柳玉簪會合，然後一同去將歲寒三友找出來殺掉。月夜下，常護花單騎正在趕路，途經一處竹林，夜風吹來，竹濤響起，有如鬼哭，但他不爲所動，默默前進。來到這裏，他便看到一團光，那團光發自一個燈籠，掛在竹梢上，有一塊長布，好像寫着一些字……

火燒百家集　全村付一炬

常護花考慮了一下，策馬繼續前行，雙脚却已脫出兩鐙。

他終於看清楚那些字。

——常護花畢命於此。

常護花若無其事的策馬從燈下走過，一聲竹哨即時响徹長空，那刹那，地面突然裂開了一個大洞。

那個洞長逾三丈，常護花坐騎直往洞中墮下，他的人却拔起來。

一張巨網即當頭罩下，箭弩聲再响，燈光下，無數點寒芒向常護花飛射過來。

常護花若是往上筆直拔起來，不難便撞入那張大網內，他却是橫裏射出！

左手一挽，他一把抓住了一株竹樹，身形一轉，飛射進竹林內，一蓬劍光接從他身上洒出！

那邊射來的箭弩盡被他擊落，他的身形沒有落下，手往另一株竹樹一搭，接往上拔起來。

道路兩側竹林內的地上赫然倒插着無數利刃，範圍達兩丈之廣。

常護花若是落向地上，雙脚不難爲利刃所傷，他本來也準備落下的了，可是那刹那却給他看見那些利刃。

他反應的敏銳當然不是一般人能及。

無數黑衣人接從兩丈外的竹林中現身，百數十丈火把接燃起，刀光閃耀。

常護花飛鳥般落在刀光火光中，劍出鞘，眨眼間斬倒了十多人。

更多的黑衣人向他圍過來，揮刀衝殺，他沒有等在那裏，迅速迎前去。

接近他的黑衣人一個個倒下，火光刀光中一道道血光閃現。

竹樹亦一株株斷倒，「簌簌」聲不絕於耳，斷在那些黑衣人刀下，只是竹樹，在常護花劍下，却是連人一齊斬斷。

常護花遊俠江湖，很少這樣殺人，但現在他不這樣心狠，不這樣手辣，倒下的就是他。

——爲什麼他們選擇在這裏採取行動。難道他們已發現了柳玉簪的秘密？

這個念頭突然從常護花心底冒起來，

他的出手更快，往前殺開了一條血路。

那眞的是一條血路，在常護花走過的地方，一個個黑衣人浴血倒下，竹幹地面，鮮血遍洒，散落在地上的火把，冒着白烟，竹林中好幾處已燃燒起來。

那些黑衣人在後窮追，呼喝聲此起彼落。

到現在爲止，在竹林中出現的都是這些黑衣人，雖然都不是一般可比，在天地會之內，亦不過比跑脚的高一級，無足輕重。

這絕無疑問，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能够擊殺常護花，當然最理想，但目的若是在此，總該有幾個高手押陣才對。

他們的目的，難道只是在將常護花截下，阻止常護花前去柳玉簪那兒？

果眞是這樣，柳玉簪的處境當然是很危險，由這裏到柳玉簪那兒，大概還有兩里多的路程，常護花若是傷在這裏，那是不用離開的了，黑衣人武功雖然並不好，人數都足以將一個受傷的人累倒。

而即使不倒，負傷趕到去，亦不是送死而已，派去對付柳玉簪的人，當然全都是高手。

常護花若是毫無損傷的趕到去，又將會是怎樣的一種局面？

× × ×

以那些黑衣人的身法，當然追不上常護花，不過片刻已被常護花遠遠拋下。

走下了這個遍植竹樹的山坡，是一片平原，常護花的身形更飛快。

再掠前兩里，遠遠常護花已看見火光，在焦急之下身形不由放盡。

越接近火光已明亮，燃燒着的地方雖然不多，但火光已足以照亮那附近一帶。

那是一座小小的山村，全部只有二三十座屋子，過半正着火燃燒。

火光照耀下，到處都是屍體，大部份一身黑衣，其餘的都是作農家裝束。

兵器不少散落在地上，有些深嵌入屍體之內，有些仍握在屍體手中，有幾枝長矛甚至穿過屍體，將屍體釘在牆壁上。

這一戰實在慘烈之極。

激戰仍然在進行，在山村後面的空地上，在一條小溪的旁邊。

溪水奔流，在火光下閃閃生輝，幾具屍體倒在溪旁，半截浸在水裏，溪流中亦倒着三具屍體。

鮮血仍然不停在傷口湧出，一縷縷順流而下。

激戰中的四人沒有理會，他們也正在拚命，正在淌血。

那是三個男人在圍攻一個女孩子。

三個男人的年紀都不一樣，一個鬚髮俱白，用鴛鴦雙槍。

那雙槍長的過丈，短的只有五尺，槍鋒下的紅纓有如鮮血般奪目，上下翻飛，攻向中門。

另一個中年人，錦衣輝煌，用的一柄蛇形劍亦銀光閃耀，不停飛刺眼目。

還有一個是一個年輕的矮胖子，左手籐牌右手斬馬長刀，滾球也似搶攻下盤。

那個女孩子看來不過二十出頭，一身農家少女裝束，左右手各執一柄短刀，長不過二尺，上下耍出了一片刀花，左拒右擋，前封後接，靈巧非常。

她的身形更加矯活，穿花蝴蝶般飛舞在三個高手之間。

鮮血從她的後背不停淌下，那兒一個劍洞離心房甚接近，雖然不怎樣深，但已不是一般女孩子所能够禁受。

她的面上並沒有痛苦之色，嘴唇緊抿成一條直綫，那使她看來更加冷艷。

四個人的衣衫都已被汗水濕透。

他們顯然已厮殺了多時，三個男的並未負傷，那個女孩子身手雖則敏捷，再下去，實在不難被斬殺。

她看來是準備突圍，可是那三個人都配合得恰到好處，將她緊緊的囚在當中。

常護花當然是立即向打鬥聲响處飛快的掠來。

衣袂聲入耳，激戰中的四人都不由動作一緩，任何一方來了援手在這個時候，都會有很大影响。

他們的視綫與常護花接觸，都緊張起來，那個老人的面色隨即一變，脫口道：「常護花！」

其餘二人聽得說面色亦變，那個女孩子却綻出了一絲笑容，淡淡的，眨眼便在嘴角消散。

常護花認識那個老人，冷應道：「鄒老前輩——」

老人收槍暴退，道：「不敢當。」

常護花目光轉向其餘二人。「這兩位當然也不會是無名之輩。」

老人道：「彭一刀、蛇郎君你也不認識？」

矮胖子給叫破姓名亦滾身躍過一旁，瞪着老人道：「薑畢竟是老的辣。」

中年人蛇形劍虛晃，亦退下，冷接道：「我本就是一直與正派爲敵，但這種情形下給嚷出來，亦很不是味道。」

老人嘿嘿的乾笑了兩聲，彭一刀又道：「鄒家五郎八卦棍江湖一絕，鄒四爺人稱俠客，彭某人現在總算領教過了。」

鄒四爺笑道：「你就是不說，這位常公子也知道我是什麼人。」

常護花道：「我却是現在才肯定你原來也是天地會的人。」

鄒四爺目注彭一刀蛇郎君。「我們現在非同心協力，弄倒這兩個人不可了。」

蛇郎君陰陰一笑，道：「你要跟這位常公子動手，可沒有人阻止你，也不要算我在內。」

鄒四爺沉聲道：「這個人絕不是一般可比，武功只怕還在姓柳的女娃之上。」

蛇郎君眼睛一瞇。「佘某人今夜就是難逃一死，在死前也樂得看熱鬧。」

彭一刀接道：「我也是。」

鄒四爺面色大變。「你們這是幹什麼的？」

彭一刀道：「你不將我們當做朋友，怎怪得我們袖手旁觀？」

鄒四爺悶哼一聲：「這倒是我弄巧反拙了。」

常護花歎息道：「他們名氣沒有你的大，却比他有骨氣。」

鄒四爺冷笑道：「你認識的若不是我，是他們，看他們又會怎樣。」

常護花沒有理會，轉向柳玉簪，左手一翻，一個只得半截的玉牌在掌心出現。

柳玉簪的左掌同時出現了半截玉牌，

拋向常護花。

那兩截玉牌斷口參差不齊，一合卻變成完整的一塊，常護花目光一轉，道：「姓鄒的交給我！」

柳玉簪頷首倒退半丈，盯着彭一刀蛇郎君。

蛇郎君懶洋洋的踱了開去，在一塊石上坐下來，彭一刀更就在蛇郎君身旁躺下，雙手抱着後腦，完全是看熱鬧的樣子。

鄒四爺看在眼內，一張臉鐵青，卻沒有再說什麼，長短雙槍斜抵在脅下。

常護花目光一轉，道：「鄒四爺還有什麼話說？」

鄒四爺冷哼一聲，目光落在常護花的面上，身形猛一欺，長槍毒蛇般標向常護花咽喉。

常護花腳步橫移，劍一翻，輕描淡寫的將來槍封在外門，身子隨即欺進。

鄒四爺短槍立即刺出，身形同時翻滾起來，長槍與之同時亦一吞一吐。

常護花人劍同時旋轉迫前。

「叮噹」聲中，長短二槍交替，一連九九八十一槍，都正刺劍鋒上。

常護花每接一槍，身形便一個旋轉，八十一槍接下來，距離已拉近很多。

鄒四爺槍勢與身形齊滾，整個人就像是一股旋風也似，這也是他雙槍的絕招，到現在為止，沒有人一開始不被他這旋風也似的槍勢迫開去。

常護花卻是例外。

距離一拉近，槍勢便施展開，鄒四爺身形雖然在翻滾，一切都看在眼內，八十一槍刺過，人與槍立時倒退了回去。

常護花隨即一連迫進了差不多三尺，眼看他的劍已可以刺在鄒四爺的身上，鄒四爺突然以長槍點地，凌空疾翻了開去。

甫一着地，他的身形便欺回，槍勢緊接又旋風般施展，搶制先機。

常護花不以為意，在極短的時間，又將鄒四爺的攻勢擊潰，再次迫近。

鄒四爺重施故技，長槍支地，疾翻了開去，這一次，卻沒有這麼順利。

常護花把握住那剎那，劍一引一翻，正削在槍桿之上。

尺許長的一截槍桿迎劍斷下，鄒四爺的身子半空中一震，斜刺裏落下，已失了分寸！

常護花的劍緊接刺到，鄒四爺眼快手急，短槍擋一劍，長槍擋三劍，第五劍卻擋不了。

劍從雙槍之間刺入，劃破了鄒四爺的胸膛，再一挑，鄒四爺慘叫聲中飛出了丈外，濺血身亡。

彭一刀蛇郎君果然一直都沒有插手，只是在那邊瞧熱鬧，看到鄒四爺倒地，才有些反應。

蛇郎君撫掌笑道：「好本領，不愧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

彭一刀悠然從地上站起來，卻問蛇郎君：「你能夠擋得住他多少劍？」

蛇郎君道：「只怕不會比那個老頭兒多，你呢？」

彭一刀歎了一口氣。「我這柄刀與你那枝劍好像都差不多。」

蛇郎君沉吟道：「合我們二人之力，拚掉性命，就是不能夠將他剁翻，相信事後他也不會怎樣舒服。」

彭一刀道：「卻是要看我們是否能夠衷誠合作。」

蛇郎君笑笑。「到這個地步，是不用懷疑的了。」

彭一刀點頭，藤牌往身前一擋，雙腳左箭右弓，斬馬長刀蓄勢待發，蛇郎君蛇形劍往眉心一貼，亦從石上站起來，那邊柳玉簪即時一聲冷笑。「你們好像忘記了還有我在這裏。」

蛇郎君道：「沒有，但好像常護花這種大英雄，是絕不會讓你插手的。」

常護花應聲道：「這是你說的，不是我。」

蛇郎君哦的一聲道：「常公子不用謙虛。」

語聲一落，一聲：「上！」連人帶劍，當先向常護花飛去，彭一刀反應也不慢，撲地滾身，連人帶刀，滾斬上前。

常護花身形平空一滾，連接蛇郎君三劍，「倒豎蜻蜓」，落在彭一刀身後，手中劍未絕，反攻蛇郎君三劍。

蛇郎君沒有擋，身形順勢往前射出，一點一拔，竟上了這邊的一株大樹，再一掠，向那邊雜木林子飛投。

彭一刀即時翻身揮刀急劈常護花，他的出手也不可謂不快的了，一劈就是十七刀，一片刀光迎頭罩向常護花。

常護花一眼瞥見蛇郎君開溜，方待截止，彭一刀的刀已經砍到，不能不封擋。

彭一刀是真的在拚命，十七刀砍過去，又是十七刀。

一夫拚命，萬夫莫敵，無疑是誇大，但饒是常護花武功在彭一刀之上，給彭一刀這一頓亂砍，亦不由退了幾步。

彭一刀沒有再砍下去，他頭腦雖然不大靈活，也不是一個笨人，那剎那，已發現蛇郎君非獨沒有如言與他一齊跟常護花拚命，而且乘機逃了開去，他一呆，半身一轉，破口大罵：「姓佘的畜牲──」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手中藤牌已經被常護花挑飛。

彭一刀怪叫一聲，倒退了半丈，又罵道：「姓常的，乘人不備暗算，也不是好東西。」

常護花卻道：「那個姓佘的，讓他走吧──」

這當然是對柳玉簪說，柳玉簪乃是被彭一刀將常護花擋住了去路，看見彭一刀停手，便待掠前去，聽得說，道：「我的傷不要緊──」

常護花道：「姓佘的已進入樹林，黑暗中不容易將人找出來，而且又不是什麼大人物，此地我們更不宜久留。」

柳玉簪點頭，接一聲：「小心──」

彭一刀正乘常護花分心，亂刀斬下，常護花當然不會這麼容易給他砍倒，以劍封開，彭一刀隨即又滾倒，右手揮刀，左手接搶那掉在地上的藤牌。

常護花倒掠開去，順勢腳一挑，將那個藤牌挑起來，彭一刀鯉魚打挺，騰身而起，左手又往那面藤牌抓去，右手同時揮刀斬出。

這一次他終於將那面藤牌抓住，可是常護花的劍卻在他一把抓住藤牌，刀勢露出空隙的那剎那，脫手一劍飛進去，那枝

劍直飛進彭一刀的心胸，彭一刀的刀迅速斬下，可是常護花的手已離開了劍柄。

這一劍用得實在很險，就連柳玉簪的目光那剎那亦不由一緊。

一刀斬空，彭一刀連人帶刀栽倒地上，打了一個滾，當場氣絕，一雙眼睛仍然瞪大。

常護花一欠身，將劍拔回，再看那邊，蛇郎君已經走得不知所踪。

柳玉簪緩步走了過來，輕聲道：「他們沒有傷着你？」

「沒有──」常護花目光一落，「你後背的傷怎樣了？」

「不要緊。」柳玉簪好像這才省起，黛眉輕蹙。

常護花探懷取出一個玉瓶，將瓶中藥末灑在柳玉簪後背的傷口上。

柳玉簪沒有拒絕，只是道：「幸好你來得及時，否則，我就是能夠殺掉他們，亦難免倒下。」一頓又說道：「我不是怕死，只是不甘心帶着已到手的秘密飲恨黃泉。」

常護花微喟道：「你們是怎樣給發現的？」

「不知道，」柳玉簪搖頭，「也許是我不小心，在發現他們的秘密同時亦被他們發現。」

常護花道：「那來的就不會只是他們，松竹梅三人也應該現身。」

柳玉簪道：「也許是這些人立功心切，松竹梅說不定隨後就到。」

常護花點頭。「不管怎樣，這兒都不宜久留，我們還是趕快離開。」

柳玉簪道：「那我們往東走。」隨即舉步。

常護花一面舉步，一面道：「有一件事很奇怪，方才我經過西面竹坡，被他們襲擊。」

柳玉簪道：「他們的目的，也許不是你。」

「是我！」常護花說得很淸楚，「其中的一株竹樹上，掛着一塊白巾，上書我畢命在那兒。」

柳玉簪詫異道：「也許是兩件事。」

常護花沉吟着道：「那兒設置了陷阱箭弩，但出現的全都是一般的打手，以我看，目的只是在將我留在那兒，他們的主力則向這裏進攻。」

柳玉簪抬手輕揉眉心。「這是說，他們是因為知道你要趕來這兒，為了要阻止我們聯合起來，才突然採取行動的了。」

常護花道：「松竹梅顯然全都不在，所以他們才會有此一着，希望將我們個別擊破。」

柳玉簪道：「他們發現我在這兒的秘密不奇怪，但他們竟然知道你到這裏，卻就令人不能不懷疑了。」

常護花道：「也許只是推測。」

柳玉簪沉默了片刻，緩緩道：「不無可能是有內奸。」

「內奸？」常護花倒是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柳玉簪接道：「否則，這件事如何解釋？」

常護花道：「我只是一個人。」

柳玉簪道：「只怕你才動身，消息便已經傳到天地會那兒。」

常護花沉默了下去，以龍飛處事的謹慎，為人的精明，那似乎是沒有可能，柳玉簪隨即一聲歎息。「當然，內奸不無可能是我的心腹手下。」

常護花回頭一瞥道：「你的人都在這兒？」

「有七個外出未回。」柳玉簪歎息，「那除非內奸，否則，現在只怕都凶多吉少。」

常護花沉吟起來，柳玉簪接道：「事情發生得非常突然，天地會的人，一來便將這兒包圍起來，以衆凌寡，而且還是出其不意的襲擊。」

柳玉簪的語聲很傷感，冷冷的一笑，又道：「儘管這樣，他們來的人，亦只是跑了一個蛇郎君──」

× × ×

林木並不怎樣濃密，蛇郎君如箭射入，立即竄進了一叢矮樹後。

沒有人追來，蛇郎君卻仍不放心，回頭看一眼，又從矮樹後竄出，竄進了另一叢矮樹中。

林子中異常靜寂，只有微弱的蟲聲，蛇郎君稍待，迅速的往林子中深入。

越入蟲聲便越多，蛇郎君也越心安，終於停下來，也就在那剎那，周圍的蟲聲突然滅絕。

蛇郎君同時感到一股殺氣排山倒海也似迫來，心頭一凜，蛇形劍護身，猛打了一個旋子。

在他右側的兩株大樹之間，不知何時已出現了一個人。

那個人年紀看來並不大，一襲近乎青白的衣衫，手中拿着一柄摺扇，幽靈般披着枝葉縫間漏下來的月光靜立在那裏。

蛇郎君清楚知道殺氣就是這個人的身上發出來，叱一聲：「那一個？」

青衣人「刷」的將手中摺扇打開，那之上寫着兩句詩，蛇郎君看不清楚，突然清楚──

那柄摺扇那剎那已到了他眼前。

──展眉窺柳綠，舞袖障桃紅。

蛇郎君詩句入目，面色一變，身形倒退出半丈，脫口道：「竹公子──」

青衣人一笑，身形再一長，又到了蛇郎君面前，蛇郎君不由倒退，後背撞在一株樹幹上，混身一震，三道寒芒同時進入眼簾。

蛇郎君驚呼揮劍，擊飛了一道寒芒，其餘兩道那剎那已然飛進咽喉，是兩枝扇骨，穿過咽喉，釘進樹幹，力道之強勁，有甚於發自強弩。

咽喉要害，蛇郎君那還能保得住性命，帶着一臉的驚懼之色氣絕。

青衣人摺扇一合，輕敲掌心，道：「臨陣退縮，該死！」

語聲姿勢俱都是那麼溫柔，殺人在他來說本就不是一回事，蛇郎君呼之為竹公子，難道竟就是歲寒三友松竹梅中的竹？

他隨即緩步走前，俯身拾起了那枝被蛇郎君擊下的鐵扇骨。

月光落在他背上，只見左脅附近一道傷口，衣衫已經被染紅一片。

這之前他經已受傷，是傷在什麼人手下？

拔回插在蛇郎君咽喉上那兩枝扇骨，青衣人才離開，幽靈般消失在林木間。

× × ×

短松崗，明月已落在崗上。

柳玉簪背月而坐，面目都在暗影中，窈窕的身形因為披着月光變得朦朧，就像是裹着一重烟霧，那使她看來顯得有點兒神秘。

常護花坐在她右側另一方石上，月光斜來，使他的半邊臉陷入暗影中，也使他臉龐的輪廓更顯得鮮明。

「松竹梅到底是怎樣的三個人？」他正在向柳玉簪提出這問題。

「松是一個老道士，傳說是抱一的師叔，在江湖上，雖然沒有抱一的有名，劍術造詣只怕不在抱一之下。」

常護花動容。「難怪他身居高位。」

「他年紀雖然已那麼大，氣力並沒有衰退，松竹梅據說以他為首。」

常護花接問：「那麼竹？也是一個老人？」

「相反——」柳玉簪搖頭。「見過他的人說最多不過三十，用一柄摺扇，一般都稱呼他竹公子。」

「本來可知道叫什麼名字。」

「也姓竹，雙名搖風，據說是湘西竹家後人。」

「湘西竹家也是武林正道。」常護花歎了一口氣。「天地會之中豈非很多人都是？」

柳玉簪接道：「他出手非常狠辣，從來都不留活口。」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他加入天地會的秘密得以保持到現在。」常護花接問：「梅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三個人之中，最秘密，也最難應付的就是這個人，我們犧牲了差不多五十條人命，才能夠確定那是一個少女，年紀跟我差不多。」

「又是那一個門派的弟子？」

「不知道。」柳玉簪想想，補充道：「近日我們得到的消息，竹公子松道人其實還在她之下，比較重要的事情都是由她決定。」

常護花沉吟着道：「他們若非以武功定高低，那位梅姑娘的身份便甚為值得注意。」

柳玉簪道：「據說她甚少出手，武功到底怎樣，有待進一步的調查。」她的神色忽然變得很沮喪。「只是我們混入天地會的人現在相信已沒有幾個能夠活下來的了。」

常護花道：「未必——」

「那條村子被發現，被攻陷，若因出現了叛徒，又怎會不將其他人供出來？」

常護花道：「情形也許不至於這樣壞吧。」

柳玉簪道：「到底怎樣，我們走一趟百家集就會清楚的了。」

「百家集離開這裏，差不多一天路程，沿途都有我們的暗樁。」常護花劍眉輕蹙。「除非連那些暗樁的位置也清楚，否則在敵人到達之前，百家集的人應該作好準備，沒有一戰的把握便應該撤退。」

「我們探得的消息，全都是送到那兒，雖然必定已送出，但再要建造一個那樣的地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毒蛇纏臂，壯士斷腕。」

柳玉簪無可奈何的點頭，苦笑道：「到底是怎樣情形，明天早上，我們應該便會明白。」

「若是百家集眞的已保不住，我們該如何？」

柳玉簪道：「可先到最近的白雲觀，若是我們的運氣不太壞，松道人應該在觀內。」

常護花道：「能夠個別擊破當然是最理想。」

柳玉簪喃喃道：「我們還有什麼人可以用？」

常護花沉吟一會，道：「先看百家集那邊怎樣情形，不幸被攻破，我們只有用那羣飛雁了。」

柳玉簪沒有表示意見，常護花接道：「那羣飛雁到現在仍然藏着，一直都沒有給予任何事情，天地會的人應該不會找到去。」

柳玉簪接道：「應該不會的。」

常護花轉問：「你背後的傷勢現在覺得怎樣？」

柳玉簪道：「一些疼痛也都不覺，那本來就是小傷，不妨事。」

常護花道：「那我們立即動身，在日出之前，應該可到達第一個暗樁所在。」

柳玉簪立即站起來。

× × ×

第一個暗樁是在路旁的一間茶寮，常護花柳玉簪還未走近去已嗅到血腥味。

他們的劍刀立即出鞘，左右迫近去。

茶寮內並沒有打鬥的跡象，一雙中年男女倒在血泊中。

他們的身上傷口之多，令人吃驚，全都在致命的地方。

那些桌子上，三三五五的放着杯子，大半的杯子仍然盛着茶，多少不一，看情形那雙中年男女相信就是倒在那些茶客的手下。

那些茶客表面上沒有任何特別，看準了機會才突然發難，抽出兵器扎在那雙中年男女的身上，當然是有計劃的行動，才做得這樣乾淨俐落。

茶已冷，血亦凝結，事情是必發生在幾個時辰之前。

在進入茶寮之前常護花亦已看清楚周圍並沒有任何人，也沒有發現任何異狀。

目光一落一掃，他的神色便變得非常沉重。

柳玉簪從茶寮後繞進來，一看道：「這絕無疑問是有計劃的行動。」

常護花嘟喃道：「殺兩個人竟化這麼多心思，用這麼多人力，指揮這次行動的，若不是一個瘋子，目的應該就是在完全杜絕他們將消息放出去的機會。」

柳玉簪歎息。「也是說，天地會的人非獨已經知道百家集的秘密，而且已準備全力襲擊的了。」

常護花沉着聲音。「襲擊現在相信已經開始，甚至已經結束了。」

柳玉簪變色道：「若是每一個暗樁都是被這樣解決，百家集收不到敵方來襲的消息，可就糟糕了。」

常護花轉身舉步，柳玉簪一面追前一面道：「我們要不要再看看其他暗樁？」

「不用了——」常護花搖頭。「現在趕去也許來不及，但我們還是去看一趟的好。」

柳玉簪道：「我也是這意思。」

常護花放步奔出，柳玉簪又道：「就茶寮的情形看，他們已離開多時，說不定，還有馬代步。」

常護花道：「這附近那兒都馬賣？」

「前面七里一個小鎭應該有，只怕已經被天地會的人全都搜羅了去。」

「不妨碰碰機會，也許我們的運氣還不錯。」

× × ×

他們的運氣事實不錯，也不知是天地會的人沒有經過那個小鎭抑或他們的馬匹已經足夠，並沒有動那個小鎭的馬匹的主意。

常護花買了四匹馬，立即與柳玉簪馬不停蹄，趕赴百家集。

那雖然不是好馬，但交替來用，也能夠支持下去。

一路上非常平靜，並沒有任何事發生，這是他們最奇怪的地方。

蛇郎君逃去，除非害怕臨陣退縮事發，否則應該跑回去會同其他的人趕來，多少也應該有些反應才是。

而即使蛇郎君沒有回去，天地會方面也應該知道事情已變成怎樣。

他們到底準備採取什麼行動？

常護花猜不透，柳玉簪更感慨之極，這之前，只要她吩咐一聲，周圍數百里的消息，很快就會送來。

那事實是一個非常嚴密，非常成功的通訊網，每一個人的工作能力都很高，他們一直都在監視天地會，注意天地會的行動，却竟然在一夜之間被天地會毀滅，而事前，他們竟然一些消息也沒有。

這當然是天地會的行動實在太迅速，但最重要的還是，在採取行動之前，天地會已經摸清楚他們的底細。

若說是有人反叛，與天地會暗通消息，那個人的地位一定不會低，柳玉簪想不出那是什麼人。

若說是組織出現了漏洞，那個漏洞未免大了一些，而他們竟然沒有發現，當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當然，天地會這一次的行動，是必經過詳細的計劃，才能夠一攻而下。

這一次的行動顯然還沒有中止，天地會攻擊的矛頭看情形直指向百家集。

那也是一個秘密的地方。

天地會知道的秘密未免太多了，難怪柳玉簪顯得那麼沮喪。

他們也想到另一次，更凌厲的襲擊，可能已經進行，但除了趕赴前去之外，亦無計可施。

× × ×

百家集也許眞的有一百戶人家，但現在，已很難數個清楚明白。

並不是因為已入夜。

沒有星，沒有月，雲却多得很，今夜雖然是黑夜，百家集一帶却光亮得有如白晝。

所有的屋子都在燃燒，火光熊熊，照亮了周圍數里。

常護花柳玉簪老遠已經看見那邊一片光明，他們當然想得到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在一里外的一個林子內，棄騎步行，並非直往百家集，繞過一片菓園，上了東面的一座高山。

居高臨下，他們清楚看見百家集在一片火海中，也清楚看見遍地的屍體。

沒有活人在附近走動，什麼生物也沒有，當眞是鷄犬不留。

柳玉簪顯得異常冷靜，儘管眼瞳中彷彿也有火焰在燃燒，語聲却平淡得很。「我們到底趕不及。」

「意料中事。」常護花亦冷靜非常。

柳玉簪憤憤道：「我們會要他們十倍償還。」

常護花微喟：「要不要下去看看？」

「這裏已經看得很清楚的了。」柳玉簪也沒有看下去，在一方石上坐下。

常護花亦坐下來。「想不到他們的手段這麼毒辣。」

柳玉簪反問：「你眞的想不到？」

「假的——」常護花搖頭。「他們沒有必要這樣屠殺？」

柳玉簪道：「難道你沒有聽過一句話，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常護花只是搖頭，那並非表示他沒有聽過，而只是感慨這句話的無情。

柳玉簪接道：「今夜他們不這樣做，不無一天他們會喪命百家集這一夥人的手下。」

常護花道：「我總覺得事情應該有另一種辦法解決。」

柳玉簪道：「沒有比這種辦法更澈底的了。」

常護花道：「他們應該知道這正是收買人心的時候，這樣做，只有引起別人的反感，增加不必要的傷亡。」

柳玉簪沒有作聲。

常護花接道：「我實在很想見見那個天地會的頭兒。」

「幹什麼？」柳玉簪奇怪的盯着常護花。

「看看他是不是一個瘋子，也想問問他這樣做到底有沒有考慮到後果？」

「他若是成功，便能夠君臨天下，對於他來說，相信沒有比君臨天下這件事能夠令他滿足的了。」

常護花道：「方今太平盛世，我實在想不出除了一些亡命之徒，貪官污吏之外，還有什麼人會去追隨他，而好像這樣的一羣人組成的朝廷，可以想像得到，天下黎民將會處身怎樣的境況。」

柳玉簪無言頷首。

常護花接道：「無論他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到一切平靜下來，眞不知有多少人流離失所，妻離子散，又有多少人喪失於戰亂中。」

柳玉簪目光又落向燃燒中的百家集，常護花目光亦轉去，道：「這只能說是武林人的羣鬥，眞正的燃燒戰火，大動干戈，可不是這樣的一二百人的傷亡，乃是數以千萬計。」

柳玉簪垂下頭，常護花歎息接道：「為了滿足幾個人的欲望。以千百萬人陪葬，這簡直是瘋子的所為。」

柳玉簪道：「也許那些人現在已身不由己。」

常護花道：「他們能够組織天地會，也應該能够解散，只要他們有這個心。」

柳玉簪道：「一件事情化了那麼多心血，除非完全絕望，否則相信沒有人會願意罷休。」

常護花道：「那我們只有盡力令他們放棄。」

柳玉簪道：「我們不是已經在盡力了麼？」

常護花道：「這一個百家集雖然已經被他們毀去，我們可以再組織第二個百家集。」

柳玉簪頷首。

常護花道：「希望在第二個百家集出現之前，我們已能够找到第一次失敗的原因。」

「一定能够的。」柳玉簪抬手一掠吹亂了的秀髮，說不出的嫵媚，與香芸的嬌憨完全不同。

常護花却看到她眼中的悲傷。

百家集以她爲首，誰都可以看得出，並不是朝夕可以完成，現在她這多年的心血已經在烈火中化爲灰燼，若說她完全不在乎，那是騙人，只是到現在爲止，他仍然顯得那麼的冷靜。

常護花沒有忘記龍飛說過他的十二個義女，都是可以獨當一面，非常堅强的孩子。

這絕無疑問並非過甚其詞。

雖然在高山之上，他們仍感覺到烈火酷熱，夜風吹來，更帶着濃郁的血腥味。

常護花目光一轉。「我們離開這兒好不好？」

柳玉簪搖頭。「趕了整天的路，你不覺得累？」

「不覺得。」常護花搖頭。「你若是太累，就在這兒歇一歇好了。」

柳玉簪頷首，偎入常護花懷中。

常護花很自然的伸手將她摟着，沒有說什麼。

柳玉簪悠然閉上眼睛，睫毛却不時在輕輕的顫動，好一會終於又張開來。

常護花一直在看着她，看見她張開眼睛，才問道：「你在想什麼。」

「想你方才說的話。」柳玉簪仍偎在常護花懷中。「那很有道理，可惜就是更有道理，天地會的人也不會聽得入耳。」

常護花道：「我們有一分心力盡一分心力就是了，若是拚了命也不能制止這場浩刦，也只好認命了。」

柳玉簪道：「你就是抱着這個目的加入我們？」

常護花點頭。「還因爲他們先後殺了我的多個好朋友。」

柳玉簪沉吟又問道：「若是他們突然醒悟，放棄爭霸天下的計劃，却要你放棄復仇，你又會怎樣？」

「若是我的影响眞的有這麼大，我會放棄。」常護花仰首天望，「而即使我這樣做，我那些好朋友在黃泉路上相信也不會怪我。」

柳玉簪怔怔的望了常護花一會，才歎息說道：「你眞是一個好人。」

常護花道：「我倒希望不是。」

「怎麼？」柳玉簪很奇怪。

「你難道沒有聽過，『好人不長命』這句話？」

柳玉簪笑了笑，常護花目光落下，歎了一口氣。「可惜到現在他們仍然會繼續下去。」

「毀去了百家集，不能不算是一個頗大的收穫。」

「所以我們現在也得要讓他們嚐一嚐失敗的滋味，否則是絕不會醒悟的了。」

「用那羣飛雁？」

常護花道：「憑我們二人的力量，要將白雲觀夷爲平地不是不可以，但這並不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而且，那羣飛雁，也該出來飛飛的了。」

「這也是義父的意思？」

「也是的。」常護花頷首。

× × ×

火勢持續了好幾個時辰，離開了好幾里，回頭看去，仍可以看見那邊上空黑烟迷漫。

天色已大亮，柳玉簪回頭看了一眼，搖搖頭，舉步走進林子內，常護花走在她身旁，又感到了那份哀傷。

——女孩子的感情很多不都是那麼豐富，又那麼脆弱？

常護花不由伸手扶住了柳玉簪。

柳玉簪嬌靨微紅，但沒有掙開，繼續走進林子內。

樹木並不濃密，觸目一片青綠，霧氣仍繼續迷漫，鳥聲啁啾不絕，一切都充滿了生機。這一帶都是在羣山圍繞中，秋意不甚深。

常護花的心頭仍然是一片蕭索。

前行不遠，柳玉簪忽然在一株大樹之前停下，那株大樹離地約莫一丈的樹幹上，被削下了巴掌大小的一片，那正中刻上了一條飛龍。

常護花也看見了，道：「是我們的標識？」

柳玉簪頷首，道：「龍頭是向東。」

語聲一落，她却舉步往西面走去。

常護花沒有反對，龍尾也才是用作指示方向。

柳玉簪走着，忽然道：「那片樹皮被削下絕不會超過半天。」

常護花道：「很可能那是我們在百家集逃出來的兄弟留下來。」

柳玉簪道：「這附近只有他們了，他們能够逃出來，可不是一件易事。」

常護花道：「黑夜之中，他們一定要逃，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柳玉簪道：「在逃走之前，他們必須毀去那些落在天地會上可能會對我們不利的東西，那必須一些時間。」

常護花道：「天地會的人未必能够將他們完全截下來。」

柳玉簪道：「你却也莫要忘記，他們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死士，不會臨陣退縮的。」

常護花道：「你忘記了一個可能。」

柳玉簪道：「來犯百家集的人全都已被他們擊潰？」

常護花道：「一夫拚命，萬夫莫敵，何況他們每一個都有一身好本領？」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斬情女、林成方等人，在四海鏢局中等候黑劍門殺手的到來，苦等多日，不見踪影，一日，一個叫王武的捕快來鏢局拿人，但被斬情女看出破綻，原來王武是黑劍門殺手，王武被斬情女等人制住穴道之後，只得把黑劍門的一些內情說出，但斬情女等人雖然抓到一個黑劍門的高級殺手，又得他眞誠的合作，而問了大半天，也仍然問不出所以然來，對黑劍門這充滿着神秘，又極端森嚴的組合，除非打入核心，根本就無法瞭解，斬情女等人審問了一番之後，決定放王武自由離去。

女殺手施威　高空雁救駕

斬情女道：「總鏢頭，可要我作主？」

包天成道：「對！姑娘作主吧！」

斬情女伸手拍活了王武被點的穴道，道：「朋友，你走吧！」

王武怔了一怔，道：「眞的放了我？」

斬情女道：「是！我們如想殺你，只不過舉手之勞，用不着再裝出一套假仁假義的面孔，更用不着再耍什麼手段。」

王武站起身子，抖抖身上的塵土，道：「諸位眞要放了我，在下就此告別了。」

轉身大步向外行去。

斬情女高聲說道：「你們聽着，不許攔截這位王朋友。」

王武大步出了鏢局，果然無人阻攔。

望着了王武遠去的背影，包天成低聲說道：「姑娘，眞的就這樣放他離去麼？」

斬情女點點頭，道：「追踪他！」

包天成道：「如何一個追踪法？」

斬情女道：「我已經暗示了林兄，派人釘了上去。」

「來斬情女除了言語之外，還有很多的暗記，彼此連絡。

王武離開了鏢局子後，立刻轉過了一個街角，迅速的閃入一個店子之中。他的動作，雖然快速異常，但仍然無法逃過林成方的監視。

林成方穿着了一身生意人的裝束，步履從容的走過了那家店子前面。

那是一間不大不小的布莊。

這時，店裏的生意也不太忙，兩個店伙計，站在櫃枱前面。

林成方笑了一笑，緩步行入了店中。

一個店伙計，急急迎了上來，道：「掌櫃的，買點什麼？」

林成方隨手指了兩種顏色布，每一樣買了八尺。

借着店伙計剪布的機會，林成方打量了店中的情形一眼。

這座店的店面不大，但林成方的經驗，却能一眼間，看出這座店很深廣。

店伙計包好布，林成方很認眞的望了兩個店伙計一眼。

但他實在看不出什麼。

兩個店伙計，都不像練武的人。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說道：「伙計，這後面很寬大的啊！」

店伙計道：「後面，還有很多人家。」

林成方未再多問，接過包好的布，舉步向後院行去。

那店伙計，未加攔阻，也未喝止。

後面既然有很多人家，自然不是禁地。

後面是一進三的大院子，也許不算大，但住的人實在不少。

有老頭子，年輕人，老婦人，小媳婦，還有很多小孩子。

敢情這是一處大雜院，至少住了數十戶人家。

房子少，人口多，有一些鍋灶就擺在門外面。

林成方一直走到最後一家，但却一直沒有發現那個逃入院子裏的人。

自然，每一個房間中，他都可能藏身，可是，林成方無法搜查。

這地方，林成方從未來過，更妙的是，沒有人問他一句話，也沒有人多瞧他一眼。

像這樣一個地方，來來往往的人太雜，司空見慣，一個陌生人，誰也不會放在心上。

快近午時，暖陽逐走料峭春寒，不少人家已在升火做飯，也有人坐在那裏迎着太陽取暖，幾個小媳婦靠在牆角處，正在餵孩子吃奶。

這裏沒有章法，也沒有明顯男女界限，窮苦的生活，會使人忘去禮教森嚴防綫。

林成方暗暗吁一口氣，忖道：「這裏有數十個房間，數十戶人家，他隨便藏起來，就很難找到了，看來，非得費煞唇舌問一問了。」

心中念轉，對着一個晒太陽的長髯老者，一抱拳道：「老丈請了。」

那老者微閉着雙目，聽到了林成方的話，才緩緩睜開雙目，道：「你是跟我說話？」

林成方道：「是！在下請教老丈一事？」

長髯老者道：「什麼事？」

林成方道：「在下有一位朋友，剛剛來到這裏，不知老丈看到了沒有？」

長髯老者道：「這大院子裏，一天少說點，也有上百人的出入，我怎麼記得許多。」

林成方道：「老丈住在這裏很久了吧？」

長髯老者道：「十幾年了。」

林成方道：「我那位朋友，不常到這裏來，今天，手臂又受了點傷，他們兄弟嘔氣，在下追來勸解，這點銀子，給老丈吃杯清茶。」

說是吃清茶，那塊銀子，至少有二兩重。

長髯老者伸手接過銀子，放在衣袖中，搖搖頭道：「沒有看到那麼個人。」

言罷，閉上雙目，連望也不望林成方一眼了。

林成方呆了一呆，忖道：這倒好，收了銀子，連話也不跟我說了。

但他勢又不能把銀子要回來，只好暗暗歎道：「看來，用錢也是一門學問，用不到刀口，簡直比投入水中還沒不如，投入水中，也可聽到響聲。」

但林成方立刻又從身上取出了一錠銀子，而且大了很多，足足有四兩多重。

長髯老人閉着眼睛又睜開了，伸手去接。

林成方笑一笑，答道：「老丈看到了我那位朋友沒有？」

長髯老人歎息一聲，說道：「有那麼一個人。」

他飽經世故，看來除了銀子之外，很少有令他動心的事。

他又伸出了手。

林成方縮回了握着銀子的右手，笑一笑，道：「老丈，我那位朋友在那裏？」

長髯老人伸手指指一間掩着木門的房子。

林成方放下銀子，轉頭行了過去，伸手一推，木門呀然而開。

只有一個房間，靠壁處放着一張木床。

木床前面，擺一張方桌子，那該是這屋最好的陳設，很多東西，都放在桌子上，包括吃飯的碗，和燒水的茶壺。

床上，躺着一個人。

只可惜，這人正在睡午覺，連人帶頭，都蒙在被子裏。

林成方輕輕咳了一聲，道：「朋友，睡着了？」

那人似是睡得很熟，沒有聽到林成方的聲音。

林成方只好走了過去，輕輕掀起了被子。

一雙大大的眼睛，長長的頭髮，花布衣服和一股脂粉香味。

敢情是個女人。

很年輕的女人，不過二十左右的年紀。

她有些吃驚，但却沒有喊叫，只是瞪着眼，望着林成方。

林成方正想回頭行去，木門却砰然關上。

那躺在床上的少女，也忽然坐了起來。

林成方迅疾的移動一下身子，回頭望去，只見那長髯老者，當門而立。

這個房間很小，一榻一桌，佔去了十之七八的地方，那長髯老者雖然是當門而立，但距離林成方也只不過是兩三步左右。

幸好，那位姑娘還坐在床上。

林成方暗暗一提氣，笑道：「老丈，失敬了。」

長髯老者笑一笑，道：「你私自闖入臥房，非奸即盜……。」

林成方冷冷接道：「戲還沒有演夠麼？」

長髯老者道：「你貴姓？」

林成方道：「姓林！」

長髯老者道：「那裏來的？」

林成方算：「四海鏢局。」

長髯老者道：「找什麼人？」

林成方道：「王武。」

長髯老者笑一笑，道：「這座大雜院中，住的都是販夫走卒，但却沒有王武。」

林成方道：「老丈，你太沉不住氣了，如若你能沉得住氣，在下也就眞的被蒙過去。」

長髯老者道：「說的是啊！不過，你也太暴燥，怎麼不多帶幾個人來。」

說到此處，彼此，幾乎都已經算挑明了身份。

林成方道：「我如多帶了幾個人來，只怕，你閣下也不敢這麼明目張胆的暴露出本來面目了。」

這時，那坐在床上的少女，突然由床上一躍而下，道：「你叫林成方是吧？」

林成方心頭震動了一下，道：「不錯。」

那姑娘嗯了一聲，道：「是寶通鏢局的鏢師？」

林成方道：「看來，姑娘把在下的身份弄得很清楚了，請教貴姓啊！」

那姑娘笑道：「小妹于晶。」

林成方道：「于姑娘眞正的身份可是黑劍門中的殺手？」

于晶道：「殺手太難聽，但小妹是黑劍門中人，總算被你猜對了。」

林成方冷冷說道：「于姑娘似乎才是這裏的眞正首腦。」

于晶道：「林兄眞是個聰明人，一下子就被你猜中了。」

林成方道：「那很好，事情既然挑明了，咱們也用不着耍什麼花招，那位叫王武的，也是貴門中人了？」

于晶笑一笑，道：「是！不過，他已經離開此地了。」

林成方道：「既然找到了于姑娘，那王武是否還在此地，已經不太重要了。」

于晶道：「對！至少，小妹的身份比他高很多。」

林成方接道：「哦！」

于晶道：「現在，林兄準備和小妹說些什麼？」

林成方回答道：「自然是談談黑劍門的事了。」

于晶道：「小妹覺得該先談一下你林兄的事！」

林成方道：「我有什麼好談的？」

于晶道：「談談你的身世、來歷，和你的眞正用心……。」

輕輕吁一口氣，道：「我們至少已經知道了你和萬壽山，都是幹鏢師這一行的人物。」

林成方心頭震動了一下，忖道：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經挖出了我們的來歷？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難道幹鏢師這一行，還需要什麼出身不成？」

于晶道：「不錯，幹鏢師這一行，也該有個出身。」

林成方道：「哦！什麼樣子的出身。」

于晶笑一笑，道：「不要逞口舌之能，不要和我強辯什麼，你是忽然冒出來的一個鏢師，我們查過你，也查過萬壽山，你們都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以你兩位的成就，如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應該是早已經盛名卓著了。」

林成方道：「那眞是偏勞諸位了。」

于晶笑一笑，道：「現在，咱們似乎是用不着再繞圈子了。」

林成方道：「說的也是，不過，于姑娘要想到這是雙方的事。」

于晶道：「我知道，所以，我才和你這麼樣的談談，如是我要誠心暗算你，十個林成方，也都已經傷在我的手中了。」

林成方道：「姑娘，在下既然來了，也不會怕人暗算……。」

于晶道：「林兄，別太倔強，我是誠心和你談談！」

林成方四顧了一眼道：「姑娘既然把我們打聽得很清楚，想必也知道我林某的爲人了，如是事情談不攏，在下是寧折不彎。」

于晶道：「別發火，至少，目前，還沒有到發火的時間。」

林成方道：「哦！」

于晶道：「所以，咱們還是先仔細的談一談！」

林成方道：「于姑娘，在下覺得談談可以，但要彼此說實話。」

于晶道：「對。」

林成方道：「這又是彼此之間的事了，咱們可以說實話，希望姑娘也能說實話。」

于晶道：「你是一點虧也不肯吃。」

林成方道：「對！所以，于姑娘別打算佔我的光，你如只說一句，在下就不會告訴姑娘兩句。」

于晶道：「好吧！咱倆之間，總有一個人要先問，強賓不壓主，這個先問的人，應該是我了。」

林成方道：「我說過，我是一個不習慣吃虧的人，所以，姑娘最好能想個公平辦法。」

于晶略一沉吟道：「你一個大男人，如此斤斤計較，小妹只好讓你好了，那就由你先問吧！」

林成方未料到她如此大方，不禁微微一怔起來。

但他立刻想出了個中內情，那就是對方有把握把他留下來。

如是自己被殺了，那就算對方用十句話，換一句話，也是划算的事。

心念至此，又多打量了于晶兩眼。

她是很美的女孩子，但怎麼看，也不過只有十八九歲而已，這樣的年齡，除了特別關係之外，在黑劍門中，應該不會是太高的身份。

但這位于姑娘表現出的態度，却與一般黑劍門中人，有些不同。

林成方輕輕咳了一聲道：「于姑娘在黑劍門中的身份，可否告訴在下？」

于晶道：「可以，我是一個女殺手，而且是屬於二等級的殺手人物。」

林成方道：「哦！殺手還要分等級，這眞是叫在下茅塞頓開了。」

于晶道：「林鏢師，好像該我問你了？」

林成方笑笑道：「好吧！于姑娘請問！」

于晶道：「你眞正的名字，就叫作林成方麼？」

林成方道：「如假包換。」

于晶問道：「出身呢？來自何處？師承何人？」

林成方道：「于姑娘問的雖然技巧，只可惜在下一向斤斤計較，我看，這該是第二個，第三個範圍中事了。」

于晶笑一笑，道：「你好像眞的一點也不肯吃虧。」

林成方道：「在下已經再三的說過了。」

于晶道：「這問法不行，你一句我一句，要問到幾時才能問出頭緒來？」

林成方道：「難道姑娘又有了什麼高明手法不成？」

于晶道：「對！你先問我，一口氣，問得清楚，然後，我問你，林兄意下如何？」

林成方道：「好辦法。」

于晶道：「我先自己說吧！」

林成方道：「在下洗耳恭聽。」

于晶道：「黑劍門，共分五等殺手，我是二等，在我上面，還有一等殺手。」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姑娘在黑劍門中，也是很高的身份了。」

于晶道：「不錯，一等殺手，在黑劍門中人數有限，二等殺手，人數也不太多，這樣你大概有點明白了。」

林成方道：「明白是明白一點，不過，還是不太清楚。」

于晶道：「你還想清楚甚麼？」

林成方道：「我想知道，一等殺手有好多人？二等殺手有好多人？」

于晶道：「一等殺手，大約廿個左右，至於二等殺手，我就無法說清楚了。」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三等殺手，四等殺手、五等殺手，不計其數了。」

于晶道：「是！三等以下殺手，有好多個，連我也不知道了。」

林成方道：「二等殺手，有好多人呢？」

于晶道：「大概有四五十個吧！」

林成方問道：「是四十個呢？還是五十個呢？」

于晶道：「四十和五十之間。」

林成方歎一口氣，道：「王武那個人，在黑劍門中算是幾等殺手？」

于晶微微一笑，道：「你追的那個人，叫王武？」

林成方道：「他自稱王武，咱們就這樣信任他了，也許他這個名字是假的。」

于晶道：「不錯，是假的，王武也許是他眞的名字，三等殺手在黑劍門中，本來就沒有名字，他們有一種代號稱呼。」

林成方道：「是假的？」

于晶道：「這代號也不是你們能夠稱呼的，而且，你們也不知道。」

林成方道：「那是說，你已經知道我追的是甚麼人了？」

于晶道：「是！」

林成方道：「能不能請出來，讓我見他一面了！」

于晶道：「不行，他已經離開這裏了。」

林成方道：「哦！」

于晶道：「你可是不相信我的話？」

林成方道：「嗯！咱們是敵對相處，至少，在彼此之間，應該弄個清楚。」

于晶道：「他手上受了傷，而且，傷的不輕。」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這個，咱們暫時不說了，我想請教另一件事！」

于晶笑一笑，道：「我只是二等殺手身份，有些事我知道，有些事，我不知道，所以，你不要把我估計得太高。」

林成方道：「如是于姑娘想讓在下說實話，你最好也說實話。」

于晶臉色微微一變，冷冷說道：「夠了，難道你還不知足麼？」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領導黑劍門的首腦人物是誰？」

于晶道：「要聽實話，還是要好聽的？」

林成方道：「自然是希望聽實話！」

于晶道：「那我就實話實說，領導黑劍門的，一共有三個人。」

林成方道：「姑娘能不能說出他們的名字呢。」

于晶道：「好！一個叫天君，一個地主，一個人龍。」

林成方道：「天、地、人三才，這怎麼會是人的名字。」

于晶道：「這就是黑劍門的首腦，天地人。」

林成方吁一口氣，道：「簡直是胡說八道了。」

語聲一頓，道：「姑娘，你也許眞的說的是實話，不過，這對我沒有什麼帮助。」

于晶道：「怎麼會沒有帮助，就我所知，在局外人中，目下，你是知道隱密最多的一個了。」

林成方道：「姑娘見過他們沒有？」

于晶道：「他們是誰？」

林成方道：「貴帮首腦，天、地、人。」

于晶道：「說起來，小妹確然十分榮幸，小妹曾蒙召見一次。」

林成方說道：「那是說，你見過三位首領了。」

于晶歎息一聲道：「我已說的很淸楚。」

林成方笑一笑，道：「于姑娘的答覆，實在高明，你好像說了很多的話，答覆了在下不少的事，但我們對黑劍門，仍然一無所知。」

于晶笑一笑，道：「那就是你的事了，我是據實而言。」

林成方仔細想了一陣，確也無法指出她說的是謊言。

于晶格格一笑，道：「林成方，現在，是不是該我問問你了？」

林成方道：「好，姑娘請問吧！」

于晶道：「林兄的師承何人？」

林成方暗道：好厲害，這是盤根究底的問法。沉吟了一陣，道：「在下沒有師父！」

于晶道：「那是家學相傳了。」

林成方道：「是！」

于晶道：「萬壽山呢？又是怎麼一個來路呢？」

林成方道：「一位不常在江湖上走動的高人，應聘入江湖，主持寶通鏢局子。」

于晶道：「這只是表面的說法了，什麼人找他出山，想來你是不肯說了。」

林成方道：「那恐怕只有萬壽山才可以回答這件事了。」

于晶笑笑道：「好，咱們談談你，什麼人請你出山的？」

林成方道：「萬壽山，萬總鏢頭。」

于晶微微一笑，道：「答的好……」

林成方道：「姑娘不相信？」

于晶說道：「無懈可擊，小妹不信也得信了。」

林成方道：「信了就好。」

于晶道：「四海鏢局一向不敢和本門爲敵，怎麼會這一次，大胆妄爲，我想，這也是閣下和萬壽山策動了。」

林成方答道：「萬總鏢頭，有他的身份，這中間，如有策動之人，只怕，還是在下所爲了。」

于晶點點頭道：「看來，你還眞是個英雄人物了。」

林成方道：「實話實說罷了。」

于晶道：「萬壽山，你，四海鏢局中人，除此之外，還有甚麼人？」

林成方道：「人手相當的多，單是四海鏢局，就有一百位以上的鏢師。」

于晶道：「除了四海鏢局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林成方道：「區區在下和萬壽山、韓二、啞巴……。」

于晶臉色一變，接道：「住口。」

林成方笑一笑，道：「怎麼啦！」

于晶道：「本姑娘說的話，雖然有些隱晦不明，但却件件眞實，你却和我胡扯什麼？」

林成方道：「我也說的很眞實。」

于晶緩緩行下木榻，道：「本來，咱們還要多談一會，但你閣下這樣胡說八道，咱們之間，就沒有什麼好談的事了。」

林成方冷冷說道：「姑娘如此武斷，顯是別有用心了，姑娘應該明白，不是猛龍不過江，在下既然敢來了，自然是不會把姑娘一些什麼威脅，放在心上了。」

于晶淡淡一笑，道：「這樣說來，你是早就準備撒賴了。」

林成方道：「這是什麼話……」

于晶笑一笑，接道：「唐朝古畫，虧你們還自覺是俠義道上的人，說話竟然連一點的信用也沒有。」

那一道擋在門口，站在于晶身後的老人，突然開了口，冷冷說道：「姑娘，不用和他多費口舌了，這人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林成方暗中運氣戒備，一面冷冷說道：「兩位一定要動手，在下奉陪。」

那老人突然一上步，一拳搗了過來，直擊向林成方的後心搗來。

這房子狹窄，那老人一上步，人就欺到了林成方的身後。

林成方想閃避，也不容易，右手一揮，硬接下一擊。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林成方身不由己的搖動了一陣。

那老人也沒有佔到便宜，被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于晶點點頭，道：「無怪閣下有些狂，看來是眞的有些本領。」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這地方太狹小了一些，要動手，咱們也應該出去動手。」

于晶右手一抬，說道：「接我一掌試試再

說。」

林成方笑道：「好吧！」左手抬起，硬接掌勢。

他右手仍然掌勢戒備，防備着那位老者施襲。

于晶的掌勢，也和林成方的掌勢接實。那晶瑩的玉掌中竟然蘊含了強大的內勁。

于晶的袖口中，突然飛出了一股白烟。一股奇異的香味，直衝鼻中。

林成方身子搖動了一下，道：「你，你用毒……」全身一軟，向下倒去。

于晶的動作相當的快，一伸手，抓起了林成方向地上倒摔的身軀，輕輕一提，把林成方提上了木榻。揮揮手，對守在門口的老人，說道：「去！監視着外面的情形，如若有變化，立刻通知我。」

長髯老者一欠身，轉頭而去，回手帶上了木門。

于晶迅快的點了林成方四肢上的穴道，然後，拿起桌上的冷茶，噴在林成方的臉上，笑道：「這只是一般的迷藥，效用很好，但失效的也快，就算不用冷水噴你，也不過一時片刻就醒了過來。」

林成方已經醒了過來，笑一笑，道：「姑娘用的什麼手段，一下就把在下迷了過去。」

于晶道：「迷魂粉，自然，不登大雅之堂，不過，這些東西，對付一個全無江湖經驗的人，十分有效。」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在下就是全無江湖經驗的人了。」

于晶道：「不錯。」

林成方道：「下一次，我想，我就有經驗了。」

于晶道：「你放心，下一次，再對付你時，我會用第二種辦法。」

林成方吁一口氣，道：「姑娘，現在，好像是在下要被迫回答姑娘的一切問題了。」

于晶道：「對！識時務者爲俊傑，林兄如肯合作，小妹可担保你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林成方道：「在下的看法，和姑娘有些不同。」

于晶道：「什麼不同？」

林成方道：「我想，我說了，也是死，不說，自然也活不下去。」

于晶道：「年輕輕的，怎麼會對生命沒有一點信心呢？」

林成方道：「因爲，我知道我落在了什麼人的手中？」

于晶道：「黑劍門只是信用好，但却不是一個很嗜殺的組合。」

林成方道：「所謂信用好，也不過是殺人的信用好吧了。」

于晶道：「人無信不立，不管那一種信用，只要有一種信用好，那就不會錯了。」

林成方道：「姑娘，在下有沒有選擇的自由？」

于晶道：「選擇什麼？」

林成方道：「我想請姑娘成全。」

于晶道：「求我，好商量，你說吧？」

林成方道：「姑娘能不能給我一個死亡的機會。」

于晶道：「想死？」

林成方道：「死了之後，一了百了……」

于晶搖搖頭，接道：「我不會讓你死，也不能讓你死。」

林成方吸一口氣，道：「那麼姑娘準備如何處置在下。」

于晶笑一笑，道：「黑劍門對付人的方法很多，現在，我先毀了你一身武功……。」

林成方心頭震動，驚出了一身大汗。

這確是一個惡毒至極辦法，如是被毀了一身武功，就算留下性命，也是生不如死了。

這時，他數處穴道受制，就算是想存心自絕，也是無法辦到了。

于晶笑一笑道：「怎麼，有點害怕了？」

林成方道：「有一點怕，不過，那也不會迫我屈服。」

于晶道：「我不會迫你屈服，廢了你一身武功之後，對黑劍門而言，你已經完全是一個廢人，不殺你的價值是留你作餌。」

林成方呆了一呆，忖道：果然厲害，用我作餌，別人不說，萬壽山第一個就會上當。

于晶輕輕吁一口氣，道：「不過，你如願意和我合作，咱們還有商量的餘地。」

林成方心中暗道：目下情形，能拖一刻是一刻了。

主意暗定，緩緩道：「如何合作法？」

于晶道：「你寫兩封信，一封給萬壽山和包天成，一封給你父母。」

林成方道：「寫給萬壽山和包天成，還有可說，寫給我爹娘作什麼？」

于晶笑道：「作什麼你不用管，只要照我唸的寫就行了。」

林成方搖搖頭，道：「辦不到。」

于晶道：「林成方，我先廢了你左手。」

于晶緩緩取出一把鋒利的匕首，握起了林成方的左手，道：「我先挑斷你左手上兩條主脈，然後是右脚、右手、左腿，四肢經脈全斷之後，大約一個人，也沒有大用處了。」

林成方苦笑一下，閉上了雙目。

他已經完全絕望了，此時形勢，不可能會有人趕來救他。

他後悔自己太孟浪，對付黑劍門這樣龐大、惡毒的組合，不應單槍匹馬的追下來。

鋒利的寒芒，接觸到了肌膚，耳際却又响起了于晶的笑聲：「其實，挑了你四肢經脈之後，你對我們還有用處，別担心你會死亡，萬壽山，包天成，一樣會上鈎。」

林成方道：「不用戲耍我了，快請下手吧！殘了一手，算不得什麼大事。」

于晶道：「林兄，你不是殘去一手，而是雙手雙腿，我們常用這種刑法，就算大羅金仙，也無法醫好你的傷勢，他們不能接續上一個人斷了的經脈，你站不起，走不動，有手却無法取物，但你不會死，還很能吃，吃的白白胖胖的。」

林成方道：「只要我不死，我還有頭腦可以想。」

于晶笑道：「這也是我們不殺你的第二個原因，你可以想想過去，再想想未來，那個是眞五味雜陳，百感集心了。」

林成方怒道：「出刀吧！林某人死都不怕了，還怕你什麼折磨。」

于晶道：「你這樣大聲呼叫，那說明了你已經快要崩潰。」

林成方緊咬牙關，不再多言。

于晶柔聲說道：「林兄，你一表人材，實叫小妹傾心，只可惜，咱們並不同道，難相爲謀，小妹也只好成全你這豪壯氣概了。」

口中說話，右手匕首鋒刄，眞的向林成方上手腕上刺去。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聞碰的一聲，一物飛來，擊在于晶握刀的右腕上。

右腕一痲，匕首落在木榻上。

但林成方左腕已被刀鋒刺破，只不過沒有挑斷手上經脈。

林成方身上鮮血汩汩而出。

這丫頭，眞的能下得了手。

只見木門一開又閉，迅如電火般，閃入了一條人影。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林成方睜開雙目，榻前已多了一個人。

這人戴着一頂低沿毡帽，壓在眉際，臉上是一片冷厲神色。

雖然，他經過了一些簡單的易容，但林成方仍然一眼就瞧出了他的身份。

是高空雁。

其實，除了高空雁之外，別的人，也沒有如此高明的成就。

于晶想重施故技，右手一揮，打出了迷魂帕。

但高空雁比她更快，右手一揮，嗤的一聲，一粒微小之物飛出，擊中了于晶的右腕。

迷魂帕還未擊出，穴道已先受制。

高空雁兩道銳利的目光，像冷電一般，凝注在于晶的身上，緩步行過去。

于晶沒有再出手，高空雁也沒有再施反擊迫近了木榻，伸手拍活了林成方身上的穴道。

林成方緩緩站起身子，笑道：「姑娘，你該殺了我的，但你却錯過了這麼一個很好的機會。」

于晶神色木然，望着高空雁，道：「你怎麼進來的難道，外面的都是死人。」

高空雁沒有說話，只是冷冷的望了于晶一眼，轉身向外行去。

林成方活動了一下雙臂，笑道：「于姑娘，他不會理你的？」

于晶道：「爲什麼？」

林成方道：「你不是他的敵手，他也不會與你爲敵，只有不理你了。」

抬頭望去，高空雁已經走的沒有了影兒。

輕輕歎息一聲，于晶緩緩說道：「這個人是什麼人？」

林成方道：「大概是不滿貴門的人吧！」

于晶道：「他叫什麼名字？」

林成方搖搖頭道：「姑娘大概已經忘記了你剛才的兇狠。」

于晶道：「但我守了信約。」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于姑娘，黑劍門的惡毒，我已經領教過了，我不想再和你作口舌上之爭。」

于晶道：「你這是……」

林成方道：「我如和你一樣，此刻就該舉手殺了你！」

于晶道：「你能殺得了麼？」

林成方道：「于姑娘是激我不敢？」

于晶道：「你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林成方道：「好！那就請姑娘小心。」

于晶道：「隨時候教。」

林成方右手一抬，點了過去。

于晶就在木榻上一側，左手疾出，五指半屈，反扣上林成方的右腕脈門。

林成方挫腔揮掌，再施反擊。

兩個人，就在這樣近身的距離之中，搏鬥了十餘招。

這十餘招，全是掌指的變化，極盡奧妙的變化。

林成方收回了掌勢，望着于晶。

他發覺了這位年輕的姑娘，一身武學不俗，有着相當高明的成就。

于晶也覺出了林成方不是好與人物，心中亦是暗暗震動。

林成方打量了于晶一陣之後，冷冷說道：「于姑娘，那迷魂手法，你已經再用過一次，在下希望你不要再用！」

于晶道：「爲什麼？」

林成方道：「因爲，那會激起在下的殺機，何況，我已瞭解了對付之法。」

于晶道：「願聞高見？」

林成方道：「迷魂藥物，對敵施用，確然具有神效，不過，那要在人完全不防之下，才會收到了效果。」

于晶道：「其實，我不用迷魂藥物，一樣也可對付你！」

林成方心中暗道：這丫頭武功不凡，對拆幾招，已見高明，我如在這小室之中和她纏鬥下去，正是迷魂藥物效用甚大的地方，惡鬥之間，閉氣不易，倒不如退出室外，和她一戰。

林成方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既有把握能對付林某，此地太小，何不退出室外，放手一戰。」

于晶冷笑一聲道：「你是怕我在這小室之中，會施放迷魂藥物麼？」

林成方道：「這也是在下的顧忌之一。」

于晶突然站起身子，笑一笑，道：「好，我倒要見識一下閣下的眞才實學。」

林成方一面運氣戒備，一面轉身而出。

于晶高聲說道：「閣下稍候片刻，我穿件衣服就來。」

林成方是個正人君子，自然不能看于晶更衣。

同時，他也要借個機會打量一下室中的形勢。

只見那原來堵在門口的老者，此刻靠在門戶的牆壁上，閉目假寐，似乎是已經睡熟，對林成方退出小室，恍如不覺。

自然，他不是眞的睡熟了，而且被高空雁點了穴道。

目光轉動，林成方發覺了院中，至少有四個人，被點中了穴道。

那是說，守在這大庭院中的，至少有四個人是黑劍門中的人。

林成方暗暗震驚。

于晶緩緩行出了室門，打量了院中的形勢一眼，道：「姓林的，這裏面住的人，十之八九是眞正的貧民。」

林成方道：「這個，在下也看得出來。」

于晶道：「咱們已動上手，只怕要傷到不少無辜之人，尤其是小孩子，不知厲害。」

林成方目光轉動，果然有十幾個小孩子，正在院中追逐玩耍，心中一動，暗道：「這些孩子之中，有不少的父母，可能都已經去作生意了，萬一動上手傷了他們，那倒是一樁很麻煩的事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想不到啊！黑劍門中，還有你這樣慈悲心腸的人。」

于晶道：「所以咱們最好再換個地方。」

這座大雜院中，住的人實在太雜了，見過奇怪事情太多，所以，對兩人這充滿着火藥氣味的交談，並沒有引起別人的疑心。

林成方道：「再換個地方？」

于晶道：「對！」

林成方道：「換那裏？」

于晶道：「今日三更時分，我到四海鏢局子會會你！」

林成方笑一笑，道：「你眞敢去？」

于晶說道：「爲甚麼不敢，去的不會一個人。」

林成方道：「在下担心的是，怕你姑娘借機而遁。」

于晶道：「你認爲黑劍門眞的怕你們了，其實，這件事，已到了非要澈底解決不可的境地，我們智取不成，只有力拚了。」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希望你們準時赴約，在下告辭。」

自然，林成方也作過一番盤算，就憑剛才交手幾招，心中明白，實無把握能夠制服對方，高空雁去而復返，也許已有所見，其人，雖然不會說話，但他的才智，却很卓絕，他是本有着生擒于晶的機會，至少可以制住她的穴道，讓自己動手，把她帶回四海鏢局，但他却飄然而去。

這中間，也許別有作用。

何況，看到的事情，也應該回去告訴萬壽山等人一聲。

幾種原因，使得林成方作了決定。

于晶笑一笑，說道：「林兄好走！小妹不送了。」

林成方道：「不敢有勞，但望你姑娘記住你許下的約會。」

于晶道：「只管放心。」

林成方道：「黑劍門實在是一個不太講什麼信用的組合，在下是很難放心。」

于晶冷笑一聲，說道：「你回去等着吧！告訴包天成，萬壽山，今夜中，就是他們的死期。」

林成方道：「姑且信你一次，要是不去，你就丟盡了黑劍門中人的臉。」

大步向外行去。

林成方回到了四海鏢局子，包天成，萬壽山，斬情女等，都已在等得十分焦急。

斬情女先開口，道：「林兄，你到那裏去了？也不知會一聲，我們以爲你遇上了什麼兇險？」

林成方道：「在下確實遇上了兇險，不過，總算是逢凶化吉了。」

斬情女道：「怎麼回事啊！林兄，能不能說的清楚一些。」

林成方道：「可以……」

於是說明了經過之情。

斬情女道：「想不到啊！他們竟然混進了販夫走卒之中。」

包天成道：「你說那位救你的高兄……」

林成方接道：「是！他就住在四海鏢局之中，不過，他是一隻伏兵，咱們一切的行動，都別把他計算在內，這樣，他才能有着行動的自由，也不會妨礙咱們了。」

包天成微微一笑，道：「這話怎麼說？」

林成方道：「對這個人，敵人知道的太少，包括黑劍門在內，對他也有如霧中看花，不太瞭解，咱們這些人中，除了諸位之外，也都不太知道，所以，小弟之意，暫時不用公開他的身份了。」

斬情女道：「說的也是。」

包天成點點頭，道：「好！咱們就讓他獨行其是。」

語聲一頓，接道：「林兄，你看看，咱們是不是還要再多派幾個人，到那大雜院去一趟，那裏既是他們的巢穴之一，也許還有跡象可尋。」

林成方道：「我看不用去了，他們既然有了準備，咱們去也找不到什麼跡痕，不過，這一次的事，使在下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教訓。」

包天成道：「林兄請說。」

林成方道：「咱們之間的縱橫連繫不夠，我們要想法子使我們之間的連繫密切一些。」

包天成道：「對！」

林成方道：「這一點，我看姑娘籌劃一下，表面上看去，咱們還是單獨行動，事實上，咱們要所有的人，都有一層橫的關連。」

包天成道：「對！對付黑劍門這樣的組合，武功稍差一些的人，似乎是已經沒有甚麼作用，四海鏢局中的人雖然不少，但能夠派上用場的人，似乎不多，要不要我再調集一些人手來。」

林成方搖搖頭，道：「不必了，貴局中人，再加上斬情女姑娘手下的人，和一些趕來助拳，尚未暴露身份的人，我想，應該可以了，這是一個隱密對隱密的舉動，人數太多未必有用！」

包天成道：「說的也是，其實，本局中，大部份的高手，都已到此，再調集一些人手來，也只能一壯聲勢而已。」

包天成突然一轉頭，道：「斬情女，在下覺着，姑娘應該把眞實姓名告訴咱們了。」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咱們彼此，如要是眞誠合作，應先把自己的隱情說出來是麼？」

包頭成呆了一呆，道：「這個……」

斬情女未等他再接下去，已經搶先說道：「先說小妹我吧！江湖上，都知道我叫斬情女，但却有絕大多數的人，不知道我的姓名。」

包天成道：「這又是爲了什麼呢？」

斬情女道：「我從小有點野，身世也很凄凉，再加上我的所作所爲，也不足以光宗耀祖，大家既然給我送了個斬情女的外號，我也樂得接受，這就把我的眞姓名給人掩了起來。」

包天成道：「現在，姑娘是不是準備告訴咱們的眞正姓名呢？」

斬情女道：「是！」

包天成道：「好，咱們洗耳恭聽。」

斬情女道：「我姓易，容易的易，小名含烟。」

林成方道：「很雅的名字。」

斬情女笑一笑，道：「我自己也覺不忍別人叫我含烟，諸位還是叫我斬情女的好。」

林成方道：「至少，至少，咱們可以叫你易姑娘了。」

斬情女說道：「隨便吧！你們叫我什麼都一樣……。」

目光突然轉到包天成的身上，道：「總鏢頭，貴局之中，是否也有一些隱密呢？」

包天成道：「這個……」

斬情女接道：「如是包總鏢頭不便說，那麼小妹就斗胆的給你提個頭了，貴局中的金八爺，和你之間……」

包天成笑一笑，接道：「這件事，是什麼人告訴你的？」

斬情女道：「不論是什麼人說的，那似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這件事？」

包天成說道：「這個……叫在下從何說起呢？」

只聽一個凝重的聲音，接道：「實話實說吧，告訴他們詳細內情。」

轉頭看去，只是金八大步行了過來。

林成方、斬情女、萬壽山、包天成，都站起了身子。

金八緩步而入，一面拱手，一面說道：「諸位請坐，請坐，這件事，本來是絕對隱密，除了總局中有關的幾人知曉內情之外，大多數的人，都不明白……」

斬情女笑一笑，道：「金爺是這麼感覺，事實上，只怕知道的人，已經不少。」

金八道：「哦！」

斬情女道：「只不過，他們不敢形於口舌罷了。」

金八道：「你倒說說看，他們都知道了些什麼事？」

斬情女道：「都知道，四海鏢局，表面上是由包總鏢頭作主，事實上，却是你金八爺暗中主持。」

金八微微一笑，道：「告訴他們吧；這件事，也不用再瞞下去了。」

包天成點點頭，道：「易姑娘，你實在很厲害，這個隱密也被你挖出來了，不錯，事情大都由金八爺作主，但不是金八爺在暗中控制着，有很多事，我得向他請示，那是因爲，他比我見識廣博，有些事，非他不可！」

話到此處，突然住口不言。

斬情女道：「怎麼？總鏢頭，爲甚麼不說下去了。」

（未完待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孟贊跳入寒潭去尋秦文玉，焦昆與蕭克英則在潭畔等候，兩人便利用這段時間到那岩洞去把「變色石龍」殺死，當兩人走出洞口時，驀見玉嬌娃與司馬玉嬌翩然而來，雙方相見之後，玉嬌娃便自我介紹，並說明與楊廷昭的關係，而就在這時，戚如山帶領廉不和與赫連甫突如其來，假傳司馬霖黑白大令，要司馬玉嬌即返尊天會總壇，但爲司馬玉嬌識破，卒之與赫連甫交手，却被對方暗算，中毒倒地。玉嬌娃向赫連甫要解藥，赫連甫只給臨時解藥施救，便將司馬嬌帶回總壇才給她解毒，玉嬌娃無奈，只得陪同而去……

芙蓉初出水　兇星又到來

但赫連甫仍絲毫不敢怠慢地，把灰袍大袖一揮，捲起勁氣狂飈，把「羅喉戳魂針」碎粉所化光雨，逼捲得向四外飛散！

這是因爲他深知針有奇毒，萬一傷了廉不和，或是戚如山時豈不更糟到極頂？

果然，針粉所化的光雨才落，四外木葉草石之間，均紛紛滋滋作響，並有縷縷青烟騰起？

司馬玉嬌笑了一笑，緩步走出，目注赫連甫，冷冷問道：「赫連老駝子，你是奉了你小主人之命，想把我擒回『九迴谷』了?」

赫連甫自負甚高，來時本是一腔盛氣，但如今見識了兩樁莫名其妙的稀罕事後，業已盛氣稍餒！

但話出如風，無法說了不算，只得靦着臉兒，點頭答道：「先是依禮相請，倘若司馬姑娘執意不識抬舉，則少不得便要動强！」

司馬玉嬌揚眉冷笑道：「動强?憑甚麼?……」

赫連甫明知必被譏諷，却也只得厚着臉皮，應聲答道：「自然是憑藉老夫的一身絕學……」

司馬玉嬌哂道：「哼，你見不得人的無恥伎倆，業已施展，如今不妨把你見得了人的眞實藝業，施展施展！」

赫連甫對於玉嬌娃已有點莫測高深，再見司馬玉嬌似乎比玉嬌娃的氣派更大，不由眉峯微蹙，心中怙惙……

司馬玉嬌道：「怎麼樣?赫連老駝子，我在『尊天大會』期前，不想先回『九迴谷』，你怎樣對你的少主交代，是不是出手拿人?」

赫連甫道：「司馬姑娘既執意如此，老夫只好得罪……」

司馬玉嬌道：「你除了暗算傷人之外，所擅長的是甚麼功力?內力、拳掌、玄功、兵刄?……」

這兵刄二字，實在給了赫連甫一綫靈機，立即點頭說道：「老夫對各種武學，可說無不擅長，但久聞司馬姑娘身懷絕藝，不敢過傲，就用這根多年隨身的『九節竹杖』，向你討教討教便了。」

司馬玉嬌向他手中所持的虬節竹杖，看了一眼，便轉身走到山壁旁邊，折了一段三尺來長枯枝。

赫連甫見狀，憤然叫道：「司馬姑娘，你難道想以枯枝賜教，這……未免太以高傲，過份瞧不起我赫連甫了……」

司馬玉嬌笑道：「你用竹杖，豈不恰好相稱，那裏能說高傲……」

赫連甫道：「老夫這『九節杖』，除了本身是『陰沉寒竹』，無物不摧，專門可擊散各種內家氣功之外，另有其他兩種妙用，豈是你這枯枝能敵?」

司馬玉嬌「哦」了一聲道：「你這區區竹杖，居然還有許多奧妙之處?」

赫連甫狂笑道：「老夫就對你明說，又有何妨?……」

狂笑收處，正色把手中「九節竹杖」一舉，向司馬玉嬌朗聲說道：「第一，我這寶杖，既是『陰沉寒竹』所製，竹杖本身，便有種特別陰寒，能够侵入骨髓，老夫只消邊自施爲，邊自以內力暗逼，這種陰寒之氣，便無形無色地，佈滿當空，對手稍稍吸入，自然無妨，但一到了相當積量，任是鐵鑄金剛，也將四肢如雪，血脈漸凝，心頭若冰，立告支持不住！」

司馬玉嬌想不到這看來相當陰險卑鄙的赫連甫，竟肯把他「九節竹杖」中，所含隱秘，當衆說出，不禁微覺愕然地，向對方看了兩眼！

赫連甫如今似變成大俠風範，毫無陰毒神情，雙眉微軒，坦然又道：「第二，這『九節竹杖』，其實只有八節，最後一節手握之處，乃以精鋼製成竹形，鑲嵌其上，內藏機簧，換句話說，也就是兼具綜合『七孔黃蜂針』及『五雲捧日攝魂釘』之妙的特製鋼筒，藏於杖尾，萬一若遇强敵，到了藝業難分上下，必需各盡所能，拚死一搏的最後關頭，便可覓一最佳機會，先於探杖點敵時，前八節杖身，驀然脫手，飛刺對手心窩，對手驟出不意，任憑功夫再高，也必倉皇閃避，這樣一來，豈不成了特製鋼筒的絕好標的?趁其人在半空，足未點地，崩簧再按，漫空光雨如飛蝟聚，件件皆淬奇毒，縱是大羅神仙，也逃不過這場刼數的了！」

司馬玉嬌越聽神色越見凝重，到了後來，竟秀眉雙蹙地，望着赫連甫，默然不發片語。

赫連甫笑道：「司馬姑娘聽了老夫的肺腑之言，應該稍減傲氣，明白我這根『九節竹杖』，不是你隨意折段枯枝便可抵禦的了！」

司馬玉嬌從鼻中冷然「哼」了一聲，嘴角微披，哂然說道：「赫連老駝子，你以爲嚇住我了?」

赫連甫道：「老夫久聞司馬姑娘是位俠胆如天的巾幗鬚眉……」

一語未畢，司馬玉嬌便把螓首微頷，接口傲笑道：「對了，司馬玉嬌向來胆大如天，絕不會被人嚇住，我是在想，你起初那樣卑鄙陰險的從背後暗發毒針害人，如今又這等光明磊落的自行揭破兵刄隱秘，先後行徑，截然不同，其中究竟打的是甚麼鬼蜮算計?」

赫連甫「哈哈！」大笑幾聲，目光微注司馬玉嬌，點頭說道：「問得好，但答案可能出你意料之外，我赫連甫爲人處事，向走極端，壞時壞得比豺狼蛇蠍，猶勝三分，好時又好得可以足配聖賢，毫無愧色！」

司馬玉嬌一揚手中枯枝，妙目電閃神光，揚眉說道：「赫連甫，你看我手中是何兵刄?」

赫連甫聽出她話外有話，笑了一笑，陰森森地，緩緩說道：「從外型本質說來，它是一根枯枝，但司馬姑娘倘若替它取了甚麼雅緻別名，便不是赫連甫所能猜得出了！」

司馬玉嬌笑道：「不錯，這根枯枝不單有雅緻別名，我還在片刻之間，替它取了兩個，一個叫『豺狼鞭』，另一個叫『聖賢愁』！」

剛才，赫連甫自稱他壞時甚於「豺狼」，好時足配「聖賢」，如今司馬玉嬌却把手中枯枝，定名爲「豺狼鞭」曁「聖賢愁」，豈不太以針鋒相對?

換句話說，也就含有管你是「眞豺狼」，抑或「假聖賢」?也要先用這根鞭兒，把你教訓一頓！

赫連甫目內凶光暗轉，又打了一個「哈哈」，陰森說道：「司馬姑娘，既然彼此無法善罷，非動干戈不可，赫連甫便索性賣句狂言……」

司馬玉嬌接口道：「說，快說，我要聽聽你這所謂『狂言』，是怎樣賣法?」

赫連甫右手握着「九節竹杖」，左手伸出三指，揚眉說道：「三招，最多只要三招，我便要司馬姑娘在我『九節竹杖』之下，頹然倒地！」

連在一旁掠陣的玉嬌娃、蕭克英、焦昆三人，都聽得幾乎怔住，玉嬌娃並在一怔之後，暗以「蟻語傳音」功力，向蕭克英、焦昆耳邊，悄然說道：「焦三弟，蕭大妹，赫連老駝子十分凶狡刁滑，絕不會無故作甚狂妄之言，我們大家注意一些，看看對方究竟在耍甚麼惡毒花樣?」

旁觀之人，有點緊張，當事之人却十分輕鬆，司馬玉嬌在聞得赫連甫的之狂言後，哂然一笑，緩緩說道：「赫連老駝子，你在作夢……」

赫連甫道：「不錯，司馬姑娘接我第一招吧，這招就叫做『請君入夢』！」

話完，杖舉，似乎平淡無奇地，向司馬玉嬌頭頂，緩緩擊落！

這樣打法，分明不在賣弄招式變化，是向對方挑戰內力！

司馬玉嬌藝高胆大，怎甘示弱?橫起枯枝，便向「九節竹杖」架去。

竹杖、枯枝才一接觸，司馬玉嬌便全身微震，搖了搖頭，眼內神光，也立顯黯淡，足下更有點搖晃！

焦昆看得大驚，「咦」了一聲，怪叫道：「不對，不對，這事太以邪門，玉三姐怎麼眞有點像是要入夢境?」

他的語音才畢，只聽得赫連甫充滿得意的「嘿嘿」狂笑說道：「司馬姑娘，三招太多，大概兩招便差不多了，我這第二招叫做『大夢難覺』！」

一面說話，一面舉起手中「九節竹杖」，向司馬玉嬌當胸遙空一指！

司馬玉嬌「哼」一聲，手撫胸前，面帶痛苦之色，連退兩步，頹然栽倒在地！

「戚堂主，司馬姑娘已被我制倒，你把她帶回『九迴谷』去！」

戚如山剛剛應諾一聲，舉步向前，耳邊突然聽到有人叱道：「你敢！」

三條人影，閃到當場，自然是玉嬌娃、焦昆、蕭克英三人，並係由玉嬌娃當先發話！

由於玉嬌娃作過「九迴谷」的軍師，曾經執掌號令，戚如山本就怕她，不由心中一怵，止了脚步！

玉嬌娃面寒如水，戟指赫連甫，以極度鄙夷神色，厲聲罵道：「赫連甫，你這老駝子，在江湖中凶名雖還不小，但却想不到無恥到這種地步?」

赫連甫揚眉笑道：「玉姑娘眞有這等聰明麼？難道我所弄花巧，又已被妳看出了？」

玉嬌娃指着他那「九節竹杖」冷笑一聲，哂然說道：「我已想通，你這『九節竹杖』之中，定藏有無形毒粉，先佯作大方，解釋杖中妙用，其實却暗用內力，把毒粉逼得佈滿當空，等我玉三妹憤然吸入後，才左一個『請君入夢』，右一個『大夢難覺』……」

話方至此，赫連甫已怪笑說道：「玉姑娘，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一招『請君入夢』，確實利用震盪，催發司馬姑娘所中毒力，但第二招『大夢難覺』，却是暗用我獨門『九陰指』玄功，遙點她前胸三大穴……」

這末後數語，使玉嬌娃聽得心中一震，臉上神色微變！

因爲她知道，「九陰指」是種極惡毒的功力，倘若司馬玉嬌的前胸三大要穴，眞被點中，則所受內傷，定已嚴重到魂遊墟墓地步，非赫連甫的獨門解藥，無法挽救！

赫連甫一看玉嬌娃的臉色，哈哈大笑地，得意說道：「玉姑娘，你是聰明絕頂，識得厲害之人，如今定已知道司馬姑娘只賸下一條生路……」

語音微頓，伸手往地上昏迷不醒的司馬玉嬌一指，繼續笑道：「司馬姑娘若被我帶回『九迴谷』，不過下嫁萬少主，若是被玉姑娘留下，最多拖延上半日光陰，必將玉殞香消，化作南柯一夢！」

玉嬌娃雙眉微剔，方自冷哼一聲，赫連甫又復笑道：「剛才玉姑娘不畏我『羅喉戳魂針』之事，定然另有原故，但天下『天蠶絲』等寶衣難得，我不相信司馬姑娘身上，也穿有這等足以禦封防身的罕世奇寶。故而，玉姑娘不妨爲司馬姑娘診察一下，看看她臟腑傷勢是否如我所說？」

玉嬌娃目光微瞬左右……

焦艮、蕭克英二人會意，立刻搶前兩步，凝功防變！

玉嬌娃見已有人護法，才放心俯身，爲司馬玉嬌診斷脈象，察看她臟腑傷勢？

就在她靜心診脈之際，廉不和突然發出一聲長嘆，向赫連甫拱手說道：「赫連兄，小弟告辭！」

赫連甫一怔道：「廉兄要先回『九迴谷』？還是另有其他事兒？」

廉不和搖頭苦笑道：「都不是，廉不和突淡雄心，我要永謝江湖，回轉『沂山』舊居，與烟霞猿鶴爲伍！」

赫連甫雙眉深蹙，方待說話，廉不和又滿面苦笑嘆道：「人只要稍有性靈，往往每獲頓悟，我如今便是悟出先人廉頗之所以能名垂千古之故，並非由於『起翦頗牧，用軍最精』，而是由於能够知恥認錯，負荊請罪，與藺相如將相和諧，精忠報國……」

赫連甫臉上有點掛不住的，乾笑幾聲，皺眉問道：「廉兄此語之意，是罵我無恥？」

廉不和搖頭道：「廉不和名心既淡，何必再罵任何人，我只是決心跳出是非塲了！」

赫連甫因廉不和所煉各種精妙霹靂火器，極具威力，猶想設法挽回，遂陪着笑臉說道：「『尊天大會』，畢聚羣英，連我主人『大荒二老』，也來參加，是塲近百年來最爲熱鬧的武林聚會，廉兄當眞不瞻其盛……」

他這「不瞻其盛」一語，剛剛出口，紅衣飛動，人影輕動，廉不和的身形已遠在十來丈外！

赫連甫牙關一挫，目閃凶光，剛把手中「九節竹杖」重重一頓，似欲有所發作，戚如山却在一旁勸道：「赫連老人家，由他去吧，『大荒二老』既來主持大局，『翻天七煞』中，便少了幾個，又有何妨？莫要逼出些其他事兒，反爲不美！」

赫連甫知曉戚如山是顧慮萬一把廉不和逼急，對方可能用霹靂火器反擊，確實威力奇强，不易加以抵禦。

權衡輕重，只得暫忍怒火，不追廉不和，回過頭來，向剛剛爲司馬玉嬌診完脈象，站起身形的玉嬌娃，冷然問道：「玉姑娘，你可診得出司馬姑娘的體內傷勢情況？……」

玉嬌娃臉色十分凝重地，目光森利如刄，盯在赫連甫臉上，沉聲說道：「我素研醫理，自知脈象，三妹果中『九陰指力』，寒毒無法遏阻，即將攻心，但我誓爲報仇，不顧一切，要盡展天魔辣手，大概當她玉殞香消之際，也就是你這老駝賊，惡貫滿盈之時……」

赫連甫搖手陰笑道：「不會，不會，我家萬少主，志在求凰，赫連甫若是擒回一個死的司馬玉嬌，豈不大煞風景，毫無用處？」

玉嬌娃面色一弛道：「你願意給她解藥？……」

赫連甫陰笑道：「只給她臨時性的解藥，以保持寒毒暫不攻心，等到了『九迴谷』，再予完全袪解，因爲這樣作法，司馬玉嬌沿途都將在昏迷不醒的狀態中，不會反抗圖逃，弄甚花樣！」

玉嬌娃雙眉緊蹙，略作尋思之後，才下了決定地，毅然答道：「好，我們姐妹，隨你同返『九迴谷』！」

赫連甫頗感意外問道：「玉姑娘也要同去？……」

玉嬌娃臉色一寒，冷冷說道：「我三妹既在昏迷不醒中，一路上能容你或戚如山這等臭男子，加以捧抱麼？玉嬌娃身爲大姊，放心不下，自然跟去照拂，何況我也是萬心玄等惡賊，誓欲得而甘心之人，功上加功，難道還不高興？」

赫連甫放聲大笑道：「高興，高興，當然高興……」

玉嬌娃叱道：「不要光是高興，快把臨時解藥拿來……」

赫連甫伸手入懷，摸出一粒淡綠色的藥丸，嘿嘿笑道：「寒毒攻心的時刻未到，玉姑娘無須性急，我在遞過這藥丸之前，想先向你請教一件事兒。」

玉嬌娃何等聰明，業已猜出對方心思，冷哼一聲，揚眉問道：「你是不是想問我爲甚麼不怕你的『羅喉戳魂針』？」

赫連甫頷首道：「不錯，赫連甫生平不用此針，用則從未失手，我不相信玉姑娘的內家氣勁，已練到萬物不侵，金剛不壞的至高無上境界……」

玉嬌娃笑道：「我那有那高修爲，不過在身上穿着一件司馬會主所贈的『天蠶短衣』……」

赫連甫似乎不以爲然地，連連搖頭，截斷玉嬌娃的話兒說道：「天蠶衣僅僅避避尋常刀劍，暨未達巔峯的指力掌力，我那『羅喉戳魂針』，則是特煉之物，無堅不摧……」

玉嬌娃皺眉道：「我的話尙未完，你就狂些甚麼？」

赫連甫着實對玉嬌娃有點頭疼，耐着性兒，略一抱拳，陪笑說道：「赫連甫承認略嫌性急，玉姑娘，請繼續說出其中究竟？」

玉嬌娃道：「我在『天蠶短衣』之中，還有第二層防身之物，你的『羅喉戮魂針』，確實不凡，穿得過第一層『天蠶短衣』但却受阻於第二層『溫凉鐵玉』！」

赫連甫聞言，大吃一驚道：「溫凉鐵玉？……」

玉嬌娃笑道：「不錯，就是『大荒三寶』之一的『護穴溫凉鐵玉』，也就是的少主人萬心玄在『九迴谷』中，心甘情願，親手送給我的！」

萬心玄的「護穴溫凉鐵玉」，共有一十三片，只送了當時化名爲「錢太眞」的玉嬌娃三片，並非全數贈與。

玉嬌娃不說明細情之故，也由於聰明過人，心思動得極快！

因爲她生恐赫連甫的「羅喉戳魂針」，煉得不止一根，倘若知曉自己只有三片「護穴溫凉鐵玉」後，驀然再起毒心，來個多針齊發，豈不又落凶厄，甚至難逃刦數？……

赫連甫聞得玉嬌娃身上竟佩有「護穴溫凉鐵玉」後，知道自己縱令再起毒念，亦必徒然無功，只得嗒然說道：「原來是這等內情，玉姑娘請接住臨時解藥，爲司馬姑娘護住心脈抱起她來，我們走吧！」

話聲中，揚手把那粒淡綠色的丹藥，向玉嬌娃淩空拋去。

玉嬌娃接過，餵給司馬玉嬌服下，便抱起她的嬌軀，隨同赫連甫戚如山走去。

蕭克英不信玉嬌娃竟會屈服，以爲這位足智多謀的玉大姊，必有反擊花樣。

如今忽見玉嬌娃毫未耍甚麼花樣，竟乖乖順順的，抱起司馬玉嬌，隨同敵人走去，不禁急得深蹙蛾眉，發話高叫道：「玉……」

一個「玉」字才出，便被焦艮用眼色把下面的話兒止住。

等到蕭克英對焦艮回報以詫問眼色，玉嬌娃等業已轉過崖角，不見身影。

焦艮指着司馬玉嬌適才昏倒之處向着蕭克英笑道：「玉大姊於餵藥之時，曾用手指在地上微劃，多半留有指示，我們所對敵人，是有名凶邪，太以狡毒，還是遵照玉大姊的指示辦理，比較來得穩妥！」

焦艮話了，蕭克英將信將疑地，縱過向地上注目……

果然，焦艮料得不錯，地上被玉嬌娃劃出四個小而淡的字跡，但却可以辨出，寫的是：「暗隨，送血！」

蕭克英一怔，皺眉自語道：「『暗隨』易解，『送血』則有點難參，玉大姊要我們送的是甚麼『血』呢？」

焦艮笑道：「這兩個字兒，也不難懂，玉大姊是需要我的血液！」

蕭克英恍然道：「對，你的血液，可解百毒，大概並能療治內傷……」

話猶未了，突然無限關切地，目注焦艮，低聲叫道：「三哥，我於昏暈無知之下，業已把你血液，吸食太多，令你大有斲喪，如今怎麼還能……」

焦艮毫無難色地，接口笑道：「蕭大妹放心，我用功調息之後，人已復原，再送些血液給司馬姑娘解毒療傷，不會有甚大碍，她們兩位，全是我柳大哥的『玉屏風』，縱令拚了性命，也……」

這位義俠男兒，邊自己把左手中指，送向唇邊，似欲張口咬下……

蕭克英急得神情惶急地，向焦艮連搖雙手，失聲叫道：「三哥別咬，你的寶貴血液，不能這樣糟蹋，至少我們先要追上玉大姊等，才可相機行事……」

焦艮笑道：「我是怕那赫連甫十分凶惡狡毒，不容易留給我們從容下手機會，才想先把血液，存貯玉瓶，再悄悄傳遞給玉大姊加以運用。」

蕭克英道：「赫連甫固然狡毒，但玉大姊却遠比他更爲聰明，到時聽她指示，比較穩妥，萬一先期存血，失去效用，豈不太以可惜？」

經過蕭克英這一阻止，焦艮自然相當聽話地，收手笑道：「好，我們趕緊追吧，對方得意邀功，定是回轉『九迴谷』，玉大姊更會以各種花樣，予以拖延，故而我們不怕追不上，只怕露了痕跡！」

語音落處，人影連翩，焦艮與蕭克英二人，對玉嬌娃等去向，隨後追了下去。

半個時辰過後，潭邊又出現二人。

一男一女，都衣裳破損，神情憔悴！

他們是大難不死的「巾幗之雄」秦文玉，和犯難冒險，深入急漩救人的「大小子」孟贊。

孟贊尙未走到潭邊，便提高語音，「小小子……」的亂喊……

但如今焦艮至少已遠出數十里外，那裏會對他答應？

孟贊到了潭邊，站定身形，「咦」了一聲，目光四掃，說道：「小小子和蕭大妹呢？他們應該在此等候，怎麼竟不見人影？」

秦文玉似乎極度疲乏，向孟贊招了一招手兒，並在潭邊盤膝坐下來。

孟贊深知她九死一生的狼狽情況，遂會意點頭地，含笑說道：「秦姊姊，你用功吧，儘量調氣復原，我不離開左右，全力爲你護法！」

秦文玉遞過一瞥旣淒凉又感激的眼神，便先是眼觀鼻，鼻觀心，然後更閉目垂簾，入了內家返虛入渾，無我妙境。

「玉屏風」中的第二塊玉，在靜坐中慢慢恢復，但第一塊玉和第三塊玉，却在她靜坐中進入一個兇險無比的噩夢夢境！

「噩夢」，不是由於心生，是由於人造！

造這「噩夢」之人，居然不是看來極爲狡猾陰險的赫連甫，而是那看來相當窩囊無用的「花花太歲」戚如山。

戚如山不是怕極司馬玉嬌和玉嬌娃麼他那來這大的胆？

並不意外，這就叫「色胆包天」！

對司馬玉嬌，他不敢有甚妄念，因爲他知道那是萬心玄的中意禁臠，今「翻天七煞」全爲「人煞」所用，狼狽爲奸，「尊天會」會主司馬霖中人算計，已被挾制，「大荒二老」更即將到來，在萬心玄已成「九迴谷」新主的形勢之下，自己倘對司馬玉嬌，有甚不妥舉措，豈非自尋死路，準備腦袋搬家？

故而，玉嬌娃遂成爲戚如山的邪念對象了。

一來，玉嬌娃的姿色，不僅不遜於司馬玉嬌，甚至還要比司馬玉嬌來得成熟豐滿一點，自然更引得戚如山心魂顫動。

二來，戚如山號稱「花花太歲」，由此，可知他本來就是個色中餓鬼，花裏魔王，面對玉嬌娃如此天人，怎得不大起慾念？

不過，戚如山雖然長得高大，看來賣相呆笨，但心計方面，却比乃父「九爪鷹王」戚九淵還要來得凶狡！

他深知玉嬌娃曾敗「霹靂火」廉不和，在武功方面，自己遠非其敵。

而智計方面，亦因玉嬌娃曾以錢太眞的身份，當過「尊天會」的軍師，把萬心玄一干凶邪，都要得團團亂轉，顯然高明已極，決不能絲毫大意。

於是，他細作思量之下，覺得此事無法瞞過赫連甫，遂索性用「蟻語傳聲」，暗將心事對這「西漠神駝」說明，求他加以協助。

赫連甫是大荒「雙聖谷」的總管，此來全爲萬心玄辦事，目的只在司馬玉嬌身上，何況又受够玉嬌娃冷嘲熱諷，知曉此女厲害，巴不得她遭戚如山凌辱之後，來個羞憤自絕，反而去了後患！

彼此心意既通，赫連甫遂在聽了戚如山耳畔密語之後，略爲頷首，表示同意。

戚如山心中狂喜，目光四外一掃，見當地半爲削壁，半是深林，遂驀然止步，向赫連甫發話叫道：

「赫連老人家，你有沒有覺得彷彿有人在對我們暗暗追蹤？」

赫連甫冷冷一笑，說道：「我早就有此覺察……」

戚如山道：「要不要索性止步，看看在暗地追蹤的，究竟是甚麼人物？和他們見個眞章……」

赫連甫頷首道：「見個眞章也好，何況司馬姑娘也該服食第二粒臨時解藥了，否則她體內『九陰寒毒』若一發作，痛苦將無法忍受！」

玉嬌娃本是毫無表情地，抱着司馬玉嬌，舉步前行，聞言遂尋了塊平坦乾淨大石，把司馬玉嬌輕輕放下，目注赫連甫道：「赫連老頭子，在回到『九迴谷』之前，我三妹還需要服用第二粒臨時性的解藥麼？」

赫連甫取出一粒淡綠色的丹藥，托在掌上，陰笑說道：「解藥在此，餵不餵她服下，却由你做主，不過，如今剛出『山海關』不遠，距離『九迴谷』，尚有漫漫長途，多服一粒，比較來得保險。」

玉嬌娃微一尋思，向赫連甫點了點頭，伸出玉手說道：「好，解藥拿來！」

上次，赫連甫是凌空拋過，這次却改變方式，交由戚如山轉遞。

戚如山接過綠色丹丸，似加欣賞地，在手中略一把玩，方對玉嬌娃遞去。

玉嬌娃何等細心，接過手去，並未立給司馬玉嬌服用，先持向鼻端，嗅了一嗅，並以目力辨看。

戚如山見她接藥送向鼻端，嗅聞辨味，心內已自暗喜，但口中仍陰笑一聲，雙眉微蹙說道：「玉姑娘，你如此小心則甚？這種解藥，司馬姑娘不是業已服過一粒了嗎？」

玉嬌娃白他一眼，淡然說道：「第一粒藥，與第二粒藥，未必完全一樣？在如此鬼蜮江湖之內，又與你們這等豺狼之輩爲伍，我不過小心一點，尤其我司馬三妹正中人算計，神志不淸……」

戚如山接道：「玉姑娘儘管放心，司馬姑娘是萬少主日夜相思的心頭愛寵，赫連老人家與我，都不敢傷她半根毫髮！」

玉嬌娃一面把那淡綠藥丸，餵給司馬玉嬌服用，一面冷笑道：「戚如山，照你語氣聽來，你們不敢對司馬三妹，有所傷損，但對我玉嬌娃却……」

話方至此，語音突然頓住，在喉中低低「咦」了一聲……

戚如山笑道：「玉姑娘爲何言而不盡，有甚麼不舒服？」

玉嬌娃雙目微翻，閃射出令人胆慴的殺氣寒芒，向戚如山厲聲叱道：「戚如山，你……這下流惡賊，莫……莫非……想要找……」

「想要找死」的最後一個「死」字，猶在喉中，玉嬌娃已全身一顫，雙頰以上，飛滿桃花色澤！

戚如山在「嘿嘿」乾笑兩聲以後，用充滿淫邪的目光，盯在玉嬌娃宛如桃花上頰的絕代嬌靨，揚眉得意問道：「玉姑娘，你記不記得我戚如山在江湖中得的是甚麼外號？」

玉嬌娃銀牙微咬道：「寓意下流，根本就不值得一提的『花花太歲』……」

戚如山在她「花花太歲」才出口之際，便自接口問道：「知不知道『花花太歲』四字，何以得名？」

玉嬌娃哂道：「這還用問，當然是儇薄無行，貪淫好色而已！」

戚如山「哈哈」一笑道：「自古英雄皆好色，如今太歲獨當頭！我老實告訴你吧，由於我研製出一種足使任何烈女貞娃，都會春心大動，變成蕩婦妖姬的『花花春粉』，才成爲『風流教主』，『花月祖師』……」

玉嬌娃這時臉頰上的桃花色澤，又深了幾分，聞言有所驚悟道：「你剛才在那粒淡綠蠟殼的丹丸殼外，暗塗了『花花春粉』？」

戚如山得意笑道：「不錯，這種妙藥，見膚即溶，片刻生效，你便不持向鼻端聞嗅，此時也必滿面桃花，春心霍霍的了，嘻嘻……」

玉嬌娃一咬牙關，彷彿在抗拒體內淫邪藥力，對戚如山瞋目厲聲道：「戚如山，你知不知道萬惡之中，以『淫』爲首，如此下流作孽，會遭到甚麼報應？」

戚如山笑道：「管它日後報應，先圖眼前快活，玉姑娘，據我推算，你如今應

該百脈如沸，心火狂煎，渴盼我憐愛溫存的一施雨露了吧？」

玉嬌娃不曾答話，口中呻吟連聲，目光內也流露出無限嬌慵之意。

戚如山知曉事機成熟，轉過身來，向赫連甫一抱雙拳，涎着臉兒說道：「赫連老人家，晚輩想告便片刻。」

赫連甫當然知道他「告便」之語，所指何事，遂點頭笑道：「老弟去那片林中，小享溫柔去吧，但不可躭延過久，我們還是早點轉回『九迴谷』爲安，免得夜長夢多……」

戚如山頷首示意，回頭對着樹林，向玉嬌娃舉手一笑。

玉嬌娃皺着眉頭，意似不願，但又無可如何地，長嘆一聲，向林中緩步走去。

戚如山得意無比地，淫笑連聲，隨後步入深林，只把赫連甫，以及尙昏睡石上的司馬玉嬌，留在當地。

驀然間，司馬玉嬌也似神志稍有恢復地，嬌軀蠕動，口中發出呻吟……

赫連甫爲之一怔？趕緊走向那塊平坦潔淨青石，察看司馬玉嬌情況？……

× × ×

場地暫變，人物不同！

所謂「人物」，不是焦艮和蕭克英，而是孟贇和秦文玉。

場地仍是那鵝毛沉底，中有急漩的潭邊，秦文玉花容憔悴的在靜坐用功，孟贇靜立一旁，替她護法。

突然，孟贇目閃奇光……

這情況，是他發現了有人來自林中，向潭邊接近。

秦文玉元氣斲耗內傷極重，行功正在緊要關頭，禁不得絲毫打擾，來人是友，自然無妨，萬一是敵，自己却必須極度小心應付……

動念之間，來人已從林內現身，是一生一熟的一男一女……

男的完全陌生，是個約莫四十二三、身着月白的長衫，神情絕傲，長身玉立，貌相尙稱英挺的中年文士。

女的，在孟贇說來，已不陌生，在秦文玉說來，更是對她熟悉得會咬牙切齒！

原來，那就是以卑鄙手段，把秦文玉害得身墜寒潭的丘琳！

丘琳看見孟贇，因在意料之中，神色毫不驚奇，但等她看淸在孟贇身後地下，盤膝靜坐滿面神光的白衣美女，竟是秦文玉時，不禁「啊」了半聲，悚然却步！

她當然驚奇，因丘琳絕不相信秦文玉巳墜寒潭，並經孟贇打撈無着之後，還會安然無恙地，重返舊地。

孟贇冷笑一聲，哂然說道：「丘琳，你『啊』些甚麼？憑你那點下流卑鄙伎倆，就想害了我秦姊姊麼？」

那身穿白長衫的中年文士，聞言之下，向孟贇厲聲喝道：「矮鬼，像你這等宛若侏儒之人，還敢口出不遜，莫非想……」

丘琳看過孟贇焦艮二人合用的那種罕世怪招「孟不離焦」滋味，一聽中年文士對孟贇有了藐視之心，立刻搖手接道：「鍾離兄切莫小看了這形若侏儒之人，他頗有一些怪異手段……」

她一面說話，一面却目光四掃，顯然是察看焦艮與蕭克英現在何處？

她的眼神才動，鬼靈精似的孟贇，已知就裏，怪笑連聲叫道：「女夜叉，不要怕，我那小……小子，和蕭大妹去辦一件事兒，業已辦妥，馬上就要來了！」

他本來是說實話，但轉念一想，秦文玉即令行功完畢，暫告復原，最好也不要立即拚鬥強敵，何必暴露帮手巳去，眼前孤單的予敵可乘機會？

故而，在說到「小小子時」，語音微頓，下面便說了謊話。

那複姓鍾離的中年文士，根本就不相信這樣看不起眼的一個侏儒矮人，能有多少門道，見自己剛命對方莫要口出不遜，對方却索性把丘琳叫成「女夜叉」，不由勃然震怒叱道：「矮鬼委實活得不耐煩，是想找死！」

話完，掌發，一招「孤雲出岫」，便向孟贇當胸拍去！

孟贇是爲秦文玉護法，怎肯令身後行功正到緊要關頭的秦姊姊，受到驚擾傷損？遂既未躲閃也未硬接，只是雙掌「如封似閉」，一合一推，便把中年文士所發的掌力勁風，推得向身左斜越，把潭面擊起了一片水花！

這一來，雙方均自嚇了一跳！

複姓鍾離的白衫中年文士，所驚奇的是這形若侏儒之人，居然會用佛門中極高明的「分光推影」手法，而內力之强，也遠出自己意料！

孟贇則驚懼於對方輕輕隨手一掌的來勢之勁，假如自己不是爲了援救秦文玉，在潭下急漩所通的秘洞之中，略獲機遇，稍長內力，根本就推不動對方掌風，多半一上來便將弄得灰頭土臉，甚至於影響到秦文玉的行功恢復大事！

故而，複姓鍾離的白衫中年文士是驚中帶奇！

孟贇則是驚中帶懼！

水花一飛，那白衫中年文士，雙眉微揚，點了點頭，冷笑說道：「丘賢妹說得不錯，人難貌相，海難斗量，但矮鬼聽眞，我鍾離燊再發三掌，若不能將你震退，暨將你身後女子震落潭中，我便永隱北海，不入江湖爭勝！」

孟贇於第一掌上，巳知對方厲害，知道絕非大話狂言，遂心頭悚然生寒地，不敢怠慢，趕緊做了應變準備！

他的確準備應變，是取出了兩隻奇形兵刃，式樣確頗奇特，是兩隻徑約尺許的極粗鋼環，右手環色赤紅，左手環色墨黑，紅環中嵌有一隻威態凌厲的虎頭，黑環中嵌有一隻頭角崢嶸龍頭！

雙環一出，鍾離燊便口中微「咦」，足下稍稍退了半步……

孟贇說道：「鍾離燊，你認得我這兩隻兵刃？」

鍾離燊皺眉道：「是不是六七十年之前，被尊爲『燕雲第一高手』『海天孤鶴』管羽老前輩所用的『龍虎震天環』？」

「鍾離朋友的眼力不錯！……」

誰知一語才出，鍾離燊却又目閃厲芒，縱聲狂笑說道：「管羽老前輩，若是本人在此，鍾離燊或許低頭，但僅憑他兩隻『龍虎震天環』，却只能震懾震懾那些身無實學的凡夫俗子……」

語音至此略頓，側顧站在身邊的丘琳

，眉騰殺氣，陰笑說道：「丘賢妹，對方既亮兵刃，我們也不妨下殺手，你且凝勁準備，我用『龍虎翻雲手』，和『生龍活虎』的『金剛勁』，發招猛攻，或索性硬奪對方的『龍虎震天環』，你則乘着無人護法之際，把不知怎樣儌倖在弱水逃生的秦文玉賤婢，再度震下水去……」

這番話兒，使孟贊聽得表面上佯作鎮定，內心却暗暗顫抖！

他不是懼怕鍾離燊的「龍虎翻雲手」，或是「金剛勁」，他是懼怕鍾離燊叫丘琳帮手，對秦文玉發動的陰狠策略！

倘眞如此，自己强敵當前，何暇兼顧？秦文玉元氣未復以下，若再落寒潭弱水，那裏還會有第二次的儌倖？……

但儘管心中顫抖，孟贊却不得不故作泰然地，伸手在「龍虎震天環」的龍頭虎頭之上，各自點了一指。

鍾離燊冷笑道：「不要作花樣了，這對『龍虎震天環』的威力妙用，我知之甚詳，『海天孤鶴』管老前輩昔年歸隱，謝絕江湖之際，曾當着武林羣豪，把『震天環』上兩樁最厲害的設置廢去，使龍角不能射涎，虎口不能噴烟，你還裝模作樣，要想嚇唬誰呢？」

孟贊臉上一熱，窘得幾乎紅到頸根地，索性順着對口風，軒眉說道：「鍾離燊，你的見聞不陋，緣福却也不淺……」

末後一語，聽得鍾離燊好不詫然，目注孟贊，皺眉問道：「緣福不淺？……」

孟贊不等他的繼續問話出口，便自狂笑連聲，軒眉說道：「江湖中足有六七十年無人嚐過『黑龍化骨涎』和『赤虎斷魂烟』的滋味，你居然首逢其盛，豈不是點緣福麼？」

鍾離燊訝然道：「你是說這『龍虎震天環』中的『化骨涎』和『斷魂烟』等兩種惡毒裝置，並未毀去？」

孟贊笑道：「也許我是虛聲恫嚇，故意唬你，你何不用的『龍虎翻雲手』來，試上一試？」

一面說話，一面便把手中的『龍虎震天環』，微微一翻！

鍾離燊動作如電，趕緊伸手拉着丘琳，雙雙退出丈許。

孟贊既然裝腔，不能不裝腔到底，目注丘琳、鍾離二人，縱聲狂笑道：「原來女夜叉和被她邀來狠狽爲奸的男喪門，一聞『墨龍化骨涎』和『赤虎斷魂烟』之名，便嚇得屁滾尿流，只有這點胆量。」

這幾句話兒，雖然罵得痛快，却犯了江湖忌諱！

鍾離燊確實功力不俗，高於孟贊，並因有意於丘琳，非在她面前，充足英雄好漢不可。

這一被孟贊罵得太慘，臉上立掛不住，獰笑一聲，也從腰間撤出了一件兵刃。

這件兵刃，是由十三隻長圓形的鋼環，連結成一條軟鞭模樣，但握手一節是個月牙，環頭一節，不是長圓，形是正圓，並有十二芒角，成爲目輪之狀！

兵刃在手，鍾離燊眉騰殺氣，目閃神光地，厲聲喝道：「矮鬼休要猖狂，就算你『龍虎震天環』中，當眞仍有『墨龍化骨液』，和『赤虎斷魂烟』，可射可噴，我鍾離燊也要憑藉這條『日月神鞭』，鬥你三百回合！」

他的語音方落，便聽到一陣滿含譏諷哂薄意味的冷笑之聲……

孟贊、丘琳，和鍾離燊三人，均好不驚奇！

因爲這陣冷笑，不是他們三人中任何一人所發！

當地，除了他們三人之外，只有秦文玉一人，但秦文玉如今却滿面寶光，分明是人與天會，行功正在最重要的關頭，怎麼會開口發笑？

就在孟贊、丘琳、鍾離燊三人愕然四顧、不知冷笑何來之際，空中突又有人聲，發話說道：「鍾離燊，你不必担心害怕『海天孤環』，管老前輩是何等人物，昔年既因殺戮過多，在歸隱時，當衆把『龍虎震天環』上兩般厲害裝置毀去，則『墨龍』怎會射液，『赤虎』如何噴烟，我孟贊賢弟之語，只是逗你玩笑的。」

這人才一發話，孟贊便已覺得語音好熟？……

直等聽到「孟賢弟」的稱呼，他才從恍然之中，鑽出一個「大悟」，並滿面都是喜色。

他在喜歡，鍾離燊也在高興！

因經過第三者的分析，他已斷定孟贊是虛聲奪人，泯除了心中對「墨龍化骨液」「赤虎斷魂烟」的顧慮怯懼！

故而，空中語音才住，鍾離燊的獰笑亦起，目注孟贊，挑眉叱道：「矮鬼，你環中既無花樣，用不着三百招了，鍾離燊要在三十招中，用我『日月神鞭』，令你屍橫就地。」

「嘿嘿……嘿嘿……」

空中冷笑又起，這回令丘琳與鍾離燊聞聲色變，因那笑聲太以飄忽，忽而在東，忽而在西，並不見人影，分明是世所罕見的內家絕學「六合傳音」。

笑停，話起。

「鍾離燊，你太自大，太小我看孟二弟了，那裏用得着三十合，最多三個回合，他可以令你的『日月神鞭』，只賸一半在手。」

這番話兒，激得鍾離燊怒火百丈，鋼牙暗挫，心中決不相信。

因爲不單他「七巧奪魂鞭法」，招式無比精奇，便連這條「日月神鞭法」，也是通體以「紅毛緬鋼」，加雜「西域紫金砂」鑄造，鞭頭日輪，和鞭尾月牙，更係海底寒鐵，那裏是任何兵刃可毀？

他牙關暗咬，濃眉微蹙，回頭向丘琳說道：「丘賢妹，你且退後一步，小心爲我掠陣，倒看是這矮鬼能在三招之中，令我神鞭損折？還是我能在三十招中，令他飛魂碎腦？」

丘琳深知鍾離燊內力極强，「七巧奪魂鞭法」的招術更精詭萬分，三招之中，決無敗理，遂含笑點頭地，向後退了七丈許！

如今，孟賢心中倒有點嘀咕起來……

他已知道發話人是誰，心中自警，決不能替他丟人，但要三招勝敵，却委實毫無把握。

鍾離燊相當陰狠，見孟贊有點發怔，遂立即抖動「日月神鞭」，掀身猛襲！

第一招用的是「巧打連環」，表面上

長鞭筆直，飛點心窩，實則蘊藏有無數變化，依對方硬接軟架，或是閃躲，而再發揮眞實威力？

「墨龍化骨……」

這又是空中的一聲斷喝！

喝聲中，孟贊左手那隻嵌有墨龍頭的鋼環，猛然一翻一撩！

鍾離燊嚇了一跳，他已斷定「黑龍化骨液」，不會再射，怎麼還會有「墨龍化骨」之聲？……

他不知道「墨龍化骨」不是噴射毒液，而是孟贊拾獲得「龍虎震天環」時，附有環招圖解的三式絕學之一。

用「六合傳聲」之人，才一發話，孟贊龍環猛揚，絕招立發。

這一招，發得巧，發得妙，更發得快，快得使鍾離燊不及變化地，兩般兵器便接在一處。

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鍾離燊被那聲「墨龍化骨」，嚇了一跳，否則，他只消手腕略震，便可使「日月神鞭」不與對方的兵刃接觸！

不過，鍾離燊也有一點故意，他既倚仗內力之强，不會弱於孟贊，又深知「日月神鞭」不是凡物，偏要硬拚一把，甚至把孟贊的「墨黑龍環」震出手去，好將對方羞辱一頓！

「砰……錚……」

兵刃接處，脆響懾人，一縷寒光，冲天而起……

這縷寒光，帶有十二個芒角，在空中像個太陽，正是「日月神鞭」的那枚「日輪」！

鍾離燊怔了，丘琳怔了，甚至於連孟贊都怔了！……

他不信鍾離燊如此不濟，不信「日月神鞭」如此脆弱，也不信自已這强臂力？

一怔之間，金風電掣！

這時鍾離燊老羞成怒了，不顧一切，搶步硬踏中宮，並把「日月神鞭」掄圓，一招「風雨蔽天」，向孟贊斜肩砸落。

「赤虎斷魂……」

那莫測高深的「六合傳聲」語音又在叫，又在指點孟贊施展「龍虎三絕」招中第二式！

這次，鍾離燊不會被嚇了一跳，但兩般兵刃，仍告互相硬接。

這不是鍾離燊不及撤招變式，而是他故意如此動了肝火，非要再試一次，看看剛才的鞭頭「日輪」，是怎樣斷的？以及孟贊到底有多麼强的內力？

「錚！錚！錚！錚！錚！錚！……」

這回，更好看了，也更好聽了。

一個「砰」的後面，有幾個「錚」，簡直是脆若龍吟，響成一片！

而每一個「錚！」是飛起一圈環影！

所謂「環影」，當然不是孟贊手中的「龍虎震天環」，而是鍾離燊手中「日月神鞭」上的長圓形的環節。

第一招飛去「日輪」，第二招飛去六環，使鍾離燊手中只賸下五節長圓環兒，和一個「星牙尾把」。

換句話說，他的「日月神鞭」，業巳被孟贊輕描淡寫地毀去了一半以上。

剛才，以「六合傳聲」之人曾說孟贊有能力在三招內，使鍾離燊的得意兵刃，只賸一半在手，如今，證明果非狂言，在一招「墨龍化骨」，一招「赤虎斷魂」之下，便全告實現。

是驚？是鬼？……

鍾離燊想笑，當然笑不出來，想哭，也沒有眼淚，甚至於連想老羞成怒，也有點不好意思……

他只有脹紅着一張臉兒，有點發怔地，目光凝望當空。

因爲當空仍有奇景。

那六圈環影，先是在「日月神鞭」的鞭身之上，被赤紅虎環閃得一圈圈的滿地亂飛，如今却似受人操縱的，從四面八方，聚向一處飛落！

落處，不是空地，不是潭水，而是神光煥發，妙相莊嚴的秦文玉的頭頂！

孟贊雖弄不懂自已是怎麼贏的？但接連順手，心中難免得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得意過份的人，往往便容易忘形。

孟贊便是有點得意忘形，等他驚覺空中六圈寒光竟飛向秦文玉頭頂之際，已不及搶救，不由發出了一聲驚叫！

他以爲此舉定是鍾離燊的惡毒計劃，自己畢竟江湖經驗不够，上了對方一個莫大惡當！

雖然看來救已不及，孟贊却仍不得不死馬當作活馬治地，先擲落手中「龍虎震天環」，然後雙手齊推，想以劈空勁氣，震斜六枚飛環，使秦文玉得脫大厄！

可惜，動作和反應，都嫌慢了一點，致令狂嘯勁風，全部落空，是打在那六枚飛環之後！

但那六枚飛環，却一枚也沒打中秦文玉的頭頂，全到了另外一個人的手中。

每個人，是從秦文玉的身後，站起來的……

秦文玉修短適中，穠纖合度，身材相當嬌美苗條，這人却一襲青衫，長身玉立，能藏在她後這久，而未被孟贊、丘琳，和鍾離燊從三個不同角度發現，可見得把「縮骨神功」，練到了何等火候？

鍾離燊也頗爲英挺，但這青衫男子一露面之下，也便只有自慚形穢！

這人是誰？從孟贊幾乎喜極而泣，所脫口喊出的一聲「柳大哥」中，已可知曉是業巳與讀者久違，如今似乎應該在「秦皇島」上，苦練神功的柳延昭。

柳延昭從秦文玉背後站起，一伸右手，便似有無窮吸力地，使六圈疾飛環影，全落掌中，然後目注鍾離燊笑道：「鍾離朋友不要發怔，常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認爲這種環兒是用『紅毛緬鋼』，加上『西域紫金砂』所製，不畏寶刀寶劍，無堅不摧，我却認爲根本不堪一擊！」

話完，手翻，把六枚鋼環，拋起當空，然後青衫大袖微揮，輕輕拂空一擊！

這回，沒有甚麼「砰……錚」聲息，只是「嗆」的一響！

六枚鋼環，化爲一天碎粉！

鍾離燊與丘琳，雙雙心中震驚，臉色慘白地，足下連退兩步！

柳延昭神情上不帶半點驕傲，目光中不帶半點凶殺，微微一笑，揚眉說道：「世事如棋，不着才是高手，武學如海，八

荒多少人？鍾離朋友與丘姑娘，若淡名利之心，何妨烟霞結侶，嘯傲逍遙，否則，也請益勵前修，兩三月後的『黑白尊天會』上，再作切磋之舉！」

鍾離燊心胆已寒，自知遠非敵手，却想不到對方竟氣量寬宏，如此大方，遂趕緊一語不發，拉着丘琳雙雙狼狽遁去。

孟贊不暇與柳延昭寒暄，便指着秦文玉急急皺眉說：「大哥，秦二姊死裏逃生，曾經奇險，臟腑承受深水重壓，內傷不輕，你……你快爲她……」

話猶未了，柳延昭已接口笑道：「這便叫『事不關心，關心則亂』，二弟素來精細，如今怎會急昏了頭？你再仔細對她看上一看！」

孟贊聽柳延昭這樣一說，再對神儀內瑩，寶相外宣的秦文玉細看兩眼，微一思索，恍然大悟地，目注柳延昭道：「大哥，莫非你施展『縮骨神功』，藏在秦姊姊身後，業已隔體傳功給了她莫大助益？」

柳延昭道：「二弟猜得不錯，你秦姊姊死裏逃生，再有片刻功夫便可完全復原。但有件事兒使我弄不大懂，你與三弟，向來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他到那裏去了？還有那位與秦姑娘相偕的蕭大妹呢？」

孟贊對於此事，也是一頭霧水，雙眉深蹙地，詫然答道：「這事着實奇怪，在我第三次下潭，準備深入水眼，援救秦姊姊之際，小小子曾說他與蕭大妹絕不離開，就在潭邊等我，大家不見不散！」

柳延昭「哦」了一聲，目光電掃四外，並以「傳音入密」功力，喊了幾聲，見無回音，不禁皺眉說道：「三弟忠厚直爽，是素來不輕然諾之人，蕭大妹更是紅粉英雄，胆識兼備，他們雙雙失踪之事，決非偶然，二弟且把在此生事的前後經過，對我細說一遍。」

孟贊當然盡自己所知，說出秦文玉與蕭克英在此與丘琳結仇動手，一念寬仁，反被騙墜弱水，以及自己和焦艮湊巧趕來等情，但玉嬌娃、司馬玉嬌相繼出現一節，却連他也不知，自然無法敍述。

柳延昭靜靜聽完，眉頭更皺地，沉吟說道：「定是出了甚麼意外，關係還必甚嚴重，否則，焦三弟與蕭大妹不會……」

話方至此，有個清脆得宛若銀鈴的語聲，接口笑道：「他們決不會不耐久候，無故而別，孟二弟且沿着潭邊，搜一搜看，或許焦三弟會留給你甚麼解釋？」

這銀鈴般的清脆語聲，是發自秦文玉的口中，顯然她不單人已復原，連適才經過，也已聽得清楚。

世間事，尤其是男女間事，往往極爲奇妙，有些人終身追求，不獲青睞，有些人却一見鍾情，便締良緣。

柳延昭與他三塊美玉的「玉屏風」間，交往不同，與玉嬌娃有貼胸交股，一夜風流，化慾昇靈，貞關不破的特別交情，與司馬玉嬌則曾經滄水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只有與秦文玉不單還是初見，彼此間甚至連話兒也未說過半句。

但他們之間，有默契、通靈犀，柳延昭知道她對他相垂青眼，情有獨鍾，秦文玉也知道他對她接納、感激，承認是三扇美玉屏風之一……

然而，秦文玉恢復之後，未向柳延昭有半句客套之語，而她「孟二弟」、「焦三弟」的稱呼，也完全是以柳延昭的身份語氣說話。

孟贊遵照秦文玉的指示，細細一找，果然有所發現。

他不單發現玉嬌娃劃在石地上的「尾隨送血」四字，並在潭邊一株大樹的樹幹上，發現了焦艮所鐫「三姐被擒、尾隨送血」八字。

孟贊指點給柳延昭、秦文玉看後，搔搔腦袋，詫然說道：「這八個難看無比的字兒，我認得是小小的狗爬筆跡，但意義却難明瞭，『三姐』是誰？那兒又跑出來個『三姐』？」

秦文玉妙目迴波，向柳延昭瞟了一眼，風儀萬千地，嬌笑說道：「這謎底恐怕要由你柳大哥親自揭曉，因爲他瀟洒風流，有無數紅粧密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誰有資格被編列爲『第三號』呢！」

柳延昭俊臉之上，被秦文玉調侃得微現酡紅，目光盯在地上的「尾隨送血」字樣，一瞬不瞬！

孟贊笑道：「大哥，我認爲那樹上的八個字兒，是小小子寫的，你認不認得地下的四個字兒，是誰寫的？」

柳延昭搖頭道：「我不認得這種匆促劃成的潦草字跡，但却發生了一種推理設想。」

孟贊問道：「大哥有甚推理想法？」

柳延昭道：「根據恩師告知，你和焦三弟在『秦皇之內，一海洞』個服了『龍虎紫菌』，一個得了『龍虎天環』……」

（未完）


常服
氣全身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寧神固本
氣全身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